

华夏文史博览书系珍藏版第一辑

江阴市人民政府澄江街道办事处
江阴市档案局

主编

国乐之魂

刘天华



陈复观 著

 文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国乐之魂刘天华 / 陈复观著. — 上海 : 文汇出版社,
2012.12

(华夏文史博览书系珍藏版 第 1 辑)

ISBN 978-7-5496-0706-8

I. ①国 … II. ①陈 … III. ①刘天华 (1895~1932)
— 传记 IV. ①K825.7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00423 号

华夏文史博览书系珍藏版 (第一辑)

主 编 / 卞 宏

责任编辑 / 唐 麒

乐渭琦

特约编辑 / 曾云龙

装帧设计 / 马红玲

出 版 人 / 桂国强

出版发行 / **文匯**出版社

上海市威海路 755 号 (邮政编码 200041)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 无锡童文印刷厂

版 次 / 2012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700 × 1000 1/16

字 数 / 1600 千

印 张 / 167

书 号 / ISBN 978-7-5496-0706-8

全套定价 / 260.00 元

编委会

名誉主任：蔡叶明 龚振东

主 任：张国兴

副 主 任：刘建国

主 编：卞 宏

副 主 编：吴红敏 缪红珍 蔡智峰 何 冰

编 委：张国兴 卞 宏 刘建国 吴红敏

缪红珍 蔡智峰 何 冰 张 明

总序

档案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真实记录，在记载历史、传承文明、服务民生、促进社会和谐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近几年来，我们江阴市档案局在征集、整理大量档案的同时，注重档案的利用和开发，将散落在浩瀚档案之中的文化遗存，加以挖掘和整理，编著出版了《江阴人文风情》10册以及《江阴解放档案文献图集》、《岁月有痕 青春无悔——江阴知青往事录》等书。现在我们又与各镇、市政府街道办事处合作编纂出版《徐霞客评传》等5本书，这些书进入了文汇出版社策划出版的大型丛书《华夏文史博览书系珍藏版第一辑》。

这5本人物传记，其传主都是名人。《上古圣贤季札》中的季札，春秋时吴王寿梦第四子。他三让王位，来到江阴申港东南的舜过山下从事农耕，封于延陵（常州、江阴一带）。他不仅品德高尚，而且是位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外交家。汉司马迁所著《史记》中为其立传。《徐霞客评传》中的徐霞客，是明代杰出的地理学家、旅行家、文学家。在华夏大地游历30余年，留下的60余万字的《徐霞客游记》，具有很高的科学和文学价值，被誉为“千古奇书”，其开篇日5月19日，2011年经国务院批准为“中国旅游日”。《铁面仁心杨名时》中的杨名时，清初三代重臣，擢兵部尚书，总督云贵。留下《杨氏全书》36卷，《清史稿》上有传记。《国乐之魂刘天华》中的刘天华，中国杰出的民族音乐家，为我们留下了《病中吟》、《光明行》、《空山鸟语》等著名的二胡演奏曲，其作品辑成《刘天华创作曲集》。《抗日英雄朱松寿》中的朱松寿，中共“六大”代表，抗日

战争期间，被谭震林任命为“江阴民众抗日自卫队”司令和“江南抗日救国军”东路指挥部副司令，他英勇杀敌，壮烈牺牲，被评为革命烈士。这些优秀的人物传记，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用生动活泼、严谨细腻的笔触，向读者介绍了传主的理想追求和光辉业绩。

从远古时代起，在江阴这片土地上就有人类生息繁衍、劳动创造，哺育了众多杰出的人物，留下了浩如烟海的档案。我们决心焚膏继晷，在收集整理大量档案的同时，从中选取有价值的史料开展编研。我们将花几年时间，通过多方合作编辑出版江阴名人系列传记，既可借以反映江阴历史上政治、经济、军事、宗教、科学、文化、教育、文学艺术等诸领域发展的某些侧面与历史渊源，也可启发今人见贤思齐，为建设现代化滨江花园城市努力进取、争作贡献！

编者

2012年12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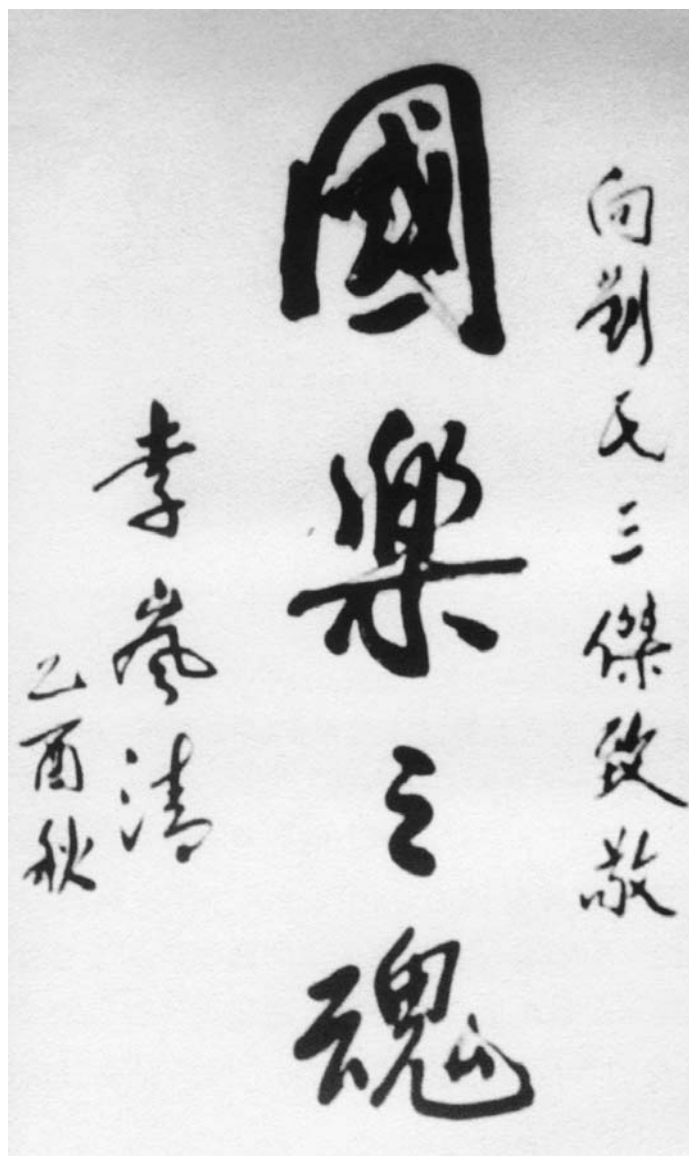
江泽民盛赞刘天华



纪念民族音乐家刘天华诞辰一百周年音乐会，于1995年4月3日晚在北京音乐厅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等中央领导和首都一千多名观众一起欣赏了这位中国现代民族音乐一代宗师的代表作品。

江主席观后说：刘天华是我国杰出的民族音乐家，是中华民族的骄傲。他的作品很有艺术感染力，把民族风格和民族精神表现得很充分。中国人无论走到哪里，一听到刘天华的曲子，都会顿生思念家乡之情：优秀的民族乐曲对陶冶人的情操，激发人民群众的爱国之情，有很大的作用。我们要积极弘扬民族文化，努力繁荣社会主义文艺事业。

据1995年4月4日《新华通讯社》



原国务院副总理李崧清题词

劉氏三傑
江陰王克

冰心
一九九三

作家冰心题词

一代英华

王光英
九三年五月十二日

原全国政协副主席王光英题词

江阴三杰刘半农、刘天华
刘此茂纪念展

刘氏兄弟
文人楷模

一九九二年五月

程思远

程思远题词

目 录

国乐之魂刘天华

第一章	(3)
一、不是这块料子	(3)
二、号声里的战斗	(6)
三、上海滩的野小子	(9)
四、“叫化”胡琴的悲剧	(14)
五、为啥月薪不归家	(17)
六、踩下这第一足呵	(21)
七、路途何处不坎坷	(26)
八、择善而从反遭难	(29)
九、饮恨吞声《病中吟》	(33)
第二章	(38)
一、新婚蜜月会知音	(38)
二、《月夜》夫妻另有声	(42)
三、“一夔已足乎”	(45)
四、待闻鸟语声	(49)
五、空门新僧侣	(53)
六、五根电线的妙想	(57)
七、五台山下夺魁首	(61)
八、盛夏酷暑烤火记	(64)
第三章	(70)
一、北上第一棍	(70)
二、特殊的考场	(72)
三、“一毛馆”背后	(77)
四、两根弦的提琴	(80)

五、言出重如山	(85)
六、黄莲树下操琴	(90)
七、路，本是没有的	(95)
第四章	(99)
一、走的人多了	(99)
二、我，也算一个	(103)
三、琴声中的战斗	(109)
四、除夕夜的余兴	(113)
五、又一个首创	(117)
六、光明的旋律	(121)
七、这儿是中国	(125)
八、国乐之魂永留人间	(129)

刘天华作品选

国乐改进社缘起	(135)
我对于本社的计划	(137)
《改进操》说明	(139)
向本社执行委员会提出举办夏令音乐学校的意见	(140)
《月夜》及《除夜小唱》说明	(144)
代程君朱溪答能君瓠芦函	(146)
《梅兰芳歌曲谱》序	(154)
二胡独奏曲 10 首	(156)

缅怀研究

书亡弟天华遗影后	刘 复 (175)
刘天华音乐生涯 (片断)	刘北茂述 育辉执笔 (178)
我的父亲刘天华	刘育和 (215)
刘天华先生遗珍考	唐汉章 (247)
有关研究刘天华的论文资料索引	秦启明 (268)
刘天华年谱	秦启明 (271)

国乐之魂刘天华



刘天华雕像

第一章

一、不是这块料子

大清常州府中学堂里沸反盈天，一会儿号声，一会儿鼓声，一会儿金属器有韵律的撞击声，夹带着杂乱的笑声，波及了整个校园。

招收学校军乐队的“主考官”端坐在礼堂正中“考官席”上，正对一位十四岁光景的少年进行口试：“叫什么名字？”

“父亲刘宝珊……”那少年话刚出口，便引得哄堂大笑。主考官强忍住笑，瘦长的身子稍稍挪动了一下，双目盯着那少年，又问：“我是问你尊姓大名？”

“我……尊姓大名刘寿椿。”少年的答话又招来一阵笑声。可他并不在乎，只是涨红了圆圆的脸盘，心中暗暗嘀咕，“笑什么呀？我不是刘寿椿吗？”

这位憨厚、纯朴、多少带些呆气的少年，便是本书主人公，一代民族音乐大师——刘天华。刘寿椿是他少年时代的学名。

也许是老天故意作这样的安排：

这位晚清秀才刘宝珊的长公子刘寿彭——刘半农降生人间，上天赋

予他聪颖的才智，使他后来成为五四时期杰出的文学家、语言学家和摄影家，而刘秀才的二公子刘寿椿竟是那样的“笨拙”……

刘宝珊是位怀有创新精神的秀才，他从办私塾中脱颖而出，与另一位名唤杨绳武的秀才一起，革故鼎新地创办了一所新学——翰墨林小学。在这所“革”旧学“命”的新学堂里，刘半农的颖悟程度十分惊人，他三岁能唱一套家乡的儿歌，六岁入私塾读书，其时已能吟诗作对，初露了他诗人的天分。八九岁时能绘画，



刘天华父亲刘宝珊

并摸到了诀窍——一个“小点”加一个“大点”，便是一只鸭子，“人”字倒写，便是一只大雁，一重划之上加一轻“撇”便是船，而把“且”字歪一点，中间去掉二“横”便是帆船……

一次，小学国文老师出了个“论孟尝君”的作文题目，学生们均以师长平素教导之言，一个个推崇孟尝君为“得士者”，唯独刘半农不循师训，在文中提出了反诘之言：“岂有鸡鸣狗盗之雄出入其门而谓‘得士’乎？”……与胞兄的聪明过人相比，胞弟则以思维迟缓，举止笨拙出名。不过眼下，主考官——常州府中学堂校长童伯章并未因为刘天华的“笨嘴拙舌”而产生讨厌之感，他与这位学生有过一些“交往”，也建立过一些友情。

那天傍晚，苍茫的暮色中，刘天华独个儿躲在操场一角学吹军号，由于还没抓住吹奏要领，即便他腹中鼓足了“大气”往号嘴里灌，结果军号发出的仍是阵阵怪声“叭——嗤……”“叭叭——嗤……”

“哪来的‘牛叫’声呀？”童校长瘦长的身影投到了刘天华的身旁。刘天华没理会这位大校长的打趣，背过身去，又吹起号来。当然，还是“叭——嗤”的怪音。

童校长笑了起来，拍了拍刘天华的肩膀，说道：“嗨！刚才是‘水牛叫’，这会儿变成‘黄牛嚎’了。”

刘天华圆圆的脸庞绯红了，他那双略带近视的双眼盯了对方一下，没说话，朝前走了几步，又抓起军号吹了起来。不用问，还是“牛叫”声。不过，稍稍“悦耳”了一点。

“我看，算了吧。”童校长走上前去，从刘天华手中抓过那小军号，说道，“你呀，不是那块料子！”

这一句话可不同寻常，它震动了刘天华的心弦，他的身子微微颤抖着，小红苹果脸上沁出了细细的汗珠，他“呼”地从童校长手中夺过那小军号，张口结舌地说：“我和你…打…”

“打？打什么？”

“打赌！”

“哦？”

“我再吹一下你听听！”

“要是还‘牛叫’呢？”

“我输……”刘天华伸手掏着口袋。

“输什么？”

“粉盐豆!”刘天华竟然从口袋里抓出一小把黄澄澄、白花花、黄中带白、白里透黄的“粉盐豆”说道:“老师,你先拿着,要我输了,豆就归你。”

“要你赢了呢?”

“嗯……”刘天华搔了一下小平头,说道:“也归你!”说着,把小军号按到嘴边又吹奏起来。

不用说,刘天华输了。童校长笑了起来,说:“我说嘛,你不是这块料,怎么样?认输了吧?”

“这回……不算数!”刘天华咧着嘴说。

“嗨!赖账了?”

“大丈夫说话快马追不回!”

“大丈夫?哈哈哈哈哈……算了,拿着你的‘粉盐豆’。”童校长想将抓在手中的江阴特产奉还给刘天华,可刘天华却拔腿便跑,随后飘来一声,“打赌还没完哪……我会赢的……”

眼下,童校长盯着这位“打赌败将”又打趣地问了一声:“今天还打赌吗?”

刘天华眨巴着的双眼,往一旁瞧了一下,见一位大同学正向他点着头,于是他便挑战似的回答童校长:“打!”

“若输了,怎么办?还给‘粉盐豆’吗?”

“不!给马蹄酥!”刘天华见到那位大同学双手架了个圆圈,便这么回答。

“马蹄酥?又是你家乡土产?好吧。开始了!”童校长话音未落地,刘天华扬起小军号便吹奏了起来——

“哒哒哒——”

“哒哒哒哒——”

“啼啼啼啼——”

“哒哒啼哒——”

“好!妙!”童校长赞不绝口。他的夸耀,不仅是因为刘天华终于吹奏出“名堂”来了,更重要的是这位向来憎恶“奴性”的童校长,在这位学生身上见到了一种“光点”。这“光点”,便是作为一个中国人的民族自尊、民族奋斗、民族自强的精神。他感慨地长吁了一声:“中国人呵……也许从这一代人身上可以自立了……”

“刘寿椿同学，你赢了！”童校长说着，把刘天华拉到他身旁，因激动而微微颤抖的右手搁到刘天华肩上，说了些连他自己一时也难以理解透彻的话：“你，赢的不单是吹号……是我心灵上苦痛的‘赌注’……”

“也许，我是‘奴才之辈’……而你，你们这一代，能真正像个中国人……”

“中国人……身上的疮疤太多了……该好好治理呵……要依仗你们了……”说也奇怪，这位“乐天派”校长，此时竟也从眼眶中抛落出两颗晶莹的泪珠来……

二、号声里的战斗

“轰……”

“轰——轰……”

北京紫禁城城堡上的“黄龙旗”被穿云裂石的炮火轰毁了。清朝末代皇帝溥仪从千年封建世袭宝座上被“轰”下台来了。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的划时代旗帜，替代了黄龙旗，满清王朝被推倒了……

辛亥革命的熊熊战火延及全国。由于政局的巨大变革，常州府中学停办了。刚念二年级的刘天华和他刚刚毕业的胞兄刘半农只得离校返回江阴故里……这是长江要塞口岸的古县城，在不满三米宽的兴国小街口，有一座清代中叶建起的小瓦房，斑斑驳驳的灰色围墙中间，嵌着两扇杉木大门，推开门来，迎面四米多处有一圆形拱墙，进入拱墙，却是三米多长、九米多宽的一个小天井，南北两侧墙脚边栽种着两棵碧翠、清雅挂着红果的天竺。连接小天井的便是八扇长木窗护门的厅堂。

此刻，眉目清秀、身穿长袍马褂、留着辫子的主人刘宝珊，正在厅堂内跟他的几个门生讲着“告别话”：“孩子们，时局有变，兴学只能过些日子了。此番回家，毋忘勤苦习读，以求长进。”

门生们依依不舍地告别这位治学有方的老秀才，刘宝珊送完学生回头，才发现厅堂内背着行李而归的刘天华和刘半农兄弟。

“父亲，私塾闭门了？”刘半农总是能见其貌，辨其色。

刘宝珊点了点头，眼睛盯了膝下两个儿郎一眼，说道：“这么说，常州府中学堂亦是闭门大吉了？”

“是的，父亲。”刘半农简单地答了一声，便说要外出去办点事。刘

宝珊知道长子生性好动，并未拦阻，只是叮嘱一句：“早去早归，别惹是非。”

“是，父亲。”刘半农对刘天华挤了一下眼睛，便踏着快步出门而去。

“寿椿，眼下兵荒马乱的，理该安分守己地呆在家里习读功课，切不可干胡来之事。”刘宝珊叮咛着。

刘天华点着头，步入小天井天竺旁，见其根部泥土板结，便从一旁拿起小铁铲为其松土、浇水。这天竺，是他和刘半农一起在父亲督导下栽种的。栽种时，刘宝珊曾这样说过：“做人，要像天竺那样朴实、纯厚、清雅、高洁，才能为众人所交口称誉。”在常州府中学堂里，刘天华和他的胞兄遵循父训这样做了，也因此而得到童校长的注目，教员们的欢心，同学们的推崇。可那是没有轩然大波的日子呀！眼下，政局动荡，他该怎么为人？

第二天晚饭后，刘半农悄悄地把刘天华拉到一边，轻声告诉他：今晚要去“聚”一个“会”。还没等刘天华弄清是怎么回事，刘半农拉着刘天华便蹑手蹑脚地“溜”出了家门。

在一所庙堂里，一群青少年和一个矮胖和尚在争吵，他们手中都拿着剪子嚷嚷着：

“懂吗？我们是孙中山大元帅派来的！”

“我们要打倒满清王朝！”

“我们要剪辫子！”

那和尚双手合掌，念道：“阿弥陀佛，贫僧光着头颅，哪来辫子可剪？此处乃是佛门净地，你们不可胡来呀。”

“长老，我们决不惊动你。”刘半农不知什么时候挤进了人群，他走到那和尚身旁，带着恭敬用商量的口吻说：“我们想借此宝地聚个小会，决不损害这里的一草一木。”

“哦……”那和尚打量了刘半农一眼，似曾相识地问，“小施主是刘秀才的长公子吧？”

“正是，长老怎么会认识我的？”

“贫僧法号彻尘，常得令尊恩施，因而……”彻尘和尚合掌说道，“既是刘公子要聚会，那就请便。”

刘半农一挥手，众青少年便拥簇着刘氏兄弟一起进了大雄宝殿。刘半农要大家坐在地上，然后用手拍着自己的脑瓜，说：“大家都瞧着！我和我二弟的辫子哪儿去了？”青少年们的目光一下集中到这两位从“洋

中学”里出来的“洋学生”脑后，奇怪！他们肩上挂着的“老鼠尾巴”不见了。刘半农扬起手里的剪刀说：“满清倒台了，大家该领个头，把‘尾巴’都斩了！”

殿堂里霎时热乎起来，大伙儿望着刘氏弟兄光溜溜的后脑勺，吐着舌头“哄”的一声喧闹起来，都舞起剪子，“喀嚓”“喀嚓”相互把脑袋后长的“封建主义”都斩了下来。然后把剪下的辫子当做“刀枪”互相“拼杀”嬉闹起来。

“肃静！”刘半农站到拜佛草垫上，双手乱挥着，说，“现在谈个正经事儿！”

全殿堂突然静穆下来。

“骑在我们汉族人脖子上作威作福的满清皇帝摔倒在地上了，我们得再抽它几鞭儿！”

“嗨——”青少年们把辫子当皮鞭，抽打着墙壁，又双双把对方当做满清皇帝，相互抽打着，嬉闹着。

闹了一阵之后，刘半农倡议要建立一个“反满青年军乐队”到大街上去吹吹打打，光着自己的脑袋，号召大伙儿都把“老鼠尾巴”斩了。

刘半农话刚说完，青少年们一致推举他为首领，刘半农却双手直摇，说：“我可当不了这头儿！”

“那……”青少年转而把目光集中在刘天华身上，这使刘天华有些不知所措。他把小军号提起来，遮住自己发烧的脸，正好给刘半农借题发挥了，“大家别着急，你们瞧，刘寿椿不是个号手吗？我们选他当军乐队的头领，怎么样？”

在一阵杂乱的掌声和喊声中，刘天华被推选为“反满青年军乐队”头领。大家要刘天华讲个话，刘天华用手搔着小平头，脖子伸了几下，才说：“我们回家……先得把家里人的‘尾巴’斩了……”

刘天华回到家里，他得先“斩”下父亲的“尾巴”，这事儿怎么办呢？刘半农附在他耳边传了他一些“秘诀”，他便壮大了胆子去见父亲刘宝珊了。

刘天华来到书房门口，忽听得他父亲正和常来他家的杨绳武秀才兴高采烈地说笑着：

“宝珊兄高见！你我兴办新学，乃潮流之所需。”

“绳武兄，此事你我务必协力同心。”

“当然！当然！”

“孙文先生的治国纲领，乃民心所向，其中办新学为一大事宜。以我浅见，即日邀集诸位同人筹划此事。”

“言之有理，事不宜迟！”

“椿儿，在偷听什么？”刘宝珊早已瞥见门外的刘天华，此时大事议毕，便招呼起儿郎来。

刘天华垂着头，不敢正视平素威严的父亲。

“椿儿，有何事宜，直说不妨。”刘宝珊早已看到刘天华的“光头”。

“父亲，有一事禀告。”刘天华还是低着头儿。

“说吧。”

“孩儿已被众人推举为‘反满青年军乐队’的头领……”

“好么。说下去。”

“孩儿已说下大话……”

“说了什么大话？！”

“都回去……把自家父亲头上的‘尾巴’斩了，然后……”

“哈哈……”刘宝珊大笑起来，杨绳武一见此景也放声大笑起来：“哈……”

“椿儿，进门来，为父一定顺着你这‘头领’的‘旨意’便是了。”

“真的？”刘天华抬起头来，踏进书房，他立刻惊呆了，想不到刘宝珊和杨绳武脑后的辫子早‘光’了，“父亲——”

“还要‘斩’什么呀？”

“谢谢父亲！”刘天华憨厚地一笑，转过身来便往书房门外走，在厅堂守候“情况”的刘半农一见二弟出门，便悄悄地问：“怎么样？”

“嘻嘻！”刘天华把脖子一缩用手拍了拍后脑勺，“父亲他早跟我们一个样儿了！”

“嗬？我的好父亲！”

从此，这支以刘天华为首的“反满青年军乐队”的号鼓声，响彻了古县城的大街小巷。

三、上海滩的野小子

时值一九一二年。列车飞快地把刚满十七岁的刘天华和他二十一岁

的胞兄刘半农推进了举目无亲的大上海。刘氏兄弟倚着黄浦江岸的栏杆，愣愣地望着滔滔流淌的浦江水，思虑着该去何处安身？他们想到了家，思索着父亲刘宝珊那天的训导……

刘宝珊端坐在书桌前，提起“狼毫”疾挥而下，只见雪白的宣纸上落下八个苍劲有力的大字：“男儿铁汉，志在四方！”

书写完毕，刘宝珊慢慢地转过身来，深情地望着两个初具“男子规模”的儿郎，许久，才开口说道：“椿儿，这八个字的意思，你懂吗？”

刘天华由于这一段时间的闯荡社会，身上的稚气、呆气似乎已销匿了不少。他不再搔头摸耳，却学着胞兄刘半农的习惯动作，把右手食指按到嘴唇边，稍一思索，便答道：“七尺男子虽是肉体，脾气和筋骨该有铁性。父亲，对吗？”

刘宝珊微微点着头，又问：“就这些吗？”

“还有……父亲常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男儿该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胸怀！”

“很好！”刘宝珊微笑着，拍了拍刘天华的肩膀，“椿儿大有长进了。”刘天华腼腆起来，他红着脸垂下头，说：“这些都是父亲平素的教诲……”

“彭儿，你说说这‘志在四方’……”刘宝珊把脸转向刘半农。刘半农的双眼仅眨了一下，便对答如流：“志者，大志、壮志，胸怀凌云之志，男儿不恋小家，以天下为家，以大地为业，自小敢于闯荡四海……”

“不错。”刘宝珊连连点着头，他反剪双手，踱起步来，喃喃自语道，“是鹰，就该放飞了……”

刘半农听着父亲的自语，一下便体味出其中含意来，忙说：“父亲，孩儿已成年，愿外出谋生。”

“孩儿也愿跟随大哥同往。”刘天华也表着心愿。

谋生，谈何容易。“谋”什么“生”？刘氏兄弟却十分茫然。但是，他们知道：男儿铁汉既出家门，立业不成，决不归家！

白天，刘氏兄弟闯了大马路，又逛二马路，穿行在小街、里弄、商店、戏院，他们先得认识一下行将在此立足的“花花世界”，也得探索一下何处该是他们的“入门处”。

暮色苍茫，星海在天。黄浦江水湍急地奔流着，混浊的江面托着点点渔火，像是双双同情的眼睛，注视着初来上海滩的异乡谋生者。浦江

岸边的石条椅子，作了刘氏弟兄的安身之处。由于盘缠不足，他俩一日仅吃二餐，填进肚子的，除了烧饼，还是烧饼。他们只能过着这种寝食不安的浪子生活。说来也奇怪，在他们“安身”之处，竟有一条小小的“流浪狗”也加入了他们的“团伙”。这小狗长一身黑茸茸的毛，也许是主人嫌其丑陋而将它逐出了门庭，它只能在这石条椅下寻求它的患难主人。刘天华看它可怜，总得省下些烧饼角儿去喂它，它亦看中了这位暂时无门可进的主人，因此，忠实地伴随在刘天华脚下。

在大上海周旋了十几日，那天，刘天华在电线杆张贴的招聘书上，终于看到了自己的“入门处”。

“大哥，我想去‘美新舞厅’，那儿招聘号手。”刘天华征求着大哥的意向。

“可以闯一下。”刘半农点了点头，表示赞同。

“你呢？大哥？”

“我？”刘半农拍拍胸前的自来水笔胸有成竹地答道，“我已摸到底细了，帮着抄抄写写，报馆、书局都要这种廉价工！”

“那……现在该先去哪儿？”

“当然先闯你的‘号手门’！”

“美新舞厅”不论白天黑夜，总是灯红酒绿，歌舞升平。修饰得十分豪华的大门口，一只蜗牛式扬声器里播放着醉人的乐声。那些富翁、阔佬、公子、小姐嬉笑着相继出入，一个身穿白色西服，肥头胖脑的侍者，像哈巴狗那样向这些“贵人”们打躬作揖，满脸堆笑地迎送着这些逍遥人。

“我们进去！”刘半农拉着刘天华，刚把脚步踩在舞厅台阶上，胖侍者便脸儿一板吆喝起来：“喂！小瘪三滚远点！”

“你说什么？”刘半农佯作不知，故意问道。

“什么个屁！滚！”胖侍者双目一瞪，出言不逊起来。

“哦？人走路谓之‘滚’？稀奇！你滚给我们瞧瞧！”刘半农对这个狐假虎威者不屑一顾，不甘示弱地反击着。

“小赤佬，寻死吗？”胖侍者扬起了拳头。

刘半农对这种奴性十足之人十分憎恶，他毫不畏惧地拉着刘天华踏着大步走上台阶，刚到舞厅大门入口处，胖侍者一把揪住刘半农的胸脯，正要开口骂人，刘半农抢先说话了：“喂！你生的是狗眼么！你道我是

什么人？啊？！再仔细瞧瞧，别后悔了！”

“你——”胖侍者对眉清目秀、风度翩翩的刘半农盯了几眼，一时有点儿吃不透对方的身份，手松开了，口气也缓和起来，“请问，公子……”

“别啰嗦，老板在家么？”

“在……”

“我们找他有事，请他出来见我！”刘半农心里明白，为人只要在理，天皇老子也别怕。

“……好。”胖侍者摸不清底细，急匆匆入厅而去，刘天华暗暗好笑，说：“大哥，你真有两下子！”

“对付这种人哪，只有这样！”

“老板出来了该怎么办？”刘天华还有些担忧。

“由我来对付。”

不一会儿，胖侍者把舞厅老板给请了出来，这是个瘦个儿中年汉子，他身上飘着白印度绸长衫，金丝边眼镜里透出一种难以捉摸的目光。

“二位小老弟是……”瘦老板眼珠儿骨碌碌地在刘氏兄弟身上打量了一下。他一时也吃不准来者究竟是何许人？但他有他的经验，有些“浪荡公子”就这般模样儿，所以不敢怠慢。

“你是这儿的老板吗？”刘半农彬彬有礼地问。

胖侍者奉承地说：“他就是我们的陶老板，大上海商界的大红人！”

“陶老板，久仰大名，今儿是慕名而来。”刘半农上前作了个揖。

“请问尊姓大名？”

“刘半农。”

“哦……我们好像并不相识。二位小老弟来此有何贵干？”陶老板又盯了刘氏兄弟一眼，口气开始冷淡起来。

“陶老板下了聘书，要用人，是吧？”

“不错，我要招聘漂亮的舞女。”

“不要吹号的了？”

“吹号的！要！怎么，你们——”陶老板的眼光起了变化。

“对！是他！一等号手，‘反满青年军乐队’的头领！”刘半农郑重其事地介绍着。

“开玩笑！”陶老板终于弄明了来者的底细，金丝边眼镜里透出了鄙

视的冷光，“哪来的野小子，竟敢前来胡闹！”说着递了个眼色给胖侍者，就拂袖入厅。

“哼！我早就瞟出你们是没爹娘收管的野杂种！滚开！要不我就揍你们！”胖侍者又变得趾高气扬了，他举起拳头，做出要打人的模样。

“打人？哼！你不看看我们俩是什么年纪？什么个头！”刘半农挺上一步，刘天华此刻闷受在肚子里的“气流”一下子冲出了喉口，他能蒙受委屈，但一旦到了难以忍受之时，他的爆发力是惊人的。他一步冲到胖侍者跟前，扬起拳头，咬着牙说：“你敢动我大哥一根汗毛，我跟你拼个你死我活！”

胖侍者这号人是欺弱怕硬惯了的，眼见刘氏兄弟年轻力壮，火气冲天，一时间“虎威”减了一大半，“你们……谁敢动手……”说着身子直往后退，不料正碰上了从厅内走出的一位“贵人”。

“不生眼睛吗？！”贵人生气了，胖侍者立即俯下身子行了个大礼，“先生息怒，是门外两个野小子在闹事……”

那“贵人”抬起眼来，他三十来岁年纪，瓜子脸蛋上嵌着一双丹凤眼，眼神里透出精灵和善良的光彩，他手里的折扇“哗”地打开，摇了几下又“啪”地合拢，他走出舞厅大门，一眼瞥见刘氏兄弟，愣了一下，随即问：“二位……好像是常州府中学的学生？”

“童校长——”刘天华一下认出这位“贵人”来了，他像见到了亲人似的一下扑到童校长的怀里，来上海谋生的种种苦楚都云集在那一声呼唤之中。

“寿椿？我的好号手！”童校长也一下子辨清了眼前这两个“关门”学生，似乎也明白了他们眼前的处境，问道，“怎么？上这儿谋生来了？”

刘天华把境况简略地一说，童校长长长地叹了口气，说：“唉，怪我童伯章无能，把你们‘赶’出了校门……”童校长沉思片刻，说，“走，跟我去剧社！”这是挂着“沪西开明剧社”牌号的戏剧班子。童校长找到了这儿的郑领班，因是世交，故一见面便直言告之：“郑仁兄，我给你带个‘小乐师’来了！童校长把情况一说，郑领班打量了一下刘天华，问道：“贵庚多少？”

“十七。”

“除了吹号，还会使什么乐器？”

“胡琴、琵琶……可那都是胡拉乱奏。”

“哦……”郑领班微微点了点头。

“我，都能学会的！真的，不信，你问童校长！”刘天华那憨厚、认真的神态感动了郑领班，再则，他和童校长又是多年知交，知其推荐之人必有才华，便一口答应收下这位小乐师。

这个闯荡上海滩的“野小子”，终于跨进了他艺术生涯中的第一个“入口”。当然，那只“小黑狗”也随着它主人的“入门”而“入门”了。它欢蹦着，不时地还“咬”出几句“人话”：“汪汪——谢谢！”“汪汪……汪汪汪汪——主人……我是卫士……”

四、“叫化”胡琴的悲剧

“寸金难买寸光阴”。一个年头中，有何其多“寸光阴”呵，它赐予刘天华的“报酬”该是什么呢？

在“沪西开明剧社”乐师队伍里，刘天华虽属“小”字辈，却大有“大”字辈莫及之处。这一年的三百六十五个白昼和黑夜，除了职业性的演出外，他都花在和西洋管弦乐器交“朋友”上了。他接近它们，熟悉它们，操练它们，其中与铜管乐器的“感情”犹深。

可是，近来他却一反常态，空闲之际，再不去抚弄那些“西洋朋友”，却独个儿躲在那狭小、低矮的小阁楼里抚弄起了胡琴。

“小椿，你……怎么搞起这玩意儿来了？”郑领班很赏识这位小乐师的钻劲，更暗暗钦佩其才华。在剧社整个乐队中，他已无师自通地成了公认的“万能乐师”，什么乐器拎在他手里都能应付自如。但这胡琴在剧社演出中很少用得上，他感到奇怪，问道：“摸着玩的？”

刘天华没回答，只是微微摇了摇头，还是埋头引弓拉奏他的胡琴，脚边的“小黑”摇头摆尾地听得津津有味。

“算了吧，小椿。留些时间也该出门去逛逛马路，清闲清闲。”郑领班出于关切劝说着。刘天华还是没有答话，只微微摇了摇头。他双目盯着那把结构简单、质地低劣、却又受过严重摧残的胡琴看了又看，像在琢磨着什么紧要事儿。

郑领班知道他沉默寡言的脾性，所以对他如此“答话”并不计较。他不想打扰这位小乐师，便悄悄地下楼去了。

沉默寡言的人，并非无“言”可发，只是深藏在肚腹之内罢了。其实，这位小乐师有很多话要说，他要对郑领班说，要对所有乐师们讲，更要向社会、向苍天质问：“中国的胡琴‘叫化么？’”

“叫化”——多么可悲的名字！多么受人鄙视的称呼！难道中国人的胡琴只能以“叫化”二字自卑么？此刻，在刘天华眼帘中又呈现出使他惴惴不安的凄凉景况……

一列出丧队伍，棺木居中，哭肿了眼睛的亲属在后抹泪嚎哭，前面开道的却是一群衣衫褴褛、面容憔悴的吹鼓手，他们手中的胡琴、唢呐在呜咽着“出丧曲”……

刘天华跟随着出丧队伍走街串巷走了多时，却又见迎面浩浩荡荡来了一列长队，红红绿绿、绿绿红红，中间是一顶大红花轿，轿前轿后又是一群面黄肌瘦的吹鼓手在用胡琴、唢呐、竹笛鸣奏“喜庆调”……

刘天华的双眼，紧紧盯着那群餐无饱食、衣不蔽体的吹鼓手们麻木、呆滞的脸庞，盯着他们手中舞动的斑斑驳驳的破旧胡琴，听着他们机械地引弓而出的单调乐声，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酸味。

婚、丧队伍交叉而过，各自留下单调的悲、欢音波渐渐远去。刘天华却呆呆地站在那儿发愣。愣什么？他一时也说不清楚。他闭上了眼睛，脑海中却浮现西洋乐器在大舞台上演奏的气势和威风，耳边轰鸣着捧场的掌声、口哨声……

掌声——哭声……

锃亮的铜管乐器——破烂的中国胡琴……

西装革履的洋乐师——衣不蔽体的吹鼓手……

掌声……

哭声……

气势磅礴的管弦乐声……

单调、凄凉的胡琴琴声……

刘天华脑海中的激流撞击着，他忧心忡忡，神色凄切。不远处，又传来了旋律缓慢、情绪低沉的胡琴之声，卖唱父女拖着沉重的步履，摇晃而来。饥饿、寒冷，使他俩形容憔悴、骨瘦如柴。父女俩来至人流不绝的“美新舞厅”门口，开始卖唱求乞。

卖唱老人颤抖着双手，躬着芦柴秆的身子，引起弓来，毛竹制成的琴筒里溜出了苏南小曲，年华未过十五春秋的卖唱女，用手抹了抹粘在

她污秽、清瘦脸蛋上的汗珠，无力地启开紧闭着的嘴唇唱了起来：

正月里来是新春，
家家户户点红灯，
别人家夫妻吃团圆饭，
万喜良拉夫筑长城……

这心酸的唱腔已使刘天华心神不安，但更使他心酸和不安的，却是卖唱行乞老人手里的那竹筒胡琴和那琴筒中溜出的噪声。

行乞——胡琴；胡琴——行乞……天哪！为什么中国人的民族乐器只能握在这些人手中？只能苟延残喘于吹鼓手混饭的行列里？难道中国的胡琴就只能遭此厄运？难道它真不能登上大雅之堂与那些洋乐器并驾齐驱？难道……

“滚开！滚开！臭叫化子！”那个身穿白色西装的胖侍者又出现了，他凶神恶煞似的舞动尖头皮鞋踢着卖唱老人。

“老爷，行行好事……再唱一曲……讨几个铜板换口粥吃……”卖唱老人手拿着那把破胡琴，向胖侍者作了个揖，又欲引弓，却被胖侍者伸出手来，夺过那把胡琴就往地上狠狠一摔，恶狠狠地说：“看你还拉‘叫化曲’！”

“老爷——”卖唱老人低头一看，瞥见那把活命胡琴的琴身和琴筒已分了家，他急得像发了疯似的冲上前去抓胖侍者的衣衫，央求道：“赔我的胡琴！赔——我的……胡琴……”老人扑了个空跌倒在地。

“赔个屁！”胖侍者打算乘机溜进大门内，却被刘天华一步上前拦住了去路，他涨红了脸，嘴唇颤抖着说：“赔他的胡琴！赔！”

“嘻！好大的口气！”胖侍者眼珠子一瞪认出了挡路的刘天华，喝道，“哼！你这野小子又来找死么！”

“你才是野蛮的小子！”刘天华脖子上的青筋也爆了出来，他喝问对方，“赔是不赔？！”

“赔，怎么样？不赔又怎么样？”

“不赔……我找你们老板去！”刘天华猛地一转身正欲进舞厅大门，冷不防被胖侍者双手“啪”地搂住了腰部，“找你的‘叫化老子’去吧！”话音未落，刘天华双脚离地，被胖侍者推倒在台阶下，他双手落地，正抓到了那把分了“身”的胡琴。

“哈……”

“嘻……”

“这小子泰山头上动土了。”

“可不是，为了那把叫化胡琴，何必自找苦吃呢！”

刘天华身子倒在地上，他此时并不感到疼痛，“疼痛”的却是那些围观者麻木和嘲笑的神态，他想疾呼：“你们——难道还像是中国人么？”但他没有这样做，只是把牙齿咬得“格格”作响，慢慢地爬起身来，又抓起那把被胖侍者摔得分了段的胡琴，走到正在抱头啼哭的卖唱父女身旁，从口袋里掏出一个银元，默默地放在他们的脚边，继而又手捧着那把连中国人自己也看不起的“叫化胡琴”默默地离开了人群……

“小黑”的脸上突然淋着“雨水”了。它抬起头，睁大眼睛望着，这哪是雨水呀，分明是小主人悲切的泪水。它懂事地跳到刘天华的腿上，用它的前爪去拨动琴弦，嘴里“咕噜”着，似乎在说：“别哭么，眼泪救不了‘叫化’琴……”

刘天华似乎感觉到了这一点，他把胡琴搁在桌上，拿起铅笔，在纸上写着什么。

“哒”的一声，刘天华用铅笔在纸上最后一个字旁边，使劲戳了一下，“小黑”以为小主人发怒了，吓得连滚带爬地躲到小床底下，不敢吭声。

桌上的白纸上写着三行字：

中国胡琴不“叫化”！

不“叫化”！

不——“叫——化”！

五、为啥月薪不归家

“择业定，便悉力以赴之”。这是有志者创业的规律。刘天华虽然刚刚步入人生的第十九个春天，由于他所处的环境，亲眼目睹着的种种景况，加上连连蒙受污辱，他已朦胧地感到自己该肩负起的责任——这就是改造所谓的“叫化”胡琴，使它不再连同卖唱人、吹鼓手一起成为可悲的受辱者。他不愿再看到卖唱人手捧中国的胡琴求乞，为什么非要把中国胡琴当做行乞的工具呢？

这么多天来，刘天华一有空闲时间便上街溜达，他要劝阻那些以胡

琴卑躬屈膝、混饭糊口的卖唱人，再也不能这样忍辱负重地生活下去了。在浦江岸边，刘天华又遇到了那天在“美新舞厅”门口遭难的卖唱父女。但见卖唱老人手中又拿着一把新制作的竹筒胡琴在那儿拉奏，叩求施舍。

“这丢人的事，我一见就心碎……大伯，不能干别的营生么？”

“我……叫化的命，除了卖唱，还能干什么？”

是呀，他俩能干什么呢？在这个贫富悬殊的黑社会里，他俩是“叫化的命”，可千万不能让胡琴也跟着叫化呀……“大伯，你那胡琴能卖给我吗？”

“买我的胡琴？”

“对！我愿出价两块大洋！”刘天华从身边掏出银元，没经对方同意，就一手交钱，一手抓过胡琴，“大伯，求你了，干别的营生去吧。”说着，将那把胡琴“呼”地扔进了黄浦江。

老人哭着，拉着女儿一起跪倒在刘天华脚下。

刘天华并没去搀扶他们，只是轻叹了一口气默默地走开了。他心里的郁抑之感好像解开了一些，他终于避开了又一场将发生的“叫化胡琴受辱”的情景。他兴奋地回过身去，想看看卖唱父女的动静，也许他们拿着这两块银元去另谋生计了，或是返回老家去过田耕的日子了。可是，父女俩并没离开那儿，却双双倚在石栏上观望着奔腾的黄浦江水，他俩在干什么呀？

这一天，刘天华在大街、小巷里先后碰到三档手拿胡琴卖唱乞求冷粥剩饭的流浪者，他咬着牙，都以银元相赠，劝阻他们别再这样活下去。晚上，刘天华伏在桌边给家里写信，下笔前，他有些不安，因为这个月的薪金他不能寄奉给双亲了，这是不孝的举止。但他想到自己耗银的作为是正直的、也是父亲平素所教诲的，于是，心头一乐，落下这样短短几句：

双亲大人：

容儿禀告一事，本月薪俸，儿擅自资助他人，对此不孝，儿叩头于双亲膝下，乞求鉴谅。

不孝儿：寿椿叩拜

书写已毕，刘天华舒了口气，躺到单人小床上，此刻，他心情是愉

快的，因此，不多一会便甜甜地进入了梦乡……

卖唱父女在浦江石栏前干什么呢？原来父女俩在选择地盘，终于在江边一棵大梧桐树下架了个小棚，开设起小杂货店来了。

小杂货店生意还算兴隆，刘天华闻讯高兴地去拜访了父女俩。卖唱老人已有些胖起来了，眉开眼笑地接待着自己的恩公，卖唱女亦已变成一位初具少女之美的小娇娘了。她双手捧着一杯香茗，敬奉给刘天华。

刘天华满脸笑容地看着货源充裕，光怪陆离的店堂，却突然发现了那把被他扔进黄浦江的竹筒胡琴还挂在显目的位置上，他诧异地问：“大伯，这胡琴——”

“哦，我把它从黄浦江里捞了上来。”老人说着从壁上把胡琴摘了下来。

“大伯，你为什么要把它从江水中捞上岸来？为什么还挂在这众目睽睽的店堂里？难道还想卖唱？”

老人哈哈大笑起来，笑声中右手抓起竹弓，言道：“边开店，边卖唱么。”说着正欲拉奏，却被刘天华用手猛地挡住了，“大伯，你……还想让人骂你‘叫化’么？！”“这有什么办法呢？叫化人、叫化胡琴，千变万变也变不掉叫化命！”说着，轻轻推开刘天华拦阻的手，竹弓摩擦在竹筒上，又奏出了凄凉的调儿来。

刘天华双手捂住耳朵，他不愿听到这种难受的乐声，愤然离开店堂。那乐声却尾随而来，刘天华走到哪，那琴声跟到哪。他拔腿飞跑，这曲儿也飞奔而来，他惊叫起来：“妈呀，妈呀……”

刘天华睁开眼睛，床边却坐着胞兄刘半农。刘半农笑着问：“二弟，梦中母亲在揍你了，是吧？”

“呵……”刘天华揉了揉蒙蒙眈眈的睡眼，叹了口气，呆呆地躺在床上，他还在追忆那个梦境。

“听人说，你花钱买下了几把胡琴，都是出的高价，是不？”

刘天华微微点了点头。

“为了什么呢？”

刘天华沉默无言。

“那天在‘美新舞厅’前的遭遇，我听说了。也许你是想把所有抱着胡琴行乞的人都列入你接济的范围，以此来改变胡琴的命运。这可能吗？我的傻二弟？”



1914年刘天华（左一）、刘北茂（右一）在江阴与刘半农、朱惠夫妇合影

刘天华默默地下了床，他认真思索着胞兄提出的问题。

刘半农告诉他的胞弟：这一年多来，他何尝不知社会的腐败，军阀割据，争

权夺利，一片混战，民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中华民族的诸多国宝均无人过问，任其霉烂，这国乐当然也难以例外了……

“大哥，近来你的景况……”刘天华问起刘半农的近况，刘半农叹了口气，讲述了他的苦衷，他原以为“开明剧社”是研究新剧之社团，想在那里以通俗教育为捷径，改良社会。谁知，那剧社除几个办事人外，九流三教无所不有，可谓是个极为芜杂的社团……

“大哥，你在社团客串的杂戏，很受民众欢迎呀！”刘天华曾和他的胞兄同台演出过，一个在台前演戏，一个在台侧伴奏。

“我的志向不在当演员，而是要唤起民众，改良这破烂的社会，正像你想改革国乐那样！可是……我心灰意懒了……我觉得我必须抓起笔杆子来……”刘半农略略透露了他的笔耕生涯：他开始写小说，他的《秋声》获得了悬赏第三十三次一等奖，他的作品被《时事新报》编辑徐半梅所赏识，经徐介绍，他进了中华书局当编译员……

“二弟，看来我们都得从‘根’字上着眼，不图虚表，重在治根！”刘半农的话，使刘天华悟出这样的道理，改革国乐，绝非拦阻抱破胡琴的人和丢弃胡琴所能奏效的，而是要从根本上去改良胡琴，改良胡琴的演奏法，改良抱胡琴者的麻木思想。

“大哥，我们走！”

“上哪儿去？”

“书局。”

“购书去?”

“对!”

刘氏兄弟直奔书局而去。刘天华心里盘算着：他该把所有关于胡琴演奏的书都买下来，他要认认真真的读它几遍，他要创出高雅的好调儿，他要改制出高雅的好胡琴!

“先生，有胡琴演奏的书吗?”刘天华人刚进书局，便迫不及待地问。

“什么书?”老店员惊奇地反问。

“写胡琴演奏法的书。”

“胡琴?!”

“是的。”

“它还有……什么‘法’?”老店员睁大了眼睛望着这位顾客。

“我想该是有的。请大伯找一下。”刘天华充满热情的目光向书架上扫视着。

“不必找的。”老店员叹了口气淡淡地回答。

“为什么?”刘天华十分诧异。

“谁来写呀?”老店员双目还是盯着这位傻乎乎的青年。

“哦……”刘天华有点茫然。

“国，还没有定准什么‘法’呢，哪轮得上这‘叫化胡琴’创什么‘法’!”老店员丢下刘天华去干他别的生意了。

“‘叫化’……‘叫化’……”刘天华的脸，一下子涨红了。他呆呆地站在柜台前，双目直愣愣地盯着书架里稀稀落落的书籍，他从心里发出一个强烈的呼声：“这本书……我写定了!”

“务必在这大上海出版!”

“务必!务必!务必……”

可是，严峻的社会现实，能允许刘天华在创国乐新声之路上畅通无阻地前进么?

他——即将遭到一场冰冻的冷雨的袭击……

六、踩下这第一足呵

路，本是没有的，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可是，这“走的人”

中间，踩下开路第一个脚印的先驱者，须要有何等的卓识远见，何等坚忍不拔的毅力和勇敢奋发的精神啊！

刘天华决意担负起以改造胡琴为突破点的、旨在改革中国“国乐”的重任。在他脑海中腾起的朵朵浪花，已化为他的步步计划。他欲以“沪西开明剧社”为自己实施改革的基地，改制质地低劣，结构粗糙的胡琴，写出新的胡琴演奏曲，让它首先登上演出大舞台，奏出令人耳目一新的高雅旋律。

他似乎已听到由于胡琴以高雅之声，传达高雅之情，而博取公众赐予的高雅称呼。“叫化”的丑名，从此一去不复返了……

就在刘天华满怀一腔激情，欲举足踩下开路第一脚的时刻，郑领班来到小阁楼向他传递了一个不祥的消息，沪西开明剧社要解散了。

“为什么？为什么——”刘天华头顶似霹雳震响，他惊呆了。

郑领班连连叹着气，懊丧地说道：“剧社生意清淡，入不敷出，加上无力与‘美新舞厅’陶老板抗争，所以……”

刘天华浑身刚燃起的一团烈火，顷刻被这场突如其来的冰雨浇得彻骨寒冷。

在他急旋、震荡的脑海中，跃出了一个问号：

我该何去何从？

郑领班走后，刘天华关上门，抱着被子痛哭了一场……

刘天华卷起铺盖准备返回老家了，已在中华书局当编辑的刘半农特地前来钱行。在一家小酒馆里，兄弟俩默默地对酌着。

“二弟，我再次挽留你，反正，路有的是……”

“大哥，你的好意我领了。我已决意回老家去了。”

“难道这偌大的上海容不了你？”

“也许是……我想换个环境……”

“凭着你的才干，‘开明’倒了，还将有‘大明’、‘光明’、‘黎明’！”刘半农喝了一口酒，说，“你的抱负——”刘天华猛喝了两口酒，他欲狂呼什么，却又沉下头去默默地说：“这世间，人愿难遂呀……‘美新舞厅’那个姓陶的……”

“寿椿，有‘姓陶的’，也有我们‘姓刘的’在么！”

“‘姓刘的’？！”刘天华被此话触动了。是呵，姓刘的宗祠里出了不少豪杰，即使父亲也是不辱刘氏的秀才，难道他刘天华却是个懦夫？他一

下子振作起精神来，一连喝了几口酒，站起身来，说：“大哥，我去意已定，回家后决不会忘却自己是‘姓刘的’！”

一九一四年，载着首次谋生受挫的小乐师的列车，一路呼啸地从浦江之畔驶入太湖之滨。刘天华并未在无锡城停留，乘着驶往江阴的小火轮，拖着沉重又坚定的步子走进家门。刘宝珊见次子突然归里，先是一愣，随后又微笑地迎向他的孩子。也许他已预料到这事儿迟早会发生，所以没等儿郎启齿便抚慰地说：“椿儿，不必气馁，受点挫折是好事，能长进见识。”

刘天华领受了慈父的教诲，又向他老人家禀告了他在上海的景况以及他锐意改革国乐的意向，刘宝珊听了很高兴，言道：“好！这才是男儿气概！”

“椿哥哥！”才十三岁的“老三”刘北茂，欣喜若狂地抱住了刘天华的大腿，问，“椿哥哥，不去上海了？”

“哎。”

“下海也不去？”

“对，什么地方都不去了。”

“呵——椿哥哥哪儿也不去啰！”小北茂欢跃地跳着，叫着。

尽管刘天华备受父亲的关注，但呆在家里，仍不免有些惆怅，小北茂见二哥郁郁寡欢，便拉着他上街游逛。刘天华跟着小北茂在街上转了大半天，一回到家里，他像得到什么宝贝似的匆匆走进内房，从壁上摘下那把从上海带回家的竹筒胡琴，弓儿一拉，左手在弦线上大幅度上下划动，琴筒中发出“呜——哇”“呜——哇”的声音，他又用左手指在丝弦上揉动，传出“呜呜呜呜”的音律。

“椿哥哥，你在干什么呀？”小北茂睁圆了双眼，不解地问道。

“小寿慈，这声音好听吗？”

“好听！”

“那个声音呢？”刘天华又引弓按照卖唱老人的拉法，奏了几个音。

小北茂双手掩耳道：“不好听，不好听！这像大街上叫化儿拉的！”

刘天华舒了一口气，他突然听到窗外的鸟叫声，眼儿一亮，便在琴弦上划动几下然后又问：“小寿慈，这是什么声音？”

“嗯……像鸟叫！鸟叫！对不？”

“聪明！”

“这又像什么声音呀？”

“我们家的大花猫在叫！”

“这个——”

“像妈妈在哭……”

“那个？”

“嘻嘻！”

“笑什么呀？”

“那不是我在翻斛斗、豁虎跳么？”

刘天华安然自得地笑了。刚才，他在大街上偶见一个卖唱艺人，他脖子上套了根绳子，绳子系在一把胡琴杆子上，一路走着，一路引弓拉奏着。刘天华看得清楚，卖唱人的左手十分灵活地在琴弦上拨胆儿上下划着，一会儿从“千斤”处直划到琴筒边，一会儿又从筒端回划上来，这琴筒里传出的声音是那么悦耳……

刘天华在书局没买到的“胡琴演奏法”，在这大街之上，在这卖唱人手里却亲眼目睹了。他回家比试着，模仿着，他兴奋地感到：要改造胡琴，要创出动听的好调儿来，可先得向这些卖唱入学调门，学拉奏窍门。

他拿出小本子来，在上面记着卖唱人的指法，弓法。为了牢牢地记住这些，他又在小本儿上画了一把胡琴，把指法、弓法都标在这上面。由于绘画水平不到家，这胡琴弦上的手指画得脱了体。

“看呀，看呀！这上面的手指头像胡萝卜哟！”小北茂惊呼起来。

“别嚷嚷，小慈慈，出去！”

“我不，我不。我要看椿哥哥画胡萝卜！”

刘天华哭笑不得，只得哄起他的三弟来：“听话，出房去玩，椿哥哥有大事要办。”

“什么大事呀？”小北茂总是那么好问。

“椿哥哥要改革‘国乐’！”

“‘国乐’是什么呀？”

“你不懂。走吧。”刘天华起身推着小北茂。小北茂犟着不肯走，硬是要问清什么叫做“国乐”，“椿哥，‘国乐’就是胡萝卜么？”

“不是。呆会儿椿哥哥一定告诉你。”刘天华好说歹说刚把小北茂“撵”出房去，刘宝珊领了一位文质彬彬的老人走来了，“椿儿，殷伯父看望你来了。”

“殷伯父，请。”刘天华彬彬有礼地把二老迎进房里。

“椿儿，殷伯父是位有学问的秀才，此番是专程为你而来的。”刘宝珊这么一说，刘天华怔了一下，恭敬地问道：“殷伯父有何见教，小侄恭领训示。”

“宝珊兄，令郎如此知礼，庭训有方呀！”这位姓殷的秀才，满意地点着头，双目不时地注视着因含羞而低下头的刘天华，情不自禁地嘀咕了一声，“小女有托了！”

刘宝珊告诉刘天华，这位有声望的老秀才已为其谋到一个教员职业，只要刘天华乐意，不久即可去任教。校址在本邑乡下华墅镇。

刘天华一听到这位老秀才已为自己谋取了职业，心中自是高兴。他的欣慰倒也并非全因为每月有薪金可以糊口，而是他的抱负有了个合适环境可以施展。他怀着感激之情向殷秀才躬身道谢：“殷伯父如此器重，小侄感恩在心，任教一事，定遵伯父之命。”

两老对视了一下，不约而同地大笑起来。此刻，刘母在呼唤进午餐了，刘宝珊忙站起身来恭请殷秀才入席。刘天华走出内房直奔厨房，他想去为母亲帮点忙，刚进厨房门，却愣住了，只见一位眉目清秀的乡间少女手托菜盘正欲出门，两人四目相视，不约而同地因害羞而垂下了头。

“椿儿，”刘母见此情景，微微一笑，说道，“这位是殷伯父的女儿。”转而又对那少女说，“这是我儿寿椿。”

经母亲介绍，刘天华才慢慢抬起头，对殷家小姐手中所托菜盘盯了一眼，说声：“盘儿我来端。”正欲伸手前去，那殷小姐也抬起头来，对刘天华腼腆地一笑，回道：“不，该我端。”说着，起步欲走，却又停了下来，原来，厨房大门仍被刘天华壮实的身子挡得严严实实。

“啊……”刘天华意识到自己挡住了路，忙退出厨房门，殷小姐垂着头慌忙从刘天华身边走过，刘天华好奇地望着这位质朴而秀气的乡间少女灵巧的步履，又对暗暗发笑的母亲望了一眼，傻乎乎地站在那儿发愣。“椿儿，站在那儿干吗？还不快去厅堂伺候殷伯父。”母亲这么一说，刘天华才挪动步子走向厅堂。宾主入席后，刘宝珊使眼色要刘天华为客人敬酒。刘天华提起小酒壶，为殷秀才和刘宝珊斟了个满杯，然后又愣在那儿。刘母干咳了一声，用嘴巴示意他向殷小姐敬酒。刘天华会意，提起酒壶在殷小姐面前的小碗里也“笃落”一下斟了个满碗，吓得殷小姐忙双手阻着小酒壶，绯红着脸说道，“哎呀，我不会饮酒……”

殷小姐这么一“挡”一“言”，使刘天华一时慌了神，颤抖的双手提着小酒壶失去控制，酒壶口内吐出的黑杜酒洒了殷小姐一手……

七、路途何处不坎坷

刘天华来到本邑华墅镇一所名曰“华澄”的小学校里当起音乐教员来了。

这是所私立学校，校董姓华，他善于言词，脸上总留着笑容，他初次接待刘天华更是满脸堆笑：“刘先生来敝校任教，华某不胜荣幸！只是所处穷乡僻壤，设备简陋，若有照顾不周之处，还请刘先生多多包涵。”他领着刘天华在校园内转了一圈，然后将其引入宿舍，又带歉意地说道，“住处窄小，请莫见笑。”

“谢谢了。”刘天华把铺盖打开，华校董又上前相帮整理住处，被子、草席、书本、衣衫等一件件在他眼帘中“亮了相”。最后，刘天华把那把竹筒胡琴小心翼翼地挂在壁上，华校董的笑脸上掠过一块阴云，然而当刘天华回过身来的时候，他已把“阴云”隐入了心中，又满脸带笑地说：“刘先生，恕不奉陪了。先生所担任之课，除了全校唱歌课之外另兼些杂务……”说着，含笑离去。

刘天华并不计较多了个什么“杂务”之“职”。因为，能在这里立下足来，便可以行他的改革事宜，他该忍着点，不能无辜丢弃这块“基地”。

开学上课了，刘天华迈着稳健的步子走进教室，学生全体起立，几十双小眼睛里却透出新奇之光注视着这位新来的老师。因为，这所学校有好长时间没请来“唱歌先生”了，使他们惊异的是，这位新老师为什么手里握着一把叫化子常拉奏的胡琴……

刘天华也似乎察觉出学生的异样情绪，他微笑地点了点头，示意学生们坐下，然后将那把胡琴放在教桌上，回过身去，在黑板上写了“国乐”二字。

“嘻嘻！”有位学生偷偷地一笑，接着不少同学跟着笑了起来。

刘天华好奇地转过身去，问道：“笑什么？你们笑什么？”

全教室一片肃静。唯有那个带头发笑的长脸盘学生，还忍不住偷偷笑着。

“请站起来。”刘天华用手点着那个学生，问，“为什么要笑？”

“先生……嘻嘻……”长脸盘学生又笑了一声，才答道，“我听父亲说了，说……”

“说什么？”

“说学校里请来了一位拿叫化琴的小先生……”

“哦？！”刘天华心里猛地一怔。

“其实，我父亲也是听人说的……”“听谁胡扯的？！”刘天华的脸涨红了。

“就是管这学堂的……脸上老笑着的……”

刘天华明白了，传出此种流言的却是那位“弥陀儿”的华校董。他没料想到，在这故里乡间，胡琴仍免不了受人奚落！他从教桌上拿起胡琴，挂在黑板上，又用教鞭指着黑板上“国乐”两字，问道：“同学们，这两个字念做什么？”

“国——乐！”学生齐声答道。

“你们知道吗？什么叫‘国乐’？”

学生们愣住了，整个课堂鸦雀无声。

“‘国乐’，就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音乐。懂吗？”

“懂——”

“同学们，我们都是中国人，难道中国人都是要饭的叫化子么？你们愿意自暴自弃地甘当受人欺凌、奚落的叫化子吗？”

“不愿意！”童声震动了屋宇。

刘天华神态严峻地从黑板上摘下胡琴，正颜厉声地说：“这是中国人自己的乐器，它是落后了点，可是，中国的子孙不是懦夫，不是笨蛋，一定能使它传出美妙的乐声，它决不是‘叫化’琴。决不是！决——不——是！”刘天华双目中滚出了晶莹的泪珠……

放晚学后，刘天华独自静坐在教室中，他的内心充满着矛盾，他为国乐所遭受的厄运和世人对自己祖先流传下来的乐器如此麻木不仁而忧心忡忡。他不愿随波逐流。眼下的景况是那么叫他心寒，他才踏进校门，这个“弥陀”校董却已对自己的举止心怀不满，日后行事必有种种非难……

“唉……”刘天华叹息了一声，心情有些惴惴不安。但当他触及这屡遭污辱的竹筒胡琴时，却又浑身发热，他坚定不移地自语道：“改革国乐，责无旁贷。‘姓刘的’决不半途而废！”

刘天华解开琴弓拉奏起来。他模拟着那位卖唱汉的揉弦、划弦，固然，琴筒里所飞出的音调已脱去原来的俗气。他又用这种指法，拉奏了几个民间曲调，自我感觉音调顿添美色。

“不错！”室外突然传来一声赞叹。刘天华举目一望，只见一位身穿灰色长衫，后脑勺打着发髻的老道士站在门口：“这位就是新来的刘先生吧？”

“鄙人正是刘寿椿。”

“刘先生引弓不同凡响呀！”

“请道长多加指教。”

老道士步入教室，面带笑容地说：“刘先生是有身份之人，今日敢于手捧这被人嘲讽的胡琴，贫道委实感慨不已。”

“道长说哪里话来，这胡琴本是国宝，学生奏之有幸！”“好！好极了！有刘先生这般高见，被人诬陷的国乐有翻身之日了。”

两人言语相溶，谈得十分投机。老道士向来被人鄙视为“讨饭道士”，今日却被尊为道长，他饮醇自醉了。兴奋之余，他拿起胡琴拉奏了一曲“梅花三弄”，指法虽无特异之处，这古曲的优美旋律却使刘天华深深地陶醉了。“道长，此曲很有味儿。”

“刘先生若是喜欢，我那里尚有诸多曲谱可以奉送。”

“太谢谢了！”

这两个知音一见如故，交上了朋友。之后，每天放晚学后，老道士



摄于1930年前后刘天华请民间艺人到家中一同合奏
(后排中间一个为刘天华)

总要捧着他的那把“吃饭胡琴”来到刘天华身边，两人不是谈论民间乐曲，便是对坐合奏。时间一长，又有一些志士仁人也前来助兴，加入合奏“阵营”，这教室里

天天乐声不绝，自然而然形成了一个以刘天华为中心的“国乐合奏队”……

这种破例的景况，使“弥陀”校董大为恼怒。那天傍晚，当这种不堪入“弥陀”校董双耳的乐声停止后，他便把刘天华找去了。他虽满心不悦，脸上却还是留着七分笑容，“刘先生，近来似乎太忙了吧？”

“忙而有乐，也并不得觉得忙了。”刘天华有些戒备。

“刘先生的‘朋友’为数惊人，真是应接不暇呀！”

“志士仁人闻乐而来，他们并非想乞讨什么，只是兴味相投罢了。”

“刘先生别忘了你的身份啊！”话虽加了分量，华校董还是把五分笑容留在脸上。刘天华总是那副和颜而敦厚的脸色，他不卑亦不亢地说：“谢谢校董提醒。可是，一个人怎会忘得了自己该做什么呢？”

华校董又减了两分笑，说道：“这里是学堂，是传孔老夫子之学的所在，刘先生不会忘记吧？”

“当然。孔夫子不是亦倡导‘礼’与‘乐’么？这‘乐’在校园何尝不可？”

华校董语塞了。他脸上仅硬留下来的三分笑容全消失了。当然，这是背着刘天华的，他强咽了一口唾沫，转过身来，却又是满脸堆着十分笑了，说道：“刘先生想必已十分劳累了，我也疲惫不堪了。刘先生……怎么说呢……好，不多絮叨了，望刘先生三思而行。”说着留下一串“嘿嘿”的笑声而去。

月晕而风，础润而雨。刘天华当然不需三思便已知其意，但他并不惧怕这位校董的横加干涉。他回到宿舍，抄写起老道士借给他的道教曲谱来。

八、择善而从反遭难

刘天华从老道士身上更明白了这个道理，要改革国乐，必须先熟悉国乐、了解国乐。祖先留下来的数以万计的曲调都有其精华所在，祖先传给后代的乐器演奏法亦大有可取之处。不懂得它们，不掌握它们，改革便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听老道士说，本邑顾山镇上有一位民族乐器演奏高手——周少梅，其人凡胡琴、琵琶、笙、箫、弦、笛件件皆精。刘天华欣喜若狂，决意要前往顾山投师。他择定一个礼拜天，从江阴南门搭乘小火轮直奔顾山，自清晨启航，行至顾山镇已是正午时分了。



周少梅

在小火轮拖船甲板上，刘天华远远便望到倚傍在苍翠的顾山脚下的小镇。他曾听父亲讲过，这顾山顶端有一“文选楼”，相传梁朝昭明太子曾在此处编《文选》，其人择善而从，勤于攻读，为后人赞不绝口。亦相传昭明太子因避杀身之祸，隐身顾山，为慰相思父王之情，在顾山脚下一村庄栽下一棵红豆。红豆拔风而长，枝叶茂盛，形若万民大伞，青翠欲滴……

刘天华望着这古代风流人物曾隐居勤学的顾山，不禁肃然起敬。他自语道：“寿椿亦须如此下苦功……”

上了小镇，步入狭窄的街面，刘天华稍一打听，街坊便热情地指引路途，不多一会儿，他便来到这位名声在外的民间音乐家住宅门口。

“周先生在家么？”刘天华恭敬地站在门口，连唤了两声，只见一位身材魁梧、精神矍铄的汉子从内厅走了出来。他打量了一下刘天华，便躬身问道：“鄙人便是周少梅。先生你是……”

“周先生，我慕名特地而来。”刘天华作了个揖，“我叫刘寿椿，今日特意登门向周先生求教。”

“请屋里坐。”

“谢谢。”

刘天华跟随周少梅来至厅堂，那里早有一位衣衫破旧的客人坐在那儿。宾主坐定之后，周少梅问道：“刘先生家住何处？”

“县城兴国塔下。”

“怎想到光临寒舍？”

“慕先生大名，欲当面求教。”

“唉……”周少梅长叹了一口气，望了望另一位背向刘天华的来客，叹道，“刘先生何需花此大力……吾辈抚琴弄笛，混饭糊口，门第低微……”

“不，周先生乃高雅之士。”

“何以见得？”

“周先生对国乐演奏造诣极高，早为大众敬仰！故在下今日特来投师。”

“哦？”周少梅耳内难得听此清新之语，他双目圆睁，不胜惊讶，“刘先生，你真不怕众人笑你学着‘叫化腔’？！”

刘天华嫣然一笑，道：“其实，周先生无需自卑。演奏国乐，乃是高尚者的举止。纵然世人有其偏见，我们大可不理不睬，我行我素么。”

“好！彦钧兄，我们遇到知音了！”周少梅此刻才站起身来，兴致勃勃地把另一位先来之客介绍给刘天华。刘天华急忙起身作揖道：“彦钧先生大安。”

“岂敢，岂敢……”华彦钧虽然年轻，却因身世苦难，衣食不周，显得有些憔悴，他双眼有些蒙眬，满脸布着愁云，当他听到刘天华称其先生，这种难得的尊敬，使其受宠若惊，“刘先生恕我适才无礼……”

周少梅见刘天华穿着虽不富贵，却有文人气质，今日远道赶来又诚心诚意地相求，他不再推辞，顺手从壁上取下胡琴拉奏了几曲，又操起琵琶弹奏了《十面埋伏》这首古曲。

这《十面埋伏》之曲确是别致，音波中时而小桥流水，时而大江奔腾，忽儿轻若莺语，忽儿响似雷霆，周少梅弹奏完毕，仍令人觉得余音绕梁。

刘天华赞不绝口，他对周少梅引商刻羽的演奏技能佩服之至，他对这首古曲有这样起伏多变的旋律欣喜若狂，“呵！国乐叫化何在？这好似仙宫奇曲，曲尽奇妙呀！”

“刘先生，妙曲还在他那里呢。”周少梅放下琵琶，拿起胡琴递给彦钧，“来一个吧，别辜负了刘先生的一片诚意。”

“献丑了。”彦钧接过胡琴，去掉了扣住弦线的“千斤”，引起弓来。他拉奏的却是京剧“追韩信”，只见他左手在弦上拨动，右手拉着短弓，却发出大锣、铜钹、小锣之声，“打击乐”过后，便是唱腔过门，接着琴筒里却传来了“萧何”的唱腔：



阿炳

好(呃)一个
聪明的小韩信……
三生有幸，
天降下
擎天柱保定乾坤……

刘天华简直听呆了，这同样的胡琴，却在彦钧手中发出奇特的声音。特别使刘天华感到豁然开朗的是，彦钧的左手像那个卖唱汉子那般上下自由划动，它大大超越了一般胡琴的一把位，而随意溜向二把位、三把位……

刘天华回到华澄小学后，除了上课外，一有空余时间便拉起胡琴苦学彦钧拉奏过的“三弦拉戏”来。他觉得，中国胡琴原来狭窄的音域应该如此加以拓宽。中国应该创出个新的胡琴演奏法，应该正本清源从根本上闯出新路子。

当然，刘天华一回学校，那老道士等便又时常聚会，一起谈曲论奏，那“弥陀”校董却也颇识“时务”，并不再来干扰。有时也站在教室门口听其奏乐，似乎他对此亦产生了兴趣来了。

时光似流水那样悄悄而来，又默默而去。刘天华的抄录本上，已一本又一本地填满了他苦心采集而来的民间乐曲。

时间默默而来，悄悄而逝。刘天华的左手指已在弦丝上划向二三把位，他不仅模拟“拉戏”指法，亦把《梅花三弄》的旧式拉奏，试演出新的弓法。时间是珍贵的，但刘天华没放过分分秒秒，无时不在琢磨他的新曲调，一支能登大雅之堂的崭新演奏法才能体现的新的乐曲！

这支乐曲还没问世，厄运突然又向这位立志改革国乐的年轻人袭来了。学期临近结束，“弥陀”校董又把刘天华找了去。

“刘先生，这半年多时光，真难为你为敝校捐躯了。”华校董当然是笑着。

“校董的关注，寿椿不胜感激。”

“唉，谈不上什么关注……我真是愧对刘先生呵……”华校董虽有“愧色”，却无愧意，他从书桌中抽出账本，叹了口气说，“刘先生的薪俸，这里也该全部向你结清啰。”说着，拉过一把算盘，“滴滴答答”地拨动了一阵，又从书桌里拿出两卷银元交给刘天华，说道：“敝校收费低微，只能请刘先生见谅了。”

刘天华觉得奇怪，忙问：“校董，你这是…”

“唉，实不相瞒，敝校收入不能敷出，下学期……”

“下学期怎么样?!”刘天华一怔。

“下学期要裁减教员，也裁减课程。这唱歌一课，就在裁减之列了。”

“哦……”刘天华倒抽了一口冷气。这分明是辞退自己出校了。此时，他呆愣愣地站在那儿，刚才还跳跃在他脑海中的一幅幅想象画面，此时却模糊起来了……

天，下起了蒙蒙细雨。刘天华走出内屋，在那长着杂草的小操场上踱起步来。他此时的脑海中也像“雨雾”那般迷迷茫茫。他仰首望着灰蒙蒙的云天，竭力思索、回首着他刚成年后迈出的艰难路途：

常州府中学停办休学……

沪西开明剧社倒闭……

华澄小学的辞退……这是天意？这是命运不济，还是他不善于处世呢……

九、饮恨吞声《病中吟》

满天愁云，蒙了“眼”的太阳，挂着满天即将抛落的“泪珠”。

兴国古塔，从北宋开始，便总是先能尝出其“泪珠”是“甜”、是“酸”，或“苦”、或“辣”。它那高耸的顶端已插入老天含“泪”的“眼眶”之中，它向人们禀告：这又将是一眶辛酸的“泪雨”。

古塔东端不远处，有一小小的玉池。平素，她总以“小小美娇女”之姿安卧在塔下，初升的太阳、十五的月亮是她明亮而含羞的双眼；碧翠水草是她清秀的双眉，池中突起的两个土墩，是她高高隆起的乳房……

可是，这一天，她却失去了娇女的美色，灰蒙蒙的身躯在微微发抖，



兴国塔

浑身纤嫩的皮肤皱起了细微的疙瘩。天，下起大雨来了。

风雨像漫天撒开的一张灰色渔网罩向大地，玉池畔那座火黄色壁垣的庙宇，似乎在风雨中摇曳。庙门口若痴若呆地站着一个人，他双目愣愣地望着那块“涌塔庵”的匾额，像木头样“竖”在那里。

庙中不时飘来撞钟声、木鱼声、念经声。这人满脸淌着水，浑身溢着水，他似乎在为退出红尘加入佛门作最后的抉择……

“二弟？寿椿！”刘半农撑着老油布雨伞走过庙门，他吃惊地打量着刘天华，“你怎么啦？”

“没什么……”刘天华没有把眼光投向他的胞兄，只是问，“你回来了……”

“父亲病危……”刘半农把左手拎着的一串中药提到了胸口。

“为什么不告诉我？”刘天华此时才把呆滞的目光转向刘半农。

“父亲不让家里人给你报信，怕影响你在学校……”

“走！”刘天华突然转过身来，便奔跑在雨雾之中……刘宝珊病卧在床上已好多天了，他深知自己已病入膏肓难以救药了，但他怎么也不让归家探病的刘半农向自己的二儿子报告病况。老人不能让这位苦命的儿子再丢掉“饭碗”了。但是，尽管老人硬着心肠这么做，可他总是把两只无神的眼睛盯着房门口，他多么盼望自己的二小子此刻回家来呵。

“宝珊兄，安心养息，不日便可望痊愈。”殷秀才得悉刘宝珊病危，带着他十六岁的女儿殷尚真一起赶来探病。

“可久兄……我不行了……我……唉……”刘宝珊叹了口气，脸上老泪纵横。

“伯父……”小尚真用手帕为刘宝珊擦着泪水，自己也默默地淌着眼泪。

刘宝珊哆嗦的手伸着，他抓住了小尚真的手，却对殷可久说：“可久……兄……令爱令爱……”

“宝珊兄，有话尽管说吧。”

“椿儿和令爱的婚事……”

“放心吧，尚真决意做刘家的人了。”

“好……好……呃——”刘宝珊连说了两声“好”，一口痰涌上喉口，头儿一侧便长辞了人间。

“父亲！父亲！”刘天华奔进房内，见自己父亲脸带微笑，安详地躺

在那儿，又见满屋人都在掩脸哭泣，他明白了，他一下子扑到刘宝珊身旁痛哭道：“父亲，父亲，寿椿回家来了，回家……来了呵……”

安葬罢刘宝珊，刘半农住了几天，便启程回上海去了。临走前，他又劝刘天华跟他去上海，刘天华毫无表情地摇了摇头。“二弟，此番去上海景况不同了，愚兄已和蔡元培、陈独秀两位先生会过面。二位透露过要带我去北平，到时你也可……”刘半农话没说完，刘天华却打断了他的话头，叹了口气说：“多谢大哥好意。我……不想吃这回头草了……”

“父亲死了，债台高筑，日后衣食不继的日子……”

“大哥不必为小弟多虑……”刘天华再也不愿启齿，他默默把刘半农送上轮船，船离岸了，他招一招手，便又默默地离开了码头。

小北茂在家门口守候着刘天华回来，他手中捧着一把银元，这是刘半农悄悄留在家里。他见刘天华低着头，踏着沉重的步子走来了，迎上前去，“椿哥哥，你回家来了！”

“哎！”

“椿哥哥，这是大哥留下的。”小北茂把捧着的银元交给刘天华。

“银元你拿着，好好地藏着……”

“不，该椿哥哥藏起来。”

“小慈，你拿着，留给你作学费。”刘天华走进家门，在天竺下站定了。他见这亲手栽种的天竺似乎也和他一样愁眉不展，它身子干枯得失去了光彩，歪斜着像在默泣……

他走入后天井中，东西两棵桂花树，是他父亲小时候所栽种，往日风姿玉立，而眼下，虽正当桂子飘香的大好时节，却在不止地落下花瓣，撒了满地黄澄澄的“泪珠”。

他步入后园，坐在墙角边小井石栏圈上，眼望着一丛翠竹，翠竹也黯然失色，在发萎，在变黄……像自己发黄而颓废的脸庞……

他就这么呆呆地坐着，想着，他想起了大上海胖侍者折断胡琴、又把自己推倒在地的悲剧，又想到郑领班一筹莫展的神态，也想起“弥陀”校董的“笑里藏奸”，更想到父亲的永别人间……他掩起脸来，饮恨吞声地长叹、轻泣……他眼前似乎再无路途可行，即便有路，也是高耸刀山，横卧蛇蝎……他拿了那把“苦命”的胡琴，放到微微颤抖的腿上，慢悠悠地解开拉弓，垂着头，淌着泪，拉奏起来……

这琴声是悲怆的音波。刘天华坐在小井石栏圈上引弓慢奏，悲叹一

个有志者屡遭厄运后的苦衷之情，冲击得小井深水微微发抖；这苦情的音波，使那丛青竹“窸窣”叹息不已，这苦情的声与情，竟使他家里的那只小花猫毛骨悚然，伏于地上“呜呜”地呻吟着……

“椿哥哥，吃早饭吧……”

“吃午饭吧，椿哥哥……”

“晚饭我给椿哥哥端来了……”

“早餐……”

“早饭……”

“早点……”

小北茂哭了，他的椿哥哥“疯”了！他终日拉琴却不思茶饭呀……

刘天华这几天脑海里昏昏沉沉，只想到埋头拉琴。他内心的苦闷、彷徨都溶入了他那似重病者呻吟的旋律里。

那天，刘天华进得书房，偶见父亲生前书写的一张纸散落在桌下，他顺手把它拾了起来，展开在书桌上，那纸上八个苍劲大字又一下跃入他的眼帘之中：

“男儿铁汉，志在四方。”

刘天华愣住了，他望着这已沾着尘埃的题字，用手帕轻轻拂去了字上的尘埃，把它又贴在墙上……

“铁汉？铁汉……”

“志在四方？志……”

刘天华脑海中重又渗入了这些曾经激起他奋发的座右铭，但是，铁汉该如何才能够“铁”起来？大志又如何再燃起火种？他一时还没有答案。

在金桂树下，刘天华还是拉奏那“苦情曲”儿，他似乎看到对面的银桂树挺直了胸膛，在倾听自己奏出的乐声；他举头望着金桂树，发觉它亦昂起了头，在聆听自己奏出的音调。在金桂、银桂树中间，他似乎看到了父亲正用期待的目光，盯着自己手中的那把竹筒胡琴，他也在等待什么使他满意的旋律……

刘天华引弓不停，反复拉着“苦情曲”儿，他有苦水要倾吐，此刻他却又把“愤”加入了“音流”，他有恨要发泄，他的拉弓变快了，快得那么庄重，琴音中似乎在向苍天发问：

“苍天不负有心人，而今因何负了我刘寿椿？”

“天无绝人之路，为什么我刘寿椿却屡入绝境？”

“天有开眼之日，却为何终日阴霾，不见日光？”

“苍天有灵，我刘寿椿该如何继续前行？”

《病中吟》
的旋律就是这样

渐渐形成了，它悲，它愤，它在彷徨，又在寻觅，它在徘徊，却深藏着一往无前的意志……

“椿哥哥，有客来了！”小北茂来到金桂树下报讯，说，“那客人好怪，来了多时却不让我来通报。”

“为什么？”

“他在厅堂内静坐着。”

“静坐？”

“他眼珠儿动也不动，好像在听你的琴声。”

刘天华走出后天井，刚踏进厅堂，却见是常州母校的童校长端坐在那儿。他一步上前，躬一下身，呼道：“童校长……”

“寿椿，那曲儿拉得挺不错哇。哪来这新奇的调儿？”

“我……胡拉……拉出来的。”

“好。”童校长打量了一下这位得意门生，说道，“听郑领班说了，你连连受难，景况不佳，看你这忧心如焚的脸色……”

刘天华强颜一笑后又转过脸去。

“别焦心，我今日特地登门，是给你送一线生机来了。”童校长说着，把右手伸进黑色的小皮包里，取出一张聘书递给刘天华说道，“常州母校特聘你为音乐教员……”



摄于1922年在河南参加小学教育讲习会时合影

(第三排左第一人为刘天华)

第二章

一、新婚蜜月会知音

张家港的水流生性粗野，总爱把自己搅得一身混浊。今日它却一反常态，温文尔雅地把自己打扮得清秀起来。在它溢满水晶的身躯里，托出一叶小舟。

这不是客班，亦非货船。小舟里一顶青布小轿，小轿里端坐着一位江南乡间少女，她身穿毛蓝底色夹印着点点小白花的大襟上衣，一条红裙直垂至小轿底板，由于羞涩，她的脸部也垂向着红裙。她在甜蜜地回首往事……

那天，她跟随父亲从三甲里故居，乘坐小火轮去江阴古县城兴国塔下刘家作客，父亲在路上曾告诉她：刘家是个书香门庭，当家的是位宽厚为怀、学识深广的秀才，主妇是位贤淑、能干的妇人……

父亲更滔滔不绝地讲述着刘家二公子刘寿椿如何如何年少志高，如何如何忠良敦厚，如何如何知书达理……讲得她心鼓儿不停地“咚咚”乱敲。她听得面红耳赤，含羞地说：“爹爹，说这些干什么呀……”

“母亲没跟你说什么吗？”

“没……有……”其实，她心里透亮透亮，母亲曾在她耳边说过，父亲相中了刘家的二公子，有意把她许配给他。她虽掩着脸儿回答母亲“孩儿年纪尚小，此



刘氏三兄弟故居

事日后再提”，可心里却早盼着这一天。因为，父亲不时在她耳边提及刘家的事儿，不时地夸耀刘家二公子日后必有大好前程，她虽未与刘家二公子见过面，却早已在脑海中勾画出这位男子的美好形象。今日去江阴刘家，按父母之意则是去“相亲”的……

殷可久见女儿没说真话，便哈哈大笑起来：“好吧！你母亲没对你讲，那我就开口了……”父亲正欲启齿，她连忙拦阻道：“爹，别说么……”

“那，你知道今日去刘家是怎么回事了？”“不……知道……”

“不知道，我就讲给你听。”

“我……”她默认了。

在刘家，她虽与这位二公子仅见一面，仅对上几句话，但她却对他一见钟情了。她仅有一个感觉：对方是那么纯朴、宽厚，虽有些“呆气”，却惹她喜欢……

从那天起，她便暗暗地等着二公子的书信，因为，读书人该是善于写情书的。可左等右盼，却怎么也不见发自古塔下的什么书信，她有点惆怅起来？心想：他难道不喜欢我？

过了些日子，她虽已微微爆出心灰之念，但还是暗暗地把双眼盯着邮差，盼着突然而来的情书……可是情书没来，二公子却突然在刘家伯父陪同下来到了三甲里，闯进了她殷家的大门——那是傍晚时分了。

父亲热情地款待了她所期待的贵客，母亲心急慌忙地在厨房操办起晚饭，她却既高兴又害羞，一时不知做什么事才合适……

晚饭后，村上的那些小伙子赶来看“新女婿”了，也不知从哪儿知道二公子拉得一手好胡琴的事儿，争相前来凑热闹，哄着二公子显显身手。有几个俏皮蛋竟不知从何处取来了一把胡琴，那二公子难以推却，只得引弓拉奏起来。曲儿拉得那么动听，她听得出神了，她还是第一次听到这么悦耳的乐声……

不知什么时候，屋内的胡琴增多了，唢呐也吹上了，村上前来“和乐”的人越来越多，那二公子原来腼腆的神态一下变得活跃起来，他成了“和乐”的首领……

此后，二公子一来到殷家，那些“和乐”的人便会不约而同地云集在一起吹吹打打、拉拉奏奏，简直成了“堂会”……

船儿突然一个晃动，她从回首中惊醒。她悄悄拉开布帘，偷偷地看了看站立船首甲板上的二公子——刘天华。

新郎倌似乎并无当新郎固有的喜悦和激情。他没有偷偷地去窥视一下身后青布小轿里的娇娘，也没浏览两岸景色，双眼却向着蓝天在思索着什么。他左手不停地在动弹着，一忽儿五指抖动着，一忽儿上下移动着……

对于新郎倌的奇特举止，船上送亲、迎亲的人们都瞠目结舌，唯有小北茂却一目了然。

“寿椿哥，船上的人都睁着‘牛眼睛望着你呐，”小北茂踮起脚尖，在刘天华耳边悄声说了一句。

“哦？望着我干什么？”刘天华说着，左手还在动弹。小北茂一把抓住刘天华的左手，“喏，‘手牵风’！”刘天华明白了，他把小北茂拉到身边，又拉他双双坐在甲板上，兄弟俩低声地谈了起来。

“二哥，嫂子真漂亮，嘻……”

“唉，我真怕做这倒霉的新郎！”刘天华说着，左手指又在大腿上动弹起来，他把大腿当成胡琴、琵琶，一会儿揉弦、一会儿上下划弦。小北茂用手盖在刘天华动弹的手指上，撅着嘴巴说：“二哥，人家说你是憨头（呆子），我不信，今天你真有点憨头气。当新郎倌了，还想着胡琴、琵琶、笛子，手指儿还老那么动弹……”

“其实，眼下我想的不是她……”

“那，你在想什么呀？”“争——气！”小舟在江阴城郊东横河停泊了。小北茂从迎亲人手里抢过一个爆竹点燃了，爆竹“砰——啪”清脆地在半空炸响。青布小轿在爆竹声中上了岸，向着兴国古塔下的小巷抬去。

由于新娘的到来，兴国街热闹起来，街坊上男女老幼都围在刘家门口。老人要看看新娘贤淑不贤淑，嫂子们要瞟一瞟新娘漂亮不漂亮，孩子们则是要从新娘的喜被里抢喜糖、红蛋。在围观人群中，澈尘和尚也兴高采烈地在迎接着什么。

青布小轿到了刘家门口，绕着象征金条的稻草转了个圈儿，停下了。女方媒婆把新娘从小轿里扶出来搀进门去，一群孩童争先恐后地钻进小轿猎取着放在里边的糖果、糕点。嫂子们抢步挤进门去，老人们也尾随而入……

婚礼十分简单，新郎新娘拜了天地便送入洞房。也许是家境清贫之故，没请多少亲戚朋友，仅是家人们加上澈尘和尚，摆开一桌方便酒菜便算“新婚宴席”了。

刘天华并没和新娘并肩而坐，却靠在澈尘和尚身旁。酒席间他竟亦不顾自己今日的特殊身份，而和这位出家之人大谈“佛曲”和“丝竹”。他们两人谈得十分投机，几乎忘了动筷子，这使桌上的客人，特别是新娘十分尴尬。

散席后，刘天华仍未进新房，却硬把澈尘和尚拉到后园青竹林边坐下。他取来胡琴，要澈尘和尚拉奏“佛曲”。这位忠厚的僧侣再三推辞不得，只好引弓拉奏。

新房内，花烛和月色交融成一体，新娘坐在床头一动不动，她抱着一只小花猫，似乎在侧耳静听后园传来的琴声。

后园，刘天华不知什么时候找来了一只小桅灯，此刻正在灯下记着“佛曲”曲谱。小北茂奉命前来要刘天华早点歇息，他在刘天华耳边悄悄地说：“新嫂嫂像木头人那般坐在房内等着你哩。”

澈尘见状，正好借机告辞。刘天华眼看留不住了，便把他送出大门，两人在灯光昏暗的月色小巷里走着。澈尘见刘天华还欲送行，便停住了步，说：“刘先生，别送了，新婚燕尔，你回家早点歇息吧。”

“哎。”刘天华嘴里应着，却并不回身走，“澈尘师父，我有个想法……”

“明儿再谈吧。”澈尘要走，又被刘天华挡住，“此事今日必须奉告于你：我想在这里搞个‘国乐研究会’，你看此事……”

“好哇！有刘先生领头，我们寺内亚尘、清尘、戒尘等师兄也一定来参加。”

“你看此事该如何……”刘天华还想说下去，澈尘和尚用手一挡，“此事明日再细谈。”说着转身便匆匆走了。

已是半夜时分，新房内花烛将尽。刘天华悄悄进房，见新娘已和衣躺在床上，床边那只小花猫闪着晶莹的目光望着这位“憨新郎”。

刘天华一点没有睡意，他坐到桌边，打开刚记录下来的“佛曲”曲谱，一边轻哼着，一边改正记错的谱子。此刻，“美新舞厅”前陶经理的嘲讽景象又突然跳到眼前，他“呼”地站起身来，想走出房去。在他想来，成家，意味着自己未竟事业的垮台，这年头他需要的并不是妻子，而是事业上的进展！刘天华转过身来，却见新娘站在门口，手里端一碗冒着热气的鸡蛋面。刘天华一时不知所措，他望着新娘纯真的脸蛋，原以为她一定有所怨恨，而眼下这位乡间小女子却投出同情、温柔交织的目光。

新婚小夫妻谁也没开口，呆立了一会，刘天华转身坐在书桌边，新娘轻步走上前，把手里端的鸡蛋面轻轻地放到桌上，双目盯着书桌上的佛曲谱。

“你懂这谱子？”刘天华突然问了一声。新娘微微摇了摇头。她见谱子上沾了点水迹，连忙掏出手绢轻轻地把它擦掉。

这细小的动作，却牵动了刘天华的心弦。他又问：“你不怕我这么吵吵闹闹吗？”说着从墙上摘下一把胡琴。新娘摇了摇头，从刘天华手中接过胡琴，用手绢擦着琴筒，轻声地说道：“你喜欢什么，我也喜欢什么。”

刘天华心头一热，他突然抓住新娘的手，叹了口气：“嫌我憨吧？”

新娘摇着头：“阿爹说，你很有学问。”

“不怕跟着我受累？”

“阿爹说，好女儿应该‘嫁鸡随鸡，嫁狗随狗’。”

刘天华心头又是一热，他双手抱住新娘的肩头，感激地望着她。月光下，他才仔细看清了对方的脸庞，那清清秀秀的瓜子脸上，显露着纯真的深情。

“我……该叫你什么呢？”

“我没上过学，也没学名……”

刘天华眼望着窗前如洗的月色，又深情地看着眼前感情真挚的妻子，他突然感到他眼前的妻子不是他奋发向前的拦路石，却是不知“音”的知音人。

“尚真？就叫尚真！好吗？”刘天华一下把殷尚真抱入自己怀里。

“我，什么都听你的。”殷尚真也紧紧地依偎在刘天华的怀里。

此刻，两颗纯真的心已跳跃出一个音调，床边的小花猫见此情景，连呼着：“妙，妙……”

二、《月夜》夫妻另有声

殷尚真是位贤淑的妻子，在刘天华眼中，她虽属乡间小女子，由于家庭素养良好，尽管平素沉默寡言，口齿并不笨拙，她在家操持家务，里外忙碌，种桑于后园，育蚕于厅屋，来去奔忙，总是井井有条。

刘天华并非迷恋于夫人的仪容和笑颜，更使刘天华怡然自得的，是

这位内人对自己择定的改革“国乐”大业的支持！

在常州中学任教的刘天华，每逢周末总要返里归家，尤其在盛夏酷暑的日子里，小夫妻相聚一室，丈夫忙于琴弓，妻子勤于“养育”，有时她还悄悄儿在一角摇动袜机，苦挣些油盐零钱，真有“男教女育”的别致情趣。

清晨，刘天华总要去茶馆喝茶。他不是为了过“茶瘾”，而是去静候卖唱艺人。在那儿，总有打着竹板，敲着小锣，或是拉着胡琴的卖唱者来寻求他们的生计。在他们口中，常有什么“宝卷”、“道情”和小曲之类的东西，这正是刘天华所要寻觅的。有时，他还特意把他们请回家中，供饭、供钱请他们唱念，而他却一边静听，一边作着记录。去涌塔庵会一会澈尘和尚，与他谈论一番“佛曲”什么的，在这些擅长笙、箫、弦、笛的“富门僧侣”（平时吃素斋，为丧事家打蘸，捉妖时开荤）中间，一起拉奏“佛曲”、“江南丝竹曲”也是常事。而到了夜晚，特别是月色如洗的夜晚，刘天华总要手拿胡琴，来到后园小井旁，绿竹丛边，坐在一个小青石墩上，对月拉奏，“消化”他白昼所采集到的曲儿。

那是个月圆之夜。无垠夜空澄蓝澄蓝，偶尔有几朵白云，在月边悠悠飘忽。月儿向大地撒下了“银粉”，树上、屋顶、绿竹丛、小井……都一片银白。

小北茂照例搬了个小竹椅抢先坐到绿竹丛边，然后等待着他贤淑的嫂子端来一张小圆桌儿，桌上放着一瓷壶清香的“大麦茶”，一把麦秆儿编织的“圆月扇”，待到嫂嫂手里端着一盆清水放到小圆桌边时，小北茂便习惯地唤道：“椿哥哥，来吧。”

刘天华习惯地手拿胡琴（这已不是以往的竹筒胡琴，而是用红木定制的“雅琴”了）嘴里哼唧唧唧走出房来。

“椿哥哥，今儿拉什么曲儿呀？”小北茂每天这样问。

“《月夜》曲。”刘天华也总是那么回答。

“怎么老是‘月夜’呀？”

“因为，天上的月亮老是出来么。”刘天华这么一说，便乐悠悠地往小青石墩上一坐，解开琴弓，“1——5”“1——5”地定了定音，此时，殷尚真便站到她丈夫的身后，摇动起那把麦秆儿扇来。“尚真，别这样……”

“我闲着没事么。”

“一打扇儿，我凉了，可你冒汗了。”“我不为你扇风儿，我凉了，

你会冒大汗的。”刘天华深情地望了妻子一眼，他顺从了她的厚意，便引起弓来。此刻，他满心都甜丝丝的。白天收获的曲调，他要变化在自己的“想象曲”中，这“想象曲”该是什么样儿的？是妻子送来的徐徐清风？他一定要把这阵阵清风溶化为他改革国乐路上的东风。

“小慈慈，听懂我拉的是啥吗？”刘天华这么问，是欲听其反应。

小北茂拍着手说：“好听！”

“好听什么呢？”

“……好听么……”小北茂说不出所以然来，只好用撒娇来遮掩。

“尚真，你听出啥来了？”刘天华从殷尚真手里拿过麦秆儿扇，反为妻子打起扇来。

“问我……”殷尚真走到清水盆边，从盆里拧起清凉的毛巾递给丈夫，“好像在微微地笑。是吗？”

“嗯。”刘天华满意地点着头，他接过冷水毛巾，在脸上擦了一把，笑着说，“尚真，你的耳朵真灵！”

殷尚真嫣然一笑，说道：“是你拉出的声音在微微笑么……”

月儿，当然也微笑地往西方侧过了身子，它在天际静听着月下发出的、它从未听过的乐声，这声音是那么柔美，像微醉的美人，在那儿跳出轻盈的舞姿。此时此刻，刘天华当然也沉浸于这小康之家的“乐池”里，他庆幸自己找到了这位贤淑、温柔、美貌的妻子，庆幸自己找到了使他称心如意的职业，更庆幸他“姓刘的”铁汉，终于又能迈出他该迈的步子，担起他该肩负的重任。倾吐在这种“综合”感情的音波里，当然是柔美，柔美……

“小慈慈，这会儿听出啥来了？”刘天华又提起问来。

“好……听……”

“嗯？还是这句话？”

“呼……”

“喵喵——”小花猫用爪子舔着小北茂的脚板，它向主人报信，“小慈慈睡熟了。”

当然，小北茂还是个孩童，是个刚进入初中的大孩童，他并不能理解椿哥哥这种家庭、事业交融在一起而发出的喜悦心声，而天上的月亮却最能理解这位未来民乐大师发奋的乐曲。它高挂在天，曾多次见过他的遭遇，也多次听到他铮铮的誓言。千百年来，它环视着整个神州大地，

难得又见到这么个二十二岁的后生，在想世间旁人没想到的事，在干着世人还没干的事业。

“寿椿，你累了，歇息去吧？”

“不，累的是你。”刘天华脑海里的旋律在升腾，他埋头拉奏着，一忽儿慢板，一忽儿快板，又转入中板、慢板、快板……

一曲完整的《月夜曲》从刘天华的心海中升华出来，它通过琴弦的揉动、琴弓的跳动，从琴筒中萌发出来了；它向小井、绿竹丛、桑树传播着它的美声，向后园传播着它的佳音，向大地传播着谱写者的心意。

殷尚真的手在上下摇动，麦秆儿扇在送着徐徐清风。

刘天华对月寻思，在向月请教：这曲儿该起什么曲名？

麦秆儿扇在微微摇动。

刘天华终于确定了曲名——《月夜》！

麦秆儿扇轻轻地扑打在刘天华肩上，它累了，它不能转动身子了。

刘天华又引弓重复地向月儿演奏他的《月夜》抒怀曲。

又是一曲奏完，刘天华兴奋地放下胡琴，才感到背上传来一阵阵“热浪”——殷尚真熟睡着倚在他背后了。刘天华转过身去，把妻子搂在怀里，轻轻地抚摸着她的乌发。

此刻，月儿“回避”了，只有小夫妻脚边“不识时务”的小花猫，还睁圆了双目在窥视小主人的恩爱……

三、“一夔已足乎”

童校长把刘天华请到常州中学后，由于他知人善任，刘天华在校深得器重。这位五十开外的“少老人”，虽出生在陶都宜兴，并不甚欣赏当地的“滩簧”，却陶醉在“昆曲”之中。他十分欣赏刘天华这位二十二岁的年轻音乐教员，一是因为他人品忠厚，更因为他年纪轻轻却能不同凡响地闯荡改革国乐的新路。

那天晚上，童校长照例地把刘天华



1917 时的刘天华（刘寿椿）

请入他的卧室，两人履行着老规矩，他唱昆曲，刘天华为其操琴。他当然自我欣赏唱腔的不俗，也更欣赏刘天华引弓的不凡。

“寿椿，我庆幸遇到了你这知音人啰！”童校长心情十分高兴，“说实在的，这昆曲乃高雅之乐，能领悟它的人已为数不多，想不到你这小小后生竟已步入了‘曲门’。”

刘天华微微一笑，答道：“我又觅到了一位‘一曲之师！’”

“哦？‘一曲之师’？”

“童老您便是其中一位。”

“何以见得？”

“凡曲，我总有闻必录。童老哼曲之际，我即铭刻脑中，过后以曲练奏，才得其巧。童校长不愧是我昆曲之师长！”

“嗨……怪不得你连民间小曲也不放过，你可真有心机呀！”

“国乐须吾辈悉力拯救！寿椿笨拙于人，只能寄希望于千虑之一得呀！”

“好！”童校长感叹地说，“偌大中国，对于民族音乐，我今儿才幸遇你这不务空名的创业人！”他赞赏地拍拍刘天华的肩膀，夸道：“国乐兴旺，有你在，可谓‘夔一足’了！”

“不，童老。寿椿却认为兴旺国乐，仅靠一夔之才尚不够，须是云起龙骧才行！”刘天华一言出口，童校长不禁拍桌叫好，他采纳了刘天华的意见，在常州中学兴办“丝竹合奏团”，并邀请周少梅赴校传艺。

“丝竹合奏团”诞生了。从此，常州中学在课余之后，总有江南丝竹的音波在沉寂的校园内回荡。学校文娱会，丝竹合奏团首次登台表演了。

刘天华严格地检点着合奏团人员，他一个个点着名，当点到江阴籍学生时，他恼火了：

“承倬！”

“……”

“孟周！”

“……”

“嗯，他们人呢？”

另一个江阴籍学生张大焯怯生生地说道：“他们被徐良拉去打台球了……”

“啊！”刘天华派张大焯去把徐良他们找进屋来，脸儿一沉，问道，

“徐良，上哪儿去了？”

“这个！”徐良伸出手做了个扣球动作以示回答。

“还拉了‘两个伴’？！”

徐良舌头吐了吐。

“刘老师，是徐良硬拉我们去的……”承倬在刘天华严厉的目光下交了底。

徐良搔头摸耳地咕了一声：“我怕自己演奏不好……”

“就这么‘溜’了？”

“反正……不过是上台吹吹拉拉，少了我……”

“住嘴！”刘天华涨红了脸，他嘴唇哆嗦着，说，“合奏团上台是吹吹拉拉，可是，你想过吗？我们不是卖唱人不是吹鼓手，我们是在兴旺国乐！我们这一辈人要有大志，手里抓的乐器，绝不能再让世人嗤笑为‘叫化’乐器！你们懂吗？懂了吗？！”

当然，文娛会上丝竹合奏团的首次登台演出是成功的。由于刘天华注重对参加合奏团的学生灌输这种为民族争气，为兴旺国乐而效力的思想，所以，合奏团在不到一年时间里，便走出校门，把文娛会开到了街头、公园。

刘天华一方面悉心培植这支国乐新苗，另一方面自己仍然潜心习艺，他深知业精于勤，所以，一有空余时光，他就向聘请来校传艺的周少梅讨教胡琴、琵琶的演奏技巧。

“刘先生，三月已满，我想回顾山去了。”周少梅听刘天华弹完琵琶曲《十面埋伏》后，突然提出了这个问题，“你所弹之曲已不亚于我了。”

“不，请周先生再待两个月，学生尚有好多曲儿未能得心应手，须得周先生指点。”

“这……”

“弹奏《十面埋伏》我虽略有收效，但《霸王卸甲》、《平沙落雁》二曲，我仍只能照猫画虎，领会肤浅。”

“刘先生过谦了。你弹奏此二曲虽不如《十面埋伏》，却也大大超过凡人了。刘先生只需再自习一二，不出半载，定可超越周某了。”周少梅说的是心里话，他亲眼目睹着这位为兴国乐而忘乎一切的后起之秀，由于他锲而不舍的苦学劲儿，在胡琴、琵琶演奏上已经崭露头角，凭着这

种精神，他的造诣肯定会日益提高的。所以，他深深感到，这位从艺者，“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自己已难以再行指教，故而决意辞行。

刘天华见周少梅辞别的意向已定，挽留无效，便在自己寝室内，设下便宴，为其饯行。

“周先生，学生尚有一事请教。”刘天华恭敬地说。“刘先生直说不妨。”

刘天华转过身去，从小床上拿过琵琶，拨了几个音，说道：“这琵琶……能否再加几个品位？”

“哦……”周少梅怔了一下，他一时不甚理解对方问话的含意，“加品位？……”

“对。我总觉得它似乎少了点儿。”刘天华用手指点了点品位，“一、二、三……八、九、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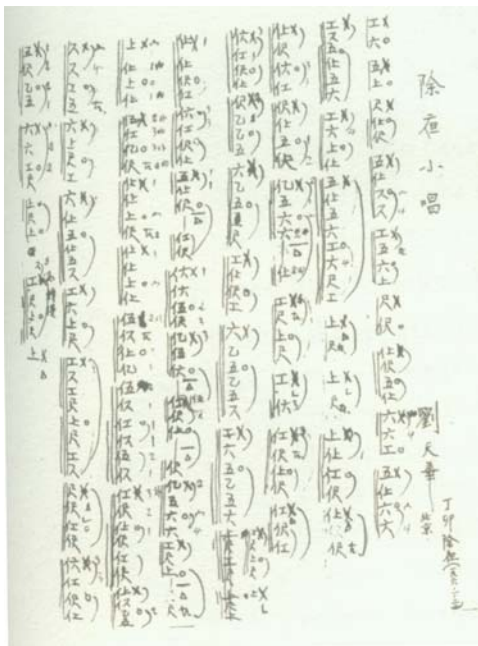
周少梅笑了起来，说：“刘先生想得真远！不过……我们的老祖宗就传下来这个样儿呀！”

刘天华用手拨动了一下弦丝，遐想着说道：“也许，刚发明这乐器

的时候还没十个品位……后来……有人加了……”

“来，刘先生，喝酒。”周少梅无意深究这从未耳闻的事，于是举杯劝酒。刘天华也不便再“纠缠”下去，亦举杯与周少梅对酌畅饮。

送走了周少梅，刘天华回到寝室，收拾完碗碟餐具，便托腮静思起他刚才提出的、并未得到解答的疑问。他抓起胡琴拉奏一曲《病中吟》，又拉奏了一段《萧何月下追韩信》，他的思路开朗了，这“拉戏”已超越了一般胡琴演奏法，既然胡琴能



刘天华手迹

冲破第二把位的“禁区”而冲向第三、四把位，这琵琶为什么不能多加几个品位、多增加几个音呢？那卖唱汉，那位彦钧先生能在胡琴上超越老祖宗设下的“关”，自己为什么不能也超越一下老祖宗在琵琶上设下的“卡”呢？

刘天华放下胡琴，又抱起琵琶，他弹奏着《霸王卸甲》，在四相十品的琵琶上，苦苦琢磨着该于何处加品……

天近傍晚了，夏日的热浪虽在消散，却还是留下余热，蚊虫乘机肆意活动。该是吃晚饭的时候了，刘天华仍不见人影，童校长差遣丝竹合奏团的徐良同学前去寻找，这位常被刘天华训导的顽童，几经点拨，反倒十分尊敬这位严师了。

“刘先生——”徐良找到教员寝室，却听得阵阵悦耳的琵琶声，他推开刘天华的寝室门，清新的乐声回荡着，他双眼向寝室四下一扫，却不见刘天华的人影。当他好奇地撩开小床帐门时，不禁使他大吃一惊：

刘天华光着上身，正手抱琵琶沉浸在演奏之中，豆大的汗珠从他额上簌簌滴落，他浑身已泡在汗水之中了……

四、待闻鸟语声

圣人之“圣”，并非天生，而由于其“圣言”、“圣行”被人推崇。名人之“名”，当然亦非天成，而同样以其“名言”、“名作”而被公众所认可。“圣人”、“名家”之成功，确非一日之功，多半靠的是多年勤奋。

刘天华为改革国乐，虽已踩下一个个脚印，但是，任重道远，前路尚遥。他深沉性格的不同凡响之处在于：他乐于含辛茹苦、不务空名地默默奋发，在寂寞中攻克国乐改革面临的一重重难关。

四相十品琵琶的旧式结构，必然导致其演奏力薄弱的弊端，刘天华既看出这一点，便决意改进，他曾向乐器厂写过信，请求他们制作他设计的六相十八品半的新颖琵琶，但是，在二十年代初的旧中国，怎会有人理睬这种珍贵的设想？！乐器厂仅以“想入非非”、“无可实施”八个字回绝了他。无奈之中，刘天华只能在自己的琵琶上增加品位。果然，十八个半音，大大超过了十个音的演奏力！这仅是他在不被社会认可的逆境中坚持革新的成果之一。

中国落后的音乐，要改变其旧貌，可谓千头万绪。刘天华便是在这紊乱的头绪中，一丝丝、一缕缕地在正本清源。

那天，刘天华回故里度礼拜假，他照例去茶馆“察访”，听到茶客们在大谈一位“唢呐之王”，从他们的谈吐中，刘天华得知，有个吹唢呐的人本领十分高强，只要他捧起唢呐一吹，天空中飞过的禽鸟都会降到他身边，随着他的吹奏，而翩翩起舞……

“请问，这位‘唢呐王’姓甚名谁？”刘天华恭敬地向他身边的一位老茶客打听起来。老茶客因是这里的常客，曾多次见过这位奇怪的“茶客”，再加上他有“百事通”的雅号，所以对刘天华的情况有所了解，便答道：“刘先生若问此人——嘻。”

“大叔，因何见笑？”

“我不是笑刘先生，却是笑你提的那个‘唢呐王’！”

“哦？”

“他……无名无姓。”

“总有个什么称号吧？”

“大家叫他‘鬼’！”“鬼？！”

“嘻！抽鸦片的么！”老茶客脸上显出鄙视的神色。

“敢问大叔，他家住何处？”刘天华继续打听。看得出，他对这位抽鸦片的“唢呐王”十分感兴趣。

老茶客向刘天华投出惊异的目光，问道：“刘先生出身书香世家，为何对这种下三流人物如此赏识？”

“我要拜他为师！”

“什么？什么？”老茶客简直惊呆了，“他能传什么宝给你？白蚤？鸦片？”

“不！向他学唢呐吹奏！”刘天华这么一说，老茶客愣了半晌才说，“算了吧，别辱了你刘家的门庭！令尊在阴曹地府知道了……”刘天华笑了笑说，“先父在世时，曾谆谆教诲过我，‘三人行，必有吾师’。”刘天华不想再说什么，便向老茶客道谢而去。

说来也巧，刘天华回家途中，刚走上虹桥，便听得一阵阵唢呐声。他循声寻去，来到一户喜庆人家，只见厅堂内设有“堂会”班子，在身穿戏服端坐于板凳之上的“堂会”中间，有一个衣衫褴褛、瘦骨伶仃的中年人站在那儿吹奏唢呐。

“唢呐王!”刘天华心中一喜,暗暗站在一旁听其吹奏。“唢呐王”果然名不虚传。这位外表丑陋的人,在他的唢呐中竟然能传出各种鸟叫声,一会儿黄鹂鸣翠柳,一会儿八哥学人语,一会儿燕雀“叽喳”,一会儿杜鹃轻歌,喜鹊、金丝、乌鸦、斑鸠,连“知了”、鸡的鸣叫声也让他模仿得惟妙惟肖……

听着这唢呐声,刘天华眼前似乎见到了五彩缤纷的百鸟。他眼见这位“唢呐王”独个儿吹奏,觉得其味无穷。是啊,合奏、齐奏,难道独奏不也是别具风格的一奏么?他此刻想到了胡琴可以独个儿拉奏,琵琶亦可……

当刘天华从联想中醒悟过来,正要找那位“唢呐王”的时刻,其人却不翼而飞了。他连忙问一位“堂会”领班:“刚才那位‘唢呐王’去哪儿了?”

“他大概去向主家领赏钱了。”刘天华应了“堂会”领班的话去找这家主人。主人说道:“喜钱,他领走了。”

“他人呢?”

主人皱着眉头说:“唉,还不是又去‘过’他的鸦片‘瘾’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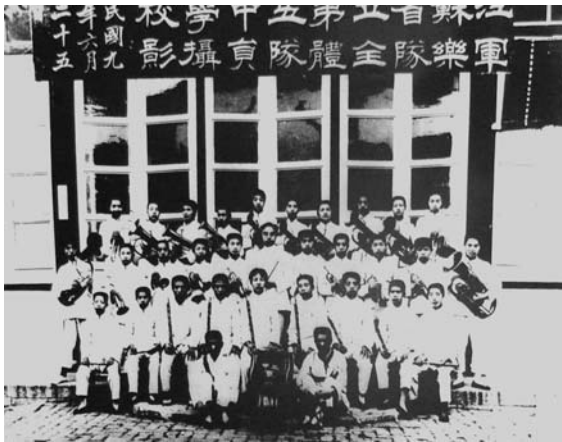
“他……家住何处?”

“听人说,他住在破庙里……对了!就住在涌塔庵旁边的一间破斋房里。”刘天华谢了喜家主人,忙赶到涌塔庵这所破斋房边,正巧遇到走出庙门的澈尘和尚。“唢呐王”既住在庙边斋房,刘天华便向澈尘和尚问起他的情况来。

澈尘和尚告诉刘天华:这“唢呐王”名叫“亦能”,其名并非真名,乃是佛门法号。这亦能年轻时曾进过佛门,人很聪明,又喜欢抚弄乐器,吹唢呐是他拿手好戏。后来,他不知怎么偷抽起鸦片来,此举触犯了佛规,被方丈赶出山门。他无路可走,便浪荡街头,凭着他吹得一口好唢呐,凡婚、丧人家办大事,他便去吹奏一番,糊几顿饱饭,混几个赏钱……

刘天华叹了口气,咕噜了声“可惜呵”,便推门进了斋房,澈尘和尚因有急事要办,便辞别而去了。

刘天华进得这斋房,向四周一扫视,屋内空空如也,仅在左墙角边有一地床。这地床实际是一堆乱柴,乱柴上丢着一条“牵肠挂肚”的破棉絮,地床旁有一个用乱砖搭起的小灶,小灶上架着一只破了“耳朵”的铁锅……



摄于1920年6月25日与江苏省立第五中学军乐队合影

(第二排中立者为刘天华) ……”

刘天华赶忙把亦能扶了起来，说道：“我并非施主。”

“那你……”亦能弓着身站在那儿。

“我特来拜访你。”刘天华语调十分亲切。

“拜访……我？”亦能拉拉耳朵，怀疑自己耳音不灵。这么些日子来，他走路总是低着头，他是那么怕见世人鄙视的目光，他也听够了世人对他的耻笑。他觉得，自己是一条狗，是一条要饭的癞皮狗。这充满臭气的狗窝，世人路过也得掩鼻而行，今日……却有这样一位有气度的先生上门来拜访，他简直不相信这是真的，甚至担心内中又有什么祸事来临……

“亦能师父，你吹奏的唢呐太妙了！”

“唉……混饭骗钱么……”

“你刚才在那喜庆人家吹奏的是什么曲？”

“《百鸟朝凤》……”

“能教我吹么？”刘天华虔诚地问。

“教……你？！”亦能又拉起耳朵来。

“对！你就收下我这徒弟吧！”

“啊？！”亦能有点茫然，这位“公子少爷”上这“狗窝”来向他这卑贱之人“投师”？他的脑子里迷茫起来，他呆呆地往地床上一坐，从腋下取出一大一小两把唢呐放于地床上。

就在此刻，亦能口哼着小曲儿，摇晃着身子跨进门来，他一见屋内站着这位衣冠整齐，身材魁伟，风度翩翩的陌生人，愣了一下，接着一步上前跪倒于地，连声说道：“施主开恩，容我再在此栖身一时

“师傅，答应我的请求了？”刘天华在亦能身边坐了下来。谁知，刘天华一近他身，他突然惊叫起来：“先生，不能坐！”

“哦？”

“有蚤子！”

“蚤子？我不怕！”刘天华又把身子靠近着亦能，诚心诚意地说，“亦能师父，收下我这徒弟吧？”

此刻，亦能才从迷茫中清醒过来，他双眼望着身旁这位求艺者，他多少年来早已烂掉了的自尊心，此刻却亮起一点火种，他觉得自己还是个人，还能受到这样高贵人的尊敬，他双目中泪水激涌着，他颤抖的双手抓起两把唢呐，哭着说：“我……教你……一定教你……”

亦能的唢呐曲《百鸟朝凤》，开了刘天华两个“窍”。

其一，刘天华认识到，器乐合奏固有风味，但若独奏，亦有其别致的韵味。胡琴混杂在诸多乐声中，并不能显其独到的演奏力，要使所谓的“叫化胡琴”日后能翻身，能登上大雅之堂，须得独奏。

其二，唢呐能模仿“百鸟齐鸣”，这是老祖宗在唢呐吹奏中的创造，那胡琴为什么不能借鉴其妙处呢？

创造者，总是能够举一反三、触类旁通地去攻克为之奋发的事业中错综复杂的难关。刘天华开始注意发挥这“独奏”的妙处了。他把《病中吟》、《月夜》二曲，根据独奏的要求重又修改了几次，使其完全成为胡琴单独拉奏的曲子。

那天，刘天华去江阴黄山浏览长江口岸的胜景。这座紧锁长江入口的小山上，松涛声声，鸟语阵阵。他从山巅游到山下，潜入江心的“鹅鼻洲”，看不见一个人影。他安坐在礁石上，双脚淋着江水拍石溅起的浪花，头顶上不时飞过一群群鸟儿，鸟语音鸣响在他耳边。他猛然想起了唐诗中的“空山不见人，但闻鸟语声”。刘天华脑海中顿时闪爆出一连串音符来，这音符是空山松涛，是小路、峭壁，是莺啼鹂啭……不久，又一首胡琴独奏曲《空山鸟语》出现在刘天华的书桌上、琴声里……

五、空门新僧侣

殷尚真呆呆地坐在蚕匾旁暗落泪，她没料想到自己丈夫突然会“看破红尘”而步入空门去当和尚了。

“是我亏待了他？得罪了他？”

“是洪宝、琴宝先后出世，‘吃口’多了，他肩挑不起这家庭重担？”

“是他又遇到了什么不顺心的事，一气之下，不告而别？”

“是那个澈尘和尚把他的魂勾入了佛门？”

“是……”

殷尚真想了不知多少为什么，也没想到自己那一直迷恋于改革国乐，一直视妻为良伴、视儿女为珍宝的丈夫要“出家”的原因。

二女儿小琴宝在哭泣，她哥哥小洪宝只顾在天井玩泥土，筑“房子”。小琴宝怎么也不会忘记，半个时辰前，她奉母命去找父亲回家吃午饭时看见的景况。小琴宝遵照母亲指的路，来到离家仅半里地的涌塔庵。声声鼓乐，从大雄宝殿内频频传出。小琴宝一步三跳进了大雄宝殿，只见一群光着脑袋、身穿袈裟的和尚们围在一起，他们每人手里都抓着一件小琴宝不认识的乐器，有的拉着，弹着；有的放在嘴边吹着，有的拎在手里敲着……

多好听的乐声！小琴宝站在一旁看呆了，多有趣呀，一忽儿这个和尚独个儿“啼啼哒哒”吹着“喇叭花”（唢呐），一忽儿那个和尚独个儿抱着“木头娃”（琵琶）“叮叮咚咚”响个不停，那么多和尚一起又动嘴、又动手，摇头晃脑地合出一个声来……

小琴宝的肚子里“叽里咕噜”叫了几声，她才想起该找父亲回家吃午饭。她在殿内走了一圈也没瞥见父亲的人影儿。她正想回家，忽然发现父亲混在和尚堆里，正起劲地拉着胡琴。

“爸爸，妈让你回去吃饭。”小琴宝走到刘天华身边。

刘天华似乎没听见，还在一个劲儿地拉他的胡琴。

小琴宝拉拉刘天华的衣衫角，又说：“爸爸，听见了么？妈叫你回去吃午饭！”

刘天华“哦”了一声，还是拉他的胡琴。小琴宝急了，她伸出手去拉住刘天华引弓的右手：“爸爸！”

“别打岔！”刘天华推开小琴宝的手，继续拉着。

“回家吃——饭！”

“我不回家了。”刘天华应付了一句，还是拉他的琴。

“啊？”小琴宝急着问，“爸爸也当和尚了吗？”

“嗯。”刘天华点点头，手里的琴弓越拉越快，越拉越快。小琴宝哭

着回家告诉母亲：“爸爸当和尚了，是爸爸亲口对我说的……”

殷尚真着急地一口气跑进涌塔庵，她快步跨进大雄宝殿，却不见一个人影。她大声喊着“寿椿”的名字，一位小和尚闻声而出，他告诉殷尚真，“刘先生去石坊庵了。”

“去……那儿干什么？”

“吃斋饭去了。”

“吃斋饭?!”这“斋饭”不是当和尚才吃的么？殷尚真闻言，昏沉沉地走出涌塔庵，她欲去石坊庵，把丈夫拉回家，走了几步却又停住了。她知道，只要丈夫拿定主意，那就任谁也劝不回转了。想到这里，她心儿一酸，哭回了家……

桌上放着的午饭凉了。可是，殷尚真哪有心思去看今日特地为丈夫买来的江阴土产——刀鱼、鲥鱼！一瓶江阴“黑杜酒”也呆立于桌上，它们似乎不相信这里的“品尝主人”会如此冷淡它们，仍然陪着女主人期待着主人的归来。

大门骤开，刘天华兴致勃勃地跨进门来，这使全家人一下呆住了。小琴宝突然飞奔前去，小洪宝也跟了上去，刘天华一俯身，伸出双手，左右“开弓”把两个孩子抱到怀里。

“爸爸没剃光头！没剃光头！”小洪宝用手拍着刘天华的脑袋，欣喜若狂地跳下身来，跑到殷尚真身边：“妈妈，爸爸没剃光头，你看，你看！”

殷尚真闻声急匆匆从内房奔出，当她一眼见到丈夫依旧潇洒如故的身影，长长地舒了口气，口中竟也漏出一句“阿弥陀佛”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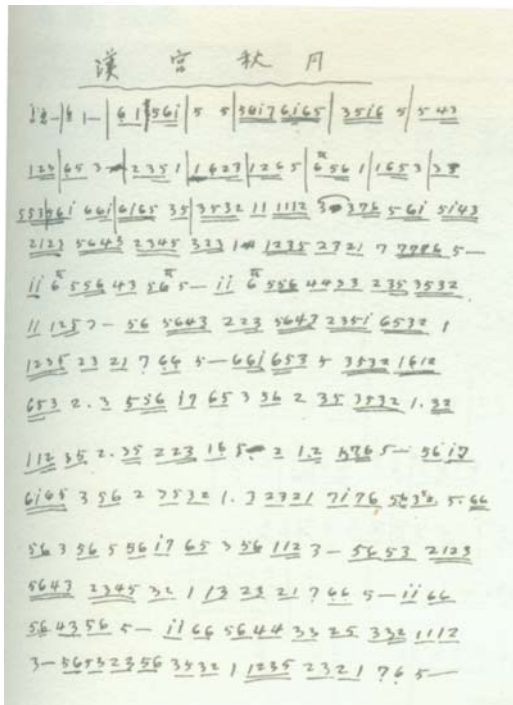
刘天华有点丈二和尚摸不到头脑：“哦，尚真，你们怎么啦？”

“爸不是说当和尚去了？”小琴宝也跳下身来，嘴巴一撅，“爸爸骗人！”

刘天华稍一思索，哈哈大笑起来，解释说：“嗨，是这么回事！小琴宝，那时候，爸爸是要骗你走开呀。”

“骗，骗，骗得妈妈哭出了两大桶眼泪，我也两桶。爸爸，赔，赔我和妈妈的眼泪！”小琴宝拉着刘天华的衣衫撒起娇来。

“赔，爸爸赔你的眼泪。”刘天华转过身去，用手指往嘴里蘸着唾液，涂在眼皮上，又回过身来，说，“小琴宝，看，爸爸也流出眼泪来了，呜呜……”刘天华假哭了几声，引得悲切多时的殷尚真也捧腹大笑起来。



刘天华手迹 古曲中去汲取精华。

方才，刘天华在涌塔庵和僧侣们合奏“佛曲”，正沉醉于妙不可言的乐声里，却见小琴宝来打岔，他心不能二用，所以误应了小女儿的问话，闹了一场误会。但他却为何又要去石坊庵吃“斋饭”呢？

刘天华从《十面埋伏》、《百鸟朝凤》等古曲中汲取了高妙的演奏技艺，使他深深感到古曲的价值，要改造国乐器，要创出采用新的演奏法拉奏的新的乐曲，首先应从这些饶有妙趣的

当澈尘和尚向他亮出“佛曲”曲谱时，刘天华更把它当成自己采集的珍宝，因此，他一有余暇便去找澈尘和尚，从这位既精通“佛曲”，又有改革国乐志向的僧侣那儿记录曲谱，试奏佛曲。

刘天华有过这样的考虑，他要把为数众多、曲式繁杂的“佛门之曲”，全部整理出来。但是，澈尘和尚肚腹中只有“佛曲”的一部分，另外一部分却在石坊庵内“圆尘和尚”的肚腹里。因此，在刘天华请求下，澈尘和尚陪同这位“采曲人”同去了石坊庵……

石坊庵位于江阴南门附近，这是一所规模比涌塔庵大得多的庙宇。对于刘天华的到来，圆尘和尚是热忱相待的。但对于刘天华采集佛曲一事，他却和澈尘和尚有不同见解。

“阿弥陀佛，此乃佛门之宝，老方丈一再告诫‘不能外传’。”

“师父，我来采集佛曲，决不会有辱于佛门的清雅。”刘天华恳求着，

“请师父好歹相赠几曲。”

“阿弥陀佛。”圆尘闭起双眼，念起佛经来。

刘天华虽然吃了“闭门羹”，但他却并不灰心。他还是虔诚地央求着：“师父，佛门清规，我也略知一二。佛曲高雅，我更是真心钦服。此番登门拜求，正是为了使它能广为流传，让尘世中人更能理解佛门的精义，而消除世人对佛门的偏见，这岂不是光大佛门的妙事么？”

刘天华的衷言，打动了圆尘和尚的心，他慢慢睁开了紧闭的眼睛，嘴里念着佛经，内心却在思索这位“采曲者”的肺腑之言。此时澈尘和尚亦在旁边推波助澜：“师兄，恕师弟直言，刘先生胸怀不凡之志，欲将佛曲梵音弘扬于天下，此乃佛门大幸也……师弟已献出所知的几曲，师兄你……”

圆尘手里数着佛珠，半晌才说：“既是如此，刘先生请随我同去一见方丈……”

六、五根电线的妙想

一九二一年盛夏。刘天华接到胞兄刘半农从北京发来的书信。信中告诉他，刘半农将赴法国留学。这是“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对他的栽培。

信中亦隐隐提到北京教育界的一些复杂景况：一九一七年，刘半农应陈独秀先生之邀请，去北京大学预科班任教，他那卓尔不群的写作才华虽然为众人所公认，但他初中毕业的学历，却成为不少教授讥笑的话柄……

信中也问起刘天华国乐改革的情况，他希望胞弟要勇于标新立异，切勿因循错误。他也盼望有一天能亲耳听到刘天华引弓拉奏出雄健奇伟、变化万千的新声。

对于胞兄在事业上的长进及其对自己的殷切期待，刘天华是深感于心的。此时，他在民间音乐革新上的造诣虽已享誉于太湖地区，但他总觉得自己创业的步履缓慢，难以与胞兄相比，这使他深感自愧。

为了使更多的志士仁人团聚在一块，使改革国乐之业有云起龙骧的局面，他筹划了多时的“国乐研究会”，终于在这炎炎夏日问世了。

“国乐研究会”虽只十余人，却都是些在国乐方面有造诣的人士。除

了周少梅、澈尘和尚、亦能和圆尘和尚外，“南菁书院”的教员胡圣林、“武进师范”的储正华、吴伯超等音乐教员也在其内。

他们的研究范围相当广泛，大家聚在一起论古说今，畅想乐器的改造和演奏的变革。刘天华作为“国乐研究会”的组织者，对国乐研究更有许多精辟的见解。他认为，当今中国，民穷财尽，政局不安，光靠高谈阔论是绝不会有什麼效果的。国乐改革务必先在胡琴这个乐器上着手，因为它在民众中有广泛的基础。同人们都点头表示赞同。

“这方面，刘先生已起步在众人之先了。”澈尘和尚因与刘天华接触频繁，对他的了解也较深，故倡议道，“刘先生作的几个曲儿，音律上不同凡响，且拉奏亦用上了新技法门，可先为大家做个示范。”

“此话正合我意。”周少梅自离别刘天华后，他俩较少机会见面。虽然如此，他却常听说刘天华苦心谱写出了创新声、抒妙意的曲儿，早就想听一听，所以接口说道：“刘先生，请将你作的新曲拉奏一下吧，让我们饱一饱耳福！”

“刘先生请——”

“请……”

同人们的推举恭请，使刘天华十分感动，他谦逊地说道：“在座都是寿椿的师长，我不敢班门弄斧。”

“刘先生说哪里话。同人之间，师长学生难以明分，刘先生不必过谦。”周少梅说话直率、中肯。亦能也凑了句：“刘先生不必推让，否则亦能也难以容身了。”

刘天华见众人情真意切，不便再推托，便把他谱写的《病中吟》、《月夜》、《空山鸟语》三曲拉奏了一番，周少梅听后连声称赞“曲尽其妙”，在座者无一不对这创新声的二胡曲刮目相看。刘天华亦相继敬请周少梅、亦能和澈尘和尚演奏了琵琶、唢呐、竹笛。为了使改革国乐的大业推广到民众中去，让民众都来关注它、参与它，刘天华提议，以“国乐研究会”的名义，举办一次让民众都来参加的“国乐演奏会”。

这一天清晨，在“礼延书院”（今江阴市中“三桥河”畔）响起了“十番锣鼓”声。中国老百姓有个习惯，“锣鼓响，脚底痒”。他们一听到锣鼓声，便情不自禁地纷纷寻觅音源，一个个不约而同地通过玉池上架着的三座小桥，来到孔庙前广场上。那里，澈尘和尚、圆尘和尚和老道士正在敲锣打鼓。刘天华、周少梅、亦能，手里已抱着胡琴、琵琶，唢呐

摆开吹拉之势。

“是和尚打斋？”“道士打蘸……”

“喜庆？”

“开丧？”

“捉鬼……”

对于这种和尚、道士、先生、“鸦片鬼”混合组成的吹打场面，前来观望的民众都面面相觑，一时摸不清用意。但他们却感到新奇，好笑，所以围成一个个包围圈儿，静候着什么新“把戏”。

刘天华见前来观赏的人密密层层，便来了个简短的开场白：“诸位，吾等在此作甚？既非打斋、打蘸，亦非开丧、捉鬼，更非卖唱行乞……今日‘国乐研究会’在此举行‘国乐演奏会’！”

围观者一阵骚动，他们似乎第一次听到“国乐演奏会”这个陌生的词儿，既然“陌生”，便有好奇之感。于是，一阵窃窃私语后又静了场，大家把目光落到还在演说的刘天华身上。

“国乐乃中国人自己的音乐，它是中国老祖宗的传世之宝，我们后辈务须珍重，将其发扬光大，这该是众望所归的大事！”

演奏会以世人前所未闻的形式出现了，听惯了混杂合奏的佛曲、道曲、开丧乐、喜庆曲，今儿却见到了别开生面的独奏曲，又听到了刘天华妙意无穷的新声曲，围观者的“包围圈”增了一层又添了一层，并连连发出叫“好”声……

回到家里，刘天华的心潮不断涌起一个个浪柱。他无比欣慰地自语道：“民众对国乐是一往情深的……国乐有救了……”他从书桌上拿过尚未采集完整的佛曲，这书稿上横七竖八地标满了记录繁琐的“工尺谱”，他皱起了双眉……

刘天华闭目静思，耳边又响起了变化多端的《十面埋伏》曲，亦泛起了幽雅、动听的《梅花三弄》声，佛曲的庄重，民间小调的轻盈，道曲的清秀……他深深觉得古人在“造曲”上有很多创造，但为什么这些妙调绝曲却流传不广，仅在少数人脑海里留存呢？

那天石坊庵的采曲，圆尘和尚虽能哼出佛曲之声，却全无谱子，而自己在记谱时，又是那么艰难，这“工尺谱”像锁链那样束缚着手脚。

刘天华虽对这种书写繁琐、读念费力、又无任何音值标号的“工尺谱”作了些修正，加上代表音值的各种竖线和符点，亦添上“速度”

“力度”以及表情术语，但总觉得这种落后的记谱方法影响着国乐的发展。

傍晚，刘天华来到后园，殷尚真已摆开小圆桌，今晚的菜肴较为“丰盛”，黑杜酒已斟在酒杯内，正中是一瓷盆盐水虾，这是刘天华和小琴宝所爱品尝之物。在粉红的虾盆四周，围着煮青豆、炖紫茄、炒黄鳝、白切肚四个小碟子，菜不多却有色彩。

刘天华本不是饮酒人，加上他脑子里还留着对“工尺谱”的烦恼，所以食欲并不佳。而小琴宝和小洪宝见到喷香扑鼻的菜肴早已馋涎欲滴，但举着筷儿却不敢下手“捞”那盘中可口之菜——因为，母亲立下了“家规”：父亲不动筷，孩子是不准“先下手为强”的。

“爸爸喝酒呀！”小琴宝劝起酒来了。紧接着是小洪宝跟着“劝菜”：“爸爸揀菜呀！”而殷尚真瞥见丈夫的双目老盯着天空，既不喝酒又不揀菜，以为他身体不适，便温存地问道：“寿椿，你身体不适吗？”她伸手欲抚丈夫的面颊，却被刘天华用手轻轻一挡，对妻子微微地一笑，继而又把两道目光投向了天空。

“爸爸——”

“嘘——别说话。”刘天华还是举头目不转睛地望着天际。

全家人愣住了，这是干什么呢？

殷尚真转过身去，也举头望着丈夫所盯住的那个目标，除了黄昏太阳的余晖，只有后院围墙上方横拉着的电线。

小琴宝也好奇地跟着“瞭望”起来，哟，电线上歇着十只麻雀，一会儿栖息在这儿，一会儿跳跃到那边……

“好！妙极了！”刘天华轻轻地拍着小圆桌，他从殷尚真、小琴宝手中夺下竹筷儿，一、二、三、四并行摆在桌上，再把自己用的竹筷添上一根。小琴宝见父亲把五根竹筷在桌上摆开五根平行线，好奇地问：“爸爸，你在干什么呀？”

“别打岔！”刘天华又伸手在盐水虾盆里抓了一把虾子，一只一只往竹筷架成的五根线上摆，嘴里咕噜着，“工、尺”什么的。他哼了一下，又拨动着虾子，然后喝了一大口酒，说：“对！这五线谱妙极了！”说着，把竹筷分别递给妻子、小女儿，又高兴地把散在桌上的盐水虾往小琴宝、小洪宝嘴里直送……

刘天华这是在干什么呢？

七、五台山下夺魁首

刘天华令全家人不解的举止，究竟是什么呢？

原来，刘天华正为“工尺谱”而烦恼，他正在苦思冥想如何改革这种陈旧、落后的记谱方法。所以，纵然那天小圆桌上菜佳、酒香，他亦无心品味。他仰天暗叹，却见后院土墙外横过五条电线，而飞翔了一天即将归巢的麻雀却在电线上歇足喘息，这好动的麻雀并非都站立一根线上，或是单独站一线，或是双双并肩蹲一线，亦有三四只团聚一线的……

刘天华曾见过西欧传入中国的五线谱，由于当时未加深究，因此仅粗知些“皮毛”。眼下这雀跃电线的景象，使刘天华清晰地辨出了麻雀在位的“音值”，他顿觉得这五线乐谱简单而明晰，易看又易记，所以拍桌叫“妙”！

自然界的启示，使刘天华认定了改谱目标，他苦心自学了好一阵，当他全部掌握五线谱知识后，首先在常州中学运用开了。当然，他的“丝竹合奏团”义不容辞地先进行了实验。

这天，童校长兴冲冲来到教员宿舍找到刘天华。刘天华正忙着，他已把《病中吟》、《月夜》、《空山鸟语》的工尺谱翻成了五线谱，正在把《十面埋伏》的音符点入“五线”之内时，童校长已跨进门来。

“寿椿，有件大事急着要找你磋商！”



江阴旅常新同会欢送刘天华北上任教合影（摄于1922年）

“哦。”刘天华放下了自来水笔。

“省教育厅发函来校，不日将在金陵举行全省中学生运动会。”

“那可得教体育的方先生出马啦。”

“我校体育人才缺乏，难以赴省争夺名次。”

“这……”

“省厅指定三所学校的军乐队同时赴省，挑选其一，为运动会奏乐。我校亦在其中！”童校长要刘天华立时准备，拉出一支军乐队，训练数日后即启程。

刘天华沉思了一会，说：“此去金陵，正是常州中学拼出名声的好机会！”

“对！我也是这个意思！”“不过，我想，不去军乐队！”

“哦？难道……”

“把‘丝竹合奏团’开出去！”

童校长踌躇起来，他用手捻着胡须，嘴里轻哼起昆曲来，这是他思索问题时的习惯。“寿椿，‘丝竹’赴省，你考虑过利弊吗？”

“这利弊……”刘天华略一思索，便答道，“虽有弊，但利更多。”

“利在何处？”

“其他赴省之校，均以‘军乐’出师，而我校却别开生面出国乐，大有‘新声’之感。这是一。”

“这二？”“‘军乐’虽有洪亮之优势，却声调单一，无甚变化；而‘丝竹’却曲调多变，既有宏声齐鸣，亦有轻曲悦耳。”“其三呢？”

“这三，尤为珍贵。‘丝竹’乃国乐，而中国人总有自己的民族自尊。‘丝竹’齐鸣易于唤起众人共鸣！”

“哈哈……”童校长仰天大笑起来，他拍拍刘天华的肩膀说，“你呀，开口国乐，闭口国乐，吃饭、走路、睡觉都想国乐，真是国乐迷啊……然而，此举若是失利，我童某脸面难以安置哪……”

刘天华站起身来胸有成竹地说道：“童校长请放心，此举若是落榜，寿椿愿罚！”

“受罚？如何个罚法？”

“听便。”

“辞你回老家！如何？”童校长脸上含着莫测的神色，刘天华一咬牙拿下这“军令状”道：“一言为定！”

“寿椿，你是‘罚’定的了。”童校长诡秘地一笑，离开了教员寝室……

虽是初夏，素有“火炉”之称的金陵城中却已热浪滚滚，灼人面目了。五台山下的草场上，架起了一座高台，台之四角彩旗飘扬，号声阵阵。“选乐”之“仗”开始多时了。

苏州中学军乐队是倒数第二位参加比试的，当这列队伍开向运动场时，高台上的“选官”们为之一喜，只见这支“军乐”队伍一色白帽，一色白衣、白裤，连脚上穿的亦是白色球鞋，犹如一条小白龙“游”入“碧河”之中。

“哒哒哒啼——哒哒啼哒哒——”指挥棒一升，走在前列的军号手，动作齐整地抓起金光闪闪的黄铜号子吹奏起来，这号声一响，高台上“选官”们啧啧称“好”。立于高台的童校长却心惊肉跳起来，暗暗叫苦道：“眼看，此列军乐魁首夺定了。”

“小白龙”号子声刚落，只闻得“叮”、“当”二声，大、小军鼓“砰，砰，砰”、“嗒啦嗒啦”地敲出声来。这鼓声震动心弦，节奏合一，气势不凡。“选官”们交头接耳、面露喜色，大有“中选”的意向。童校长已坐立不安，汗流浹背了。

“小白龙”绕场一圈，或号声，或鼓声，或号、鼓齐鸣，高台上破例地传出了掌声。童校长此时已双目闭合，等待丢脸的裁决了……

不一会，“小白龙”“游”走了，草场上却奔来了一群“红鬃烈马”——常州中学“丝竹合奏团”最后一队入场了。

高台上的“选官”们，因“小白龙”的出现，已在纸上落下了“定格”的记号，他们料定这“丝竹”仅是以微弱之声“喘息”几阵罢了，在他们的见识中，这类如“送殡”的乐声决不会胜过声势浩大的苏州中学军乐队。

谁知，这“烈马”一入草场，却以急剧的锣鼓声冲出阵来。这“急急风”加“走马锣”，一下压倒了呆板的军乐鼓声，它变化多端，一忽儿“仓仓仓仓……”急若百米竞赛的健儿拼力争雄，一忽儿“仓才”“仓才”似应着标枪选手“射标”的雄姿……

高台上的“选官”们先是为之一震，这中国的鼓乐之声，大有战场激励拼杀的气概，他们从不屑一顾变成目不转睛。童校长紧闭的双目“霎”地睁开了。锣鼓声一收，即刻响起了喜悦的《梅花三弄》弦乐声，展示着一场拼杀后的胜利欢乐。然后，唢呐阵阵，又响起“重开战”的

号子声，一只唢呐声为单一，而数只唢呐齐声鸣奏，再配以鼓声，弦乐声，大有千军万马浩荡前进之势。

高台上的“选官”们素来听惯了的懊丧、苦涩的“吹鼓手”，而今却一变而为动人心弦、感人肺腑的强音，他们不禁连声叫妙，毕竟是同一祖宗血脉相连之故，“选官”们被这国乐之声所打动，他们都情不自禁地在“常州中学丝竹团”的名字旁落下一个“中”字……

“常中”丝竹团夺魁回校，童校长一面设宴犒赏刘天华，一面还是定下“受罚令”：刘寿椿在下学期必须离开这里……

八、盛夏酷暑烤火记

刘天华与童校长立“军令状”时，并没注意到对方脸上神秘莫测的神色。丝竹团在省城夺魁后，按“军令状”不该受罚，而应受到嘉奖。为什么这位老校长一面犒赏，一面还是背信弃义地要惩罚这位有功之臣呢？

“寿椿，唉……我真舍不得让你离开这儿，但是……”童校长举杯喝了口酒，道，“我童伯章实是无能为力啊……”

“童校长，寿椿自知不才，难以胜任职位……”刘天华不免有些伤感之情。

“不，不，绝不是因为这个……”童校长虽欲“罚”对方，却又流露出依依不舍之情，“寿椿，算来也有六七十个年头了，你我年龄、职位虽有高低，可是，却情相投、意相合，你是伯章难得的知交呵……”

“寿椿永远忘不了这六载多光阴里，童老你对我的器重、栽培……”刘天华是个忠厚人，此时还不知对方话中的真实含意。他虽不相信这位办事干练，对人纯良的老校长，会贸然丢开“军令状”行事，但又确信眼下的景况千真万确地是要把自己辞退。辞退的真正原因他不知道，如果对方不愿奉告，他也绝不会追根寻源。多年相处的深情，今日欲将一刀斩断，他有些惆怅，“童老，寿椿归里之前，还望童老能多多指点，以便日后行事……”

童校长点了点头，他对刘天华“指点”了三条：

第一，刘天华是个热血青年，把民族尊严牢记胸间，并为之努力奋斗，勤于习艺，绝不蝇营狗苟逐名夺利，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其二，刘天华在常州中学忠于职守，培养了一支闻名省城的“丝竹乐团”，留下了国乐新苗，更树立了为国家为民族争光的楷模。

这第三，使刘天华惊呆了。童校长一字一音地说：“还望刘先生去北平后，切勿忘却了在常州这小小城郭里尚有你的母校，你的学生和你的朋友……”

此刻，童校长才把真情告诉了刘天华，由于他在国乐器创新和演奏上的成就，不光名传江浙，连“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也知道江南有此才子，热情聘请刘天华去“北平大学音乐传习所”任教……

回到故里，刘天华心中有两股激流在撞击着，一股激流溅出了喜悦的浪花，这倒并非因为自己“高升”而沾沾自喜，而是因为此去北平，胸中的大业有更为广阔的天地任其发展，这是他喜之所在。

至于另一股激流，却飞起“担忧”的波浪，“北大”乃全国最高学府，那里人文荟萃、高手云集，自己这个初中仅上了两年不到的乡下“土包子”，夹在名流之中，岂非“鸡立鹤群”？

这“喜”与“忧”互相冲击着，使刘天华内心充满着矛盾。但是，一个创业者，必定有强大的精神支柱支撑其事业。他的精神支柱是什么？不言而喻，就是他作为黄帝子孙，义不容辞地担负起振兴民族音乐的重任，为此而赴汤蹈火在所不辞的决心！

所以，他心潮中“忧”的浪柱逐步消失，而汇成了一股激流，为了振兴国乐，不怕闯遍天下！

家乡的仁人志士获悉刘天华将去北平任教，纷纷前来庆贺，共叙惜别之情。那天清晨，有个姓陆的小学校长也登门拜访来了。他一进门，先寒暄了一番庆贺之语，然后转入正题，说道：“刘先生引弓能泣鬼神，暨阳之地何人不知先生之高才！陆某慕名前来相求一事，请刘先生千万赏脸。”

“请陆先生明言。”

陆校长乃本邑君山下君永小学的校长，他想为“校庆”办个“堂会”，恭请刘天华去学校演奏二胡、琵琶。

“此事么……容我考虑一二。”

“其实，刘先生何需多虑，‘堂会’之上，任其奏曲，这酬金么……”陆校长说着，从口袋里掏出十块银元往桌上一按，笑着说，“若是几位校董高兴，再给十块二十块，便是刘先生的造化了。”

这耀眼的银元一出现，刘天华的脸色顿时沉了下来，“敢问‘堂会’是何形式？”

“校庆么，吵闹一番便了事。只要那些有权势的校董们开怀就行。曲儿么，俗些也无妨，那些绅士们倒喜欢俗曲……”

“啪！”刘天华顿时涨红了脸，他万万没想到，来人竟想以银元诱使他去演奏，这岂非把他当成了行乞者？他抓起桌上的银元交还来者，正色道：“如果你没看错门庭，那么就该知道我刘某从来不做此等乞讨行径！”

“刘先生不是在礼延书院也……”

“那是为了唤起世人对国乐的珍爱！”

“先生与鸦片鬼结交又是……”

“刘某与其结交，是为采集民间‘国宝’！”刘天华站起身来，正言厉色道，“若把我刘某的大志，曲解为贪图几个小钱，那你就大错特错了！陆先生另请‘高明’吧！”

陆校长碰了一鼻子灰，他没想到刘天华对金钱如此淡漠，脾性又那么怪僻。他见对方怒形于色，只得懊丧地辞别。过不多久，君永小学另一位姓蒋的校长又来“车轮战”了。

“刚才，刘先生所言贵似金玉。陆校长返校后深有感触，悔之莫及，他要我代向刘先生深表歉意！”

“明理就好。”

“不过，君永校庆之事，还得恭请刘先生相助一臂之力。”

“哦？”

蒋校长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说道：“前两年，先生胞兄寿彭先生回返故里，蒋某曾请他作一诗词，他当即一挥而就，我们想以它作君永校歌，只是尚未配曲，有劳刘先生大驾，刘先生千万赏光如何？”

刘天华接过他胞兄撰写的诗词，沉吟一会，表示乐意接受谱曲之邀，当晚便动起笔来。他反复琢磨着胞兄撰写的词意，寻找着主旋律音调，眼前忽儿瞥见了一些梦幻之境：

一群学生因饮食不周而面黄肌瘦，他们有气无力地在背诵着“三字经”，那些家境清贫的教员，也因生计艰难而愁眉苦脸地在讲台上讲学……

朔风从破落的门缝、窗架中呼啸而入，作弄着贫苦的师生们，使他

们浑身颤抖……

校园内，野草丛生，墙垣剥落，那“呜呜”鸣叫的钟声病态似的喘息着，在破碎的校园中来回撞击……”

皇历被寒风一页页吹过，那些病态的孩子在颤抖中长大，长大。他们或是成了汗流浃背的打铁工，或是当了大家豪门的奴仆，或是干起面朝黄泥背向天的农活，或是行乞在街头，手中提着竹筒子胡琴……

“啪！”刘天华情不自禁地把握在手中的笔往书桌上一抛，长叹了一口气。突然，他觉得有一股热气冒向他的脸面，定睛一看，却是一碗热腾腾的鸡蛋面条不知何时悄悄地放到了书桌上。他转身往后一瞥，只见殷尚真默默地坐在他身后的椅子上编织毛衣。“尚真，还没睡？”

“你不也没睡吗？”殷尚真深情地望了丈夫一眼，关切地说，“饿了吧，快把面条吃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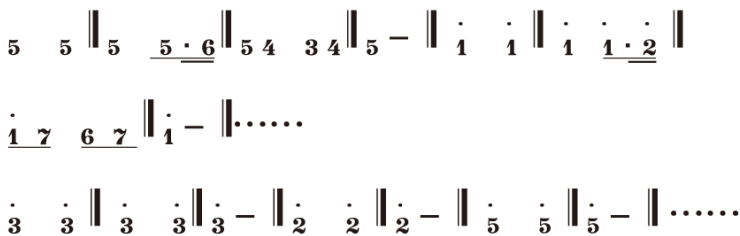
“哦……”刘天华抓起竹筷儿，却又僵住了，他脑海里还没旋出他要寻觅的音调，他用竹筷儿轻轻敲打着书桌面。作为妻子的殷尚真心里明白，每逢这个时候，丈夫准又是遇到什么不顺心的事儿了，所以，她站起身来走到刘天华身旁，双手捧起那碗鸡蛋面条，柔声说：“寿椿，快吃吧，吃完了面条就早点儿歇息，啊？”

“我不想吃，也睡不着。”刘天华还是用竹筷儿轻击着书桌。殷尚真左手端着碗，右手从丈夫手中拿过竹筷，又将筷儿往碗中一插，捞起一束面条，凑到丈夫嘴边，说：“看你还吃不吃？”

“好，我吃，吃。”刘天华张嘴吞下了妻子“喂”来的面条，心里乐滋滋的。殷尚真见丈夫顺从了自己的心愿，又捞起第二筷、第三筷，她见丈夫睁着多情的目光望着自己，便问了一句：“面条还热不热？”

“热！”刘天华这么答道，突然灵感豁然而生，这“热”字，原是面条的温度，而柔情贤淑的妻子亲身来陪伴他，亲手来喂他的夜餐，这夫妻恩情的“热”，却启发了他要寻找的旋律，“热！”要用满腔热情的旋律来谱校园之歌——

歌声中要让呆滞的孩子欢跃起来！要让愁思的教员奔放起来！要让校园蜂蝶翩翩起舞！要让校园百花齐争妍，师生共发奋……



刘天华抓起笔来，口中哼起行进中的音调，谱至尾声，刘天华欣然把笔一搁，情不自禁地呼了一声“正合我意”！他突然觉得大腿上有什么热乎乎的东西，低头一看，却是已熟睡的妻子……

“她太劳累了……”刘天华用手轻轻抚摸着妻子那乌黑、柔软的头，又轻轻地将她扶到床上，听着她均匀的呼吸，看着她那微微起伏的胸脯，他低下身子轻轻吻着妻子的脸面，心中又浮想起前不久发生的事……

那天，刘天华为掌握古琴演奏技能，离家去河南寻拜古琴之师，谁知途中不幸染上了一身癣疥，他只得半途折回故里。这癣疥却是一种“恶症”，浑身起脓泡，而且奇痒难忍。

殷尚真见丈夫患了此症，顾不了腥臭，不厌其烦地一次又一次，一天又一天地用野菊花汁水为其擦洗伤口，用手指轻轻为他抓痒……

妻子的精心料理，使刘天华心中解除了病痛之感，但怎么也解不开他精神上的愁思——他怎闲得住三天不摸琴呢？但当他抱起琵琶，刚想把《平沙落雁》曲演奏一番时，手一动弹，牵动了满背癣疥，而发出奇痛、怪痒，他出于无奈，只得放下琵琶连声叹息。

刚放下琵琶，刘天华脑海中却又盘旋出刘半农从北平来信中的言词：“在高等学府中，若无灼见之真知，定然会遭致鄙视、奚落和嘲讽。”他又想起“美新舞厅”大门口胡琴被无理折断的受辱景象……择定大业，应该全力以赴，难道眼下的病痛能阻拦自己已迈出的大步么……

刘天华重又抱起琵琶，走至后院，坐在青石墩上，忍着奇痒怪痛咬牙弹奏起来。

“寿椿——”正在钢炭炉旁煮饭的殷尚真，目睹这番情景，急忙奔出灶间，心痛地拉着刘天华的手腕说，“你疯了？！快进房歇息去！”刘天

华被殷尚真扶起身后，并未往内房去歇息，却抱着琵琶步入厨房，把搬来的一张椅子，放在钢炭炉边，人一坐定便重抱琵琶弹拨起来。

这六月暑天，灶间本已酷热难当，加上这喷着绿色火苗的钢炭炉火的薰灼，刘天华背上的癣疥透出难以忍受的剧痛，更使这位炉边操琴人汗淋如雨，刘天华闭上双目，紧紧咬住牙关，忍受住剧痛不停地弹奏着。

“寿椿，你——”殷尚真惊呆了。

“不用管我！刘寿椿若经不住这火烤，还能北上么！”

“寿……椿……”殷尚真进退两难地掩脸哭泣起来……

第三章

一、北上第一棍

这是江南湿润、柔和的风么？

它，狂呼猛啸，“闹”得老天脸儿发黄。呼啸中泥沙腾空而起，“沙沙啦啦”地向人们脸上扑打，这，就是北平城迎接客人的“见面礼物”。

北平，笼罩在飞沙网中。刘天华好奇地领教着这古都的“脾性”，隐隐作痛的脸面，使这位首次“北上”的“乡里人”感到有些不知所措。

刘天华在马成庙旁的“一毛馆”草草用了晚餐，回到临时租借的住处，门一关，便静坐桌边，努力理清思绪。

爆花的油灯蕊儿渐渐地化开了。在他眼前出现的，却是常州火车站……

“寿椿，你去北京后……”殷尚真说着，忍不住转过脸拭着眼泪，“要多保重身子……”

“哎……我在那儿站定脚跟后，再把你和孩子接去。”刘天华安慰着妻子，心中不免有些难舍之情。

“冷暖该自己当心了……”

“知道。”

“饮食上不能过分节省……”

“明白。”

“头三个月不必寄钱回家，生人生地的，花费一定很大。记住了吗？”

“记……住了……”刘天华将要告别这贤惠的妻子，心头一酸，眼眶中滚出了晶莹的泪珠。

“家里的事由我担着，你不必多牵挂。两个孩子我会带好的……”殷尚真正说着，小琴宝、小洪宝挣开刘北茂的手奔了过来，他俩一人抱住刘天华一条腿，嚷道：“爸爸当大学教授喽！”……煤油灯火猛地一跳，

刘天华两条腿抽了一下筋，眼前已不是车站，抱住自己双腿的小琴宝、小洪宝已不见踪影。可是，孩子的叫嚷声还在耳边鸣响。

“大学教授？”刘天华苦笑了一下。是的，他是以应聘身份走进这全国最高学府大门的。接待人是姓郑的教务处人员，他把刘天华引进教务处办公室后，眼睛向着天，和刘天华谈起话来。

“萧友梅所长不在校，要我代为接待。”

“请郑先生指点。”

“有个叫吴甘斌的，刘先生认识其人否？”



摄于1922年受聘于
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

刘天华点了点头，答道：“他是我‘常中’的学生。”

“是他把你的大名提到这儿来了。”郑教务挪动了一下身子，阴阳怪气地说，“这儿的琵琶导师死了，本打算由郑某我兼下了，无奈本所尚缺个干杂务的，因此，把刘先生请来了……”

刘天华听了对方的话，猛地一怔，忙问：“让我来这儿干杂务？”

“当然啰，除此之外，听说刘先生尚能凑合几下琵琶，虽不上格，总比没人教好多了。这月薪么……优厚点吧，每月四十大洋……”郑教务说着怪笑起来。

刘天华不慌不忙地问道：“蔡元培先生，郑教务不会不认识吧？”

“老交”啰。他是我们‘北大’的校座大人么。嘻嘻……”

“蔡先生来函‘常中’，聘我来此当国乐导师，月薪一百大洋，不知郑教务可知其事？”

“有……这回事。”郑教务惺惺作态，叹了口气，说，“后来……我和萧所长重又磋商，觉得刘先生学历委实浅了些，国乐方面近若民间艺人，怕难肩负国乐导师之重任，故而……”

刘天华顿时涨红了脸，他满怀大志、千里迢迢来到北平，本想展开鲲鹏之翅，振兴国乐的，但眼下，这位心怀叵测的郑教务，却私改聘书，背信弃义，刻薄地挖苦自己的学历，鄙薄自己在国乐上的造诣，薰莠异器，日后能与其共事么？

刘天华本想站起身来，拎起行李铺盖离所归里，猛然想起凡事均该

以大业为重，是真金、是黄铜，尚未经烈焰鉴定。眼下暂且委屈一点，日后自会分明黑白与真伪……煤油灯暗淡下来了，刘天华此刻的心情亦如煤油灯那般黯然跃动。他从抽屉内捧出第一个月的薪金，这四十大洋，比常州中学的月俸减少了一半，他该如何处置？更使他心烦意乱的，是他该如何向家人，向他家乡的同人志士们报告音讯？他的思绪又回到了送别场景……

火车已拉响了汽笛，刘北茂从列车窗口探出身子喊道：“二哥，快上车吧！座位给你找好了！”

刘天华正欲上车，殷尚真又轻轻地叮嘱他说：“三弟不日将去苏州东吴大学念书，别忘了每月给他汇去生活费用。”

“我忘不了此事。”刘天华上了车，刘北茂让出位置，说了声“二哥一路平安”，正要下车，却被刘天华用手轻轻挡住，说：“三弟，你只管放心去苏州读书，你的求学费用，二哥一定按月给你寄去。”

“二哥——”刘北茂眼圈一红，他向刘天华深深鞠了个躬，便匆匆下车去了。

列车开动了，它在站内路轨中缓缓行进。

“刘先生——”澈尘、圆尘和亦能飞奔而来，他们跑着小步跟着行进的列车，把手里捧着的曲谱从窗口递给了刘天华。

“这是佛曲的后半部分！”

“这是我保存的‘瀛洲古调’！”

“刘先生，到了北平，别忘了常赐惠书……”

煤油灯又亮堂了，刘天华为它添了油。他脸上那灰暗的神色消失了。他哑然失笑起来，嘻！刘天华呀刘天华，你胸中的“甲兵”上哪儿去了？你信誓旦旦雄心勃勃，难道还受不住这一棍吗？他“呼”地抽出自来水笔，拿出信笺，他该给妻子、儿女写信，也该为自己三弟汇钱，更该告诉家乡的同人们：

刘天华不负众望，定在异地再创国乐新天地……

二、特殊的考场

马神庙边，“北大”二院校门口走出两位学者，两人边走边谈着什么。

“友梅，传习所景况如何？”

“蔡老，西乐较为景气。”萧所长叹了口气，说道，“唯此国乐……总叫人郁郁寡欢。”

蔡元培摇了摇头，说道：“你总是偏爱西乐，而木然于国乐。我兴办传习所之意，你不是不知晓，中国人自己的音乐，一定要鼎盛起来么！”

“蔡老言之在理，无奈所里奇缺人才，那姓郑的教务虽教古琴，却虚有其表……”

“那位姓刘的，可曾从常州前来就任？”

“人是来了，却不甚理想，一个土里土气的民间琴手么。”

“嗯，可别小看这些人。国乐，就是民间之乐么。”

两人来到银闸胡同口，正欲左转弯往音乐传习所去，忽然从胡同右侧传来阵阵乐声。蔡元培停下了脚步，侧耳静听起来。“蔡老，这淡而无味的乐声……走吧。”

“不，这琴声可不俗哇！”蔡元培循声而去，萧所长只得勉强陪同前往。

这是琵琶弹奏之声。一忽儿风雨交加，一忽儿月明如洗，一会儿万马奔腾、一会儿私语窃窃……琴声，是从一间小屋里传出来的。

“妙！曲尽其妙！”蔡元培点头称好。著名的西乐专家萧友梅，亦被这变化多端的琵琶声所吸引。在他“耳库”里，还从未灌入过这样精妙的民族乐器演奏声，他亦饶有兴味地随着蔡元培推开虚掩的房门，步入这低矮的小屋，但见一位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手抱琵琶正入神地弹奏着。他那圆圆的脸蛋上爬满了晶亮的汗珠，由于沉醉于乐曲之中竟连陌生人进门亦全然不知。

一曲奏毕，那青年才抬起头来，他诧异地望着两位不速之客，恭敬地问道：“二位来此陋屋，不知……”

“我们是循妙声而来，打扰了。”蔡元培欣喜地望着这位难得的琵琶手问道，“刚才弹奏的是……”“《十面埋伏》。”

“友梅，国乐有妙曲么！”



北大校长蔡元培照片

“可难创出新声。”

“创新声是不易，不过，若是二位有兴……”

“能奏一曲么？”萧所长出了考题。

“我想，我那老师定然会满足二位的请求，只要他小试一曲，定能令二位倾倒！”

萧所长投去了怀疑的目光：“你老师果真有此绝技？”

“可以打赌！”那青年显然有点不悦。此时，蔡元培出来“圆场”了，他心里有个底，学生能弹奏出如此妙曲，这老师定然是位高手，于是和颜悦色地问：“你叫什么名字？”

“徐伯华！”

“在哪儿就业？”

“‘北大’音乐传习所！”“哦？你老师姓甚名谁？”

“刘天华！他原名刘寿椿。在老家江阴时，江浙沪一带谁不称他是创国乐新声的一等高手！你们却……”徐伯华是个直性子，他为刘天华抱不平，“哼！到了传习所，却把他当个勤杂工，这‘北大’的校长、传习所的所长眼睛都蒙了老鼠屎！”

这几句当着和尚骂“贼秃”的刺心话，让萧所长怎能忍受得了，他涨红了脸，正欲训斥这个自己门下的学生，刘天华正巧进门来了。由于刘天华刚来北平不久，加上萧所长近来一直不在传习所里，所以他们两人并不相识，蔡元培就更不用说了。

“二位先生光顾寒舍，定有见教。伯华，怎不沏茶！”刘天华见徐伯华撅着嘴巴，知道刚才可能发生过什么口角，便代为致歉：“二位请别见怪，我这学生脾气急躁，好冲撞人，请多多包涵。”

萧所长打量着刘天华，觉得他气度不凡，并非像郑教务所说的那样，是个獐头鼠目之辈，心中已升起了三分敬意，他亮出了自己的身份，又公开了蔡元培的职位，说：“刘先生来京，萧某没有妥善安排，请见谅。”

刘天华听说是蔡校长、萧所长大驾到此，更是喜出望外，“天华有眼不识泰山，该怪罪我没有及时登门拜访，望二位恕我失礼！”

蔡元培见刘天华仪表堂堂，又听了徐伯华不平之言，想起自己曾有书信给童伯章，便对萧所长望了一眼，说：“友梅，刘先生的职位因何如此变更？”

“这……我并不知道此事，是郑教务草办了。”萧所长是位既有学问又很精明的人，他一时尚不知刘天华在艺术上的底细，略思一会后，说：“听说刘先生在国乐上颇有研究，且已创出新声之曲，我和蔡老很想领教一下。”

刘天华微微点了点头，答道：“其实，我虽苦心于国乐创新，但收效甚微，所创之新声，还难免俗。如果二位愿指点，我乐意献丑。”

蔡、萧二位欣然点头，刘天华走至床边，打开自制的大木箱，这木箱确也奇怪，既不像衣柜，又不像炊具柜，是他专为置放各种乐器而制的“琴箱”。他拉开第三抽屉，从中取出胡琴，说声“请赐教”，便引弓拉奏了他的二胡曲《病中吟》、《月夜》和《空山鸟语》。

不需说，他那娴熟的弓法和创新的指法，奏出的超凡脱俗的曲调，不仅使蔡元培耳目一新，就连这位西洋音乐权威萧友梅也目瞪口呆，他带着怀疑的口气问道：“这是刘先生所创之曲？”

“尚不成器，请所长多加指点。”刘天华拿出小本本虚心等待指教。

“刘先生刚才的演奏，出格地超越了原来胡琴的把位，这是为什么？”萧所长要亲自考一考这位新来的教员，掂一掂他的分量，验一验他的真才实学。

刘天华对答如流：“中国胡琴的音域太窄，它束缚了表现力的舒展。所以，我冲开了一成不变的把位禁区，拉开了音域宽度，表现力也随之丰满了。”

“这是偶尔想到的，还是借鉴了什么……”

“我十四岁初学音乐，至今已十三年了。我早就有一个心思：对这被贱称‘叫化’的胡琴，要提高它的地位，就必须进行改良！”

“嗯。刘先生这一改，确实大有起色。请问，你有没有借鉴什么……”



摄于1928年前后刘天华与艺专及女子文理学院同仁合影（后排左三人为刘天华）

“有，是民间的‘三弦拉戏’，民间的唢呐曲、琵琶曲以及佛曲、道曲、小曲……”

萧所长有些失望，他总以为这借鉴一定来自西洋的小提琴，他不信中国民间的这些曲儿真能对这位胡琴创新者有所启迪。所以，他提出要欣赏“三弦拉戏”。

刘天华有求必应，当即引弓来了一段《追韩信》，音域大幅度拉开的指法，和栩栩如生的音调，使萧所长暗暗佩服。但他却从中发现了问题，于是又说：“‘三弦拉戏’固然有其可取之处，请问：它能变调么？能从A调变成G调？F调？C调？”

这是一个难题，也是刘天华正欲解决的一个新课题。不过，他胸中早已有了盘算，不慌不忙地回答：“目前，它还不能。但不久，在我的新曲里，也许你能听到这种变调。”

“从‘三弦拉戏’？或者什么佛曲、道曲中汲取精华？”

“不。是小提琴！”

“小提琴？”萧所长听到刘天华提及小提琴，立即兴奋起来，“刘先生也认为西洋音乐先进？”

“是的。”刘天华从琴箱中取出他用五线谱记录的《病中吟》等曲，坦然地说，“这五线谱就比中国的工尺谱简练，实用。我想，我该从小提琴的技法中汲取营养，借此来丰富中国的二胡演奏力！”“难道……你不怕被人骂你是‘黄帝的不肖子孙’么？”

“我想，这种自以为是又自暴自弃之人，才是黄帝的不肖子孙！”

萧所长心里一乐，微笑着问：“哦？刘先生此话的意思是……”

刘天华扬了扬手中的胡琴，襟怀坦白地说：“以此为例吧，如果我们还死抱这千年未变演奏力低的胡琴固步自封，那是对祖先的不忠。地球在运行，世界在进步，它不改革的话，就会挨骂，挨打，乃至被历史所遗弃，这岂非愧对祖先留传下的国宝！所以，我想，学外国的小提琴，正是为了中国的二胡！”

“好！刘先生成竹在胸，萧某佩服！”此刻萧所长心悦诚服了，他觉得刘天华是公正的，他搞西洋音乐这么些年，他听够了“国粹主义”者的冷嘲热讽。如今，这位新来的教员言简意赅，他怎能不感到欣慰！

“哈哈……”蔡元培作为不开口的“陪考”者，此时却放声大笑起来，他拍拍萧所长的肩膀，说，“友梅，怎么样，对于这样一位胸有甲

兵，又虚怀若谷，更有绝技见长的先生，传习所该如何……”

“纠正原来的偏见，刘先生应担任全所国乐导师！”

三、“一毛馆”背后

刘天华荣任“北大”音乐传习所国乐导师后不久，又兼教于“北大”女子高等师范学校音乐系。他虽课程繁忙，却忙而有乐。心一宽，体亦胖，这对于骨瘦如柴的郑教务来说，是一种威胁。这种威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刘天华在萧所长面前贬斥“国粹主义”的空论，这分明是“踩”了他姓郑的疼脚；二是刘天华这个乡下来的“民间艺人”，居然兼教二校，薪俸倍增，名声响亮……那天，刘天华正在教室里为学生上课，郑教务悄悄地站于教室外面偷听，他要从中找些岔子，以便一泄积郁于肚腹的“酸气”。

刘天华授课十分别致，他将两把二胡分别挂在黑板的左右两端，然后又在黑板上书写着“二胡的构造及改进”几个大字。郑教务偷眼望着这黑板东端的一把极为简易的竹筒胡琴，又盯着西端那把木质较好的二胡，更见刘天华先后用两种胡琴各拉了一曲，显然，音色大不相同。刘天华谆谆告诫学生：“中国胡琴务必要改良它的构造和拉奏法，这样才能提高它的演奏力，使俗音变成雅声。”接着，刘天华又从教桌上拿起小提琴，告诉学生：这西洋提琴有不少长处可以供中国胡琴借鉴，比如它的音域之宽、变调之活，拉弓之灵……

“刘先生，我想与你聊聊天。”一下课，郑教务便把刘天华请到他的办公室。两人坐定后，郑教务胁肩谄笑了一下，问：“刘先生是姓‘刘’吧？”

此问好不奇怪，刘天华不解其意地反问道：“郑教务明知如此，何必再问？”

“我想刘先生应改个姓。不必姓什么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而该姓‘洋’！”

“郑先生何故要我改姓？请指教。”其实刘天华心里已明白了三分。

“刘先生连老祖宗传下的宝贝都可以随心所欲加以改动，这姓氏岂非也可任意变更。”

刘天华明白对方此举的用意所在，他本不想辩驳什么，但对方话中

之意牵涉到对国乐改革的错误看法，所以他坦然说道：“那么，郑教务亦须改行啰？”

“改行？”郑教务一怔，“我为何要改行？”

“有人自暴自弃，称这为‘叫化胡琴’，你能卑躬忍辱，想必对叫化这一行颇为欣赏了！”刘天华无意与其多谈，站起身来便走。

“哎，别走么。”郑教务追上前去，厚着面皮说，“且不谈这个。可是，刘先生眼下发了‘横财’，总该请酒庆贺呀！”

“这个……可以，若有兴致，随我来。”刘天华出传习所，来至沙滩口，一个右转弯向马神庙方向走去，熟悉的“一毛馆”便已映入眼帘。

“怎么？去‘一毛馆’？”郑教务睁大了眼睛问。

“对。这是我用餐的老地方。”

“可这是……专供学生膳食的小馆子么！”

“馆子虽小，却能填饱肚子。进去吧！”

“不，不……”郑教务知道，这是一家简易西菜馆。所谓“一毛馆”，便是花一毛钱去用一餐，无非是一杯咖啡或牛奶，再加一小盘黄面包。想到此，他的脚步不由自主地向后退着，嘴里说道：“今日胃口不佳，失陪了。”说着，匆匆离开了“一毛馆”，心里暗骂道，“哼！毕竟是乡下小洞里爬出来的螃蟹，气量这么小！”

郑教务愤愤而去，刘天华却迈大步跨进了“一毛馆”，在靠墙角的一张小方桌边坐下，那老年侍者像见到熟人那样问一句：“刘先生，老规矩吧？”

“对。请把牛奶换成咖啡。”

“好味——”不一会，老侍者端来了一杯咖啡，一盆黄面包。

“谢谢了！”刘天华拿起钢叉叉起面包，美美地用起餐来。

在墙角另一边，有三个学生正围桌窃窃私语。那个男学生，就是徐伯华，两个女学生长得却很秀气。其中一位个子稍长点的叫安华，另一位稍矮一点的名叫玉娥。

“喂，刘老师家境一定很穷吧？”安华悄悄地问。

“每月一百多大洋，还穷吗？”徐伯华答道。

“为什么老这么寒酸呢？”安华闪动着乌黑的眼睛，显示不解之意。当然，这种不解，是出于学生对师长的关心。

“刘老师才气量大哩！”徐伯华仗着跟刘天华接近频繁，当然他肚里

的“情报”多的是，此刻正是露一手的时机，“你们知道什么！刘老师有个三弟在苏州读大学，每个月发了薪俸刘老师总要给他弟弟汇几十块大洋！懂吗？几十块！”

“寄给他弟弟么？”安华俏皮地吐了吐舌头。

“还有——刘老师给耍猴的，一掏就是两块大洋！”徐伯华伸出两个指头在安华眼前晃了几下又补充道，“听说……刘老师还给他家乡的什么‘国乐研究会’寄现洋……”

安华那美丽的眼睛闪烁出崇敬的光彩，她暗暗用手指着刘天华说：“起初，刘老师来上课，我和玉娥见刘老师那模样儿，还以为他是个呆子呢！嘻嘻！”

“你们才呆呢！”徐伯华对安华做了个鬼脸，引得安华和玉娥“嘻嘻”地笑出声来。

“嗯？在笑我吧！”刘天华不知什么时候已站到正在嘻笑的学生身边。这一下，可使三个学生发窘了。

徐伯华搔头摸耳，不知所措。安华吐了吐舌头，红了小脸。唯有那位秀外慧中的玉娥，却礼貌地站起身来，说道：“刘老师生活这么俭朴，我们几个正在胡猜这究竟是为了什么？”

刘天华微微一笑，说：“胡猜会费神的。走，上我家去坐一会儿，你们就会明白了。”

出“一毛馆”，往沙滩方向走不多远，便是银闸胡同。师生们一齐进了刘天华的住屋，徐伯华和安华双双惊叹不已，他俩的惊叹内容并不相同。安华眼见其两间仅十几平方的小屋，觉得太“挤”了，而徐伯华却因有一段时间没来这里，对这里的变化吃了一惊。原先，这十几平方两间屋是相通的，屋内除了小床、书桌、琴箱之外，似乎别无它物了。而眼下，这南间小屋一分为二，进门是狭小的“客厅”，“客厅”后是“正房”。而将房间隔成“客厅”、“正房”的并非砖砌或木板的墙壁，却是一架半新不旧的立式钢琴！

“钢琴！”安华掀开键盘的遮盖板，“当”地用手敲了一下，好奇地问：“刘老师，是你……买的？”

“奇怪！不花钱买，还能从天上掉下来？”徐伯华总爱替老师打抱不平。

刘天华哈哈大笑起来，他走到钢琴边，用手敲了几个键盘，说：“这家伙进门了，我也只能进‘一毛馆’喽。哈哈……”安华虽有点

“调皮”，心地却是那么柔美，她目不转睛地望着这架花大价钱买的钢琴，又偷偷地用眼盯着怡然自得的刘天华，心痛地说：“刘老师，你天天进‘一毛馆’，要饿坏身子的。”

“看！不是挺棒么？”刘天华用手拍了拍胸脯，顿了一顿说，“不过，进‘一毛馆’的日子不会太长了。”

“是么，刘老师该去大菜馆饱吃它一下！”安华高兴地拍着手。

“不是进大菜馆。”刘天华忙解释道。

“中菜馆也可以么。我爸每个月给我寄好多钱，我想……每个礼拜天，由我请刘老师的客！”安华那天真可爱的脸儿一笑，生怕话儿无信，补了一句，“真的，我要不请客，就是小花狗！”

“我呀，中菜馆也不去。”

“那……上哪去呀？”安华撅着嘴巴有点扫兴了。

“就在这儿用餐！告诉你们，‘她’要来这儿了！”刘天华微笑着说着。

“她是谁呀？”安华还是那么天真无邪，玉娥忍不住了，她用食指点了点安华的鼻子，说：“你呀，也太孩子气了，刘老师说的‘她’，就是我们的刘师母！”

“哎呀！”安华这美丽的少女，舌头一吐，满面飞来了红云……

四、两根弦的提琴

“又是豆荚！又是豆荚！我不吃！我不吃！”小洪宝见母亲又把一碗煮豆荚摆上桌子，撅着小嘴巴用筷子推着豆荚碗，哭了起来。

殷尚真照例地哄着孩子说：“小洪宝，乖么，再吃一阵子豆荚，妈买红烧肉给你吃。啊？”

“骗人，骗人！我上北平来了这么一大阵子，妈妈老是说‘买肉了，买肉了！’可就是没买来！”小洪宝干脆往地上一坐，打起“地滚”来了。

作为母亲，何尝不想经常买点鲜肉让孩子们营养营养，高兴高兴呢！可是，她要当好这个家呀，她左掐右算，若要平衡家里的收入和开支，只能节衣缩食，不能有半点儿阔绰。

按理说，刘天华的月薪，一家四口人满可以过小康生活了。为什么她却要在花费上卡得那么紧呢？因为，开支的渠道比较多，她都要一一

应付，她不能顾此失彼。——三弟刘北茂已从苏州大学转入燕京大学英文系读书，一切费用都由刘天华和刘半农两兄长负担。她作为二



1922 年在北京拍摄的合家照

嫂，资助三叔念书，这是义不容辞的。

其二，刘天华是个国乐改革迷，他不时要把那些流落街头的卖唱者请进家来听唱记谱，管饭给钱又是一笔开支。其三，每逢星期天，刘天华总得花钱去找那些唱昆曲、京戏的戏子学唱京昆调儿。丈夫的种种开支，殷尚真深知其意义，她这个当家的，都毫不吝啬地把钱捧出去……

除了这些大额开支以外，仅留下的一些钱要考虑全家大小四口人的衣、食、住、行，再加上她肚子里又添了个未出世的孩子，她能不天天豆荚下饭吗？挑起这沉重的家务担子，作为贤妻、淑嫂和良母的殷尚真，确实重一些，但她乐意挑，生活苦一点，她乐意受。

“小琴宝——”殷尚真见小女儿站在钢琴边，用手敲着钢琴键，嘴里还哼着曲子，不觉一阵高兴，心里嘀咕：这孩子 in 江阴老家时就跟着父亲学拉胡琴，到了北平，她又跟着父亲学弹钢琴，长大了定然和父亲一样是个“音乐迷”。小琴宝听到母亲的喊声，留神地闭合了钢琴盖，瞥了一眼席地而坐的哥哥，跑到桌边，高兴地喊道：“好香哇！吃豆荚啰——”

“哼！豆荚没红烧肉好吃！”小洪宝哭了一会儿，又在地上搭起他的积木来，他搭了一座大房子，房子上搭了个大烟囱，又把一只泥塑小猪放在烟囱上“煮”。

“我说豆荚好吃！”

“我说红烧肉好吃！”

“豆荚好吃！”

“红烧肉好吃！”

“豆荚，豆荚，豆荚……”

“红烧肉，红烧肉，红烧肉……”

兄妹俩争论得喋喋不休，谁也不肯相让。结果，他们只能让母亲作“裁判”。当殷尚真回答小琴宝“豆荚好吃”时，小琴宝用筷子夹了一根豆荚往嘴里一送，说：“喔——豆荚好吃啰！”当殷尚真回答小洪宝说“红烧肉好吃”时，小洪宝撅着的嘴巴笑开了，他“呼”地抓起泥塑小猪往头顶上扬，说“嗨——红烧肉好吃啰”！说着，把泥塑小猪娃往嘴里一送，咬了一口，弄得满口是泥……

就在这当儿，刘北茂突然“呼”地走上前去，他把小洪宝抱在怀里，眼泪簌簌而下，“叔叔拖累你们了。”说着，从包里拿出用荷叶包着的卤肉，说，“小洪宝，吃肉吧，小琴宝，你也吃……”刘北茂来这儿已十几分钟了，他在门口亲眼目睹孩子们的“豆荚——红烧肉”之争，心里一酸，立即返身去熟肉店买来了这包卤肉。“二嫂，我太对不起你们了。为了我，你们……”

“三弟，别说傻话了，孩子不懂事嘛。其实，我们还是经常有肉吃的。”殷尚真话音未落，小洪宝便嚷了起来：“妈妈骗人，妈妈只买豆荚，就是不买肉！”

“小洪宝你——”

“二嫂，你别哄我了。从今天起，我每个礼拜买点肉送来。”

“别这样做，你在念大学，费脑费神的，饮食上该吃好一点。”

“不！我宁愿礼拜天饿一天，也要把肉买来，我……”刘北茂说着眼睛湿润了，他告诉殷尚真：刘天华近来思想上压力很大，他却以极大的毅力忍受着，他不愿告诉自己妻子……

那天，刘天华去拜会外籍音乐教授托诺夫，提出要向他学习小提琴演奏技法的请求。托诺夫睁大了他那绿眼睛惊异地问：“刘先生不是国乐导师吗？”

“是的。”

“哈哈！怎么学起小提琴来了，嗯？”

“这是我的需要。”

“需要？刘先生需要什么？”

“了解小提琴的演奏技法，借以提高中国二胡的表现力。”

“中国二胡？它能提高什么表现力？哦？哈哈……这‘叫化胡琴’

——”

“请阁下注意说话分寸。”

“哈哈……这‘叫化’还有什么分寸？刘先生？”

“要说‘叫化’，阁下未必不知，这小提琴在西欧不少国家内，不也是有人用它作为乞讨钱财的工具么？”

“这——”托诺夫语塞了。

“阁下，我们都是搞音乐的，双方都该尊重异国民族的音乐。西洋的小提琴，有我们中国二胡可以借鉴的地方，所以我才如此尊重阁下以及你的小提琴。”

刘天华的话是那么有力，那么自信。托诺夫还是第一次遇到这样一位大度豁达的学者，他有些吃惊，“刘先生，中国搞民乐的人我见过不少，他们……刘先生如此肝胆，令人佩服！只是……”

“阁下有什么高见？”

“提琴是提琴，胡琴是胡琴，两者怎能融会贯通呢？”

“琴虽为二，理则为一。为什么不能互相融合？”

“小提琴是四根弦，而中国胡琴却只有两根，刘先生恐怕不会不知道吧？”

“我深信，过不了多久，中国胡琴定然能成为两根弦的提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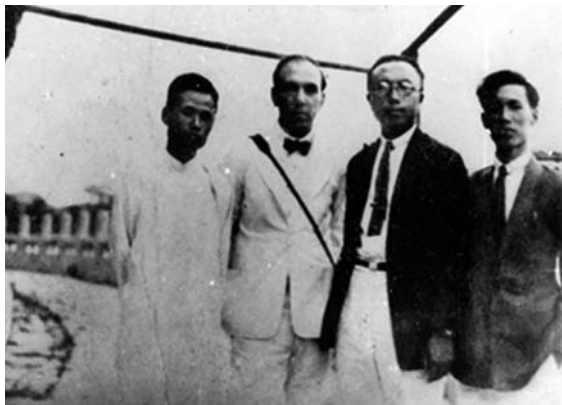
“嘴?!真是绝妙的见解……”托诺夫站起身踱起步来，他在思考着什么。

“阁下有什么条件，可以直言相告。”

“当然啰，我素闻刘先生是个很慷慨的人，这费用……”

“请报个数目，刘某定然照办！”

“好吧，一月为一期，每期



刘天华与托诺夫（左二）唐晶（左一）罗炯之（右一）合影（摄于1927年）

付中国大洋三十块。刘先生，怎么样？”

“一言为定！”

刘北茂讲到这里，眼圈一红，晶莹的泪水夺眶而出，“二嫂，二哥不愿把这项开支告诉你，他不愿让你增添负担，他……”

“他怎么啦？”殷尚真着急地问。

“他……忍痛把心爱的怀表抵押了两个月的学费……”刘北茂说到这里忍不住轻泣起来，“我对不起二哥二嫂……我再也不能成为你们的沉重包袱……从下个月起，我再也接受二哥二嫂的经济资助了……”

殷尚真听完刘北茂讲的隐情，心里一阵酸痛。她低下了头沉思起来，作为妻子，她感到自己还没尽到妻子应尽的责任。丈夫创事业，她理该竭尽全力支持。可是，丈夫为什么将此事瞒着她？是因为她在挑起这家庭担子中有什么怨言被丈夫听到了？或是丈夫察觉到她对丈夫的创业有什么不满？或是……

殷尚真反思着，但她怎么也想不起她对丈夫的创业有丝毫的不满之处，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她心里明白：丈夫是她心目中的圣人，她对丈夫的一切言行，无论是理解或是不理解的，她都视作是圣人的举止而支持、崇拜。以往，丈夫有什么事儿，不论大小都要告诉妻子，眼下之事却一反常态地瞒着妻子，在殷尚真看来，这定是她没有当好妻子的缘故。想到这儿，不觉心里一酸，泪珠儿忍不住从眼眶中簌簌而落。

刘天华归家了。他还是那么兴致勃勃地先哄着孩子：“小建筑师，今儿又盖了什么高楼大厦啦？”“小音乐家，你究竟喜欢胡琴还是钢琴啊？”

往常，小洪宝总得回答：“我盖了世界上最大最大的楼房！”小琴宝却调皮地答道：“爸爸喜欢什么，我也喜欢什么！”

可是，眼下两个孩子却谁都不作声。小洪宝乖乖地坐在桌前美美地品尝着豆菜的“香”味儿，小琴宝却跟着妈妈垂下了头，泪珠儿暗暗落下。

“怎么啦？”刘天华好不奇怪，他近前去问小洪宝，“告诉爸爸，出什么事啦？”小洪宝却突然哭了起来，说：“我不该吃红烧肉，我不该……”

小洪宝的话更使刘天华丈二和尚摸不到头脑。他把小洪宝抱到怀里，又问道：“小洪宝，你该吃红烧肉，只是爸爸……”

“不，不，我不该吃红烧肉，不该……”

“为……什么？”

“三叔叔讲了，爸爸的怀表交学费了……”小洪宝说着也哭了起来。刘天华一下明白了，是刘北茂透露了“情报”，弄得全家为此伤心落泪。为了扭转这悲切的局面，他用手拍了拍口袋，告诉小洪宝，“着急什么呀，爸爸的怀表在这里嘛！”

“真的？”小琴宝一下抬起了头，她懂事地拉着殷尚真的衣袖说，“妈妈，爸爸的怀表在口袋里呢！爸爸，几点了？”

“嗯……”刘天华背过身去，用手伸进口袋，又伸出手来作了个看表动作，答道，“是开饭的时间啦！”

殷尚真见此情景，掩着脸站起身来奔进了内房抽泣起来。刘天华尾随而入内房，他在妻子身旁站定身子，轻声言道：“原谅我……没有和你商量把怀表……”

“寿椿，我……对不起你呀……”殷尚真失声痛哭起来

五、言出重如山

一尾鲳鱼装了满满一大盆儿！经过精巧的制作，灰白的鱼体染成紫红色，鱼腹背上加了四根长长的青葱，它卧在乳白色的瓷盆里，散发着扑鼻的香味，殷尚真把糖醋鲳鱼端上桌来了。

刘天华正在桌边画着什么，嘴里哼着英文字母，“G”、“D”、“A”、“E”……又是什么“一、二弦是A、E，“三、四弦是G、D”……在他面前摊开一张白纸，上面画着一把小提琴和一把二胡。

“寿椿，收‘摊子’吧，大哥也快来了。”殷尚真放下盛鲳鱼的盆子这么说。

“嗯……”刘天华说着，双目仍盯着纸上的那把二胡，咕噜着，“内弦是A，外弦是D……”

“看你这个呆样儿，别让你大哥笑话。”殷尚真又催了一句，“快，帮我端菜去！”

“知道了。”刘天华说着，眼睛还是紧盯着纸上在琢磨着什么。

“你呀，大哥从英国归来，大嫂也要上门，你——”

“好，我遵夫人之命立即去端菜。”刘天华没头没脑地站起身来，走向灶间，捧出一把筷子放到桌上，身子又坐了下来，他的眼睛却盯住了盆子里的鲳鱼，特别注意鲳鱼腹背上的四条平行的青葱。他拿起一支筷子，点着青葱，“这一线E，二线A，三线D……”

“哟，爸爸嘴巴馋，偷吃鲳鱼啰——”小洪宝口中流出唾沫，“我也要吃！也要吃！”说着正欲上前，被小琴宝一把拉住，“哥，别去！”

“干吗？”

“爸爸在办大事！”

“不是用筷子挟鲳鱼么？”

“不是。我知道爸爸在干什么！”小琴宝在小洪宝耳边悄悄儿说，“爸爸在捉鲳鱼身上的大青虫！”

“就是那四条长长的大青虫？”

“是么。”

“那不是，那是妈放的大葱！”

“青虫！”

“大葱！”

“青虫，青虫！”

“大葱，大葱！”

小兄妹俩又争开了。正在这当儿刘半农和他的妻子朱蔚英进门来了，小洪宝不认识这西装革履的“陌生人”，于是挡住门口，问：“你找谁？”

“就找你——”刘半农点着小洪宝的鼻子说。

“你知道我叫什么名字？”

“大名刘育毅，小名小洪宝，对不对？”

“咦？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嘻！我跟你‘老’朋友啦！记得吧？在老家江阴，你躺在摇篮里，我还抱过你啦！记得不？”

“记得啰！”小洪宝转过身喊道，“爸爸，妈妈——我的‘老’朋友来了——”

刘半农和夫人朱蔚英捧腹笑着进了门。刘天华见长兄长嫂双双从国外回来，十分高兴，“大哥，大嫂，请坐！”殷尚真也送来了家乡的“龙山茶”。

“大哥在异国呆了快五年时间啦？”

“可不是。先在法国巴黎，呆了两年，后又去英国伦敦。”

“大嫂真是贤淑，一直陪伴在大哥身边。”“我和她呀！”刘半农盯了朱蔚英一眼打趣地说，“恩爱夫妻，一步不离么！哈哈……”

“你呀……”朱蔚英脸儿一红，刘半农又有词了，说道：“她呀，在伦敦还‘下’了两个‘蛋’！”

刘天华一乐，忙问：“孩子取了什么名？”

“在伦敦诞生的么，小子取名‘育伦’，小女以‘育敦’为名！”

“大嫂，怎么不把孩子抱来？我这二叔真想见见两位小侄呀！”

殷尚真端齐了菜，热情地招呼长兄长嫂入席。当她见到桌子中间那盆鲳鱼时不禁一愣，这鲳鱼身上的四根青葱已陷进了鲳鱼腹背，而四根筷子却平行在鲳鱼肚腹之上……

“寿椿，你……”殷尚真欲伸手端走那盆鲳鱼，准备重新放入锅内制作一下，却被刘半农用手挡住了，“二妹，别麻烦了，这鱼，很有意思么。它可以称作是‘提琴鱼’！二弟，对不？”

刘天华憨厚地笑了笑，带着歉意地说：“嘻！都怪我着迷了……”

“这不很好嘛！立下大志的人，是该全力以赴，才能成大器。”刘半农询问了刘天华这五年中的创业简况，满脸堆笑地说：“二弟的所作所为太使我欣慰了！你我都没遗忘先父的遗训：男儿铁汉，志在四方！”刘半农说着站起身来，把他特地从英国购买的一架小提琴赠给刘天华：“二弟，我盼有朝一日，中国二胡能成为两根弦的提琴！”

长兄相赠外国的小提琴，顿使刘天华泛起往事来：

一九二〇年刘半农赴欧留学之事，刘天华是一清二楚的。当时，长兄赴欧学习的消息传到江阴，亲属上下均为此事忧心忡忡。父亲刘宝珊这顶梁大柱，四年前便与世长辞，母亲蒋氏又体弱多病，加上妻子、女儿……可谓上有老，下有小，家庭经济状况较为困苦。若刘半农一去欧洲，这家庭生活重担由谁担得起？

刘半农考虑再三，决定将妻子、女儿一起带往英国，一个人的留学经费要供养三口人，确是困难重重，但刘半农有他的谋划：一是节俭，二是以著作补贴。于是，他二月七日启程，三月十七日到达伦敦，开始了他的留学生涯……

刘半农原欲在伦敦大学兼学语言学和文学两门，但客观现实告诉他两者不可兼得。于是，他只能忍痛丢弃已颇有成就的文学，而择定研究

语言学为主课题……

他治学态度认真、严谨，首先，他对中国语言中的“他”字的广泛运用提出了质疑。刘半农认为：这个“他”字是泛指男性，于是提出代表女性的应该用“她”字，而泛指的无生物该由“它”字代表……《“她”字问题》的文章，在上海《时事新报·学灯》副刊发表后，炸开了中国语言学大门，几经论战，宣告了“她”字的诞生，而列入中国语言文字宝库，成为一颗熠熠闪光的明珠。

当然，刘天华通过长兄的书信传递，也略知长兄在国外留学的景况，对于长兄在异国思恋祖国，思恋家乡的代表作——《教我如何不想她》更是熟记心扉：

天上飘着些微云，
地上吹着些微风。

啊……

微风吹动了我的头发，
教我如何不想她？

月光恋爱着海洋，
海洋恋爱着月光。

啊……

这般蜜也似的银夜，
叫我如何不想她？

水面落花慢慢流，
水底鱼儿慢慢游。

啊……

燕子你说些什么话？
教我如何不想她？

枯树在冷风里摇，
野风在暮色中烧。

啊……

西边还有些儿残霞，
叫我如何不想她？

“二弟，听说你拜了‘洋师’学小提琴演奏？”刘半农问。刘天华一笑答道：“大哥的消息可真灵通啊！你以为此事可否？”

“太好了！中国人要胜异国一筹，必得先从异国精美的东西中吸其精华。我在英国、法国可学了不少东西……二弟，你的那位‘洋师’对你如何？”

此时，在托诺夫的卧室里，托诺夫正与另一位外籍音乐教授欧罗伯在谈论着刘天华。

“那位姓刘的，学提琴的进展速度真不可思议。”

“难得的东亚人哪。最近，他在跟我学理论作曲。看来，他对我们西洋的东西十分感兴趣。”

“只是感兴趣罢了。”

“难道他不崇拜？”

“很难说此话。”

“哦，阁下有何见解？”

“我觉得此人十分微妙……”

“妙在哪儿呢？”

“他对我们的音乐，一是抱着择善而从的态度，二是既不卑又不亢。”

“这一点，我亦有同感。”

“我发现了他有一个奥秘。”托罗伯从桌上拿起一本五线谱，扬了一扬说，“我们的某些演奏技法，都融进了他的乐声中去了。这《月夜》、《空山鸟语》……”

“哦？看来，他是忠于他的黄帝的。但他并不憎恶‘西洋’。”

“欧罗伯阁下，你必须清楚地看到，姓刘的是和我们的音乐友好，我只察觉到这一点。”

琴声响了。

刘天华抓起刘半农相赠的小提琴拉奏他的《月夜》曲，他又用二胡重复拉奏了这个创新的二胡独奏曲。

刘半农是搞文学的，在语言学和摄影艺术方面均有真知灼见，但他亦喜爱音乐。此刻，他凝视着这位发愤振兴国乐的二弟，特别留神他以二胡拉奏出近似小提琴，又在某种情绪上超过小提琴的二胡乐曲，他连声叫好，并取了照相机，选择好最佳镜头为其照了相……

琴声响了。

这是托诺夫用小提琴在偷偷地拉奏《月夜》，他拉着拉着，觉得这个曲子如行云流水，它是那么流畅，又觉得此曲妩媚动人，犹若法国女郎在溪流边、月光下情意绵绵地向情人倾吐真情，他一口气拉完了曲子，呆呆地站在那儿，他没意想到这位中国后起者，竟能谱出如此崭露头角的乐曲！

欧罗伯得意地抢“功”来了，“阁下，领教了吧？要不是我在理论作曲上对他的栽培……”

“别吹了，这个曲子是一九一八年搞的，眼下已是一九二五年了！”

六、黄连树下操琴

1922—1926

这两个数字标示出的四年中，充满了刘天华创国乐之业的喜、怒、哀、乐。而这“喜”更多地是从“哀”中“提炼”出来的。他在奋斗，在进取，在奠基。但是，这种奋斗却属于孤军奋战，他单枪匹马冲杀在改革国乐的战斗之中。军阀混战、各自为王，战火纷飞，政局动乱。在这种逆境中，刘天华要实现自己的抱负，谈何容易！军阀当局设置教育，特别是音乐教育机构，仅是装点门面罢了。更何况，那些西乐派始终固执地视国乐为“叫化乐”而加以否定；那些保守派的头领，居然也对国乐采取自我毁灭的封闭手段……刘天华要同时应付腹背两个方面的进攻！

该是发月薪的时候了，可是教育部还未拨下款子，刘天华去问郑教务究竟是怎么回事？

郑教务正有气无力地在拨动他的古琴。他似乎没理会刘天华就在他身边。

“郑教务，这个月的薪金，怎么还无动静？”

郑教务淡淡地答道：“你问我，还不如问你自己呢。”

“这是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郑教务懊丧地摇着头说道，“准备回老家吃泡饭去吧……”

刘天华一怔：“到底为什么？”

“为什么？只怨我们搞的行当……”郑教务颓废地答道。

“你是指国乐？”刘天华气愤地问。

“还能指什么呢……”郑教务低下了头。

“我真不理解，中国人对自己民族的音乐，竟是那么冷漠无情！难道教育部的大员们都是异国人？”刘天华脸带怒色，用手击桌。

郑教务冷笑了几声，长吁一口气，说：“刘天华先生，别那么孩童气了。北京的天下还得要更换呢，谁顾得上你什么‘国乐’、‘家乐’的。今儿欠发工资，说不定明儿这传习所还得关闭大门！”刘天华听了，一时也无言以对。他恨这个时代，军阀割据、争权夺利，而不顾国家衰亡、民众受难！现在他该怎么办？欠发薪饷，还可以忍受，如果这堂堂“北大”音乐传习所要关上大门，他正在奋斗的事业难道半途而废？难道这多年的汗水就这样付诸东流？他忍耐不住了，他要去找萧所长！找蔡元培！他要大声疾呼：“中国的国乐决不能这样被扼杀！”



摄于1925年前后

萧所长对于神情激愤的刘天华只是报以微笑，当刘天华发完了愤慨之言后，他才说：“刘先生不必如此担忧么。”

“人非草木，有良心的中国人岂能对此无动于衷！”刘天华还是那么激昂。

“你可以高枕无忧，继续搞你的音乐，拿你的月薪。”

“这么说，传习所还继续存在？！”

“不，即使音乐传习所关门，你也不必担心前途！”

“我不解所长的意思。”

萧所长哑然一笑道：“你没想过吗？眼下，你的小提琴演奏水准已出类拔萃，所以‘西乐演奏团’里，我力荐你当第一小提琴手。”萧所长拍了拍刘天华的肩膀又说，“你还有良好的铜管乐演奏水准，又弹得一手好钢琴，你发什么愁呢？”

刘天华细细品味着对方的话中之意，默不作声地坐在那儿思索着什么。

“传习所关门，刘先生大不了丢了国乐，转向西乐。我想，你会在这方面成名的。”萧所长已把话儿说得一清二楚了，“只要刘先生愿意，我

萧某定然尽力扶助你。”这是对于事业重新抉择的关键时刻。在刘天华面前，现实严峻地摆开了两条路：一是坚持搞国乐改革，如若这样，那么传习所大门一关，他将重又失业；二是丢弃国乐，跟着萧所长转入西乐领域，这也许是一条能飞黄腾达的道路……

刘天华思索着，竭力地思索着。他在这十字路口该选择什么路呢？他已心力交瘁了。他走出萧所长的办公室，在这所行将倒闭的音乐学府内伤感地踱起步来。

学府门口“国立北平大学音乐传习所”的校牌，被露珠、风沙、日光折腾得“面黄”而“身裂”。这“四合院”的校舍，本来就不宽绰，竖里仅五大间屋，横里仅三大间房，这“竖五”、“横三”围成的院子，刘天华踱上三十步路就撞壁了。他觉得院子越来越窄，变成一口小“井”，又觉得四周的教室、练乐室在向外伸展，伸展中却消失了，这里变成一块空地……

“刘先生，完了！彻底完了！”郑教务向刘天华走来，他递上一张报纸，“看，胡适先生也说话了！”

刘天华接过报纸，仔细看了起来。报纸上有两篇文章，一篇是胡适写的，这位名闻遐迩的“哲学家”、“文学家”，积极主张“解放诗词”必得“全面排斥音乐”，另一篇是周作人的宏论“吹吹打打几个月便学得会的音乐，还要成系吗？”……

刘天华顿时眼前发黑，耳内轰轰作响。他简直怀疑这些“笔杆老爷”是否是中国人？！他下意识地那张报纸揉成一团，抛在路边废物箱内……

刘天华拖着沉重的步子走回了家，他那红润的圆脸上抹上了灰白色彩，他那圆框眼镜后充满活力的目光滞呆了，他走入内房暗暗地叹息着。

“寿椿，你怎么啦？”殷尚真关切地问。

“没什么。”刘天华凄然地回答妻子的问话。

“你太劳累了。”殷尚真拉开被子，“好好歇息一会。”

“不累。”刘天华吁了一口气。

“又遇到什么不顺心的事了？”

“没……有……”刘天华憋在肚腹里的怒、恨、悲、愤一下涌上了心头，他突然神经质地抱住了妻子的肩头，大声地问道：“我是傻子吗？是白痴吗？”

“寿椿你……”殷尚真冷不防丈夫向她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一时手足

无措，“寿椿，你发烧了？……”

“不！我很冷静，冷静极了！”刘天华话未落音，却又更正道，“我，是在发烧，血管中的血液沸腾了！血管就要破裂了！”

丈夫这种从未出现过的举止，使殷尚真害怕起来，他究竟是为了什么？是真病了，还是受到什么强刺激了？她一时不知究里，只能以哭泣代替理解。

妻子一哭，使刘天华似乎降了一些温，他双手从妻子肩上抽回，双目愣愣地盯着他的琴箱，继而打开琴箱，取出胡琴拉奏起来。这是“极慢板”，旋律是那么深沉，那么迂缓，它像一头忠于主人的牛，肩负着沉重的犁耙，在耕作，在精疲力竭地耕作，它饿着肚子，心力交瘁地行进，可主人的吆喝声不绝，鞭打声不断……

可是，这缓慢行进的旋律，却不是一直下旋，而是慢中有刚，不像是呻吟，叹息，更像是压抑的呼唤……

正在此刻，徐伯华、安华双双登门而来，他们喜气洋洋要向老师报告他俩爱恋的喜讯。但一听刘天华奏出如此苦闷的乐曲，心也沉了下来。

“刘老师……”徐伯华、安华悄悄地站立在内房门口一动也不动，两双眼睛愣愣地盯着满面布满愁云的刘天华，盯着老师拉弓、揉弦的双手。

刘天华似乎并没察觉这两位得意门生的来到，还是低着头全神贯注地拉奏他的“伤心曲”。“嘘——”安华递了个眼色给徐伯华，两人悄悄地退至一边，窃窃私语起来：

“伯华，刘老师今天心情很坏。”

“是……有点儿。”

“听这琴声嘛，多悲切。”

“嗯……听人说传习所要关门了。”徐伯华才吐露了这个风声，安华心中骤然升起了一股火，她冲着徐伯华说：“这是为什么？为什么？”徐伯华见安华在责问他，忙用手按住对方的嘴巴，“小声点。我，怎么知道呢？”

“你不知道？你不是在说传习所要关大门了？！”安华的质问更大声了，“说！这究竟是为了什么？”

“报纸上登了文章，骂国乐是下三流……”

“呸！我安华就是上等人家的小姐，我抱着琵琶，连我爹也说‘神气’！”安华性子娇，却也忠厚，直率，她一时按捺不住心中的不平，冲

进内房，对刘天华说：“老师，若是上司要关传习所的大门，我们不怕！刘老师自个儿办个新的传习所，我把女子高等师范的、文理学院的女同学都拉来当学生！”

“对！我负责把传习所的男同学全部拉来！”徐伯华听了安华的主意，一时也来了劲，“哼！非让国乐争个上三流！……不过，这经费……”

“我有！”安华坦然地说道。

“就凭你每月几十块膳食费？”徐伯华摇了摇头。

“我……向爹要去！”安华蛮有把握地回答。

“若是你爹不愿给你这一大笔钱呢？”

“我跟他断绝父女关系！”安华丰满的胸脯急剧地起伏着。

刘天华听着安华慷慨激昂的言辞，他似乎从中得到了什么启发。他觉得自己在茫茫苦海中驾驶的小舟上，有人来添桨了，他不是孤单单一个人了！他希望这叶小舟能变成巨艇，有更多更多的人一起来划桨，他欣慰起来，满脸的愁云消散了一大半，“安华，谢谢你对我的支持。”

“老师，可我……是那么无能……我只是干着急呀……”安华急得哭泣起来。徐伯华见安华珠泪簌簌而落，连忙掏出手帕为她拭泪，“安华，别哭嘛，这不叫刘老师更伤心吗？”

“伯华说得对，我们谁也不要伤感。关了传习所的大门，我们可以重开新的传习所大门。安华，你说对吗？”刘天华这么一说，安华破涕为笑了，她闪动着乌黑的大眼，问：“真的？”

“千真万确！”刘天华认真地说着，他对两位得意门生望了几眼，突然转过话儿问道，“听说你俩相爱多时了？”

“对！”徐伯华话音未落，肩上便挨了安华一拳，“我才不喜欢你这呆子呢！”

“嘻！在老师面前还抵赖呢！”徐伯华挤着眼睛。

“不喜欢！不喜欢！”安华撒起娇来。

刘天华望着这对恋人的逗趣，想着自己创业路上的重峦叠嶂，遏制不住锐意进取的情感，又引弓拉奏起来。就这样，二胡名曲《苦闷之讴》（苦中乐）问世了……

七、路，本是没有的

响了几天枪炮声，北京城里恐怖了一阵子，一个军阀头子下了台，另一个军阀头子张作霖粉墨登场了。政局的变更，统治者的变换，终究使国立北平大学音乐传习所遭到关闭的厄运。这对刘天华来讲，无疑是个沉重的打击，他惴惴不安了好一些日子，却关起门学起书法来，一遍遍地临写“张猛龙碑”。也许他这是为了消磨苦闷，麻醉一下神经。与此同时，他对绘画也突然感兴趣起来了……他结识了著名国画家徐悲鸿。因是相隔仅几十里地的同乡，两人相见倍觉亲切。

“刘先生，你是国乐才子，早年我在老家宜兴师范学校任教时，就听说江阴有个国乐怪人。到了北京更耳闻你不少振兴国乐的豪举……如今怎么对国画感起兴趣来了？”徐悲鸿有点意外。

“怎么说呢？”刘天华把狼毫画笔放于桌上，叹了口气，说，“中国的音乐连遭厄运，看样子我刘天华这么多年来的心血白花了……”

“这也未必吧？”

“音乐传习所停办了……”刘天华神态有些沮丧，“关门大吉了……没事干了……”

“哦……”徐悲鸿领悟了对方的心思，吁了一口气，说，“所以，刘先生攻学国画了？”

“也许是这样，也许不是……”刘天华有些茫然，他重又拿起画笔，在宣纸上点了几下，问，“徐先生，这样画行吗？”

徐悲鸿指点了一下，又对那幅彩墨国画欣赏了一番，夸奖地说：“没想到刘先生还有这一手。如果刘先生乐意的话，这幅画我可以代为推荐到南洋‘劝业博览会’上去展出。”

刘天华微微一笑，说：“如此稚拙之作也能去南洋？”

“是的，这是有中国特色的画！”

“国画……中国的画……”刘天华一下打起了精神，他为徐悲鸿添了茶，说道，“如果徐先生乐意扶助，我当然愿意献出劣作。只是这中国画在世界画展中是否……”

徐悲鸿看出刘天华担忧之心，便坦然地说道：“西洋画有它的长处，中国画有它的特点。中国国画的特点是西洋画所望尘莫及的！”

“说得好！好极了！”刘天华连连赞赏，这不是因为他的画可以去南洋展出而对推荐者的奉承，而是这国画的“国”字振奋了这位国乐改革者的心。

吃过午饭，徐悲鸿兴致很高，他主动要为刘天华画个半身像作留念。刘天华当然欣然同意，并表示谢意，说道：“徐先生下笔便是名画，今天我借光了。”

“其实，我的画倒并不怎么，我能为你这位大名鼎鼎的国乐家画画倒是借光了。”……

送走了徐悲鸿，刘天华回到屋里，细细回味起这位画家刚才所说的那句话来。他了解徐悲鸿，这是一位心怀鸿鹄大志的画家，他的身世、他的遭遇和他的奋斗，似乎与自己有些相近，只是一个搞国画，一个搞国乐罢了。两者都是一个目标，为着振兴中华民族的艺术，在奋斗，在拼搏……

“他有使国画风靡世界的雄心，他是那么自信、乐观，难道我就甘愿知难而退么？”刘天华在深思着这个重大问题。但他又觉得困难重重，似乎前面已无路可走。传习所停办，他失去了立足点，难道军阀政府会支持他单独搞什么国乐改革吗？

刘半农一脸怒色地来到了刘天华家里，他告诉二弟，他已辞去了中法大学国文系主任的职务。刘天华有点吃惊，忙问这是为什么？

刘半农拍着桌子，大骂军阀政府，大骂教育部：“这些败类，什么卑劣手段都使得出来！简直是朽木粪土！”

“唉，这班胸无点墨的家伙，他们哪里是办教育，简直就是毁灭教育！音乐传习所也被关掉了，他们还要不要国乐？他们还是不是中国人？”刘天华胸中也燃起了怒火。

“这班鼠辈岂止扼杀国乐，他们还无耻杀害正义学者。”

“大哥，谁遭害了？”

“李大钊先生……”

“啊？这是为什么？”

“因为李先生宣传了俄国人的共产主义学说。”



李大钊

“卑鄙！”刘天华认识李大钊，在多次接触中，他深感这位学者气度不凡，为人正直，敢于说真话，他还记得，就是这位眼镜里总透出探索、乐观光泽的学者，曾对他说过，“刘先生在国乐上走着前人没走过的路，李某我在另一条线上也在闯着前人还没闯过的路，我们该是同行，同志……”

其时，刘天华并没有深刻理解李大钊这句话的含义，今天他明白了，这位学者是要在政治上闯开一条新路，开创一条使旧中国走向光明的新路！他却被军阀政府残酷地杀害了。

“大哥，我们应该去吊唁李先生！”刘天华悲愤地说。

“不。”刘半农摇了摇头，又深深地叹了口气，“这样做，会连累很多人。”

“那……李先生就这么……”

“我已暗暗为他写了墓碑，碑文中一看便让人知道，李大钊先生决不是病故，而是遭难！”

“李先生安葬何处？”

“万安公墓。”

“我一定要去墓前吊唁！”

“理当如此。可也得注意，别惊动了那些刽子手们。”

李大钊的惨遭杀害，又在刘天华脑海中加进了一个新的思索题：难道爱国的仁人志士真的没有生路可走么？

“二弟，传习所关门了，往后你打算怎么办？”刘半农问。

刘天华摇了摇头，答道：“我还没想出什么主意来。大哥，你呢？”

“我？”刘半农苦笑了一下，说，“反正，天无绝人之路。”

“可眼下，我和你该走什么路？”

刘半农的眼睛突然亮了起来，说：“路，本是没有的，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这话说得太好了！”刘半农的这句话，使刘天华大受启发，是么，他想到了家乡，那荒滩野地上本是没有路的，一个人走了，两个、三个、十个、百个都走了，千百个脚印踩下去，本没有路的地方，便成了路。从这联想到国乐，改革国乐之路，本是没有的，一个人走了，两个、三个、千个、万个脚印都踩下去了，难道还怕不成路么？

“二弟，此话不是我说的。”

“是谁说出了这金玉良言？”

“我的一位朋友。”

“谁？”

“周树人！”

“大哥，我想见见周先生！”

“可以。”刘半农想了一下，说，“周先生最近有个习惯，每天下午总要和爱罗先柯到‘北大’二院喷水泉边散步。我们……过几天去那儿找他。”

“好！”刘半农突然想起了什么，又说道，“对了，其实，你与周先生早相识了。”

“哦？”刘天华不解地问道，“我和周先生什么时候相识的……”

“听周先生说，他观赏过你的国乐演奏，并曾对我说过，‘你胞弟的琴声创出了新声，很有意思，要大胆闯下去……’”

“可是我从没见过他的面呀。”

刘半农笑了起来，说：“前一阵，你不是常看署名鲁迅的文章么？”

“是的，我爱看他的文章。”

“鲁迅就是周先生！”

第四章

一、走的人多了

刘北茂从燕京大学毕业了，他有了工作，在北京大学从事“莎士比亚作品选读”、“诗学”等专业英语课的教学和研究。他亦有了个温暖的小家庭，但他没有忘记刘半农、刘天华二位兄长对他的无私支持和培养。因此，他常去刘天华新居探望他的二哥、二嫂。他每去一次，总会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刘北茂还清楚地记得，他第一次去刘天华新居的情景。这是在亮谷厂附近的东横城根北街三十五号，一个独门小户里。他一进门，便在二十多平方米的天井里发现一个男学生正满头大汗地拉着二胡。他跟前放着一张小方椅，椅子上摊开了手写的二胡练习曲。

因刘天华不在家，刘北茂在客厅坐了一会，便走进书房。书桌上摊着不少手写练习曲，有二胡的，也有琵琶的。练习曲右上角都标了名字，“吴伯超”、“储正华”、“韩权华”、“曹安和”、“金式炳”、“肖伯青”、“肖仲芳”、“冼星海”……

刘北茂对这些名字大都比较熟悉，唯有末一个名字有点陌生，这“冼星海”是个什么样的人？会不会就是天井里拉琴的那位青年？刘北茂好奇地来到天井内找那个拉琴青年聊起话来：

“请问尊姓大名？”

“肖仲芳。”

“‘北大’音乐传习所的学生？”

“不。我是‘北大’哲学系的。”肖仲芳告诉刘北茂，他课余选学了二胡、琵琶，所以从师刘天华，由于他是初学，刘天华特地分阶段地编了练习曲给他拉奏。

“哦……”刘北茂点了点头，嘀咕了一声，“我以为你是冼星海呢……”

肖仲芳告诉刘北茂，刚才有个年轻人来找刘天华，这人很腼腆，是来向刘天华请教什么音乐上的事宜，他好像听说这个年轻人姓“冼”

……刘天华和年轻人在客厅里谈了好长时间，才把他送出门去……

刘北茂隐隐感觉到，“北大”音乐传习所停办了，刘天华却在家里办起了“传习所”。

没过几天，刘北茂又来刘天华的家，却发现他的二哥正跟着一位京昆演员在学唱《四郎探母》，刘天华哼唱着：

杨延辉，坐宫院，
自思自叹。
我好比……

那位京昆演员拉着京胡，对刘天华的唱腔很满意。一曲唱罢，刘天华又唱起了《借东风》：

学天书，玄妙法，
犹如反掌，
设坛台，借东风……

刘天华唱罢，那位京昆演员操着苏州口音说了话：“刘先生，依唱得蛮好哉。下一期我可以勿来哉。”

“不，何先生，下个星期还得请您来这儿。”

“阿是再学几出新戏？”

“也不是。”

“格末做啥介？”

“有十二个学生都想学京剧。”刘天华说着，从卧室里拿出十六块现洋交给何经海，告诉他这十六块现洋中，八块是这个月的“教练费”，另外八块是预付下个月的。

刘天华送走了何经海，刘北茂有点疑惑地问：“二哥，你花钱学京剧干什么？”

“还不是为了国乐改革。”刘天华笑容可掬地回答。

“可是，传习所停办了……”

“传习所停办，就无路可走了？”刘天华坦然地说，“路，是人走出来的，改革国乐这条路，我要让更多的人一起来走。”

果然，在第二个礼拜天，刘天华家的客厅里坐满了他的学生，他们



摄于1927年国乐改进社在京干事社员及名誉社员合影

学唱完京剧后，就闲谈起来。

谈话的内容是多方面的，有的咒骂军阀教育部都是群扼杀国乐的刽子手，有的提议由刘天华办个私立音乐传习所，也有的叹息国乐的衰微……

刘天华听着学生们的议论，特别注意倾听两个学生不同意见的激烈争论：“中国就是落后！”

“落后，就得让它前进么！”

“前进？过去皇帝不让你前进，今天军阀政府不准你前进！你——怎么‘进’？”

“皇帝不是推翻了吗？”

“你也推翻军阀政府？”

“依我看，它的寿命也长不了！”

“当心身陷囹圄！”

“进监狱？怕什么，大不了枪毙！”

其他学生杂乱地插嘴了：

“言论自由么！”

“刽子手让你自由？”

“那我们就走投无路了？”

“请刘老师作裁判……”刘天华也为这激烈的争论声所振奋，他需要这种争论，也鼓励这种争论，因为只有这样的争论才能争出个道理来，也能让更多的人明白这种道理后，和自己一起踩出一条“本没有”的路来。眼下，学生的争论到了顶端，必须由自己来理清争论中该得出的结论。他让大家静穆了半分钟后，便开口说：“刚才争论的双方各抒己见，我听后觉得都有点道理。”

两方争论的学生都露出得意的微笑。他们继续听着刘天华的下文：“‘北大’音乐传习所停办了，这表明军阀政府不重视国乐，不懂国乐，扼杀国乐，他们是一群只知争权夺利、升官发财而不顾民众，不顾国家兴亡的民族败类。他们当权，决不会发善心让我们把国乐复兴起来的！”

“这么说，我们就束手无策了？”玉娥提出的这个问题，实际上代表着大多数人的困惑。

徐伯华道：“我们决不罢休！”

安华也插嘴说：“我们搞我们的！”

玉娥反问：“搞什么呢？如何搞呢？”

徐伯华和安华对视了一下，一时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玉娥转过脸问刘天华：“刘老师，你把我们邀来这儿，必定有什么良策吧？”

“说不上是良策，但是我想出了些主意。”刘天华的话刚落地，学生们鼓起掌来，一致请求老师把主意讲出来。

“传习所关门后，有一段时间里我很苦闷。我自叹国乐无路可走了……可是，有一位学者的话使我豁然开朗，使我又重新振奋起来！”

安华急着问：“那位学者说了什么话呀？”

“耐着性儿听么。”玉娥在安华大腿上轻轻拧了一把。

“他说，‘路，本是没有的。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刘天华说完此话，稍稍停顿，便抒发起自己的见解，“改革国乐这条路本是没有的，过去，我走过，从家乡走到常州，又从常州迈进北京。可是，这仅仅是我单枪匹马地在踩这条路，所以困难重重……今天，这条路应该让大家来踩，我们在座的同学要踩，更要发动广大民众一起来踩，‘走的人多了’，这国乐改革之路，一定能踩出来！”

一阵热烈的鼓掌声中，玉娥又提出了个问题：“刘老师，具体地说，该怎么干呢？”

刘天华一字一音地说：“首先，成立‘国乐改进社’！”

“国乐改进社”这个为振兴国乐而兴办的民众艺术团体，在一九二七年诞生了！

这一面兴旺中国民族音乐的大旗，第一次在中国土地上飘拂……

二、我，也算一个

刘天华倡导的“国乐改进社”，是顶着军阀政府砍掉音乐传习所那股逆流而上的，是以改革国乐为核心的一个社会团体。然而，它面临的一个严峻问题便是经费来源。为了此事，徐伯华和安华这对恋人还闹了一场喜剧。

那天，徐伯华从邮政局领了一笔从家中汇来的数目不小的款子，兴冲冲去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找安华。

安华正独个儿在宿舍内写信，她一听到脚步声，连忙把那封即将写完的书信藏了起来，回过身去一看，见是徐伯华，便埋怨地说：“进寝室也不吭一声！”

“嗨！我徐伯华有权自由出入这扇门！”徐伯华往安华身旁一坐，问道，“怎么，在给我写情书？怎么样，当面给我吧？这多有味！”说着双手伸向安华的口袋，却被安华打了回去，“去你的！谁给你写什么情书！厚脸皮！”“哎呀，厚脸皮就厚脸皮吧！”徐伯华双手一把安华搂进怀里，先在她粉红的小脸上吻了一下，然后问，“情书当面交给情人吧？”

“不，不！”安华双手紧紧地按住口袋，死也不肯松手。徐伯华见此情景，越发地要取她口袋中的书信，因为，他俩恋爱这么长时间，安华从未写过一封情书给他，今儿第一封情书可是个珍贵的信物。所以，左手紧紧抱住安华的身子，右手便往安华的口袋里掏。

“放不放手？”安华涨红了脸。

“就是不放。”徐伯华气喘着说。

“我，叫人啦？”安华开始威胁对方。

“嘻！公开更妙！”徐伯华得意洋洋。

“你要看我写的信？”

“对，要看情书。”

“你越要看，我越不让你看！”

“你越不让我看，我越要看！”

这对恋人抱在一起僵持了片刻，安华被徐伯华搂得喘不过气来，她明眸一转，有了主意，说：“你若不想看它，那我倒偏要给你看了！”

“你偏要给我看嘛……我就偏不看！”徐伯华松了手，从口袋里掏出

那笔汇款，“华，你看，这是什么？”

“哼！这有什么稀罕！”安华眼儿一瞥，突然领悟到这钱的含意，脸上露出了笑容，说道，“这钱是资助国乐改进社的？”

“哪里！”徐伯华狡黠地一笑，说道，“这是给我那位未来的新娘买结婚衣饰的嘛！”

“哦？”安华一听，笑脸一下收了，她撅起红润的嘴巴，气呼呼地说，“真见鬼，谁是你什么未来的……哼！小气鬼！”她从桌上抓起那笔钱往徐伯华身上一扔，“走吧！找你的未婚妻买花花衣吧！”

徐伯华捧住了钱，懊丧地问：“怎么？你不喜欢我？”

“不喜欢！不喜欢！”安华脸上透出了愠怒之色。

“真的？”徐伯华有点惊奇。

“真的！真的！真的——”安华说着，从口袋里大方地掏出那封未写完的信，按在桌上提起自来水笔继续写着。

徐伯华被安华的言辞怔住了，他呆坐了一会，悄悄地站起身来，偷偷地看着安华正在下笔的书信：

爸、妈：

别怪女儿任性吧！在北京，我……找到了一位朋友，我们彼此热烈地相爱着……他是一位好青年，太使女儿倾心了。但他家境太穷了，他需要接济，太需要接济了……反正，迟早是双亲的女婿，女儿央求双亲能汇三百块现洋来，女儿这里给双亲下跪叩头……

徐伯华一时被书信内容搞糊涂了，安华信中的那个她所爱恋的热血青年，当然指的是他徐伯华。但是，他徐伯华家境不穷困呀！更何需要什么接济呢……

正在徐伯华疑虑之际，安华把书写完毕的那封信丢给徐伯华，没好气地说：“拿着！这是你要的情书！”

“华，我的家境并不……”

“哼！一段木头！”

“难道你……”徐伯华终于领悟出安华这封家信中的“骗局”所在，“难道你要这三百块大洋，是资助国乐改进社的？”

“哼！谁像你一心只恋着女人！”

“啊！”徐伯华心中的疑团一下解开了，他冲上前去把安华整个身子

抱了起来，在寝室里旋着圈儿，边旋边说道，“我们真是天生的一对儿！华，你我对双亲的‘骗局’是一个模样儿的！”

“怎么？你那笔钱也是——”

“嗯。刚才我是骗骗你，考考你对国乐改进社，对刘老师真心不真心呢！”

“你真坏！真坏！”安华举起小拳头在徐伯华肩上乱捶。

“走！找刘老师去！先把我这笔款子交给国乐改进社！”

“好！”

“有个条件。”

“嗯？”

“让我好好地吻吻你？”

“你呀……”这对恋人热烈地拥抱着，亲热地狂吻着……

十岁的小琴宝忙碌起来了，在她的带动下，十一岁的小洪宝也不闲着。“国乐改进社”的社址就设在刘天华的家内，两位“小主人”当然有事干了。

“什么叫‘国乐改进社’呀？”小洪宝懂他的“积木建筑学”，却不懂音乐。小琴宝呢，和他小哥哥相反，能弹几下钢琴，也能凑合几下二胡拉奏，却不懂积木造房什么的。小哥哥不懂的问题，她当然能解答啰，“这个也不知道？”

“嗯。”小洪宝点着头。

“要不要我告诉你呀？”

“谁说不要！”

“告诉了你，可得为它办点儿事，知道吗？”

“听见了！”

“这国乐么，就是爸爸拉的胡琴！”

“我懂了！”小洪宝拍着手说，“爸爸拉的胡琴就是国乐。对吗？”

“对！”小琴宝俨然似老师的架势点着头，说，“这‘改进社’么……”

“我也懂了！就是爸爸拉琴要把我们家那口小井盖起来！”

“什么？”小琴宝闹糊涂了。

“噢，把小井盖起来拉胡琴，这不就是‘国乐盖井盖’吗？”

“胡扯！胡扯！”小琴宝用手点着小洪宝的大脑袋说，“不是‘盖井’，是‘改进’，就是要把胡琴‘改一改’，‘进一进’！懂吗？”

小洪宝眨巴着眼睛还是搞不明白，“这‘改一改’‘进一进’是什么呀？”

“就是改胡琴么，爸爸拉的胡琴不是改了样了吗？”

“那……‘进一进’是胡琴放水里浸一浸么？”

“哈哈……”刘天华轻轻拍着小洪宝的脑瓜儿说，“别胡扯了，爸爸交给你办的事能办好吗？”

“这不容易么，客人来了，我就笑着脸儿说，‘叔叔、阿姨、大哥、大姐请里边儿坐’。对不？”

“嗯，那几个叔叔、阿姨、大哥、大姐都认识不？”刘天华当面试试起来。

小洪宝眼珠儿一翻，“认识！”他背起名字来了，“程朱溪、张友鹤、王同华……金式炳、廖赞化……肖……”

“‘肖什么’呀？”

“……肖仲芳么！还有……那个瘦瘦的……对！叫郑行孙！”

“没大姐？”

“有！安华大姐买积木给我的……”

正在此时，程朱溪来了。刘天华和他进了书房，程朱溪把国乐改进社创办的《音乐杂志》发刊词交给刘天华，说：“其实，这发刊词该由你的大笔来书写。”

“这是《音乐杂志》委员会的分工么，你负责编辑股，这发刊词就该你写了。”刘天华看着发刊词，轻轻地念着：“……‘一国的国乐自有她的

前途与使命，我们目下的国乐正是沉沦下去了，所以我们组织国乐改进社’……这一点写得很好！”

“你的意思，我没走样吧？”程朱溪又指着文中的一段说：“你再三强调的那点，我也写了



摄于1928年前后的刘天华子女照

进去。”

刘天华眼光盯着这段话：我们愿意不因我们之特别爱好国乐或西乐而在我们心中有偏见。我们唯一的感受就是在这种过渡时代国乐的改进与西乐的介绍是并重的。在音乐杂志上，不论是关于国乐，或是关于西乐，只要是切实的研究，只要是诚恳的意见，我们都欢迎……

“写得很好。”刘天华又问起其他稿子，程朱溪告诉他：杨仲子写的《乐音浅说》和张友鹤的《学琴浅说》，已把稿子交来了。

“萧友梅的那篇《听过上海市政厅大乐音乐会后的感想》写好没有？”

“很快就能交来。就是你胞兄刘半农先生那儿，还没有音讯。”正说到这儿，刘半农却来了，他一进书房就说：“二弟，你要我写的小稿，草草成了文，实在写不出什么，这篇小东西就凑个数吧。”说着把稿子递给了刘天华。

这是篇题为《音律尺算法》的短文，刘半农解释道：“那天刮大风，我闷在家里随便拿个算尺玩玩，忽然想到用算尺算音律，虽然所得结果不佳，就一般不耐烦闹算数的实际的音乐家来说，却已很够用。这个取巧办法很好，结果就有这篇没价值的东西到了你们跟前。”

刘天华很赞赏刘半农的博学，不但在文学、摄影、语言学等方面已成专家，在音乐研究上也很在行。他把这篇稿子交给程朱溪。程朱溪说，待稿子编完后再让刘天华过过目，然后交印刷厂印刷，他临走前问了一句：“刘先生的琵琶曲，准备取什么名？”

“《改进操》。我把它献给‘国乐改进社’的诞生，你看如何？”

“不错，莺歌燕舞，‘国乐改进社’一定兴旺！”程朱溪走后，刘半农问起“国乐改进社”和办《音乐杂志》的经费问题。刘天华轻轻叹了口气，说：“眼下，要办点事太难了……”“我知道，军阀政府是绝不会给半点经费的。”刘半农说，“唉……这下又少不了你赔上一大半月薪啰？”

刘天华点了点头说：“安华和一些改进社的社员也都凑了一些款子。眼下，首先要备足第一期《音乐杂志》的印刷费用……”

“我虽不是你们的社员，但在经费上的支持，也算上我一个。”刘半农从提包中掏出一包银元交给刘天华。

“大哥，你目前的处境也很困难……”刘天华知道，刘半农因对军阀政府不满，不仅辞去了中法大学国文系主任之职，连其他国立大学的讲

席也都辞去了。

刘半农却也坦然，“二弟请放心，困难当然有，但是，难不倒我刘半农的。我给‘北新书局’和《语丝》写点稿，收入也还可以。”

“大哥，你写的文章我都看了。”

“写得太尖刻了，是吧？”

“是的。我担心军阀政府……”

“哈哈……他们能奈何我什么？”刘半农激动起来，他吟起自己那首白话诗来：

屋子里就着火炉，
老爷吩咐开窗买水果，
说“天气不冷火太热，
别任它烤坏了我。”

“屋外躺着一个叫化子，小琴宝在书房门口接着吟诵起来：

咬紧了牙齿，
对着北风呼“要死”。

“可怜屋外与屋里，相隔只有一层纸！”刘北茂也出现在书房门口。

“小琴宝，你朗诵得很不错么！”刘半农夸奖着这位小侄女。

“爸爸教我的。我全能背出来！”小琴宝说着，小洪宝也不甘示弱地说：“我也背得出来！”

刘北茂走到刘天华身边，默不作声地从口袋里掏出一包银元，放到桌子上说：“二哥，大哥算一个，我也算上一个！”

“三弟——”

“二哥，请别推辞。你领头走的路，我一定跟着走。”

“我们也跟着走！”小琴宝和小洪宝四只小手捧着一个泥罐走到刘天华身旁，他们把泥罐放到书桌上，小琴宝用眼睛对小洪宝挤了挤，小洪宝便从口袋里掏出一把小铁锤儿，对着泥罐“咚咚”两下。泥罐爆开了，它肚子里滚出不少铜元来。小琴宝用脚踢了踢小洪宝，两人一齐说：“我们也算上一个！”

刘天华抓起一把铜元，手颤抖着，这是孩子平日里有限的零花钱呀，

一个，两个，三个……积聚了这么多，该要多少日子呀！

“小琴宝，小洪宝，爸爸……不收你们的钱……”刘天华心里酸酸的，“拿去吧……”

“不，是妈妈要我们这样干的。妈妈说，‘爸爸要办大事，好孩子就该帮着爸爸办大事，省下零花钱都给爸爸办大事’……”小琴宝这么说着，刘天华伸手把两个孩子搂到怀里，眼中含着泪珠，说道：“我的好孩子，国乐改进社感谢你们！爸爸感谢你们……”

三、琴声中的战斗

清华大学小礼堂门口，围了一大圈人。徐伯华、安华、玉娥等“国乐改进社”社员手里拿着纸板糊的话筒在喊着：

“‘国乐改进社’举行募捐义演，声援济南‘五·三’惨案！”

“爱国的学生们，都来购票观看演出，每票一元大洋！”

“义演音乐会由‘国乐改进社’主办，节目丰富多彩……”大学生是富有爱国之心的，他们从报纸上看到了济南“五·三”惨案的消息，对于日本帝国主义出兵济南、阻止北伐军北上铸成的血的惨案，个个义愤填膺，怒火万丈！白天，他们集结队伍上街进行示威游行，晚上，他们全力支持“国乐改进社”举办的具有强烈爱国精神的募捐义演。所以，个个争相购票，不多一会，所有余票一售而空。

离演出还有一段时间，安华、徐伯华、玉娥三人在一起理着票款。安华是个“激动分子”，见了那么多钱，朝天吐了口气，说：“这回好了，我们的‘国乐改进社’有钱花了！”

“安华，你说什么？”玉娥睁圆了眼睛惊异地问。安华“哧”一笑，杏眼瞟了一下玉娥，说：“你是聋子吗？”

“刚才的话你再说一遍！”

“好话只说一次。”

“说不说？”

安华把嘴巴一抿，“嗯”了一声，表示决不开口。玉娥见这个调皮姑娘向自己“示威”，她有绝妙的对付办法，于是伸出双手在安华的腋下抓起痒来。

安华最怕这一招，玉娥的双手在她腋下一抓，她便忍不住笑起来，

身子左右扭动着，回避对方钩“进攻”。抵挡了一阵子，她实在招架不住了，她护了腋下，护不了丰满的胸部，只好宣布“投降”，连声喊着：“我投降，我说！”

玉娥听安华发布了“投降宣言”，脸儿一板，问：“刘老师的话你忘了？”

“怎么忘得了呀？”安华还在喘着气，她那诱人的胸脯还在起伏着，“我知道，这义演的全部收入都要交给‘济南惨案后援会’。可是……”

“可是什么？”

“难道不能从中抽出一部分……哪怕是一小部分……”安华这活泼的姑娘，此时却那么沉静，文雅，带着天真的稚气。

玉娥眼睛里像闪过了什么，她也沉思起来：“我知道‘国乐改进社’需要经费……可是，刘老师想的是国家和民族的大局，他决不会同意扣一分一厘钱的。”

安华心里怎么不明白呢？那天，刘天华把“国乐改进社”的社员都召集起来，他咬牙切齿地报告了济南“五·三”惨案的消息，提出了举办募捐义演的意见和义演的具体打算。他再三强调着一点，不管“国乐改进社”经费如何困难，这义演的全部收入都得转交给“后援会”，决不留下一分钱……

可是，安华心里更明白，这“国乐改进社”的经费是如何来之不易，她和刘天华是负责经费的，“改进社”要活动，《音乐杂志》要出版，而这些经费基本上全靠刘天华奔波筹划……

“玉娥，我知道刘老师决不会同意我的意见。可是，那天……我……见到了刘师母……”安华说到这儿，忍不住心中抑郁的感情，轻轻地抽泣起来……

那天大清早，安华准备把家中汇来的那笔“骗款”交给刘天华，她路过菜场，忽见一位个儿不高的中年妇女正低着头，躬着身子，用手捻着被丢落在地的大白菜皮。

那妇人似乎瞥见了安华，于是蹲下身子回避相见。安华也似乎对这位妇人的身影颇为熟悉，又见其蹲下身子，以为是妇人肚腹疼痛，于是忙上前去搀扶她，问：“婶子，您怎么啦？”

妇人没有回答，只是把头部垂得更低了，安华也蹲下身子，问道：“哪儿不舒服吗？”

那妇人摇了摇头，她还是没开口。

安华急了，伸开双手想把妇人扶起身来，那妇人才开了口说：“谢谢，你……走吧……”

“妈妈——”小洪宝手里拎了菜篮子飞奔过来，他一见那妇人蹲身在地，着急地问安华，“安姐姐，我妈她怎么啦？”

“啊？刘师母？！”安华的心猛地一震，她抱住小洪宝问，“你们到菜场来……”

“爸的钱给改进社了，我们豆荚也吃不上了，妈就来捡菜皮子，我和琴宝也偷偷地跟来捡菜皮子……”小洪宝说着，挣开了安华，抱着殷尚真哭道，“妈，你怎么啦？”

殷尚真这才慢慢地抬起了头，她清瘦的脸上满是泪珠，但她却露着笑容，说：“我愿意这么做……我心里高兴……”

在清华大学小礼堂后台，刘天华正忙着演出的准备工作。他额角上挂着串串汗珠，由于冒汗，水汽把那鼻子上架着的近视眼镜也迷蒙了。节目演出表已挂在墙上，上半场是“国乐改进社”的节目，上面标着：

刘天华弹奏琵琶曲《十面埋伏》，

曹安和弹奏琵琶曲《改进操》，

韩权华弹奏琵琶曲《歌舞引》。

二胡、琵琶合奏《雨润绚风草》。

徐伯华……

安华……

玉娥……

下半场由梅兰芳主演京剧《宇宙锋》……

刘天华分门别类地仔细检查了小乐队的乐器，听了听校正的音调，一切安排就绪，他才放心地去化妆室看望梅兰芳先生。

梅兰芳正在化妆，刘天华悄悄地站在一旁，不想打扰他，正欲回身走时，却被梅兰芳从化妆镜子里发现了，“刘先生，请坐一会儿。”

“梅先生，不影响你化妆吗？”

“不，坐。”



年轻的梅兰芳

刘天华在梅兰芳身旁的椅子上坐下，他怀着感激的心情说道：“梅先生大驾光临，和我们同台演出，太感谢你了！”

梅兰芳一边化妆，一边和刘天华搭话：“刘先生，我们都是一家人么。”

“对！我们都是有血气的中国人，为了抗议日本帝国主义的残暴行径，你和我，你的剧团和我们的‘国乐改进社’同仇敌忾，同台义演！”

“除了这个，还有另外的意义。”梅兰芳化完了妆，把椅子靠近了刘天华，说道，“刘先生搞‘国乐改进’太合我的心意了。我演了那么多年戏，心里总有着一个疙瘩难以解开，日后还得请刘先生鼎力相助呢。”

“梅先生有事赐教，我当然义不容辞！不知梅先生心中有何解不开的疙瘩？”

“唉……打个比方吧，假如我那位拉京胡的琴师生病倒下了，那我可就上不了台了。”

“哦？这是为什么？”

“我的唱腔，只有他一个人心里明白。”

“没有谱子？”

“就是么。‘工尺谱’是那么繁琐，也无法记下我那自创的唱腔……”梅兰芳说着，又叹了口气。刘天华明白梅兰芳的苦衷，是呀，一个爱创新声的京剧艺术家，如果没有谱子记下他的唱腔，这是多大的损失！此刻，刘天华顿觉得这应该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京剧这古老剧种，他学过，也知道它的艺术特点，他也想过要把京剧记谱的难题作为“国乐改进社”的一项重大事情去办。眼下，梅兰芳已提出这个难题，刘天华当然一口应允，无论梅兰芳什么时候需要，他一定去效力……

开演的铃声响了，刘天华站起身来与梅兰芳握着手，说：“祝梅先生演出成功！”

“谢谢！也祝刘先生的改进社演出成功！”梅兰芳站起身，做起登台的准备工作来。

小礼堂里座无虚席，在一片掌声中，大幕徐徐启开了。刘天华手抱琵琶登上舞台，他向台下观众深深鞠了一躬，对大家支持募捐义演表示谢意。

又一阵掌声中，刘天华拨动他的琴弦，奏起琵琶古曲《十面埋伏》。这是一首反映古代将军出征伏击敌兵的战斗乐曲。刘天华的手指拨动着琴弦，琴弦声声飞出了变化多端的旋律，这旋律把人带进了古战场穿云

裂石的拼杀和慷慨激昂的意境里……

身披重甲的将军，威风凛凛地走上点将台，目光炯炯发号施令……

旌旗飘拂，战鼓咚咚，马蹄嘤嘤，威武雄壮的将士们出征了……旗帜偃了，鼓息了，浩荡的大军顷刻不见了，他们虎视眈眈埋伏在隐蔽之处……

一声战鼓，一片呐喊，一支天兵突然杀出阵来，敌兵惊慌失措，乱了阵势……

战鼓咚咚，四面楚歌，八方伏兵一齐似神军杀向敌阵，敌兵嚎哭惨叫，溃不成军……

旌旗满天飘，战鼓冲云霄，胜利的欢歌笑语响彻三军……

虽然是一首古乐曲声，它却振奋着人们的斗志，如果日本帝国主义胆敢入侵中国，必遭十面埋伏而全军覆灭……

四、除夕夜的余兴

“国乐改进社”在清华大学礼堂举办的募捐义演，在大学生、工人、职员中间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也播下了国乐改革的种子。他们对刘天华改良过的二胡、琵琶，和他创出新声的二胡独奏曲、琵琶曲欣赏备至。

义演结束以后，有五六个大学生和工人到后台来找刘天华，要求看看他演奏的二胡和琵琶是什么样儿的。这改良二胡的琴身、琴筒以及轸子，木质较坚实，结构也较严谨，那拉弓也装上了调节小阀，可使马鬃毛任意松紧，琵琶上的品位增多了，由原来的四相十品，改成六相十八品半……

“刘先生，您这二胡是哪家厂出品的？”一位大学生问。

一位工人加了一句：“我想买它一把。”

“这二胡还没哪家乐器厂生产，琵琶也是如此。”刘天华答复了他们的问题，“你们想要买到它？”

“是的。我们不少同学都想买，所以派我来问这件事儿。真可惜……”那位大学生叹了口气，扫兴地欲走，被刘天华叫住了，“同学们的要求很好，我一定尽力办到！”

“刘老师，什么时候能买到？”大学生兴奋起来。那工人也高兴地问：“上哪儿去买？”

刘天华沉思了一下，毅然地回答：“再过半年吧！你们到我们‘国

乐改进社’里来，我一定让你们购到这改良的二胡和琵琶！”

半年的时间是短促的。但是，人们的需要，就是改革的动力。更使刘天华欣慰的是，国乐改革这条“本是没有的”路，也有大学生、工人、市民起步走了。他多么盼望“走的人”越来越多，使自己过去的形单影只，匹马单枪，变成如火如荼，蓬勃兴旺的局面呵！

“国乐改进社”的事情很多，刘天华除了去“女师大”、“文理学院”上课外，一有空闲时间便忙着《音乐杂志》的编辑事务和为“国乐改进社”筹集经费而奔波。

小洪宝作为“门卫”，像个卫兵那样坐在门口，处理着他的“本职工作”。比如，有人来问：“这儿是‘国乐改进社’吗？”或是问：“刘先生在家吗？”他都能对答如流，“是的。”“我爸爸在家，请进！”“我爸爸去XX地方了，你过一会再来找我爸爸……”

最近，小洪宝的门卫加了“岗”，小琴宝也来了。这是她妈妈交给的“秘密任务”：星期日上午九点钟之前，对所有上门之客一律回答“请九点钟以后来”。这是为什么呢？因为爸爸太辛苦了，每天晚上工作到很晚很晚才睡觉，这星期天，妈妈“命令”爸爸九点钟起床……

星期日到了，殷尚真上菜场去，临走前，她又叮嘱了小琴宝几句才出门。

“琴宝，你干吗也来当‘卫兵呀？’”

“嘿，有事儿。”

“什么事呀？”

“保守秘密。”

“什么秘密，告诉我，告诉我！”

“不行，不行，告诉了你就要坏事！”

“我不坏事，要坏了事你就打我……”

小琴宝见这小哥哥怪可怜的，于是在他耳边叽叽咕咕讲了几声，问道：“知道了吗？”

“嘻！这事儿多好办！”小洪宝神气起来。小琴宝往常星期天总要跟妈妈去菜场拣些菜皮，帮妈妈做些事儿。妈妈太辛苦了，这么大的人俯下身去拣菜皮多不自在！她决定去菜场，临走时对小洪宝叮咛了几句也奔出门去。

不多一会儿，门口来了个长胡子的老大伯，他问小洪宝：“这儿是

‘国乐改进社’吗？”

“当然啦。”

“刘天华先生在家吗？”

“嗯……九点钟以前一律不准进门去！”

“哦？为什么呀？”

“这是‘秘密’。不能告诉任何人！”

“是你爸爸要我大清早来的呀。”长胡子说着欲进大门，却被小洪宝伸开双手挡住了，说：“爸爸说没用，我听妈妈的。妈说了，‘要让爸爸睡到九点钟才准起床。’你知道吗？我爸爸太辛苦了！”

长胡子愣了一会，点了点头正想回身走，刘天华手里抓着自来水笔匆匆奔出客厅，忙喊道：“小洪宝，让大伯进来！”

“爸爸……你怎么起床了？不是要九点吗？”小洪宝脸儿一红，有点进退两难。

刘天华热情地走上前去，拉着长胡子就往书房里走。小洪宝瞪圆了眼睛打着自己的圆脑袋瓜儿，说：“倒霉！‘秘密’完了！”

刘天华把长胡子请到书房里，为他泡了茶，取出了瓜子，热情地说：“秦老板，喝茶，吃瓜子。”

“好。”秦老板喝了口茶，问，“我为你试制的那把二胡好使吗？”

“太好了，我真得谢谢你啦！”

“谢我什么？我是根据你画的样儿制作的么。”秦老板嗑着瓜子说，“前不久，有几批人来我们‘文兴斋’，他们都想买你改良的二胡和琵琶。我们店哪儿有呢？”

刘天华为秦老板添了茶，他高兴地说：“秦老板，今天把你请到我家来，就为了此事！”

“刘先生想……”

“民众那么需要改良的二胡和琵琶，秦老板何不大批制作呢？”

秦老板微微摇了摇头说：“此事，谈何容易呵。”

“秦老板有什么难处，尽说不妨。我能帮忙的，一定尽全力效劳！是经费难以周转，还是材料……”

“这些倒是好办的事。就是我们店的乐工识字的不多，要搞这改良的乐器，恐怕连音阶也拿不住……”

“就这个？”

“嗯。”“秦老板，这事儿包给我办了！”刘天华提出了几个设想，乐器店生产的改良二胡和琵琶，由他来校准音阶，为了扩大销量，“国乐改进社”可以另设一个“乐友社”，专门代销此类乐器……

秦老板听刘天华这么一说，来了兴致。他抓住刘天华的手，说：“此事就这么定了！”

“对！我们双方均不能改变主张。这是件大事，秦老板这么做，是对民族乐器创新的一个贡献！谢谢！谢谢……”

这秦老板是个老乐工，他制作了几十年的胡琴、琵琶，也深知这些乐器的缺点所在。他之所以肯积极投入改良二胡和琵琶的生产，除了他作为乐器店老板的考虑之外，刘天华的“国乐改进思想”亦使他受到感动。因此，这件工作进展很快，不到半年时间，第一批改良乐器生产出来了。人们当然并不会知道，每一把琵琶，都是经过刘天华定音校正后才放到乐器店去售的。与此同时，刘天华家的客厅里也挂上了“乐友社”的招牌，代销着历史上第一批经过改革的中国乐器……

事业的进展，使刘天华十分快慰。这是一九二八年的除夕之夜，“北大”的同学大多数都回家去过年了，有几个同学只身在京，倍感冷落。刘天华理解他们佳节思亲的心情，盛情邀他们来自己家里过除夕之夜。

殷尚真很高兴，她把这些学生当成自己的子女那样，为他们泡茶，递糖果，还为他们准备了辞岁的丰盛晚餐。

酒菜摆开了，同学们有点拘束，都低着头不敢抓筷子，刘天华站起身来，打趣地说：“甯，都在低头‘祷告上帝’吗？来！我们不信‘天主’，信‘国乐’！来，喝酒！”

同学们的头是抬起来了，却面面相觑着，还是不敢动筷子。此时，刘天华走到徐伯华身边，用筷子敲了敲他的脑袋，说：“‘爆仗’，你先‘点’着么，带个头，干！”说着，自己脖子一仰，把一杯酒饮了个底朝天。

“来！一起干！”徐伯华站起身来，举起酒杯，祝酒说，“愿刘老师长命百岁！”

“愿刘师母长命百岁！”同学们都站起来举杯祝酒。

“我也要长命百岁！”小琴宝自我祝酒。小洪宝却心更大，他把小酒盅举到头顶，自我祝酒说：“我要一千岁！一万岁！”引得大家哈哈大笑

笑。

饭后，刘天华让大家坐上沙发，他打开留声机，放出舒曼的小提琴独奏《梦幻曲》，随后又放出广东音乐二胡独奏曲《汉宫秋月》。

“刘老师，音乐传习所能恢复吗？”

“刘老师，我想参加‘国乐改进社’。”

“改良二胡时兴起来了，那天，我见一个三轮车夫闲着没事，也在车上拉着《梅花三弄》。”

“刘老师……”

刘天华对学生们提出的问题一一作了解答，他告诉他们：济南‘五·三’惨案发生后，张作霖退出了北京，在回东北的途中，被日本人炸死了。他又兴奋地告诉学生，北伐军挺进神速，北京即将光复了。到那时，“北大”音乐传习所准能恢复，以后，“国乐改进社”也一定会大大发展，它将组织国乐图书馆、博物馆，它将开办乐器厂、设立国乐学校、国乐研究所……

刘天华一边说着话，一边信手拿过一把二胡，任意拉奏。拉着拉着，他忽儿站起身来，匆忙拿起纸笔，放在沙发前的玻璃面茶桌上，飞快地记下刚才所拉出来的乐句，半个小时以后，一支二胡独奏曲大体上已写出来了。

曲成之后，刘天华又拉了两三遍，改了三四处，然后问大家：“此曲如何？”

“轻松、愉快，太好听了！”金式炳同学说，“乐声中好像写进了我们聚会的快乐心情！”

“这个曲子，取什么名呢？”刘天华征求大家的意见。同学们经过一番思索，都同意用《除夜小唱》这个曲名。

“好！”刘天华思索了一下说，“此名虽好，还不足以表达我们此时的愉快心情，我想称它《良宵》——又名《除夜小唱》……”

五、又一个首创

“行百里者半九十”。这是每个伟大创业者对自己的警示。他们总是永不止息地向前迈着步，总觉得自己的进步是那么微小，因为他们要创的事业太多了。

“北大”音乐传习所的学生罗炯之要去法国留学了。刘天华以“国乐改进社”的名义，在“北大”俱乐部西餐馆为他饯行。

罗炯之心里十分不安，这倒并非因为大家专门为他饯行，他内心矛盾重重，抉择未定。自己是音乐传习所学国乐的，而今却要去法国改学西洋音乐，在刘天华面前，他该如何交代？

“炯之，还有什么难处需要我帮助的，尽说不妨。”刘天华觉察到学生似乎有什么难言之隐，便关切地问。

“这……”罗炯之想说出心里的矛盾，一时却又不知怎么启齿才好。

“盘缠够了吗？”

“足够了。”

“衣服行装还需添置什么？”

“一切齐全了。只是……”罗炯之的内疚神态，终于使刘天华猜测出什么来了，于是问：“怎么？去法国深造西乐，怕我不高兴？”

“刘老师，不责怪我这是忘了祖宗吧？”罗炯之抬起头，两眼直愣愣望着这位醇厚、慈祥的老师。刘天华听了哈哈大笑起来，说：“怎么，你此去在法国生根了？”

“不，我一毕业，就回归祖国！”

“这就好嘛！到国外去学西乐，要学点实在的本领回来，中国需要西洋音乐！”刘天华的铮铮之言，使罗炯之感动得热泪盈眶。他对刘天华这位国乐导师的宽阔胸怀，又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他明白这位富于国乐天才的老师，决不像那些抱着盲目“民族自尊”的守旧派那样排斥西洋音乐，相反，却千方百计地了解西乐，学习西乐，也运用西乐，而这一切完全是为了丰富国乐、发展国乐，完美国乐艺术，以此来与西乐比美！

“刘老师——”罗炯之热泪盈眶地抓住刘天华的双手，说，“我一定记住老师的教诲，在国外的每时每刻，我都不会忘记你常说的，我们都是姓‘炎黄’的！更要为她的音乐完美效力终身！”

送别了罗炯之，刘天华又一次接待了那位常去他家的、神情腼腆而诚恳的青年——冼星海。刘天华对于发奋于音乐事业的年轻人，总是那么热情、可亲，有求必应，他已把扶植年轻一代音乐爱好者作为理所当然的责任！那次在清华大学募捐义演结束后，冼星海曾去后台拜访过刘天华。

“刘老师，我观赏了国乐改进社的义演节目。”

“谢谢你的支持。有什么见教?”

“这场演出，是向日本帝国主义开了火!”冼星海右手捏起了一个拳头，神情很激动。

“哦?”刘天华觉得此话说得很有意思，忙问道，“何以见得?”

“音乐，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锐利的武器，它发出的音波可以当做子弹、炮弹!”

“嗯，此话很有见地。请问尊姓大名?”

“冼星海。”

刘天华将冼星海这个名字，深深地刻印在了脑海之中，他觉得这位热情奔放、又有见地的音乐青年很了不起，此后便常邀他来家叙谈。冼星海也常拿些他创作的歌曲请刘天华指点。

“刘老师，我有一个请求。不知你……”

“说吧，只要我能办到的，一定办到。”

“我想跟刘老师学拉小提琴……”

“好!”刘天华一口应允。于是，他开始对这位有见识的青年传授起小提琴演奏的技艺来……使刘天华更为忙碌的，是另一件大事。

著名京剧艺术家梅兰芳带着他的剧本整理者齐如山，以及琴师徐兰沅登门了。梅兰芳和刘天华两人早已相互倾慕，加上那次义演的同台演出，两人在艺术上心心相印，一见如故。他身子坐定后，就说明了来意，他将远渡重洋去美国作短期演出，有一事十分火急，特前来相求：“刘先生，到了美国，我的乐队可不能没有正宗的谱子呀，所以，此事只得恭请刘先生劳驾了。”

刘天华当然乐意为此效力。他知道，这样一位有声望的艺术家出国演出，是代表中国的。而代表中国的艺术演出团却没有曲谱，岂不有失中国人的体面!

“梅先生既如此看重我，我自当悉力相助。”刘天华心里明白，要整理梅兰芳的唱腔，是件繁琐、复杂，难度很大，得花费很大精力的事儿，他沉思了一会后，问道：

“梅先生，你手头有多少现成的唱腔谱子?”

梅兰芳轻轻叹了口气，对徐兰沅望了一眼说：“有是有那么一点，却是那么凌乱乱乱的不成体统……”

“大概有多少呢?”

“嗯……二、三成吧？”梅兰芳问徐兰沅，徐兰沅点了点头，这位京胡高手，能奏得一手好京胡，却没有谱曲的能耐，他叹了口气说道：“这一丁点儿的谱子，还都是‘工尺谱’，一上台，眼睛哪儿顾得上看这些‘土尺仕仕，五尺仕仕’的……”

刘天华感到吃惊，这样的京剧名流，上台演戏没有谱子，却能演唱得如此动听，伴奏得那么天衣无缝，这是何等高妙的技能呀！“敢问梅先生上台演戏，您和徐先生……”

“哈哈哈哈……我和兰沅兄呀，都是肚子里做功夫！”梅兰芳说着站起身来做个唱念动作，“我把肚子里的唱腔倒出来——”

“我就鉴貌辨色地拉奏起来。”徐兰沅做了个拉琴动作。

“我翻花腔——”

“我见风使舵紧跟上。”

刘天华也笑了起来，说：“这‘双簧戏’可真不容易呀。”

“没有办法么……”梅兰芳叹了口气，说道，“我还没找到一位能为我记谱的大家，今天终于相中刘先生您了！”

刘天华沉思着，他知道这件事儿绝非轻而易举，务必慎重行事。他估摸了一下记谱方式，务须由梅兰芳哼一句，记一句；唱一段，记一段；一章一章地记录，一章一章地整理……这得付出多么大的精力，得花费多么长的时间呵……刘天华更考虑到，此事虽然烦神费时，但是，梅兰芳亲自登门求助，怎好意思推辞？再说，这戏曲谱本属国乐之列，自己早有整理它的设想，挑此重担，责无旁贷！更何况，此举又是为梅兰芳出国演出，为国争光的大事！

经过三思，刘天华答应了梅兰芳的请求，他决定不用“工尺谱”记录，而要运用西方已盛行的五线谱记录出中国还没出现过的新式戏曲谱，以闯入国际戏曲舞台！

记谱工作是十分细致的。在刘天华家客厅里，梅兰芳轻轻地哼着曲儿，刘天华在一旁手拿小提琴有时拨弦，有时拉弦，有时也跟着哼唱，然后，拿起笔来在五线谱上迅速地划着各种符号。

“唱累了吧？梅先生。”

“唱惯了。倒是累了你啦。”

“不累，我也记惯了！”

“刘先生，听说你跟何经海先生学过京昆？”

“是啊。要不，记您的谱就费力了。”

“您真博学呀，刘先生！”

“好学吧！这不，如今又学到梅先生的门下来了。”

“哈哈……”两人会心地笑了……

记谱工作虽是那么繁琐，但是因为刘天华平时记录惯了各种民间小曲，又因他平素广泛接触过了京、昆戏曲，凭着深厚的艺术素养和功力，他为梅兰芳记谱的工作进展得相当顺利。

谱子全部记录完毕，刘天华要梅兰芳听他用小提琴演奏一遍。不用说，谱子记得相当完整，梅兰芳听着听着，跟着琴声情不自禁地放开嗓门唱了起来。

一百多个日日夜夜，刘天华前后记下了梅兰芳九十四段唱腔，汇成了《梅兰芳曲集》。这是两位大家心血凝成的艺术珍品！它是两种记谱的版本，一是用五线谱记录的，另一种是用工尺谱记录的。刘天华别出心裁地对落后的工尺谱进行大胆革新，在谱子旁边加上了音的时值、附点，也标出了曲的感情、速度……

“女师大”的同学在安华和玉娥带领下，不分昼夜地画着五线谱号，标上刘天华辛勤记录整理而又有创新的曲谱……

铅版制出来了……

《梅兰芳曲集》精装大本印制出来了……

在为梅兰芳饯行的酒席上，梅兰芳手捧这两本凝聚着刘天华艺术创新才华的曲谱，情深意长地说道：“刘先生实乃国乐创新声的干将，此番国剧赴美，将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也有了自己的戏曲集子！刘先生可谓当今国乐之神！”

“过奖了。”刘天华谦恭地一笑，说道，“作为炎黄子孙，本该如此对待祖先留下的国宝！”

六、光明的旋律

北伐军进驻北京了。军阀统治的割据局面暂时结束了！北京的民众欢欣鼓舞，他们上街举行提灯会，调龙灯、跃狮舞。高呼着“北伐胜利万岁”“黑暗已去，黎明已来到……”

这一阵子，刘天华也难以抑制喜悦的心情。是啊，人们从军阀统治

的苦海中脱身而出，怎能不心驰神往地向着光明手舞足蹈，尽情欢笑。他心潮澎湃，脑海中急剧地盘旋着种种欢庆的旋律。

“北大”音乐传习所的许多学生不约而同地聚合在刘天华家里，他们畅谈着国乐的今天和明天。

“北伐胜利了，国乐该是什么前景呢？”玉娥像是自问，又像是请教刘天华。

“还用说吗！前程灿烂，一片光明！”安华自信地争着回答。

“灿烂何处？光明何方呢？”玉娥习惯提出问题。

徐伯华见安华张口结舌，连忙出来“保驾”道：“这灿烂、光明么，就是说音乐传习所一定能够马上重整旗鼓！哼！以我之见，传习所应该变成‘国乐学院’或是‘国乐大学’，我们一致推举刘老师当院长兼校长！”

“那时候……我可不可以当‘琵琶导师’呢？”安华问徐伯华。

徐伯华对这位秀色可餐的姑娘盯了一眼，摇了摇头。

“怎么？不够格？”

“非也。”

“那为什么？”“嘻……”徐伯华愣了一下，话没讲出口，玉娥却插嘴说道，“你呀，那时候当上了徐伯华教授夫人，抱孩子还来不及呢！”

“玉娥，你——”安华正欲伸手上前打玉娥，却见对方又伸出双手对着自己高挺的胸部，只得连连后退，她满面飞满了红云却还是反击了一句，“看你不找婆家！”

“当然啰！”玉娥伸出右手掌说，“敢来打赌吗，我和你谁都一辈子不嫁男人！”

“打赌就打赌！”安华欲伸右手，却被徐伯华挡住了，他着急地说，“安华，别嘴巴硬了，你这一打赌，我不一辈子成光棍了！”

“哈哈……”一阵哄笑中，安华双手掩着绯红的脸蛋，逃出了厅堂。刘天华被学生们的欢跃心情打动了。是呀，北伐胜利了，关了两年大门的“北大”音乐传习所也许可以复课了。他曾经这样设想过，要在重新开启大门的音乐传习所里，轰轰烈烈地大干一场。国乐教学要系统化，正规化，这方面他积累了不少资料，他要着手整理一整套国乐教材，二胡、琵琶、吹打乐，戏曲锣鼓，都要写出新的作曲法……可是，眼下的景况还不是他想象的那样美妙，张作霖上台时把北京所有大学合并成一

所“京师大学”，北伐军组成的新政府还没考虑到要恢复原来的体制，学生们发起了“复校护校”运动，又进行了示威游行……

“伯华，你找到陈大齐先生没有？”刘天华关切地问。

“找了。我以学生的名义，向这位学校负责人提出必须立即恢复‘北大’音乐传习所的请求！”

“陈先生怎么答复？”

“他和教务主任何鸿基却吞吞吐吐的……”徐伯华激动起来，说，“我在《北京大学日报》上刊登了文章，呼吁及早恢复音乐传习所，后来……”

“答应了？”

“只答应我们成立‘北大音乐学会’这个学生团体，并答应每月给三百块大洋作经费……”

“也好……”刘天华虽然觉得音乐传习所暂时不能恢复，是件遗憾之事，但他还是看到了光明的前景。他料想，“北大”音乐传习所的恢复必是大有希望的。所以在传习所还没重开大门之前，这当务之急是把“北大音乐学会”这个学生国乐团体办好。他热情地担任了这个人数不多的国乐组织的二胡、琵琶导师，也串联了“国乐改进社”的张友鹤前去教古琴，何经海这位姑苏同乡去教昆曲……小小院落里弦歌之声不绝，好不热闹。

物换星移，随着北洋军阀的垮台，北伐战争的胜利，经过一番努力，“北大”音乐传习所终于复苏了。

刘天华心中感到十分快慰。那天，他照例地去西单北大街路西电话西局广播处去演奏他的二胡曲，这电话西局里是“北平广播电台”的台址。他拿着二胡走进一间屋子，屋里除了机器、椅子外并无它物。

“刘先生，今天演奏什么曲子？”电台播音员问。

“《病中吟》。”刘天华答道。

“哦……”播音员听了刘天华的曲名，像有什么话要说，但是没有开口。

“怎么？此曲不适宜？”刘天华看出对方的神情，问道，“请直言告之。”

“刘先生直播的曲子很受广大听众的欢迎。只是……”播音员又咽下了欲讲之话。

“有话尽管说嘛！”

播音员想了一下，终于说了：“我曾听到有个外国人说过……”

“说了什么话？”

“说中国的二胡曲虽是动听，却没有气势……”

“气势……气势”，刘天华回到家里，独坐在书桌旁思索着这两个字。

中国的二胡曲没有气势，这是个事实。外国人能揭出中国二胡曲的短处，他刘天华是决不能等闲视之的。他拿起胡琴，有力地拉了几个单音，琴筒里即刻爆出犹如北伐军进驻北京时的沉重而又有力的步伐。顷刻，在他眼帘中重映出那天北伐军开进北京街道的景况：

战旗引路，鼓声咚咚，一队队威武雄壮的北伐军官兵荷枪实弹，迈着有力的步履行进着，行进着……

刘天华脑海中的景象，立即化成有力的旋律，他用“顿音”描绘出官兵进军的步伐，接着旋律化出了鼓声、号声、口令声……

夹道欢迎的人流，载歌载舞欢声动天，这当时的实景，却被刘天华以转调来描绘，一会儿小宫调转正宫调，一会儿正宫调又转小宫调，几度转换，使旋律更为昂扬……一个个音符跃进了五线谱内，一声声旋律又从刘天华的二胡琴筒内传出，这是一部进军曲、欢跃曲，一首欢呼北伐胜利，欢呼光明到来的颂歌！

“吭！吭！吭！吭！吭！吭！吭！吭！”小洪宝把扫帚按在肩头当枪把，踏着重步走进书房来。

“小洪宝，你——”刘天华见状有些惊奇，“你扛着扫把干什么？”



摄于1931年的合家照

“我扛的是枪！”说着又踏起重步，嘴里哼着“吭！吭！吭！吭！”的音调。刘天华一下明白了，这小子听着自己拉着的曲子当起“北伐军”来了。他很高兴，这曲子第一个便感化了孩子，他小小脑海里也有了这

音乐形象！于是他又引弓拉奏起来。

小洪宝又拉来了小琴宝，他们俩循着曲子的旋律一会儿行进，一会儿舞蹈……

《光明行》！

刘天华挥笔写下了这首二胡独奏曲的曲名……

七、这儿是中国

托诺夫的会客室里来了两位客人：一位是欧罗伯，另一位是德国音乐家雷新。西欧音乐家会面，总爱对他们所寄寓的中国评头论足一番，特别要对中国的音乐说长道短，更乐于大论其“短”，以换取嘲讽的乐趣。交谈中他们自然提到了刘天华。

“刘天华？哦，我听说过有关他的趣事。”雷新并没见到过刘天华，但因为他是经办“高亭唱片公司”的，有人曾向他提议过，把刘天华的二胡曲灌注唱片。他连连摇头，却反问那个提议人：“刘天华是中国人么？”

“是啊。”

“拉的中国胡琴？中国小曲？”

“不错。”

“哈哈……”雷新大笑起来，说，“在中国，无音乐可言，中国的小曲进不了我的唱片。”提意人告诉他，刘天华是个了不起的二胡演奏家，他的创新曲子能令人耳目一新！雷新还是连连摇头，他一口咬定“中国无音乐”的谬论，取笑地说：“中国，既无音乐，哪能谈得上音乐人才！”

眼下，雷新耳内又听到刘天华的名字，他当然还是这个印象：刘天华是个拉奏破胡琴，传播低俗音乐的中国艺人。所以说：“两位，谈这样一个中国人，有何意义？还是说说这次盛大音乐会上，两位阁下演奏什么？能奉献几个曲目灌入我的唱片？”

“先不谈这个。雷新阁下，我得奉告你，此次北京饭店的盛大音乐会，这位刘天华也要上台演奏。”托诺夫这么一说，使雷新愣住了：“什么？刘天华也上台演奏？”

“这是事实。”

“他——拉中国胡琴?”

“不错。”

“演奏中国小曲?”

“是的。”

雷新大笑起来，说道：“这破胡曲夹在我们西乐之中——哈哈……”

“雷新阁下，这位刘先生你可别小看他。”欧罗伯说话了。

“小看他？他不也是中国人么？”

“当然是。不过，这位刘先生很有奇特之处，他掌握着中国小曲的音波，也掌握了我们的西乐的音波，这两种音波融成一体，顿使中国的乐曲回味无穷，就连我和托诺夫阁下也不得不默认这个事实。”

“他跟我学过小提琴。”托诺夫又指着欧罗伯，说，“也跟欧罗伯阁下学过理论作曲。”

“噤……这倒是个奇人……”雷新有了点感触，但他还是不信中国胡琴能传出高雅之声，能登入大雅之堂……

东长安街上车水马龙，在法国人建筑的北平饭店门口，更是人声鼎沸。卖报孩童在人流中穿行，他们手里扬着当天报纸，在叫卖着：

“卖报！卖报！北平饭店大厅举办盛大音乐会！中外音乐家登台大显身手！”

“新闻！特大新闻！沉沦的国乐昂起头，首次进入大雅之堂！”

北京饭店大厅已摆开盛大音乐会的阵势，大厅的四分之一是演出场地，另外四分之三的地方摆满了一张张小圆桌、小方桌，北京所有有希望的中外音乐界人士，都相继入场，坐在小桌旁喝着咖啡、牛奶，也在议论和预料这场中外人士参加演奏的音乐会将会出现怎样的局面。

当然，外国人是来欣赏他们的西乐的，雷新就是这样。他对欧罗伯说：“世界音坛上能称得上是高雅之神的，便是西乐。今天，中国音乐掺杂音乐会，太使人扫兴了。”

“等着瞧吧。也许中国音乐在今日会出现奇迹。”欧罗伯也许是教过刘天华理论作曲的缘故，他不希望刘天华今日的演奏失败。当然，这种因缘并不占主要地位，更重要的是，欧罗伯在与刘天华的接触中，看到了这位中国人在创新中国音乐上已崭露头角，他读过刘天华谱写的二胡曲，隐隐感到中国音乐有了希望之光，再也不容小看了！

徐伯华是作为“监听”而故意坐在雷新、欧罗伯旁边的。他知道自

己的特殊任务，是要仔细听着外国客人对第一次登入大雅之堂的中国二胡、琵琶演奏的真实反应。因为，外国人一直鄙视中国国乐，而今天他们将会显示出什么态度呢？

望着这庄严的音乐会大厅，将参加演奏的安华，一颗心不停地“咚咚”乱跳，她要玉娥摸她的胸口，玉娥瞪了她一眼，说：“心不跳，你就见阎王爷了！”

“我……有点儿担心……”

“担心什么！”玉娥在这种场合下却是那么镇定，“刘老师不是说了‘带着成功的心情登台，必定成功！’”

“这一点，我是牢牢记住了。”

“刘老师还叮嘱我们什么？”玉娥又习惯地问着。

“上了台，要把自己看成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演奏家，要目空一切，要尽情地显露自己的才华！”安华对答如流。

“下了台呢？”

“要虚心得像小学生渴求知识那般，像海绵吸水……”

“行了！去静坐一会吧。”玉娥说着，用双眼盯了刘天华一下，学着老师那安然自若的样儿坐着，安华也在玉娥身旁坐下，闭目静思起来。

刘天华此刻看似在闭目静思。其实，他的脑海中却翻滚着多种色彩的浪花……

奋斗了这么多年，他的愿望在今天终究要实现了。一直被贬称为“叫化”的胡琴，今日能够登上大雅之堂了。可是，这是非同小可的演奏，他对自己下了军令：只准成功，不准失利！首战能否告捷，将决定今后中国胡琴的命运！

一定要沉着，一定要演奏出高水平！因为，这儿云集着中外音乐家，必须让他们承认，公开的承认，中国的国乐可以与西乐比美……

眼下，现实是何等严峻！国乐演奏和西乐演奏合在一台，这是最易相形见绌的。但是刘天华心中有底，西乐有优点，国乐有长处，一定要充分发扬国乐的独到之处……

音乐会大厅喧哗的声浪平息了，音乐会开始了！先是西乐演奏，当然，全厅内掌声不绝。到托诺夫上台演奏小提琴时，全场情绪起了高潮。他演奏的《梦幻曲》是那么动情，他的演奏技巧又是那么娴熟。四根琴弦上不断跳出各种音波，这使雷新叫妙不绝。热烈的掌声中，托诺夫致

谢下场。

中国国乐器演奏开始了，全厅虽有掌声，却是那么零零落落。雷新起身欲走，却被欧罗伯拉住了，“雷新阁下，听几曲再走么。”

“……好吧。”雷新勉强地坐下，他双手托着脑袋，没精打采地吁了一口气。

刘天华神态自若地上台来了。他拿着二胡，向全场听众深深鞠了个躬，下面一阵小小的骚动。是么，刚才托诺夫拿的是四根弦的西洋小提琴，而今演奏的却是两根弦的中国二胡，这“四”与“二”，“西”与“中”开始“交锋”了！

刘天华不慌不忙地坐到椅子上，报幕者报了曲名《病中吟》，演奏人：刘天华先生。

刘天华的情绪顿时转入到乐曲中去了，他引起弓来，全厅内顷刻游出了沉郁、低徊、婉转的乐声，这声音是那么耐人寻味，歌哭无端，这两根弦上发出的音波就像《梦幻曲》，中国的《梦幻曲》！掌声！震耳的掌声！

雷新睁大了眼睛，还不断用手去揉，他第一次听到这中国胡琴发出的、内含着诗意的旋律。

“还走吗？阁下？”欧罗伯看出雷新的神态，故意问道。雷新轻轻一挥手，“听，鸟叫声……”这时候刘天华已在拉奏二胡曲《空山鸟语》了。这音波，使全厅不少人睁眼相望，似乎在寻找着飞入大厅的鸟儿。鸟儿究竟在哪？在两根弦的颤动之中，这乐曲尽抒妙意，意在乐中，它把人们带进高山，引入峭壁，推入松林，去游山，去猎鸟……

“妙！”雷新情不自禁地呼了一声，他拿起望远镜，他要看个清楚，这两根弦里是怎么发出这些新声的。

在望远镜里，刘天华用左手在揉弦、拨弦，右手在跳弓、颤弓，这不是两根弦的中国小提琴么！他运弓裕如，妙声绕梁。

热烈的掌声！震动大厅的掌声！这成功的演出使在场的中国人高兴得拍红了手掌，外国人也情不自禁地鼓着掌！

雷新突然站起身来，拉着欧罗伯就走。

“上哪去？”

“找那位刘先生去！”雷新和欧罗伯来到后台休息室，他一见刘天华就上前抓住他的双手说：“尊敬的刘先生，叫我怎么表白我此时的心情

呢？”刘天华热情地回答：“阁下，请多赐教。”

“不，不是什么指点赐教……”雷新抓起刘天华拉奏过的那把二胡，说，“这是中国式的小提琴！妙极了。”

刘天华心里一阵激动。这是出自一个外国音乐家之口的心里话。而在这以前，充斥他耳内的都是些鄙视国乐的流言蜚语。今天，他刘天华渴望的时机，祈求的现实，将由这位在中国的权威音乐家口头供认了。他高兴，他想呼喊什么，但一下都被理智抑制住了。他只是谦逊地说：“雷新先生，这还是个开端。中国二胡的演奏力还将会大大长进的。”

“唉……过去，我仅知道中国有唐诗、宋词，也曾多次鄙薄贵国音乐……”雷新有些内疚，沉吟一会后又说道，“今天，我才从刘先生身上明白：中国也有美妙而高雅的音乐！”

“谢谢阁下所作的公正结论！”刘天华紧紧握住了雷新的双手。

“我得谢谢尊敬的刘先生呢！”雷新告诉刘天华：他的“高亭唱片公司”决定把刘天华刚才演奏的《病中吟》和《空山鸟语》灌成唱片。突然，他又注意到了厅内的琵琶演奏声，问道：“嗯，又是一首妙曲！这是谁……”

欧罗伯告诉雷新，这是刘天华谱写的琵琶独奏曲。

“什么曲名？”

“《歌舞引》！”

“嗯，现在演奏的一首又是……”

“《飞花点翠》！”

“妙！我都要，都要——”雷新象得到什么珍宝似的，“刘先生，酬金一定优厚！”

“不，中国的国乐，决不是以酬金所能权衡的。”刘天华脸上露出自豪的微笑……

八、国乐之魂永留人间

刘天华与世长辞了——那是一九三二年六月八日清晨，谁能相信这噩耗呢？

殷尚真并没有把丈夫的遗体当做是与她永别的象征。因为，丈夫活生生的形象尚在她的眼前……北京饭店大厅的音乐会后，刘天华兴奋得

几夜没好好安睡，他在梦中也在喊着：“叫化胡琴登上大雅之堂了！”“外国人也公认中国有高雅音乐啦！”……他半夜突然惊醒，爬起身来伏在书桌上书写着他的规划：

建立国乐图书馆；

组织国乐研究所；

《音乐杂志》大量搜集发表失传的古曲；

创办国乐学院……

写着写着，刘天华睡熟于书桌上，殷尚真知道，丈夫心力交瘁，心余力绌了。他安眠了，他在养精蓄锐，他没有离开心爱的妻子……

小琴宝、小洪宝不知道爸爸的长眠是诀别了他们，还以为这仅是爸爸在“养息”、在“思考”什么新的课题。

因为，几天前，爸爸还领了两个耍猴子的大汉来。耍猴大汉牵引着灵巧的猴子翻跟斗、踩木球、骑小车，耍猴人敲着锣鼓，嘴里喊着耍猴词儿。爸爸并没去欣赏猴子的把戏，却坐在一旁拿着纸和笔在记录着这“耍猴锣鼓”……

耍猴大汉累了。爸爸要他们别耍猴，光敲那锣鼓。小洪宝急了，问爸爸为什么不叫耍猴了？爸爸笑着回答说：“爸爸要的不是猴子，是这锣鼓谱子。”

爸爸累极了，额上冒着汗，小琴宝上前为爸爸擦汗，问道：“爸爸为什么只要谱子呀？”爸爸答道：“爸要整理一本锣鼓书。”此刻，爸爸也许正在“思考”着这本“锣鼓书”呀……

刘半农怎么也没想到，二弟会这样默默地离去。他为梅兰芳记录、整理的乐谱带到了美洲。美利坚的音乐界人士是那么关注，梅兰芳在国外宣扬了这位国乐大师，齐如山又找到了他一同留德的同学，他们从美国带回了一份热情洋溢的邀请书，邀请中国年轻的国乐大师去美国演奏……

刘半农曾和这位正忙于准备出国演出的二弟开玩笑说：“我漂洋至英伦三岛，二弟却要远渡重洋去美洲，我带了你嫂子出国，你拉着我儿媳也要进异国他乡了！”

这位二弟憨厚地笑着，他说他主要考虑的不是向美国人介绍自己的妻子，而是介绍中国日趋兴旺的音乐。二弟在忙着搜集中国各种锣鼓经，他要让它也进入大雅之堂。为此，他去“天桥剧场”专门搜集戏曲锣鼓

经。这六月暑天，也许他中了暑倒在床上……他只是患了点小病，他能爬起来，他要去美国……

刘北茂简直是惊傻了眼，他那身材敦实，精神总是那么抖擞的二哥，怎么能让病魔如此轻易地夺去生命呢？

刘北茂是那么清楚地记得：几天前，三兄弟及家属又一次进行“周末聚会”。这次聚会是在二哥家。聚会是那么愉快，大哥吟诗，二哥拉琴，自己呢却只是讲英文寓言……

二哥的琴声总是那么动人。刘北茂感到二哥干的事业太有意思了，他曾提出要改行跟二哥学音乐。二哥连连点头，说：“你这小子，在常州中学不也是‘丝竹合奏团’一员么！你有音乐天才，二哥双手欢迎你与我合作！”

饭后余兴，北茂望着二哥消瘦的面庞，劝说道：“二哥，你该保重自己的身体呀。”

刘天华哈哈大笑起来，他把胳膊向前一伸，说：“三弟，敢来比试比试臂力么？”

“行！”

“我让你一着！”

“怎么让法？”

“我用一只手臂，你用两只！”

“好！”

刘北茂伸出双手猛压二哥的右手，全身力气都用上了，可是，二哥只呼了一口气，手臂向上一抬，一个倒合却把刘北茂的双手压了下去。

刘北茂不服，第二次再发起新的攻势，他连整个身子也压上去了，可是二哥的手臂向上“嗨”地一下，竟使刘北茂的身子悬离了地面。

“二哥身体真棒！照你这样儿，准能活到一百岁！”

一百岁呀，可眼前二哥年仅三十七岁，他怎么能瞑目呢……

“国乐改进社”的社员，“北大”的学生，踩三轮车的工人，他的好朋友梅兰芳、徐悲鸿、张恨水、钱玄同……都来看望这位精力旺盛的国乐演奏家、作曲家、教育家。往常，他们是来作客的，可是今天……

徐伯华、安华双手捧着他俩即将结为伉俪的喜糖，泣不成声地跪在刘天华遗体前，他们昨夜还策划了大半个通宵。

他俩的婚礼该由刘天华先生主持……



刘天华的夫人殷尚真及幼子刘育京在墓前留影（摄于1935年）

他俩的婚宴将邀请“国乐改进社”所有社员参加……

他俩将在婚礼上演奏刘天华先生创作的二胡曲、琵琶曲……”

他俩……

他俩……

可是，刘老师这么悄悄地离开了他俩，永远离开了他俩呵……

人们都知道，这位潜心于国乐改革的先辈，前不久去“天桥剧场”采集“戏曲锣鼓经”时，不幸染上了“猩红热”症，他神志已昏迷，高烧在煮干他的血液，良药还没有问世，他终于与世长辞了……

临终前，刘天华突然神志清醒起来，他望着壁上的二胡、琵琶，书桌上成堆的小曲和那记录了一半的锣鼓经，双眼突然滚出了晶莹的泪水，说着：“难道我就这样死了吗……”

家人、朋友、学生、工人，国乐社的志士同人，心胆俱裂地把这位卓越的国乐先师的遗体，葬于香山岳王顶上……

从此，北京香山，不仅有“香”味，更有了美妙的音波。

宁静的月夜，有人听到香山顶端传出二胡琴声，都传说刘天华没有死，他的英魂还在人间。他成了“乐神”。

这当然是传说。

但是，这却又是事实。

刘北茂最清楚此事，因为，他毅然放弃西北联合大学英语副教授的教席，改任重庆国立音乐院教授。

刘北茂曾在自己二哥墓前拉奏着二哥生前谱写的、还没来得及很好拉奏的二胡独奏曲《烛影摇红》……

刘天华，他就这样死了。而国乐之魂却永留人间！

刘天华作品选



三 寶 佛

6 5 1 | 2 3 5 6 | 3 - | 3 2 3 5 | 2 3 2 1 | 7 4 5 4 | 1 6 1 | 1 6 5 6 | 1 4 2 3
 5 6 | 3 - | 3 2 3 5 | 2 3 2 7 | 6 1 5 6 | 1 6 1 | 7 6 1 5 6 | 1 7 6 1 | 2 3 5 6 | 3 2 3 5 |
 2 3 2 7 | 6 1 5 6 | 1 6 1 | 7 6 1 5 6 | 1 7 6 1 | 2 3 2 6 | 3 2 3 5 | 2 3 2 1 | 7 7 6 5 | 5 -
 6 1 5 | 6 1 5 6 4 5 | 3 - | 3 5 6 | 5 5 1 | 5 5 6 | 2 - | 2 3 | 2 1 2 5 | 3 2 3 5 | 2 4 2 2 |
 1 1 7 | 6 5 1 | 1 2 3 5 | 2 - | 3 5 3 2 | 7 4 2 3 | 7 2 7 6 | 5 - | 3 5 3 2 | 7 5 2 3 |
 7 1 7 6 | 5 - | 3 5 3 2 | 7 2 7 3 | 2 2 2 3 | 7 6 7 3 | 2 2 2 3 | 7 6 2 3 | 7 2 4 1 | 5 -
 5 6 1 | 5 | 6 1 5 | 3 2 2 - | 7 1 7 6 | 5 5 6 | 1 2 2 5 | 5 - | 5 3 5 6 | 2 3 | 7 6 5 7 |
 6 - | 3 4 2 2 | 1 6 1 6 | 5 5 3 5 | 2 - | 3 4 3 2 | 1 6 1 2 | 6 5 2 5 | 2 2 | 2 7 6 | 5 -
 6 1 5 1 6 5 | 2 3 5 2 2 2 1 | 6 1 2 3 | 2 1 7 6 | 5 - | 5 6 1 5 5 6 | 1 2 6 1 |
 5 - | 5 6 5 | 2 2 2 5 | 2 1 2 3 | 5 5 | 5 1 6 1 | 6 1 6 5 | 3 2 6 | 5 5 3 2 3 |
 6 5 | 1 6 1 2 | 3 - | 2 2 3 5 | 2 3 2 7 | 6 1 5 6 | 1 5 1 | 6 1 | 6 1 6 5 | 3 |
 3 6 | 5 - | 3 3 2 1 | 6 1 5 - | 5 6 1 | 5 5 6 5 | 6 1 | 5 - | 3 4 3 2 | 1 |
 7 6 5 7 6 5 | 1 6 1 1 | 3 | 2 1 2 5 | 2 2 3 5 | 2 4 3 2 | 1 - | 1 2 3 2 1 | 6 1 |
 5 - | 5 6 5 | 4 2 4 6 5 - | 6 5 | 4 2 4 6 | 5 6 5 4 | 2 1 2 4 | 6 5 4 6 | 5 - | 5 3 |

刘天华手稿

国乐改进社缘起

刘天华等

音乐对于人类有极大的功用，这是无论什么人不能不承认的。我国近来最没长进的学问要算音乐了，虽然现在也有人在那里学着西人弹琴唱歌大都还是贵族式的(可还只是少数人弄的玩意)，要说把音乐普及一般民众，这真是一件万分渺远的事。而且一国的文化，也断然不是些抄袭别人的皮毛就可以算数的，反过来说，也不是死守老法，固执己见就可以算数的，必须一方面采取本国固有的精粹，一方面容纳外来的潮流，从东西的调和与合作之中，打出一条新路来，然后才能说得到进步这两个字。

我国音乐在历史上虽然有数千年可贵的事实，但因历经灾乱的破坏，贵族的蹂躏，加之人才的缺乏，门户的隔阂，早已弄得零零碎碎，不成个样。近数十年来，政府既不提倡，学校又不列为正式科目，做子弟的要学习，还不免受到父兄的呵斥与社会的蔑视，结果，所谓中国音乐百分之九十九只能留存在吹鼓手里苟延残喘，这真太不像话了。

国乐之在今日，有如沙里藏着的金，必须淘洗出来，才能有用。这淘洗的责任非我辈莫属，虽然严格说来，我辈也只是一知半解的人。

现在可作模范的前辈大师一天少似一天；制造乐器的工人，只图渔利，一天随便一天，研究乐理的人更是晨星般的稀少，我们看了这种状况，心里不禁栗栗危惧，所以虽然明知自己的能力有限，也要努力呼号一下，干一下——组织这国乐改进社。

我们的计划是如此：

我们认这事为艺术界的大事，非少数人所能举办，必须要联络全国同志，一致进行；我们应该打消门户之见，大家合力工作，以救此国乐残生。

我们应该调查现在各地所存在的可作模范的大师，以及现存的乐曲、乐谱、乐器，并人们对于何种乐曲的感情最浓厚。

我们应就经济能力之所及，搜集关于国乐的图书，并古今各种乐器，组织图书馆及博物馆，应当设法刻印尚未出版的古今乐谱，应当把无谱的乐曲记载下来；应当把音乐名奏用留声机收蓄，以期现有的国乐，不再渐渐地消失下去。

我们想改良记谱法，使与世界音乐统一，想把各种的演奏法尽量写出，编成有系统的书籍，以便一般人的学习，我们想组织乐器厂，改良乐器的制造。

我们想集合多数人的意见，判断乐曲乐器的伪劣，以定取舍。

我们想介绍西乐，以为改进的辅助，并想效法西乐，配合复音，并参用西洋乐器，以期与世界音乐并驾齐驱。

我们想从创造方面去求进步，表现我们这一代的艺术。

至于发行刊物，创设学校，组织研究所等等。那是不消说，只要有经费，有人才，立即次第举办。

我们发起人自知心长力绌，难胜重任，务望国内同志共起赐教，则国乐前途，庶有一线之光。

发起人：

衡徐义 周 宜 李光涛 廖宪均 徐炳麟 汪颐年 熊 泌
梅茂鼎 韩权华 萧淑娴 林之棠 郑 志 吴伯超 王同华
程朱溪 郭绍猷 柯政和 谢兰郁 金式斌 贺青莲 刘天华
张萃如 萧从芳 李文淑 张友鹤 潘君方 杨筱莲 杨庆功
郑颖荪 曹安和 邵增昕 张凤昌 吴益泰 李淑青 廖赞化

（原载于《新乐潮》，1927年）

我对于本社的计划

刘天华

改进国乐这件事，在我脑中蕴蓄了恐怕已经不止十年，我既然是中国人，又是以研究音乐为职志的人，若然对于垂绝的国乐不能有所补获，当然是件很惭愧的事。现在有许多同志来组织这个国乐改进社，虽然还只呱呱坠地，算不定它的终事，可是有了芽，总有开花结果的希望，所以我虽然在这“四海困穷”的当儿，也不免破涕为笑。

因为社务进行的关系，有几位同志要我做篇计划书，在成立刊上发表。这真是一件大难事：你想，改进国乐这个问题多么大？凭我们这数十人去做，做一辈子也做不了它们一个角；何况我们非有职业牵制，即在求学时期。还有一层，“万事非钱不行”；我们社里既没有基金，又没有收入，只靠我们几个穷书生掏腰包，又加之这个年头儿，能掏得出多少；那么，在这人才经济两缺的状况之下，有什么预算什么计划可拿来发表呢？还是干脆不说罢？而我们的诚意与精神，也就跟着这物质上的缺乏同归乌有么？这当然是不能的。既然不能，就得从无可计划中打出一条有计划的路来。

我们想做的事，已在本社缘起上说过，目前把急于举办的事，略说几桩如下：

刊印音乐杂志：这是我们提倡音乐的至要工具。担任编辑的已有几位，其余还在极力进行。经费未必有富翁们肯捐助，即由社友们自行想办法。假使时局影响不到我们身上来，明年元旦一定将第一期出版。

设立研究部：这是对于国乐上解决各项问题特设的机关。例如：皮簧，现在通行全国，而至今尚无一部可靠之谱。对此问题，我们想召集国内喜欢研究皮簧而已有程度的同志，集合一处，再请皮簧导师多位，组织研究部去解决它。诸如此类的问题甚多，我们想择其切要的，在一两年内为征求同志与导师的时期，然后分别成立研究部。至于经费一层，

想来由研究的人分担，惟尚无概算，不敢说定。

保存古合乐：此为前项问题之一种，以其紧急，故特别提出说明之。此项合乐，即清宫里祭享及仪式上所用的音乐，但其乐曲有很古的渊源，并非为清一代所造成。因为这种音乐是帝王的独享品，所以民间除了一套祀孔的乐章外，什么都没有遇到过。到清室一亡，大家便糊里糊涂不去注意；现在是快要消灭到无踪迹了。我以为这种音乐对于将来造成国乐的大合奏Orchestra上大有可以研究之处。退一步说，于古乐的价值上亦该把它研究，于我国的音乐史上，也该把它的内容详细记载下来。据社友郑颖荪先生说：宫中散出之乐工，能奏全数曲谱——约三四百套——者，现在只剩一人。而此君身老多病，我们应该急急想法找他一同研究。现在我们已请郑先生负责同他接洽，大约在我们的第一期音乐杂志上总有郑先生的详细报告。但是，要是成功，便有两桩难事，一是乐器问题。现在此种乐器无从购买，只有公处有——如孔庙，天、地坛，社稷坛等，是否能借到一副应用，殊不敢说。二是经费问题，就是请那位乐工来的指导费。此项我拟请欢喜加入研究的人分担一部分。其余由募捐方面着想，但不知能不能不碰钉子。

音乐演奏会：此事对于本社，关系不甚重要。不打算十分注意；不过今年至少要演奏一次，以后能更好。

国乐义务教育：拟自明年暑假起，每逢暑期举行，由社员担任，不收学费，不给薪水，办公费则由日常费用内支出。

乐器制造厂：拟俟时局略平，由社员中集股先设一小规模的厂，从事制造与改良，如成绩好，便逐渐扩充。

名奏蓄音：此为保存现有国乐的最重要问题，但所需经费亦属最大，而工作与手续亦最困难。现在虽有此想，尚无妥善办法。这是希望大家来指教的。

我这笔柴米油盐糊涂账，到此暂行打断。

论理，这种整理国乐的丁作，哪里该由人民组织团体去做，该是政府的责任。它早应立出正式机关去办理——如日本的邦乐调查所，土耳其的国乐调查所等。我本想写一篇意见书来讨论这件事，后来一想，现在国内政府如许之多，可是哪一个能注意到这件事的？还是省说废话罢！

写于1927年8月1日

(原载于《国乐改进社成立刊》，1927年8月)

《改进操》说明

刘天华

一个小小的纪念曲，为要写两种谱，占据了杂志上不少篇幅，这是我很抱歉的一桩事。只因管色字谱的简陋，不能充分发表作者的意思，而五线谱又非今日弹琵琶者所习用，不得已就两种并用，至于管色字谱的不堪十分改良，在此过渡时代又不能遽废的理由，谅稍明中西音乐者类能知之，毋庸多说。

管色字谱的左方，加上的许多直线，是用以表示时间的长短的。因为要它易于了解而省些麻烦。所以完全仿照简谱的方法写的，不过把它改横为直罢了。

谱内的指法记号等等，其意义如下：(下略)

以上诸指法未加详细说明书，都是琵琶谱上通用的，如不明白可一查琵琶谱(上海千顷堂印行)或瀛洲古调(江苏教育会出版)。

琵琶上用复音，前已有之，并非胡乱杜撰，以比附于西乐。至于所用的音，有许多地方，照Classic派的西乐说起来是讲不上去的，不过人家已在那里讲浪漫派、新派、未来派等等，我们犯不着再钻进老洞里去了。

末后，我得十分感谢汪颐年女士。在她功课忙碌的时间里，代为抄写这篇中的五线谱，真费了她不少的光阴！

(原载于《音乐杂志》，1928年1月)

向本社执行委员会提出 举办夏令音乐学校的意见

刘天华

当本社成立未久，目睹艺专音乐系及北大音乐专科的停办，凡我同人无不疾首痛心，思发为议论，以图挽救，无如处此时代，说也没用。不如不说好些，所以大家也就抱愧不问。幸上海的音乐院，北京爱美乐社的音乐学校，以及天津某音乐学校，都相继成立，一般有志音乐的青年，还能找到求学之处，不至于从此罢手。不过还有一种有志学音乐的人，因为境遇与家庭及其他种种关系的原因，仍旧无法加入这种音乐学校。例如：有一位极有音乐天才的某君向我说：“我自少就爱音乐，父兄亦爱音乐，不过因家境不好，不得已进了某地的师范学校，校中音乐教员并不是一个音乐专家，上课时拿了张简谱的歌，同大家狂喊一阵，再在破风琴上弹几下简单的进行曲，就算完事。这样，糊里糊涂地四年过去了，便把我们送走了——说是毕业。现在我因家境的驱使，不得不做教员，教的是音乐，可是拿什么去教呢？无非照我的老师的样子哄骗孩子们罢了！我听到好的国乐和好的西乐未尝不羡慕，未尝不自愧，未尝不想前进，但是境遇如此，使我有何法子可以补救呢？”我听了他这番自述，真替他难受，同时想到我国像他这样有志气有天才而被埋没的青年，不知有多少。同时又想到国内一般中小学的音乐教员，其中受过音乐专门教育的固然有，而像某君这样不得已而哄骗孩子的也当然很多。如此一批一批地埋没，一代一代地哄骗下去，如何得了？

还有一位远方的某君，他写信告诉我，说：“我很喜欢音乐，去年我在中学毕业之后，我很想去考音乐学校，不料家里的父兄都不答应，以为学了音乐将来是没有吃饭之地的；我抗议了多次，甚至于哭泣哀恳，终属无用，不得已从父兄之命，进了工业学校。现在我虽一面习工，一面仍继续练习音乐。但是没有教师，无进步可言。我想暑假时到北京

来从你学习——家里不至于不答应——不知你肯教我否？”我看了这段信，有两种感想：一、现在社会上做父兄的教育子弟，借了吃饭问题为幌子，大都脱离不了两种目的：一是升官，一是发财。要是子弟不照着做去，便算是不孝，家庭痛恶之，社会轻视之。这样的结果，便造成了今日国内的大乱，而为父兄者犹执迷不悟，宁使子弟丧身于金钱炮火之中以求荣幸，而不知使其内心纯洁享受精神上之幸福，岂不可怜可叹！二、一国的音乐教育，并非造就几个专门音乐人才去当教员，去做高等吹鼓手的，乃是人人必备的一种养生之具；我们知道冷了穿衣，饿了吃饭。却不知道精神上受了痛苦还要一种东西去安慰他，所以Etude杂志上，有一篇文章里说：“人生除了衣食住之外，其最要者无过于音乐。”我国古时有“士无故不撤琴瑟”的话，亦是此意。某君学了工业仍不忘继续学音乐，真是懂得人生快乐的人。我想像他这样的青年一定很多。我并且希望不了解此层的青年也赶快觉悟。

像上面所说的两种人，是中国闹了音乐的饿荒才有的。我们国乐改进社，应该设法帮助他们才是。虽然社内人力与物力都是很薄弱，但是做一点，总比一点也不做好些。因此我提议我们利用暑期办一个学校，以解决这个问题。办法大致如下：

1. 宗旨

供中小学音乐教员之补习，及中等以上学校学生之修习。

2. 年限

不拘年限，以修满一百学分为毕业。(大约至少需三四个暑假)

3. 科目

照音乐专门学校前三年课程定之，惟除去国文外国语等科，俾节省时间，多授音乐功课。

4. 时期

每年七月一日至九月十日，在此时间内尽力灌输，所给材料须足供学生离校后一年内练习之用。

5. 入学资格

中小学音乐教员以当年聘书为凭，中等以上学校学生以修业证书或中学毕业文凭为凭，若报名人数超过定额，则举行考试以定去取，考试章程另订之。

6. 定额

暂定三十人。

7. 训练

以严格为主，凡每年考试不及格者，第二年不准入学。

8. 学费

愈少愈好，大约每年不要过十五元。

9. 教职员

校长及教员由社中聘请，职员由社员中公推之。

10. 房舍器具

由社内筹备之。

11. 乐器

除钢琴外由学生自备。

12. 经费

除所收学费外，不足之数由社中补助之。

急促中拟了这几条办法，当然不很妥善(其不周之处，另由口头陈说，恕不一一写出)，是否可行，即祈讨论公决，赶速宣布，俾远道就学者，得早日预备。

附记：

谁若目下来到北京，如果他对于社会情形稍为关心一点，他住不多时，他一定会说：“啊，北京真穷啊……中下社会的人家简直过活不了……即以大学教授而论，许多是一天赶到晚地上课下课，忙得一个个不亦乐乎，而弄到结果连一个小小家庭还维持不了……”

但是北京(其实何止北京呢)，有的是在闹穷的东西呢！第一样我们觉得的就是音乐学校。

我们总不能说这许多男女学生之中没有一部分，就算是最少的一部分，是不爱学习音乐的吧？我们总不能说音乐学校的有无是一点关系都没有的吧？我们总不能说北京有音乐学校时，有些学生就去学学，等到这音乐学校停办了或是取消了时，他们也就不关心地把他们学了一些时候的音乐抛弃了，转学到一些什么哲学系、法科就算完事。因此，我们总不能说北京有个音乐学校是件多余的东西吧？然而，现在请问你，北京的音乐学校在什么地方？现在如果北京有群有志学习音乐的学生，他们可以到什么学校去？

这不是显然地在闹音乐学校的饿荒吗？

天华先生提出一个补救的办法，提示我们社里去做一件目下急需的工作，这是多么好的一件事情！

我对于天华先生的提议是十分赞同的，会有谁不赞同呢？若有，那他一定是因为爱护国乐改进社，惟恐他的人力与物力不够，惟恐他过劳了。诚然，我们都知道，天华先生也说，社里的人力与物力都很薄弱，不过，国乐改进社自成立到现在，都是空手做天下，这团体无一日不是在与艰难苦斗，无一日不是在挣扎之中过活。本着这一点精神，我想天华先生的提议定会实现的，北京音乐学校的饿荒多少也可以补救一些。

还有一层，现在要想学音乐者有两个问题，第一，到什么地方去学，进什么学校。第二，经济问题。这两个问题天华先生都是很顾虑得到的，他并且还还为那班有志学习音乐而又因环境的关系不能用全副功夫来学的人打算，所以他以为利用暑期的时间举办音乐学校是最好的办法。这层意思天华先生曾同我们详细说过，这种办法不但是于一班欲学者方便，而且对于一班教授音乐的先生们也很方便，因为在暑假中他们当有暇时来帮这音乐学校忙的。

我希望天华先生的意见今夏就完全实现出来。

天华先生这一篇意见经过我的手，我给他带上这般一个不成样的尾巴，我要向天华先生与读者道歉了。

朱 溪

写于1928年2月28日

(原载于《音乐杂志》，1928年2月)

《月夜》及《除夜小唱》说明

刘天华

《月夜》是1924年夏季某夕在月下纳凉时作；《除夜小唱》是去年除夕夜与友人欢叙守岁时作；两曲的命名是如此，曲中含意如何知音者自能知之，毋庸赘述。

此两曲，乃就二胡的音区及其音质上的优点而拟的谱，虽然用别种乐器也可以演奏，但总不如二胡上能将我的意想表现得美满，所以定为二胡独奏谱。

“二胡”又名“南胡”，乃胡琴的一种。论及胡琴这乐器，从前国乐盛行时代，以其为胡乐，都鄙视之；今人误以为国乐，一般贱视国乐者，亦连累及之；故自来很少有人将它作为一件正式乐器讨论过，这真是胡琴的不幸。然而环顾国内：皮簧、梆子、高腔、滩簧、粤调、川调、汉调以及各地小曲、丝竹合奏、僧道法曲等等，哪一种离得了它。它在国乐史上可与琴、琵琶、三弦、笛的位置相等。要是它自身没有点小价值，哪得到此地位？

有人以为胡琴上的音乐，大都粗鄙淫荡，不足登大雅之堂。此诚不明音乐之论。要知音乐的粗鄙与文雅，全在演奏者的思想与技术及乐曲的组织上；同一乐器七情俱能表现，胡琴又何能例外？

胡琴当然不能算做一件最完美的乐器，但也不如一般鄙视它的人想象之甚。我以为在这样音乐奇荒的中国，而又适值民穷财尽的时候，不论哪种乐器哪种音乐，只要能给人们精神上些小的安慰，能表现人们一些艺术的思想，都是可贵的。譬如吃饭，能吃大菜固好，不然，窝窝头也可果腹；譬如行路，穿得起皮鞋固好，要没有，草鞋也一样可以走得；并且在今日的中国，或者窝窝头与草鞋的用处比大菜与皮鞋还要大些。所以我希望提倡音乐的先生们，不要尽唱高调，要顾及一般的民众，否则以音乐为贵族们的玩具，岂是艺术家的初愿。

用乐器如绘画、写字之于纸笔，只要能用它发表作者所需要的艺术思想，其为毛笔、钢笔、洋纸、宣纸，均可不论；大纸、小纸、大笔、小笔亦可不论。我这两曲用二胡发表，就是此意，幸勿谓我偏爱胡琴。

胡琴上有所谓“三把”演奏法，为时尚未久，大约从三弦、琵琶等乐器上脱化而来的。以前用中、下两把者大都将上把之音翻高一均或两均罢了。若利用各把之音色，特别曲谱者，未之前闻。此《月夜》及《除夜小唱》二曲，乃就各把音色的优点而作，故在中把者不可易为上把，在上把者不可易为下把，必一一照谱中所注指法演奏，方得曲中意味。

实则胡琴上分三把，是很不精密的，并且不能尽其所长。我以为至少可分七把，多则十二把，以后有暇，当另文专论之，兹姑从众，称为三把。

谱中所注1、2、3、4等字，乃左手各指按弦记号。“1”为食指，“2”为中指，“3”为名指，“4”为小指，“ㄣ”为空弦（即散音，ㄣ乃空字的简写）。其不注明1、2、3、4等字者，则依前一记号依次推算。如谱中六、五、仕三字，若六字旁有一“1”字，则知六用1指，五用2指，仕用4指。若六字旁为+字，则六用空弦，五用1指，仕用3指，余可类推。且依此细心观察，则某字属某把，某处应换把，均可明了。如六字旁有“2”字，则知在中把，若为“ㄣ”字，则在上把。又如有两个六字，第一六字旁为字，第二六字旁为2字，则知第一六字应上把，第二六字改换中把，余类推。此系仿照Violin记谱法而写，并非杜撰。不过空弦Violin作0，因与中眼记号相混，故改作ㄣ。

谱中“内”为内弦，或称里弦；“外”为外弦。弧线为弓子记号。凡弧线内所括诸音，均为一弓，无弧线者，每音一弓，此亦仿Violin谱也。

为便利阅者起见，故用两种谱，其中五线谱上之记号较为详细。小工调译为D调，实在并不十分正确，不过这样写了，能拉Violin的，在Violin上用D、A两弦代替胡琴，也可以试拉一下。

附白：两曲五线谱均承汪颐年君代为誊写，书此志谢。

（原载《音乐杂志》第一卷第二号）

代程君朱溪答能君瓠芦函

刘天华

瓠芦先生：

前由朱溪君交来大札。拜读之下，钦佩无量！所询各节，朱溪君囑代答复，兹就管见所及，略述一二于后，自知无补于高明，聊以塞责云尔；纰缪之处，尚希指正。是幸。

来函问一：广东现行的音阶排法，与西乐长调正同，与古法有一音不同，请问北省如何？

北省现行音阶排列法，大致与贵省相同，即华生长之江苏亦属相类。清徐颖著《乐律考》，有谓燕乐旋宫应作：



其以宫作工，及变宫高于宫之说，虽与历来谈乐者大相径庭，而其

根据乐器以工凡为相隔一律，与吾侪所疑惑者正属相同。

因此忆及前年，曾将下列二谱，作数度之小试验：

(一)

$\frac{4}{4}$ $\dot{1}$ 6 4 3 | 6 3 2 1 | 4 5 7 6 | 5 6 $\dot{1}$ 5 | 4 5 6 3 |
 7 $\dot{1}$ 3 6 | 5 6 $\dot{1}$ 3 | 5 6 $\dot{2}$ $\dot{1}$ | 3 6 $\dot{1}$ 3 | 5 6 $\dot{2}$ $\dot{1}$ |
 5 6 7 $\dot{1}$ | 6 4 3 5 | 7 6 $\dot{2}$ $\dot{1}$ | 1 3 2 1 |
 2 1 4 3 | 4 6 7 6 | 5 6 $\dot{1}$ 5 | 4 5 6 3 |
 7 $\dot{1}$ 3 6 | 5 6 $\dot{1}$ 3 | 5 6 $\dot{1}$ 7 | 6 $\dot{2}$ $\dot{1}$ - ||

(二)

$\frac{4}{4}$ $\dot{1}$ 6 4 3 | 6 3 2 1 | 4 5 7 6 | 5 6 $\dot{1}$ 5 | 4 5 6 3 |
 7 $\dot{1}$ 3 6 | 5 6 $\dot{1}$ 3 | 5 6 $\dot{2}$ $\dot{1}$ | $\dot{1}$ 3 4 3 | 5 6 $\dot{2}$ $\dot{1}$ |
 5 6 7 $\dot{1}$ | 6 4 3 5 | 7 6 $\dot{2}$ $\dot{1}$ | 1 3 2 1 |
 2 1 4 3 | 4 6 7 6 | 5 6 $\dot{1}$ 5 | 4 5 6 3 |
 7 $\dot{1}$ 3 6 | 5 6 $\dot{1}$ 3 | 5 6 $\dot{1}$ 7 | 6 $\dot{2}$ $\dot{1}$ - ||

(附注：上列二谱，因便于排印起见，故用简谱，幸读者谅之。)

试验之手续是：一再将上列二曲在有键乐器上弹奏，使若干知乐与不知乐者听之(用不知乐者，以其无成见也)，何者较为圆润，何者觉其生硬，结果均以第一谱较第二谱为圆润。是即第一谱工凡相隔一律，第二谱工凡相隔二律之结果。第二谱由朱子仪经传风雅十二诗谱《鹿鸣》章译出，第一谱即将第二谱工凡间改为半音，凡六间成为全音之结果。虽朱代之谱未必得自真传，但至少亦系唐宋间膺品，因之对于尔时之乐，亦不得不加以疑惑也。故其结果，华有三种意见：

(一)古乐与燕乐音阶不同，否则；

(二)古今人听觉上习惯不同，故工凡间成全音，今人以为生硬，古人容以为不然。否则；

(三)古今人听觉上之习惯，并无差异，惟当时拘于理论不得不如此写，而其实际或竟与纸上者不同。

若以工凡为半音，即所谓仲吕应变徵；工凡为全音，即蕤宾应变徵。此两点早已引起多数谈律者之争执，今华发此两可之论，必有以为非是者。实则就音阶产生之原理而论，此二种组织谓其孰优孰劣则可，谓其孰是孰非则不可也。

盖音阶之产生基于“和”，和之成立由于“应”，应之原理在于“振动”之比。凡振动倍数之比愈少则愈应。如：

(音名) 宫：宫：徵：宫：徵 等于

(振动) 1：2：3：4：5：6

由上例观之，宫：宫及宫：宫又徵：徵均为1：2，故最相和，即倍半相应之原理也。宫：徵及宫：宫均为2：3，虽不如1：2之相近，但相差亦不远，故亦相和，此即宫、徵相应之理，亦即隔八相生之理。我国计律以数或尺寸，其结果与振动数计算成反比例，此谈律者均知之，不待赘述。故宫：宫在振动数为1:2，在数或尺寸则为2:1；宫：徵在振动为2:3，在数或尺寸则为3:2。因之上生损一即 $\frac{2}{3}$ ，下生益一即 $\frac{2}{3} \times 2 = \frac{4}{3}$ 。依此

结果，设宫与黄钟均为1，推得变徵与蕤宾之数均为 $\frac{512}{729}$ ，此即蕤宾应变徵之铁证。

凡顺生法，逆生法，顺逆相生法，均不外此理，即京房之六十律，钱乐之三百六十律以及蔡元定之十八律，虽繁简不一，其原理亦不能跳出此范围也。此种原理均根据振动数1、2、3之比而成，鄙意可名曰一、二、三原理或一、二、三相生法。

然则仲吕何以又应变徵？

在未解答此问题以前，先须声明一事：即我国向例所谓七音，系指五声二变而言，并无二清在内。原清之为用，在乎转调，如：

宫 商 清角 徵 羽 变宫 宫

应当作：

徵 羽 变宫 宫 商 角 变徵 徵(以宫为原调之清角，故曰清角调)

又如：

宫 商 角 清角 徵 羽 清羽 宫

应当作：

商 角 变徵 徵 羽 变宫 宫 商(以宫为原调之清羽，故曰清羽调)

(上例照蕤宾应变徵之音阶而言)

故音阶内实际上原无二清；且此处变徵一名，乃系代表音阶第四度之名称而言。若拘泥于仲吕既应变徵，则清角所应以为诘责，则现代谈之音阶，势非如下不可：

宫 商 角 清角 徵 羽 变宫 宫

然而我国之音阶从未闻有五声一清一变而为七音之说。故此处第四度，从向例仍称变徵，应在清角之位，正如谈西乐 $\sharp C=\sharp D$ ， $\sharp E=F$ 等相同。简言之，兹所谈者乃音阶之第四度为仲吕，究属何种原理，非变徵与清角之存在问题也。若原理既明，则此第四度名之为清角可也，名之为变徵亦可也；只需彼此划一，即无伤大体。今述其原理于下：

宫：角：徵=4：5：6

(即)黄：姑：林=4：5：6

因振动4：5：6相近，故宫、角、徵三音相和(按此即三和弦之原理)。因而知律之相生，不仅隔八可以成立，即隔五亦可成立。因之：

(上生)

(上生)

(下生)

黄：姑：林

林：应：汰

黄：南：仲

=宫：角：徵

=徵：变宫：商

=宫：羽：变徵

=4：5：6

=4：5：6

=6：5：4

凡音阶均以第一音为主。黄钟调应以黄钟为主，此人所共知。故黄生姑、林，林生应、汰，而不由姑生夷、应者，以黄、林之关系较近(2：3)也；林生应、汰后，而汰不再生者，以汰离黄愈远也；黄下生南、仲，亦以相近，而仲不再生者，因七音已足也。

由上列比数，设宫为1则：

宫：角=4：5：1×

宫：徵=4：6：1×

角= $\frac{5}{4}$

徵= $\frac{2}{3}$

徵： $\frac{\text{变宫}}{\text{宫}} = 4:5$ ： $\frac{2}{3}$ ：×

$$\frac{\text{变宫}}{\text{宫}} = \frac{15}{8}$$

依法计算则宫为 $\frac{9}{4}$ ——商为 $\frac{9}{8}$ ——，变徵为 $\frac{4}{3}$ ，羽为 $\frac{5}{3}$ 。此即西乐自然音阶C₁、D $\frac{9}{8}$ 、E $\frac{5}{4}$ 、F $\frac{4}{3}$ 、G $\frac{3}{2}$ 、A $\frac{5}{3}$ 、B $\frac{15}{8}$ 之所自来也。

此种相生法，其关键全在4:5:6，故鄙意可名曰四、五、六原理，或曰四、五、六相生法。

今执一二三相生法者谓四五六之非是，执四五六相生法者，谓一二三不通，皆不明音阶构成原理有以致之也。鄙意四五六相生法产生之音阶，其变化较多，似优于一二三相生法，且与今日世界音乐相同。故前云：谓此二种组织孰优孰劣则可，谓其孰是孰非则不可也。

曲 名	曲 别	角 色	出 品 处	唱 者
定情	南	冠生	百代公司	俞粟庐
八阳	南	冠生	百代公司	俞粟庐
三醇	南	冠生	百代公司	俞粟庐
折书	南	巾生	百代公司	俞粟庐
佳期	南	巾生	百代公司	俞粟庐
亭会	南	巾生	百代公司	俞粟庐
拾画	南	巾生	百代公司	俞粟庐
秋江	南	巾生	百代公司	俞粟庐
仙圆	北	冠生	百代公司	俞粟庐
辞朝	南	冠生	百代公司	俞粟庐
书馆	南	冠生	百代公司	俞粟庐
赐盆	南	冠生	百代公司	俞粟庐
哭像	北	冠生	百代公司	俞粟庐
学堂	南	旦	百代公司	爻九组
扫花	北	旦	百代公司	爻九组
投渊	南	旦	百代公司	爻九组
小宴	南北合	旦	百代公司	爻九组

曲 名	曲 别	角 色	出 品 处	唱 者
思凡	南	旦	百代公司	张五宝
乔醋	南	生	百代公司	张五宝
小宴	南北合	生、旦	百代公司	小紫娟、花珍珍
八阳	南	生、旦	百代公司	小紫娟、花珍珍
琴执	南	生、旦	百代公司	小紫娟、花珍珍
下山	北	丑、旦	百代公司	徐寅生、陈凤春
拆书	南	生	高亭公司	俞振飞
惊梦	南	生	高亭公司	俞振飞
断桥	南	旦	高亭公司	翁瑞午
见娘	南	生	高亭公司	项远邨
看状	南	生	高亭公司	项远邨
刺虎	北	旦、净	高亭公司	项馨吾、徐摹烟
阳关	南	旦	高亭公司	项馨吾
惊梦	南	旦	高亭公司	项馨吾
絮阁	南北合	旦	高亭公司	项馨吾
游园	南	旦	高亭公司	袁蓁盒
廊会	南	生	高亭公司	杨习贤
南浦	南	生	高亭公司	杨习贤
三醉	北	生	高亭公司	王慕洁
弹词	北	老生	高亭公司	张某良
哭魁	北	穷生	高亭公司	徐摹烟
琴挑	南	生、旦	高亭公司	俞振飞、项馨吾
刀会	北	净	高亭公司	高砚耘
小宴	南	旦	胜利公司	周凤文
佳期	南	旦	胜利公司	周凤文
说亲	北	旦	胜利公司	周凤文
楼会	南	旦	胜利公司	周凤文
召君	北	旦	胜利公司	周凤文

以上所答，离题已远，因近人谈律者，每因此而争执。故牵连及之，未识高明以为如何？

问二：南北曲的调名，现时需用何法配音，除吴先生所说之外，尚有其他方法没有？

华于此层尚未有具体之研究，惟见于载籍者，尚有许守白著之《曲律易知》，及王季烈著之《螭庐曲谈》等。许说与吴说大概相同。王说略异，惟大多根据习惯法而言，若以乐律衡之，恐未必尽合古法。

问三：现有的昆曲留声机唱片，能否把其中可以代表北曲音节的一种，和可以代表南曲的一种，各举其名字及出品处见示？

昆曲唱片，已出版者不过数十张而已，惟何者足为南北曲之代表，殊难说定，因一曲有一曲之意味，一词牌有一词牌之主腔，举一不足以赅其余也。今只得罗列若干于下，以便尊择。若论度曲，则俞粟庐氏最为有名，足以介绍。

问四：唐代燕乐书籍，我们不敢妄想了，至宋代的《大晟乐书》和《燕乐新书》或者留存世间，也未可定，我们很愿意出重价购求，可否把这意布告呢？

此二书同人亦渴欲一见，如尊处愿出重价购求，请拟一广告寄下，当于本杂志免费登载。

问五：刘天华先生的计划书第三项，未见郑先生在杂志报告，如果有需用我们尽力之处，我们是很愿尽力的，免使只“剩的一个人”死了，悔之不及。

盛意至感，此一年中北平处于军事恐慌之下，同人生活不定，故于社务进行极迟，对于保存古乐一节，非不努力，实有心长力绌之苦，虽郑先生已有调查与计划，惟以经费无着，不敢空言发表，徒呼负负而已。以后如能成为事实，定当函约先生帮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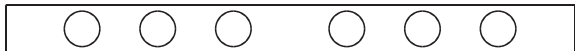
问六：箫笛的开孔方法，应如何计算，始得准确？

箫笛开孔之准确计算法，不仅我国各乐律书上所谈者都不可靠，即科学发达之西方各国，亦尚未有准确之定论。前年华曾因此函托家兄半农在法调查，兹节录复函于下：

西洋的笛族器，构造简单的，吹法同我国的箫笛一样；复杂的，开孔就不止六个，而且开孔的地位和方法，也颇不一致。吹法是第一部七个音，同普通笛族器一样；第二部以上，是不用基本的六孔，而用另开

的孔。这种另开的孔，在原理上根据什么，直到现在还没有能研究出来 (E.H.Barton A Text Book of S cund p.445)

笛族器是很古的乐器：在古埃及坟墓中的壁画上，已画了不少的笛。许多人比较研究的结果，断定原始的笛上的孔，只是为便于握指，并不注意所发的音。所以野蛮民族的笛(和现在玩具中的笛)，开孔都是三三式：



后来逐渐改良，直至今日，都是音乐家的耳朵和制造家的盲目试验做成的，并不是照着科学家的算式去做的；因此现在的科学家，虽尽会玩他一加一等于二的把戏，还尽有许多地方无所施其技。

如此奉答，定失足下所望，然而无法也。家兄现拟特造仪器，作“笛律的彻底实验”；倘有结果，想亦足下之所乐闻也。

此外函中所述箏箏一层，敝社现已由日本觅得《乐家录》卷十一箏箏一种，关于箏箏之历史、构造以及乐谱等，记载甚详，将于下期本杂志登载，以供同好。如有疑惑不难解决也。

1929年元旦，写于北平

(原载于《音乐杂志》第1卷第5号，1929年1月)

《梅兰芳歌曲谱》序

刘天华



梅兰芳

梅君畹华齐君如山等，将往北美介绍国剧于彼邦人士，嘱编斯谱。数月以来，余与梅君均为职务所羁，未克充分讨论，匆匆成此十八曲，自恐讹误尚多，行期既迫，只得贸然付印。

此谱之成，余固受梅齐二君之嘱，然亦略有鄙见，可发表于此。

国剧重唱，故谚有“听戏”之说。唱，乐也。然不独唱之为乐，即一举手一投足，亦有乐随之，甚至各色道白，亦均含乐意。

故谓国剧之基础，建筑于音乐之上，亦无可。余于剧学为外行，今姑谈乐。

乐之有谱，犹语言之有文字。道义学术之得以流传久远者，文字之功也。我国音乐，肇自羲农，盛于商周，滥于唐宋，渊源不可谓不远。然羲农之乐固不可得而闻，即唐宋之乐，亦已渺无稽考。何者，记谱之法不完备也。我国古乐未尝无谱。然如唐之卷子本幽兰谱，朱子仪礼经传之十二诗谱，姜白石之词谱等，或仅备律吕，或只载简字，谱不足以赅乐，徒费考古家之周章，于事实无补。近代所出琴谱昆曲谱等，记载虽已较详，而缺点尚多，欲藉以流传久远，势所不能。盖乐有高低轻重抑扬疾徐之分，必其谱能分析微茫，丝丝入扣，方为完备，而旧谱均不能也。今国乐已将垂绝，国剧亦濒于危境，虽原因不一，而无完备之谱，实为其致命伤。设记谱之法早备于往日，则唐虞之乐，今犹可得而闻，广陵散又何至绝响。以皮黄言，今日习须生者，不曰宗谭，便曰宗汪。然而绝似谭汪者，百不获一。即偶有之，同道中亦不以谭汪相许。何哉，

无谱以为之佐证也。设谭汪生时，尽其所能谱而出之，何至今日遥拜门墙者之扣盘扞鐻而不得要领耶。

且人尽一生之力研究一种艺术，能有创造与否，实未可必。设其有之，而令所创造者及身而绝，宁不可悲。昔米喜子、张二奎、程长庚、余三胜等，一生创作甚多，年月悠久，遂至悉与其人之白骨同朽，此艺术界莫大之损失也。

习乐之法有三：曰耳听，曰目视，曰言传。三者虽相辅而行，不可缺

一，然难记易忘为耳听之弊，模棱失真为言传之弊，惟目视最为真切。故欧西作曲家，咿唔斗室，一纸谱成，各国乐坛便可发其妙响。我国乐剧二界，尚有行其耳听口授之盲教育者。欲谈进步，不亦难哉。

是以今日我国乐剧二界，欲进步必自有完备之乐谱始。而养成演员乐师读谱记谱之能力，亦为要图。当知今后学术界，必须事事科学化，事事精密确凿，方能有立足之地。若云戏是乱弹，乱弹便了，则乐剧二界之前途必暗淡到底也。

以余浅陋，成此小册，所用记谱方法，当然不足称为完备。就正当世，实是本衷。木桃既投，尚望乐剧二界方家不吝琼瑶之赐。

1930年元旦写于北平寓庐
(原载于《梅兰芳歌曲谱》，1930年)



梅兰芳歌曲谱

二胡独奏曲10首

1. 病中吟

(一名《安适》，亦名《胡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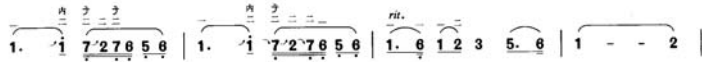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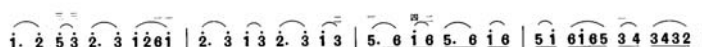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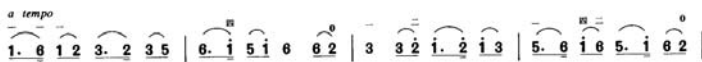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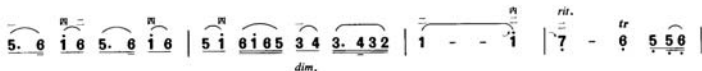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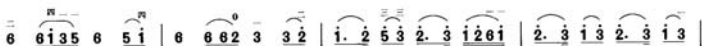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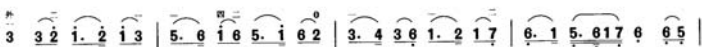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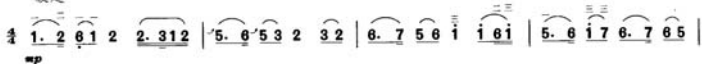
刘天华曲

1918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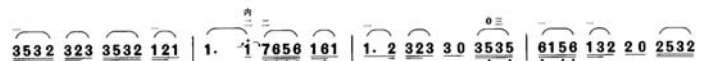
G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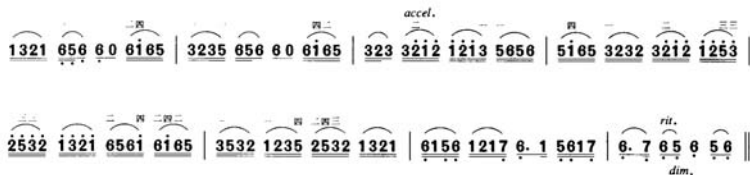
【一】广板 (Largo)

缓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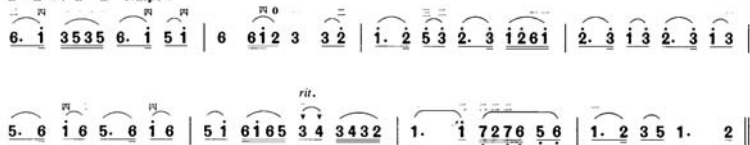


【二】较前段略快 (Più Moss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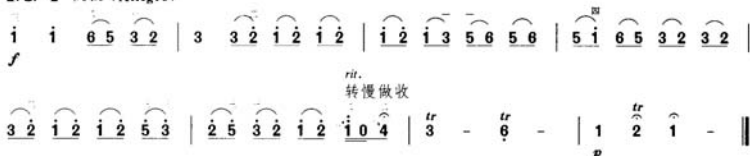




【三】同【一】 tempo I



【尾声】快板 (Allegr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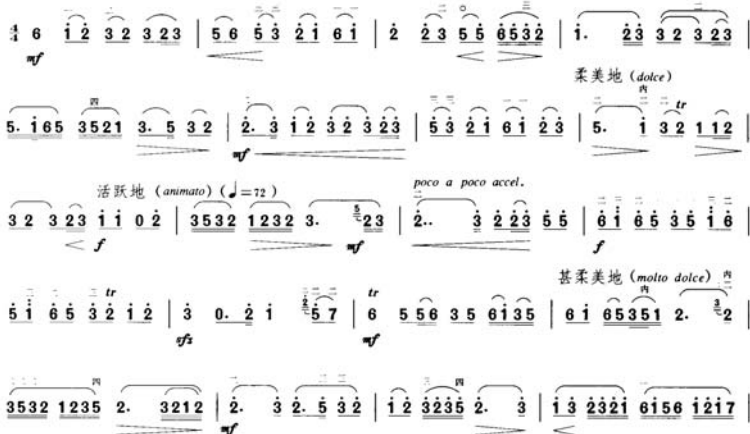
2. 月 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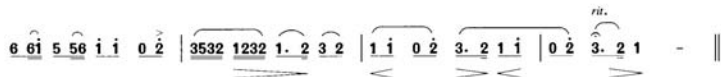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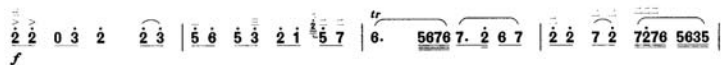
D 调

刘天华曲

【一】抒情柔板 (Adagio con espressivo) (♩=5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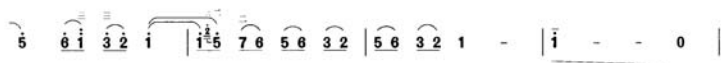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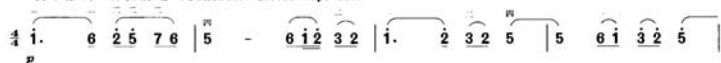
1918年8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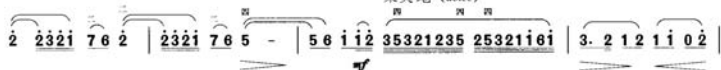


【二】原速 (A tempo) (♩=5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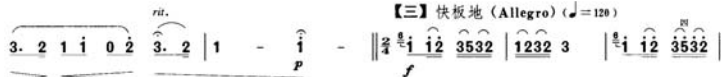
歌吟格调, 有表情地 (Cantabile molto espres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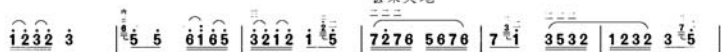
柔美地 (dolc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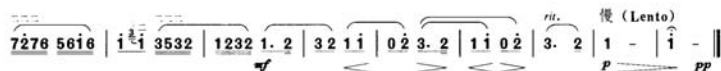
【三】快板地 (Allegro) (♩=120)



甚柔美地



慢 (Lento)



3. 苦闷之讴

D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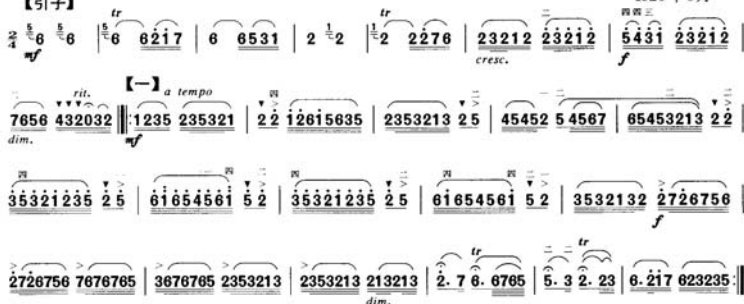
广板 (Largo) (♩ = 50)

(又名《苦中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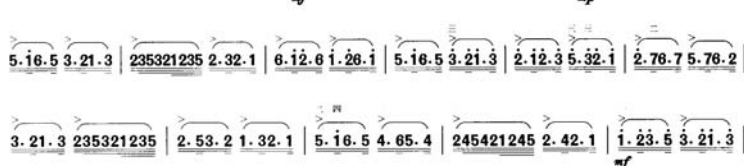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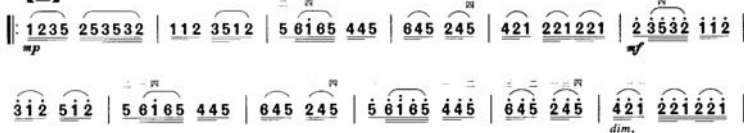
刘天华曲

1926年8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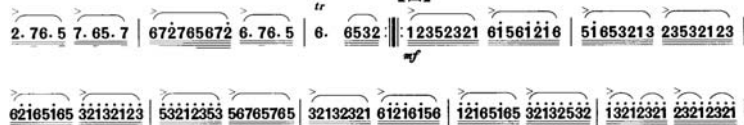
【引子】



【二】



【四】



【尾声】



说明：第一段最后一小节的第二拍，《纪念册》上的工尺谱与五线谱的弓法不一致，工尺谱上写一弓，五线谱上写两弓，只能演奏者自己选择了。

4. 悲 歌 (1)

(又名《处世难》)

D调 板稍自由 (Tempo à piacere)

刘天华曲

悲痛地 (doloroso)

1927年

2/4 mp 5 3. 6 | 2. 3 6 | 7. 6 2 | 7 6 2 7 6 2 7 6 | 5. 6 |

表情很充分 (più espress) p 2. 6 | 2 2 3 4 3 | 2. 3 4 3 2 | 2 2 3 4 3 | 2 3 4 3 2 1 7 6 | 7 2 2 7 | 7 6 2 7 6 2 7 6 |

朗诵似的风格 (Parlando) mf 5. 6 2 | 2. 7 | 6 2 7 6 2 7 6 2 7 6 | 5 6 7 6 5. 6 | 4 0 5. 3 | 2. 3 2 1 2 | 4 3 2 5 6 1 2 3 |

a tempo 5 6 1 2 3 | 3 7 6 5 | 5 6 3 2 3 2 1 | 2 3 2 1 7 6 7 6 5 | 6 7 6 2 7 6 | 6 7 6 5 6 1 |

2. 3 2 1 2 | 5 6 | 6 7 6 5 6 7 6 | 6 7 6 5 6 1 | 2 - | 2 3 2 1 2 3 2 |

表情很充分 (molto espress.) 3 2 1 2 7 6 7 6 5 6 3 2 | 3 2 1 2 3 2 3 2 1 2 7 6 | 7 6 5 6 3 2 3 2 1 2 3 2 | 2 - | 2 3 2 1 2 3 2 |

沉静地 (Tranquillo) tr 2 2 3 5 6 | 1 2 1 2 | 3 5 3 5 | 6 1 6 1 | 2 3 | 2 1 | 0 2 | 2 3 2 1 2 3 | 2 - ||

4. 悲 歌 (2)

D调 板稍自由 (Tempo à piacere)

刘天华曲

悲痛地 (doloroso)

1927年

2/4 mp 5 3. 6 | 2. 3 6 | 7. 6 2 | 7 6 2 7 6 2 7 6 | 5. 6 | 2. 6 |

2 2 3 4 3 | 2. 3 4 3 2 | 2 2 3 4 3 | 2 3 4 3 2 1 7 6 | 7 2 2 7 | 7 6 2 7 6 2 7 6 | 5. 6 2 |

accel. rit. a tempo 2. 7 | 6 2 7 6 2 7 6 2 7 6 | 5 6 7 6 5. 6 | 4 0 5. 3 | 2. 3 2 1 2 | 4 3 2 5 6 1 2 3 |

$\dot{5}\dot{6}\dot{1}\dot{2}$ $\dot{3}$ | $\dot{3}\dot{7}\dot{6}$ $\dot{5}$ | $\dot{5}\dot{6}\dot{3}$ $\dot{2}\dot{3}\dot{2}\dot{1}$ | $\dot{2}\dot{3}\dot{2}\dot{1}\dot{7}$ $\dot{6}\dot{7}\dot{6}\dot{5}$ | $\dot{6}\dot{7}\dot{6}\dot{2}\dot{7}$ $\dot{6}$ | $\dot{6}\dot{7}\dot{6}\dot{5}\dot{6}$ $\dot{1}$ |

$\dot{2}$ $\dot{3}\dot{2}\dot{1}\dot{2}$ | $\dot{1}\dot{5}$ $\dot{6}$ | $\dot{6}\dot{7}\dot{6}\dot{5}\dot{6}$ $\dot{7}\dot{6}$ | $\dot{6}\dot{7}\dot{6}\dot{5}\dot{6}$ $\dot{1}$ | $\dot{2}$ - | $\dot{2}$ $\dot{3}\dot{2}\dot{1}\dot{2}\dot{3}\dot{2}$ |

$\dot{3}\dot{2}\dot{1}\dot{2}\dot{7}\dot{6}$ $\dot{7}\dot{6}\dot{5}\dot{6}\dot{3}\dot{2}$ | $\dot{3}\dot{2}\dot{1}\dot{2}\dot{3}\dot{2}$ $\dot{3}\dot{2}\dot{1}\dot{2}\dot{7}\dot{6}$ | $\dot{7}\dot{6}\dot{5}\dot{6}\dot{3}\dot{2}$ $\dot{3}\dot{2}\dot{1}\dot{2}\dot{3}\dot{2}$ | $\dot{2}$ - | $\dot{2}\dot{3}\dot{2}\dot{1}\dot{2}\dot{3}$ $\dot{2}$ |

$\dot{2}$ $\dot{2}\dot{3}\dot{5}\dot{6}$ | $\dot{1}\dot{2}\dot{1}\dot{2}$ $\dot{3}\dot{5}\dot{3}\dot{5}$ | $\dot{6}\dot{1}\dot{6}\dot{1}$ $\dot{2}\dot{3}$ | $\dot{2}\dot{1}$ $0\dot{2}$ | $\dot{2}$ | $\dot{3}\dot{2}\dot{1}\dot{2}\dot{3}$ | $\dot{2}$ - ||

a tempo 表情很充分
pp 沉静地 (Tranquillo)

5. 除夜小唱

(一名《良宵》)

D调 小快板 如歌地、轻快地 (Allegretto Cantabile)

刘天华曲

1928年1月22日

2/4 3 5 | 6 1 | 2 1̣ 2 | 6̣ 1̣ 5 5 | 3 6 5 1 | 2 2 | 1̣ 2 6̣ 1̣ |

0 四 0 四 柔美地 (dolce) 1. 2 1. 2

5 5 3 | 6̣ 1̣ 5 5 | 3 5 6̣ 1̣ 6̣ 5 | 3 5 1̣ 1̣ | 6̣ 1̣ 6̣ 5 3 5 2 3 | 1. 2 | 1. 2 |

1̣ 1̣ 3 2 | 1. 2 | 1̣ 2 6̣ 3 | 2 1̣ 6̣ 2 | 7 6 5 5 | 5. 1̣ | 3 2 1̣ 2 |

3. 5 | 3 2 1̣ 2 | 3. 2 3 | 5 3 2 1̣ | 2 7 7 6 | 5 7 6 2 | 3 1̣ 2 3 |

5 7 6 7 6 5 | 3 5 6 7 6 5 | 3 2 1̣ 2 | 1 - | 1̣ 1̣ 2̣ 3̣ | 5 3 2 1̣ |

6 1̣ 2 | 2. 3 2 | 5 5 | 6̣ 2̣ | 7 6 5 | 5. 6 | 3 2 1̣ |

1. 2 | 7 6 5 5 | 3 2 1̣ 2 | 1. 2 | 1̣ 1̣ 1̣ 1̣ | 6̣ 3̣ 7̣ 2̣ |

1̣ 1̣ 1̣ 2̣ | 1̣ 1̣ 1̣ 1̣ | 6̣ 5̣ 1̣ 7̣ | 6̣ 5̣ 3̣ 5̣ 6̣ 5̣ | 3̣ 2̣ 1̣ 2̣ 3̣ 2̣ | 1̣ 5̣ 7̣ 6̣ |

5 5 3 6 | 5 1̣ 2 3 | 5 1̣ 6̣ 1̣ 6̣ 5̣ | 3 5 1̣ 2 | 3 5 3 2 1̣ 2 3 5 | 2 2̣ 2̣ 3̣ 2̣ |

5 3 2 1̣ | 6̣ 2̣ 7 6 | 5 5 3 2 | 1̣ 2 1̣ | 3. 2 1. 2 | 1 - ||

下把

1. 2 | 7 6 5 5 | 3 2 1̣ 2 | 1. 2 | 1̣ 1̣ 1̣ 1̣ | 6̣ 3̣ 7̣ 2̣ |

1̣ 1̣ 1̣ 2̣ | 1̣ 1̣ 1̣ 1̣ | 6̣ 5̣ 1̣ 7̣ | 6̣ 5̣ 3̣ 5̣ 6̣ 5̣ | 3̣ 2̣ 1̣ 2̣ 3̣ 2̣ | 1̣ 5̣ 7̣ 6̣ |

柔美地 (dolce) 2 2̣ 2̣ 3̣ 2̣ |

molto rit. 转慢 3. 2 1. 2 | 1 - ||

6. 闲居吟

(二胡独奏曲, 或用 Violin 的 A D 二弦代替)

刘天华曲

1928年6月

D调

【一】行板 如歌地 (Andante Cantabile)

$\frac{4}{4}$ $\underline{3.656}$ | $\underline{1.2\dot{1}}$ $\underline{23\dot{1}265}$ | $\underline{3.656}$ $\underline{1276\dot{5}}$ $\underline{5165}$ | $\underline{3.656}$ $\underline{1261}$ $\underline{5.165}$ $\underline{3.212}$ | $\dot{1}$ $\dot{1}$ - $\underline{3.212}$ |
 $\underline{1.2}$ $\underline{7656}$ $\underline{3.656}$ $\underline{1.232}$ | $\underline{1276\dot{5}}$ $\underline{5161}$ $\underline{5165}$ | $\underline{3161}$ $\underline{5165}$ $\underline{2161}$ $\underline{5235}$ | $\dot{1}$ $\dot{5}$ $\dot{1}$ $\underline{5.235}$ |
 $\underline{1.1}$ $\underline{0656}$ $\underline{1.1}$ $\underline{0265}$ | $\underline{3.656}$ $\underline{0656}$ $\underline{1.261}$ $\underline{5.165}$ | $\underline{3.212}$ $\underline{3.656}$ $\underline{1.232}$ | $\dot{1}$ $\dot{1}$ - $\underline{3.212}$ |
 $\underline{3.656}$ $\underline{0656}$ $\underline{1.1}$ $\underline{0265}$ | $\underline{3.656}$ $\underline{0532}$ $\underline{1.232}$ $\underline{1656}$ | $\underline{3.656}$ $\underline{1261}$ $\underline{5.165}$ $\underline{3.212}$ | $\dot{1}$ $\dot{1}$ - ||
cresc. *f* *di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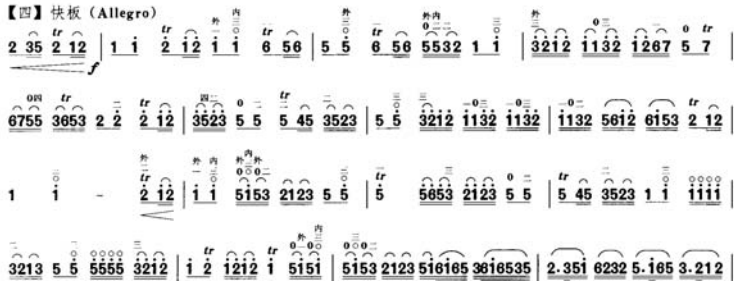
【二】较前略快 (Più mosso)

$\underline{3.212}$ | $\underline{3232}$ $\underline{5656}$ $\underline{1212}$ $\underline{3.656}$ | $\underline{5.1}$ $\underline{6536}$ $\underline{5.1}$ $\underline{6532}$ | $\underline{1.2}$ $\underline{7656}$ $\underline{3.656}$ $\underline{1276}$ | $\dot{5}$ $\dot{5}$ - $\underline{7.656}$ |
 $\underline{7676}$ $\underline{2323}$ $\underline{5656}$ $\underline{7.7}$ | $\underline{2.5}$ $\underline{3273}$ $\underline{2.5}$ $\underline{3276}$ | $\underline{5.6}$ $\underline{7656}$ $\underline{4323}$ $\underline{5676}$ | $\dot{5}$ $\dot{5}$ - $\underline{7.656}$ |
 $\underline{7676}$ $\underline{2323}$ $\underline{5656}$ $\underline{3212}$ | $\underline{6156}$ $\underline{3212}$ $\dot{1}$ $\underline{2}$ | $\underline{7.656}$ $\underline{3.656}$ $\underline{1265}$ $\underline{3.212}$ | $\dot{1}$ $\dot{1}$ - $\underline{3.212}$ |
 $\underline{3232}$ $\underline{5656}$ $\underline{1616}$ $\underline{3.656}$ | $\underline{5.1}$ $\underline{6536}$ $\underline{5.1}$ $\underline{6532}$ | $\underline{1.2}$ $\underline{7656}$ $\underline{3.656}$ $\underline{3212}$ | $\underline{1.2}$ $\underline{352}$ $\underline{1.}$ $\underline{1}$ ||
cresc. *f* *dim.* *rit.* *t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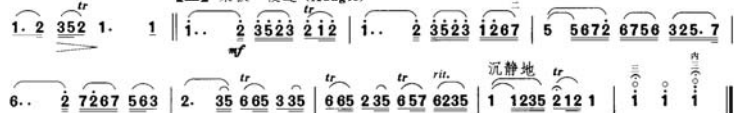
【三】(较第一段慢) 抒情柔板 (Adagio con espressione)

$\underline{1..}$ $\underline{2}$ $\underline{3523}$ $\underline{212}$ | $\underline{1..}$ $\underline{2}$ $\underline{3523}$ $\underline{1267}$ | $\underline{5}$ $\underline{5672}$ $\underline{6756}$ $\underline{325.7}$ | $\underline{6..}$ $\underline{2}$ $\underline{7267}$ $\underline{563}$ |
 $\underline{2.}$ $\underline{35}$ $\underline{6.765}$ $\underline{335}$ | $\underline{6.765}$ $\underline{235}$ $\underline{6.757}$ $\underline{6235}$ | $\underline{1}$ $\underline{1235}$ $\underline{212}$ $\underline{1}$ | $\underline{1..}$ $\underline{2}$ $\underline{3523}$ $\underline{212}$ |
 $\underline{1..}$ $\underline{2}$ $\underline{3523}$ $\underline{212}$ | $\underline{6132}$ $\underline{5.612}$ $\underline{3523}$ $\underline{1261}$ | $\underline{5}$ $\underline{5672}$ $\underline{6756}$ $\underline{325.7}$ | $\underline{6..}$ $\underline{2}$ $\underline{7267}$ $\underline{563}$ |
 $\underline{2.}$ $\underline{35}$ $\underline{6.765}$ $\underline{335}$ | $\underline{6.765}$ $\underline{235}$ $\underline{6.757}$ $\underline{6235}$ | $\underline{1}$ $\underline{1235}$ $\underline{212}$ $\underline{1}$ | $\dot{1}$ - ||
mp *tr* *tr* *tr*

【四】快板 (Allegro)



【五】柔板 慢速 (Adagio)



7. 空山鸟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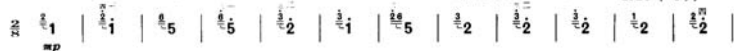
D调

【引子】广板 (Largo) (♩=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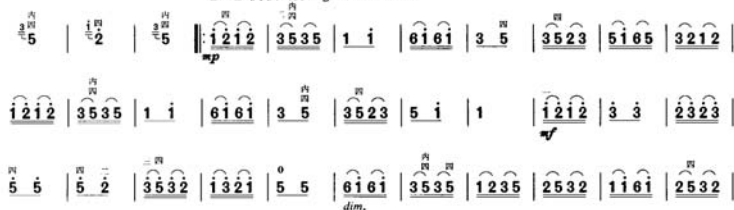
紧缩渐快 (String)

刘天华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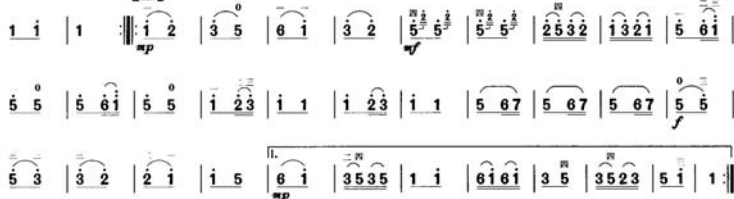
1928年6月



【一】快板 (Allegro) (♩=126)



【二】



散板 (Senz tempo)

[illegible]
$$\begin{array}{|c|c|} \hline 2 & 5 \\ \hline \end{array} \quad \begin{array}{|c|c|} \hline 6 & 5 \\ \hline \end{array} \quad \begin{array}{|c|c|} \hline \overset{11}{1} & \overset{11}{1} \\ \hline \end{array} \quad \begin{array}{|c|c|} \hline \overset{0}{1} & \overset{0}{5} \\ \hline \end{array} \quad \begin{array}{|c|c|} \hline \overset{11}{5} & \overset{11}{5} \\ \hline \end{array} \quad \begin{array}{|c|c|} \hline \overset{11}{5} & \overset{11}{5} \\ \hline \end{array} \quad \begin{array}{|c|c|} \hline 6 & 5 \\ \hline \end{array} \quad \begin{array}{|c|c|} \hline 3 & 5 \\ \hline \end{array} \quad \begin{array}{|c|c|} \hline \overset{11}{3} & \overset{11}{3} \\ \hline \end{array} \quad \begin{array}{|c|c|} \hline \overset{11}{3} & \overset{11}{5} \\ \hline \end{array} \quad \begin{array}{|c|c|} \hline 3 & 5 \\ \hline \end{array} \quad$$
$$6\ 5 \quad \overset{\overset{1}{\parallel}}{\underset{\underset{1}{\parallel}}{1\ 1}} \quad \overset{\overset{1}{\parallel}}{\underset{\underset{1}{\parallel}}{1\ 5}} \quad \overset{\overset{1}{\parallel}}{\underset{\underset{1}{\parallel}}{3\ 5}} \quad \overset{\overset{1}{\parallel}}{\underset{\underset{1}{\parallel}}{1\ 5}} \quad \overset{\overset{1}{\parallel}}{\underset{\underset{1}{\parallel}}{2\ 5}} \quad \overset{\overset{1}{\parallel}}{\underset{\underset{1}{\parallel}}{6\ 5}} \quad \overset{\overset{1}{\parallel}}{\underset{\underset{1}{\parallel}}{5\ 5}} \quad \overset{\overset{1}{\parallel}}{\underset{\underset{1}{\parallel}}{5\ 5}} \quad \overset{\overset{1}{\parallel}}{\underset{\underset{1}{\parallel}}{5\ 5}} \quad \overset{\overset{1}{\parallel}}{\underset{\underset{1}{\parallel}}{5\ 5}} \quad \overset{\overset{1}{\parallel}}{\underset{\underset{1}{\parallel}}{5\ 5}} \quad :$$
[illegible][illegible]

$\overbrace{111}^{\cdot}$ $\overbrace{555}^{\cdot}$ | $\overbrace{111}^{\cdot}$ $\overbrace{111}^{\cdot}$ | $\overbrace{111}^{\cdot}$ $\overbrace{555}^{\cdot}$ | $\overbrace{333}^{\cdot}$ $\overbrace{111}^{\cdot}$ | $\overbrace{555}^{\text{内三}}$ $\overbrace{555}^{\text{一}}$ | $\overbrace{555}^{\text{内三}}$ | $\overbrace{1}^{\cdot}$ 0 ||

【五】

内 三 外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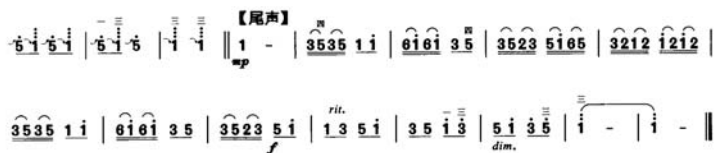
$\dot{1} \cdot \dot{5} \quad \dot{1} \cdot \dot{5} \quad | \quad \dot{1} \cdot \dot{1} \quad \dot{5} \cdot \dot{5} \quad | \quad \dot{1} \cdot \dot{1} \quad \dot{5} \cdot \dot{5} \quad | \quad \dot{1} \cdot \dot{1} \quad \dot{5} \cdot 0 \quad | \quad \dot{1} \cdot \dot{5} \quad \dot{1} \cdot \dot{5} \quad | \quad \dot{1} \cdot \dot{1} \quad \dot{5} \cdot \dot{5} \quad | \quad \dot{1} \cdot \dot{1} \quad \dot{5} \cdot \dot{5} \quad |$

f

$\dot{1} \dot{1} \quad \dot{5} 0 \quad \overset{\text{外}}{\dot{5} \dot{1}} \quad \overset{\text{外}}{\dot{5} \dot{1}} \quad \overset{\text{内}}{\dot{5} \dot{6}} \overset{\text{外}}{\dot{7}} \dot{5} \dot{5} \quad \overset{\text{内}}{\dot{5} \dot{6}} \overset{\text{外}}{\dot{7}} \dot{5} \dot{5} \quad \overset{\text{内}}{\dot{1} \dot{6}} \overset{\text{外}}{\dot{5}} \quad \overset{\text{内}}{\dot{1} \dot{6}} \overset{\text{外}}{\dot{5}} \quad \overset{\text{内}}{\dot{5} \dot{5}} \overset{\text{外}}{\dot{5}} \overset{\text{内}}{\dot{5}} \overset{\text{外}}{\dot{5}} \quad \overset{\text{内}}{\dot{1} \dot{6}} \overset{\text{外}}{\dot{5}} \quad \overset{\text{内}}{\dot{1} \dot{6}} \overset{\text{外}}{\dot{5}}$

$\begin{array}{c} \text{内} \\ \circ \\ \text{外} \end{array}$

[illegible][illegible]



8. 光明行

D调
【引子】♩=120
刘天华曲 1931年春

【一】

转G调
均用内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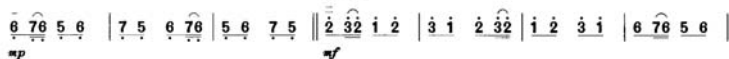
转D调
均用外弦

复奏至此接尾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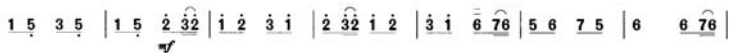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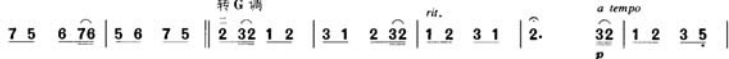
【三】转 G 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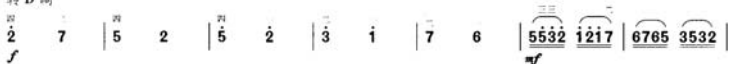
转 D 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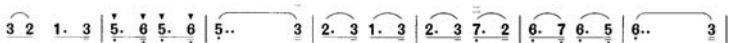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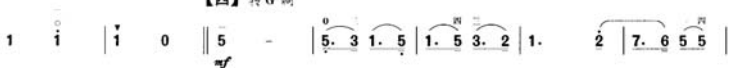
转 G 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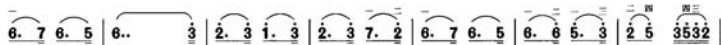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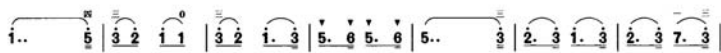


转 D 调



【四】转 G 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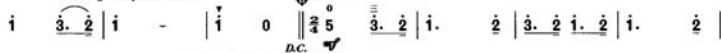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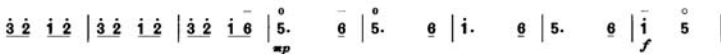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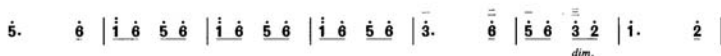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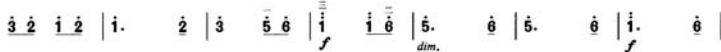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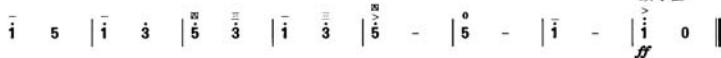
【尾声】 D调

rit. al segno e poila corda

用顫弓

复奏引子及【一】、【二】段
后接尾声

顛弓止



9. 独弦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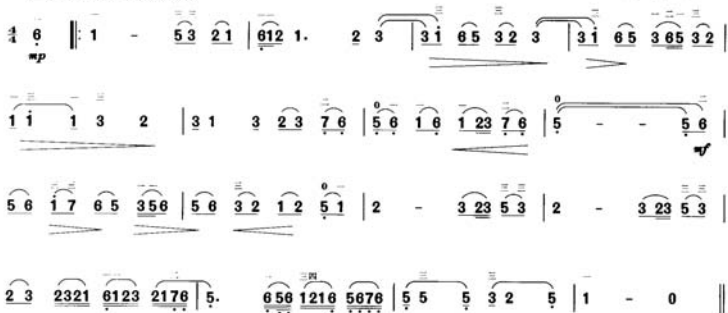
(一名《忧国曲》)

G 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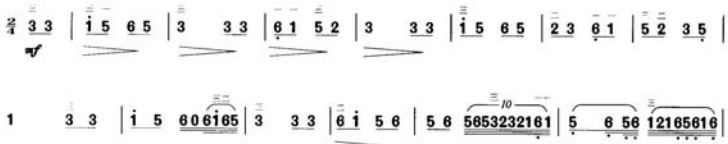
【一】庄严地 (Maestoso)

刘 天 华 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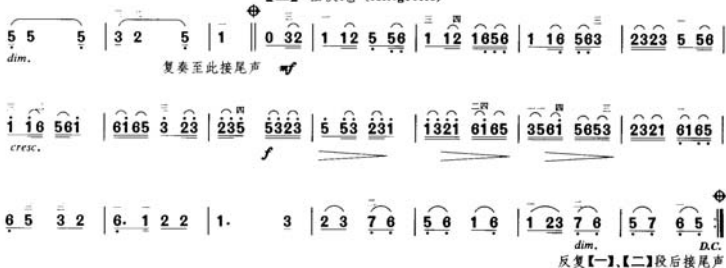
1932 年 1 月 2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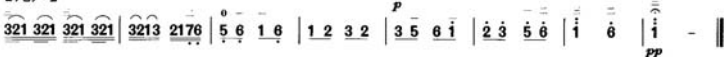
【二】行板 (Andante)



【三】轻快地 (Allegretto)



【尾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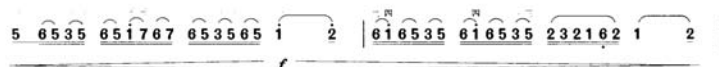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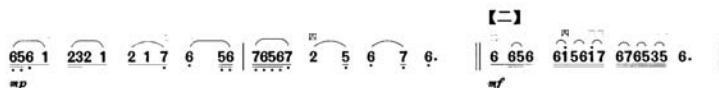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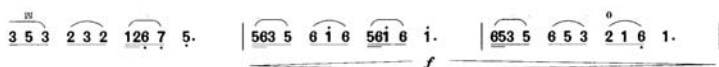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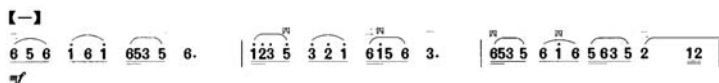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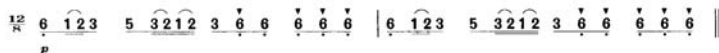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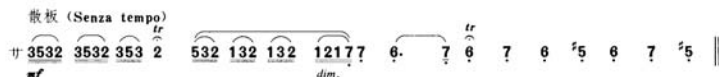
10. 烛影摇红

G 调

【引子】快板 (Allegr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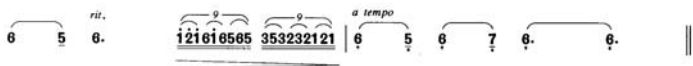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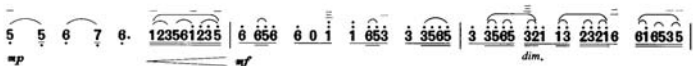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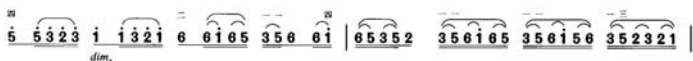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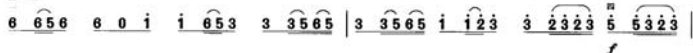
刘天华曲

1932年5月11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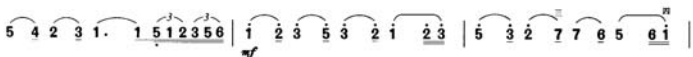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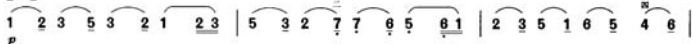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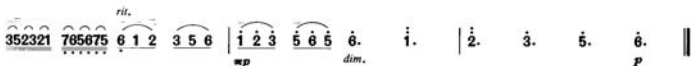
【三】



【四】



【尾声】速度加紧 (string)



缅怀研究



北京协和礼堂纪念刘天华音乐会后合影（摄于1935年）

书亡弟天华遗影后

刘 复



刘天华的哥哥刘半农(即刘复)

呜呼，此吾二弟天华之遗影！民国十有八年三月一日下午，天华偶过余家，余适影匣在手，即为摄取此帧；洗晒既成，丰神不恶，天华欣然持去，悬之斋头。余生平好以摄影自娱，而为天华摄者仅此。不谓天华死后，举殡之日，即以供于影亭之中，今设灵于家，即以悬于木主之上。余每一瞻瞩，丰神如昨，而幽明之路已殊，悲痛伤心，不知涕泗之何从也。

天华少余四岁，幼与余同学于先君子宝珊先生及先师杨绳武先生所创之翰墨林小学，即今之江阴县立三校；稍长，又同学与常州府中学，即今之江苏省立五校。时余颇有“小时了了”之誉，而锋芒流露，恒为同学所倾。天华课业不异于人，而朴讷寡言语，孳孳兀兀，纯乎得学子之正。是以先宝珊先生及诸师长，每愿天华能兼余之颖悟，余能兼天华之沉潜，方为两全也。

余家素清贫，武昌义起，学校停闭，余与天华均废学。天华入本邑青年团抗贼；余北走清江，以书牍翻译之事佐戎幕。居数月，小子溥仪去位，余还归江阴，挈天华同往上海，时民元春二三月之交也。余居上海，以卖文为活，天华则致力于音乐。天华性情初不与音乐甚近，而其“恒”与“毅”则非常人所能及。择业既定，便悉全力赴之；往往练习一器，自黎明至深夜不肯歇，甚或连十数日不肯歇。其艺事之成功实由于此，所谓“人定胜天”者非耶？

民三，天华就教本邑华墅某小学。明年，先宝珊先生弃养，天华即于是年就教母校省立第五中学。民六，余就教北大，天华来书，每羨都

中专家荟萃，思欲周旋揖让于其间。民九，余有欧洲之行。民十一，天华果北来，缔交于杨仲子、赵丽莲、郑颖荪、嘉祉诸君。余得书狂喜，知其艺必将大进也。

天华以国乐西乐，方域虽殊，理趣无异，而当时士子，每重新声，鄙夷旧物，贯通之责，难望他人；于是择西乐中最难之小提琴而兼习之，纳贽于欧西某名师称弟子。今人每怀小技，辄沾沾自喜，以为当世莫我若；其能于既为大学教授之后，而犹虚心师事他人，以求其艺事之完成者，天华而外吾不知当世尚有几人也。

民十四，余东归，见天华，聆所奏乐，知其于琵琶二胡，已卓然成家，小提琴亦登堂入室，即举在法所构一名厂小提琴赠之。七年以来，天华日与此琴俱，出则携以相随，人则操奏不去手。天华艺日益进，琴声亦日益美好。果天假之年，天华必兼为此道名师，此琴亦必为世间珍品。今人既云亡，琴亦绝响矣！

天华于琵琶二胡，造诣最深。琵琶之《十面埋伏》一曲，沉雄奇伟，变化万千，非天华之大魄力不能举。其于二胡，尤能自抒妙意，创为新声，每引弓一弄，能令听众低徊玩味，歌哭无端；感人之深，世罕伦比。二胡地本庸微，自有天华，乃登上品。欧西土人有聆天华之乐者，欢言“微此君，将不知中国之有乐”！此虽过誉乎？亦十得八九矣。

天华于所专习之外，凡与音乐有关者，如钢琴、铜角、古琴、队乐，以及昆腔、京戏、佛曲、俗曲之类，亦无不悉心钻研，得其理趣；于和声作曲之学及古来律吕之说，亦多所窥览。说者谓中西兼擅，理艺并长，而又能会通其间者，当世盖无第二人。顾恒小心谨慎，不轻述作，故一生所写，仅二胡琵琶谱十数种，及《梅兰芳歌曲谱》一书，均已行世；其未及付印者，有《安次县吵子会乐谱》及《佛曲谱》两书，又二胡新谱已成未成者各数种，将由其门弟子整理而刊行之。

天华北来之后，所就教之学校凡三，曰北京大学，曰女子学院，曰艺术学院。十年以来，政局不定，教育组织，朝三暮四，推转靡安，此三校名目屡更，少者三次，多者七次，而天华连续任教其中，直至得病之日，犹往上课，其于职务，可谓全始全终者矣。

天华体质素强，身材高伟，内气充实，平时从不病，乃以本年五月三十一日晚七时病，时授课归来，琴篋书囊犹在手也。病之初，仅心烦作冷耳。越一夕而体大热，喉大痛，肤现红斑，医者断为猩红热，注血

清，不见效，六月三日、四日，更注血清两次，仍不见效。五日，病大剧，发狂如虎吼，健仆四人挟持之，势亟亟不可终日；遍延北平名医五人会诊，注少许吗啡，更于血管注血清，狂势稍止。六日，略有转机。七日，神志苏醒，热减，脉平，能进饮食，可安睡，医者欣然相谓曰：“希望与日俱增矣。”此下午六时事也。八时后益平稳；十二时，静睡如常人，举家欢喜；乃至一时半，病忽剧变，体骤热，脉骤乱，眼上翻，右腹飞跳，自此急转直下，医者来，束手无策，亦莫知其所以然，但言势将易箴，当有以为备。至太阳初出，百鸟方鸣，天华竟于晨光熹微中徐阖目，与世长辞，而一家恸哭之声作矣，时为中华民国二十一年六月八日上午五点四十五分，距其初病，仅七昼夜又十点钟耳。天华近数年中，每谓余曰“我俩三十多年老弟兄”，此本友爱之辞，不意竟成恶讖！天华得年三十有八，吾二人为兄弟之期，至此斩矣，悲哉悲哉！

天华娶同邑殷可久先生女尚真，生三子二女，一子一女早殇；存者子育毅，育京，女育和，均尚幼，未成立。

天华一生，行事至简，初不如大人先生之勋名赫赫，而其艺事之成功，与夫为学之勇，诲人之勤，固已可使一代士夫唏嘘感想于无穷矣。余生平不肯作谀墓之文，余爱余弟，尤不愿以违衷夸饰之言被余弟。是以上方所写，字字悉真。世有作民国初年乐人传者乎，当有采于斯文。

天华死后第十日写，次年三月二十四日改订

(原载于《刘天华先生纪念册》，1933年)

刘天华音乐生涯(片断)^[1]

刘北茂 述

育 辉 执笔

初到北京^[2]



刘天华的弟弟刘北茂

暮春时节的北京，天气不冷不热，十分宜人。城内仿佛棋盘一样整齐的大街小巷散落着点点浓荫，围绕着古老宫廷建筑的高大朱红围墙和路旁挺拔的绿树相映成趣；一些主要的大街虽然也很繁华，但却不像上海那样嘈杂、喧嚣并带有一股殖民地色彩，更难得看到那些结伴而行的红男绿女，映入眼帘的市民和行人多半显得朴实而淳良，连问路时都那么热心指点，使人感到和蔼可亲。步出前门东站，街上行驶的汽车和路旁的一串响着驼铃缓缓而行的骆驼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加上偶尔刮起的一阵风沙，越发使人感到一派北国古城所特有的风光……总之，北京城是古朴的、美丽的、宁静的，她保留了中华民族古老的风貌和优良的文化传统。这就是天华初来北京时的印象！他深信这是一个适宜久居，可以施展才能和抱负、潜心钻研艺术的地方。

当他踏进仰慕已久的北大校园时，心中更是激动不已，对于这所我国最早的高等学府的历史，天华早已从先一步赴北大任教的长兄半农口中知悉。记得半农1917年来北大任教，他第一次回乡时曾和我们谈起“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乃是清末变法维新的产物，只是在辛亥革命以后才改名为“北京大学”的。长兄曾和我们描述过大学堂创办伊始，学生来源几乎都是依仗关系混进来的小官吏，其中不乏秀才、进士和举

人，因此虽说是学生，但都官气十足，生活作风亦很腐朽颓废。自从蔡元培^[3]先生接任北大校长后，为了整顿校风，移风易俗，大力提倡“美育”，于是音乐、美术等各种业余社团如雨后春笋，相继诞生。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始成立以研究音乐、陶冶性情为宗旨的“北大音乐研究会”，该会先后设有钢琴、提琴、古琴、丝竹、昆曲、唱歌等组，各组均安排有导师。其中有萧友梅^[4]先生讲授普通乐学、和声学等理论课程，杨仲子和外籍教师嘉祉先生分别担任钢琴组导师，赵年魁先生是小提琴导师，王露(字心葵)任琵琶组和古琴组导师。蔡元培先生不仅提倡“美育”，而且主张在学术上“兼收并蓄”，由于他这种民主科学的办学思想，不几年工夫即大见成效，北大的面貌为之焕然一新，不仅学术水平在国内遥遥领先，而且校风端正，师生思想先进、活跃，北大终于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为此两兄弟对蔡元培先生都十分崇敬。天华为来到蔡元培先生领导的北大而感到庆幸，为来到这样一个中西兼顾、人才济济的“音乐研究会”而感到十分中意，觉得从此大有前途，大有奔头了！但他万万没有想到初来北京所经历的一切并不顺利，“北大音乐研究会”随随便便地给他安排了一个“琵琶导师兼事务员”的职务，这在其他导师中还没有这种先例，显得他似乎低人一等，何况当时的所谓“导师”还不是正式教员，地位并不高，而“事务员”更是一般人看不起的打杂的角色，天华每月所得薪金还不及在常州时的一半，而在教课之余，还得做许多琐碎的事务性工作，成天忙里忙外。但天华把这一切都置之度外，他不计较个人得失，一方面积极工作，一方面仍抓紧时间学习与提高。他来北京不久所学习的第一个内容就是三弦拉戏，这在他跟周少梅学习二胡、琵琶时就已经学过了，但周并不精于此道，当时天华仅是附学学而已；这次他来到北京，为了把三弦拉戏中的滑音技巧运用到二胡上，以提高二胡的演奏技巧和表现力，于是他虚心地向民间艺人为师，由于他本来就在中国的拉弦乐器尤其是二胡的演奏技术上具备了深厚的功底，因此在学习三弦拉戏时极为顺手，很快就登堂入室，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当时“音乐研究会”在中山公园(社稷坛)举行了一次音乐会，组织者没有安排天华演奏他所擅长的二胡、琵琶，却叫他表演三弦拉戏，凡是用这种拉法模仿拉出的京剧唱腔，听起来似乎比人的嗓音略粗一点，但天华却拉得惟妙惟肖，几乎可以乱真，因此颇受听众的欢迎，但这并未引起“研究会”同事的重视，他们似乎觉得这种演奏是不登大

雅之堂的，天华对此并不介意，因为他学习三弦拉戏的目的并不是想要去登台演奏。

天华在“音乐研究会”虽然是琵琶导师，但他时刻没有忘记他所心爱的二胡。而二胡在当时一般人眼里还是一件粗俗的“不登大雅之堂”的乐器，更不要说在高等学府的北京大学了。为了给二胡争得一席之地，他在教琵琶的同时，还悄悄地把二胡也教给学生，并传授了他创作的《病中吟》、《月夜》和《空山鸟语》三首作品，以期待着有朝一日二胡也能像琵琶、古琴一样登上大雅之堂。就这样，天华在“音乐研究会”兢兢业业而又默默无闻地工作了半年多。同年12月12日“北大音乐研究会”由一个业余性质的社团改组为“北京大学附设音乐传习所”，开始对外招生，这样就成了我国最早的高等教育机构了。该所所长名义上由蔡元培兼任，萧友梅任教务主任，主持日常具体工作。“传习所”成立时虽然提出“以养成乐学人才为宗旨，一面传习西洋音乐，一面保存中国古乐，发扬光大”的原则，但实际上西乐仍然被列为主要课程，而国乐却遭到冷遇，就连琵琶这样一件被公认为传统的“大雅”乐器当时也不准备列为主要课程，当然更谈不上“粗俗”的二胡了。天华为此十分不平，他饭吃不下，觉睡不着，经与校方一再交涉，据理力争，才勉强获准将琵琶也列为正式课程，而二胡仍被置于冷宫，初来北京的一年就这样过去了。



刘天华（右）与刘北茂
于1918年前后的合影

一年复始，万象更新。在新的一年里，天华由于已有了初来时的经验与教训，因而对当时的形势、周围的环境与人际关系等比较谙熟了，工作上做得也更得心应手。这样使得他能更安心地勤学苦练，经过以往多年的积累，加上来北京后在艺术上开阔了眼界，得到了更多的启发与提高，他在几件民族乐器的演奏技艺上日臻完美和成熟。北京这个红尘万丈的大都会终究埋没不了他，他终于又脱颖而出。在一

个秋高气爽的日子里，北大举行的一次音乐会上，天华用二胡演奏自己的作品《病中吟》、《空山鸟语》和琵琶独奏《十面埋伏》，并且还演奏了新学的三弦拉戏等节目，他丰富而精湛的演奏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尤其是人们在这两支二胡曲子里初次听到了这件乐器的“新声”，大家报以热烈而持久的掌声。天华已把二胡的表现力提高到像琵琶、古琴那样的独奏乐器的水平，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瞩目。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也对天华的演奏十分赞赏，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好事一桩接着一桩，天华悄悄培养的二胡学生——北大数学系的徐炳麟同学于当年冬在北大三院大礼堂举行的音乐会上亦用二胡演奏了天华的处女作《病中吟》，同样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徐成功的演奏使北大师生对二胡这件乐器以及天华为二胡创作的第一首乐曲《病中吟》更加深了印象。同时也巩固和扩大了天华为二胡力争一席之地的声势。不久，在北大校园中就可常常听到有些同学哼出《病中吟》乐曲的首句：

“1. 2 6 1 2 2. 3 1 2 | 5. 6 5 3 2 - | ……”。

《病中吟》这首乐曲终于从北大校园不胫而走，传遍了北京的兄弟院校。师生两次成功的演奏在改变人们鄙视国乐的偏见上起了很大的作用。逐渐，“音乐传习所”也不得不让国乐的地位有所提高，这为二胡这件民族乐器以后成为“传习所”的正式课程，为国乐在高等音乐院校中争得一席之地打下了基础。

从以上情况看，在音乐传习所创建的第二年，即1923年，天华为振兴国乐可说是打了一个大胜仗，他的处境出现了转机，开始赢得人们对他的信任，这是他音乐生涯中重要的一页。但是传习所中的一些洋乐师们总对他抱有偏见，以为他摆弄摆弄几件简单的中国乐器还可以，而对西洋音乐则一窍不通，甚至连乐理也不懂！孰不知天华在来北京前在西洋乐上已有了相当的功底，在音乐理论上亦懂得不少，并能演奏多种西洋乐器，尤其是擅长演奏小号。写到此，我突然想起在当年“音乐传习所”还有一件值得追忆的往事：当时校方为了壮大“传习所”的阵容，以活跃北大的音乐生活，曾费了一番周折将前海关的北洋乐队全班人马都拨了过来，正式成立了“北京大学管弦乐队”^[5]，并纳入“传习所”的编制中。记得我在天华家中曾见过这个乐队的合影，这张珍贵的历史性照片拍下了当时的真实情景：照片的背景就是“音乐传习所”在马神庙的

一排带有纸糊窗棂的青砖大瓦房，全体乐队人员仅17人，除教钢琴的杨仲子先生和俄籍教授嘉祉着西服革履外，其余的人一律穿乐队的正式制服，所谓制服乃是清一色的棉袍马褂和千层底布鞋！一个个手中都持西洋管弦乐器，这个乐队在现在的青年看来可能会觉得简陋可笑，而乐师们的穿戴又是那么不伦不类！但这就是我国最早的高等音乐教育机构的第一个西洋管弦乐队，它在北大乃至整个北京城的音乐生活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天华就是这个乐队中唯一的小号手；他们经常举行交响乐音乐会，介绍外国名曲，这对当时音乐生活极其贫乏的北京来说，仿佛是久旱逢甘霖，受到广大音乐爱好者的热烈欢迎，连当时在北大任教、深受鲁迅先生推崇的苏俄盲诗人爱罗先珂^{〔6〕}教授亦称之为“这是中国音乐的曙光”！就在1923年的一个晴朗美好的五月之夜，北大管弦乐队在萧友梅先生的指挥下，在景山东街北大第二院大礼堂举行第八次音乐会，那支在现在看来规模小得可怜的乐队竟演奏了贝多芬《第六交响曲》的全曲！另外还演奏了瓦格纳的著名歌剧选曲和匈牙利作曲家开勒·贝拉的序曲等著名作品。能演奏这些大型的交响乐作品即使现在也算是很有水平的了，何况在当时“音乐奇荒”的旧中国呢？天华是那次交响乐音乐会中唯一的小号手。他从中学时代到常州五中任教时期曾吹了十多年的小号，但他这时已经是一个中年人，仍不减当年锐气，仿佛还是少年时期参加辛亥革命、在家乡反满青年团军乐队吹奏军号时那样的精神抖擞。在乐队的全部演奏中，他始终全神贯注地吹奏小号声部的旋律，在音准、音色、节奏和音乐表现上都十分出色，这使得乐队中平时看不起他的一些“洋乐师”都暗自吃惊。他们没想到他还有这么一手。在音乐会上人们欣赏着动人心弦的“田园”交响曲，无论是那清新明媚、充满田园风光的第一乐章，还是雷电交加、惊心动魄的暴风雨场面，都令听众心驰神往。当全曲最后在贝多芬式的几个有力的和弦上结束、人们还沉浸在那美妙的境界中时，紧接着下一个节目就是天华的琵琶独奏，一首中国古曲《汉宫秋月》奏出了古雅幽深而带有哀怨凄凉的音调，他不同凡响的演奏，把人们带到了另一种美妙的境界中去。天华在这样的音乐会中，能弹奏一曲民族乐曲，使是国乐器和西洋交响乐队平起平坐，他心中感到无限的欣慰，同时他中西兼擅的本领，亦给听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传习所”搞西乐的同事也不敢再轻视他了。天华就是这样一步一个脚印，通过自己的艰苦奋斗来为民族音乐争一口气的。

天华来到北京的第二年即开始刻苦地学习小提琴(这一点将在下一章书中详述),同时他还经常抽出时间往返于北京著名的贫民集市与游艺场所——天桥,在那喧闹嘈杂的集市上,不仅有五花八门的货摊与招揽顾客的叫卖声,更有许多民间艺人在这里以卖艺为生,他们表演着戏曲、说唱、民间音乐和杂耍等等。当天华怀着极大的热情向民间艺人求教时,那些自命清高的洋音乐家们,哪里会料想得到刘天华竟会拜“天桥卖艺者”为师呢!不仅如此,天华有时还把街头行乞的流浪艺人恭恭敬敬请回家,聆听他们的演奏或演唱,这样又不免遭到某些人的嘲笑与非议,还有人说:“刘天华怎么和叫化子打起交道来了!”但天华并不理会这些,他认定自己走的路是对的,就勇往直前地走下去。写到这里我又想起但丁宏伟诗篇中的名句来:

人家的窃窃私语与你何干?
跟随我,让人家去说长论短!
要像一座卓立的塔,
决不因暴风而倒塌。

诗中的“我”系指引但丁“神游”的拉丁大诗人维其略,他是但丁心目中的光辉形象,在这里正好可象征天华为之奋斗不息的崇高目标——革新民族音乐。

重学小提琴^[7]

二兄天华于1912年在上海“开明剧社”工作时,就已开始利用业余时间学习小提琴了。他不仅向社内拉小提琴的同事虚心请教,还曾在上海万国乐队学过琴。据考证,所谓万国乐队乃是上海工部局管弦乐队的前身,即最早成立于1881年用于主持各租界仪仗活动的“公共乐队”,当时仅是一个铜管乐队,直到20世纪初叶开始加进了弦乐器,才逐渐成为一个完整的管弦乐队,而乐队队员多系不同国籍的外国人,故被称之为“万国乐队”,后来几经变迁,该乐队才改为“工部局管弦乐队”这个名称。

在上海工作期间,虽然见多识广,但天华总觉得由于时间较短,因而在小提琴上未能登堂入室,为此他一直深以为憾。此后他一直盼望能在名家指点下,再深入系统地学习小提琴演奏技术。十年以后,他赴北

大任教时，听说北京有一位知名的俄籍小提琴家托诺夫，原系俄国圣彼得堡音乐学院教授。他出自俄罗斯小提琴学派奠基人奥尔^{〔8〕}的门下，在演奏与教学上都有相当造诣，在当时的中国，能找到这样一位小提琴老师是很难得的了。当时天华就曾想拜其为师，但由于工作繁忙，又不稳定，加上经济条件也不允许，所以拖到次年春，手头上有了一点积蓄，才大胆登门拜托诺夫为师。他终于如愿以偿，开始重新正式学习小提琴。从此小提琴就像二胡、琵琶一样，和他形影不离，一直伴随到他去世前不久，从没有离开过他的手！

尽管天华在聆听了小提琴大师克莱斯勒的演奏以后十分敬佩，但他绝不是一个盲目崇洋的人。他刻苦学习小提琴，并非为了满足个人的兴趣，而是有着明确的目的。因为他酷爱祖国的民族音乐，一心要使之发扬光大，但他又不是一个墨守成规的“国粹派”，所以他从不回避“国乐”的一些缺点和不足之处。根据当时国内“民穷财尽”、“音乐奇荒”的现状，为了“顾及一般民众”，他才“偏爱二胡”，并以此为起点开始了他“改进国乐”的艰苦历程。但他又看出当时二胡在演奏性能与技术上的不完善，因而不能算作是一件最完善的乐器，为此他并不以消极的态度对待这些缺点，而是一方面在民族音乐广泛的领域中探索、挖掘，另一方面又看到了借鉴西洋音乐的长处来提高和革新民族音乐的重要性。天华之所以要下决心重新学习并钻研小提琴演奏技术，就是为了这个目的，更具体地说首先是为了克服二胡的局限性，以提高它的演奏技巧和表现力。

天华在跟托诺夫学琴时已近“而立”之年，以他在音乐上取得的成绩，确实可以自立于音乐界了。但到了这般年纪再学小提琴，也不免太晚了，因此他必须克服年龄上的困难，加倍地努力。练琴时一个音符、一句乐句他都不肯轻易放过。他的时间排得是那样紧，当时有人问他：“你一天要练几个小时琴？”他总是漫不经心地回答道：“大约六七个小时，顶多也不过十来个小时。”平时如果有客来访，耽误了他练琴的时间，他总要想办法补上。天华不但白天要抽很多时间练琴，晚上还练到深夜，因此往往要遭到邻里的厌恶。当时他住在大阮府胡同27号，隔壁住着一个有钱的房东，房东太太是一个法国人，很不好说话，每天晚上天华练琴时间一长，洋太太就来敲窗警告，天华只好夹上弱音器再练下去。他每周跟托诺夫学琴一次，总嫌上课次数太少，这时正巧托诺夫又

兼任在真光电影院为无声电影配乐的小乐队中作伴奏。当时这个小乐队除了托诺夫拉小提琴外，还有钢琴、大提琴和中提琴，遇到电影演到热闹的地方，有时还加入一个木琴，演奏者都是外国人。天华经常去真光电影院——不是为了看电影，而是专程去听电影中的小提琴的配音，以便从中再好好揣摩一下托诺夫的演奏技巧。

在和托诺夫学琴期间，有一次天华告诉我，有一个“国粹派”的国乐家处处和他为难，还逢人便说刘天华崇洋，甚至当面冷嘲热讽，想叫他下不了台。天华一再容忍，并且为了团结此人，乘他去南京参加当时教育部召开的一次音乐会议之便，委托了作为“国乐改进社”的代表说几句话，结果此人置之不理。为此天华十分气愤，搞得他琴也没练好，结果在回琴时，托诺夫大为不满，在一气之下竟把天华的琴谱扔了一地，还说：“我看你以后不要再学小提琴了，你学也学不好！”天华在回忆此事时哈哈大笑地说：“托诺夫不愧为一位严师，跟他是能学到东西的。我以后度量也要大些，气是没有用的。”从此他把一些人对他的攻击和非议都置之度外，潜心于他的音乐事业，发奋练琴，结果他的小提琴技艺突飞猛进，托诺夫也改变了对他的看法。我的同学中有一位也跟托诺夫学琴，此人不用功，进步很慢，有一次我听说托诺夫批评他道：“刘天华比你年纪大，进步却比你快，他现在已超过上海的一些小提琴教师了。”我将这事告诉了天华，他却很严肃地提醒我说：“你可不能随便对人家说啊，因为你是我老弟，否则人家会说老王卖瓜，自卖自夸的！”当时跟托诺夫学琴的还有罗炯之和唐俊两人，他们都是天华的学生。托诺夫见刘天华比这两个年轻人还用功，深为感动，而且对他的音乐天赋也十分夸奖。托诺夫曾对别人说：“可惜刘天华学得晚了，否则他一定会成为一个非常出色的小提琴演奏家的。”记得天华后来也和我说过：“一开始去跟托诺夫学琴时，感到好像是高不可攀，因此是抬起头看他的，而现在我是平着看他了。”可见他进步之快。而天华所取得的每一点一滴进步不仅要付出艰苦的劳动，还必须克服个人经济上的种种困难。托诺夫的教学水平在当时的北京算是首屈一指的，但他收的学费也最为昂贵，每周虽授课一小时，一个月要收大洋30元！这相当于天华全家一个月的生活费！天华这时在北大“音乐传习所”的薪金虽略有提高，同时还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音乐系兼课，但他在学习上花费很大，还要负担一家五口的生活和孩子们的读书费用，因此经济上并不宽裕，为

了支付每月的小提琴学费，全家都是节衣缩食！

正因为天华感到自己年纪大，在经济上又要付出如此大的代价，所以才更珍惜时间，日以继夜地练琴。他长期使用的那把法国琴还是长兄半农^[9]从欧洲回国时赠送给他的，琴弓的下端由于长年累月手指的扼磨，很明显地凹下去一块。见此情景，我不禁感慨地对二兄说：“要想功夫深，铁杵磨成针。不过你这琴弓再磨下去，恐怕就要断了！”经过如此的勤学苦练，天华最后在小提琴上已达到了相当的水平，就他的技术和功夫而论虽然还不能和当时国外的演奏家相比，但与当时国内许多学小提琴的人比较，已处于领先的地位了。记得他当时已拉到门德尔松的《e小调小提琴协奏曲》等大型曲目，这在现在说来水平也算不低的了，何况在当时的条件下，他开始正式学琴已快三十岁了。除了练习协奏曲和练习曲外，记得他平时还经常拉一些西洋音乐家的著名小品，如圣-桑的《天鹅》、德沃夏克的《幽默曲》和一些著名的大型独奏曲，如圣-桑的《引子与回旋随想曲》、贝多芬的两首浪漫曲、萨拉萨蒂的《吉卜赛之歌》、维尼亚夫斯基的《莫斯科的回忆》、马斯涅的《沉思》和德尔德拉的《纪念曲》等等，这些作品他都拉得得心应手，感情真挚，音乐淳美，充满艺术家的气质，深夜听之格外动人！在他那本已经用得破旧的《世界小提琴名曲集》（中华乐社出版）上，几乎每一页曲谱都留有天华勾勾画画、圈圈点点的记号和亲笔写下的点滴文字说明，这些都是他在小提琴艺术世界里艰苦跋涉的痕迹。据钢琴家老志诚先生的回忆，从“国乐改进社”成立前不久至1930年的三四年间，天华一直在跟他合琴，上述曲集中的乐曲大部分都合过。其中合得最多的是门德尔松的小提琴协奏曲、圣-桑的《引子与回旋随想曲》、萨拉萨蒂的《吉卜赛之歌》等技巧艰深的作品。志诚先生回忆说，他经常晚上或下午去天华先生家，很晚才离开。有时一次甚至要合十来个曲子，但天华先生的精力仍很充沛，从没见过他有过倦意。他全神贯注地拉着小提琴，有时还停下来，研究乐曲的处理，再反复练习一下有关的乐句，因此合一遍门德尔松的协奏曲就要用一个多小时。

天华重学小提琴，历经数载，成绩卓著，后来他不仅能登台演奏，而且在教课的项目中除了二胡、琵琶，又增加了小提琴，其教学效果亦很突出。在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冼星海^[10]同志于1926年在北大音乐传习所选修小提琴时，最初曾跟天华先生学过一个时期。肖从芳同志回忆，曾经在亮果厂天华先生家中两次见到他在给冼星海上小提琴课，

一次他向肖介绍道：“他姓洗，是两点带一个先生的洗字。”天华在钻研小提琴艺术方面能取得如此水平，加上他原来就精于二胡、琵琶和作曲，故当时音乐界搞中西音乐的都很佩服，连当时在我国传播西洋音乐的先驱萧友梅先生，后来在纪念天华的文章中也曾这么说过：“刘天华先生随俄国小提琴师某君学小提琴，日夜练习，不数年间，竟至登堂入室。传习所西乐导师之较老成者，莫不为之惊叹！”^{〔11〕}

国乐改进社成立时期^{〔12〕}

1. 建社宗旨

1927年是天华来北京的第五个年头，这时他已三十二岁，过了“而立”之年，对人生与艺术的见解亦日臻成熟。

确实，在刚来到人文荟萃的北京，进入莘莘学子所向往的北京大学任教时，他还感到能有那么好的条件去搞他所热爱的“国乐”，又有较多的机会去接触和借鉴西乐，乃生平之大幸！但久而久之，当他熟悉了周围的人际关系和社会现状以后，就发觉现实与想象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就拿音乐来说，尤其是民族音乐，在当时社会上是无足轻重的。虽然在最高学府北京大学里较为重视一些，但这其中却又存在着两大壁垒——崇洋媚外的惟西乐论者以及抱残守缺的国粹派。前者对洋人的东西一味推崇，而对本民族的音乐文化却不屑一顾；后者又盲目排外，故步自封。天华认为这两派各走极端，都是不足取的。但是崇拜西乐的人却嗤笑他酷受国乐为“泥古不化”，而守旧的国粹派又指责他借鉴西乐为“数典忘祖”。在这两派的夹击中，天华都没有屈服，仍矢志不渝。但他终于感到个人力量的单薄，于是渐渐萌发了想团结周围志同道合与志趣相近的一些人成立个组织，去共同借鉴西乐，研究和改进国乐。这件事，记得1923年我刚上燕大读书时，二兄天华就曾跟我谈起过。经过来北京历时五载的奋斗与摸索，他已经在自己的事业上找到了头绪，同时他的工作也确实吸引了不少和他志同道合的同志，也不同程度地改变了一些人对他的偏见，使他更增强了信心与勇气。

天华做了将近半年的筹备工作，但要把一个组织建立起来，认真地办点实事，没有钱是不行的。长兄半农一贯关心天华的事业，经他出面交涉，终于得到当时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的大力支持，由校长批准



刘天华手稿

拨了一笔经费，天华才能如愿以偿，于1927年初夏联合了三十四位同志作为发起人^[13]，在艺专主持召开了“国乐改进社”成立大会，会上讨论通过了“国乐改进社”社章，并选举产生了以刘天华为主席的十五名执行委员^[14]。在半个月內“国乐改进社”就召开了两次执行委员会议。为了扩大影响，还特别聘请了十五位社会知名人士为名誉社员^[15]。新成立的“国乐改进社”社址就设立在北京东城亮果厂西口外东河沿47号天华的住宅内。当时二兄把家里一套房子腾了出来，作为办公室。他的一张大大写字台也

移至室中，另外仅添置了一点必要的文具用品，就这样因陋就简地干了起来，以往与天华打交道的主要是一些学生、同事和民间艺人，间或有社会上的音乐爱好者来登门求教；这次成立了“国乐改进社”，门庭显得比过去热闹多了，社里一批尽义务的工作人员成天进进出出，外间前来联系和请教的人也多了起来，他们多半还是些爱好音乐的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当时我即将从燕大毕业，准备南下去上海暨南大学任教，所以常去看望二兄，得以目睹这一盛况。当然从现在的眼光看，他们活动的范围还没有能扩展到广大工农群众中去，但他们的主张和做法在当时旧中国音乐奇荒的沉寂中，却是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

“国乐改进社”定期开展工作，克服了重重困难，逐步走上了正轨，天华也能腾出手来搞搞他的业务了，这时已到盛夏时节。一天晚上，天华吃力地放下手中练了许久的小提琴，浑身沁着汗水，由于白天还练了二胡和琵琶，致使其手腕、胳膊和夹琴的下巴颏儿都感到一阵阵酸痛，于是他信步走到小院中去凉快一下。已近午夜时分，二嫂和孩子们早已进入了梦乡，小小的四合院悄无声息，也许又是这寂静的深夜撩人思绪

吧，他从“国乐改进社”成立以来的情况，联想到他坎坷的经历，感到时光荏苒，因而对“改进国乐”的心情也越发迫切，这促使他考虑到应给“国乐改进社”拟订一个具体计划，于是又振作起精神，赶紧回到房内，在灯光下奋笔疾书，草成了一篇《我对于本社的计划》。文中写道：“改进国乐这件事，在我脑中蕴蓄了恐怕已经不止十年，我既然是中国人，又是以研究音乐为职志的人，若然对于垂危的国乐不能有所补救，当然是件很惭愧的事。”^[16]因此，二兄天华对新成立的“国乐改进社”寄予了极大的期望，他要依靠这个团体的力量来抨击音乐界的不良倾向，把高雅的音乐推广到广大群众中去，并改变当时“国乐”的落后状态。正如他在《国乐改进社缘起》一文中所说：“我国近来最没长进的学问要算音乐了，虽然现在也有人在那里学着西人弹琴唱歌，但大都还是贵族式的(可还是少数人弄的玩艺)，要说把音乐普及一般民众，这真是一件万分渺远的事；而一国的文化，也断然不是些抄袭别人的皮毛就可算数的，必须一方面采取本国固有的精粹，一方面容纳外来的潮流，从东西的调和与合作之中，打出一条新路来，然后才能说到进步这两个字。”^[17]

在这种思想主导下，“国乐改进社”在短短的两年中就做出了显著的成绩，对此我们还要在下文中分节叙述，以使读者诸君从这段历史中窥见30年代以刘天华先生为首的先驱们为“改进国乐”，是如何在艰苦的条件下披荆斩棘，努力奋斗的。

2. 悲愤激越的心声

二兄天华和他的同志们经常在新成立的“国乐改进社”中处理社务、接待来访、研讨问题，使这个原先充满家庭温馨的小院又增添了不少热烈、紧张的工作气氛。大家牺牲了业余时间，无偿地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奋斗，还感到是一种乐趣。但走到社会上却是另一个天地，到处军阀相争，战乱频仍，民穷财尽。连当时在北京掌教的著名外籍钢琴家嘉祉亦因生活无着落，于六月上旬离开中国。当时天华代表“国乐改进社”去给他饯行时说：“我们目前像失去了一个老练的伙伴，将要何等的彷徨！我们只怪国家太不争气，弄得客人要绝食而走；我们只恨力量薄弱，不能帮助朋友，不能劝人老是枵腹从公；我们不能强人常处在兵戈惊恐之中，只得由他暂时离开我们。我们只盼国家早早像一个国家，使我们能请他快快回来。”^[18]到了六月下旬，形势更急转直下；奉系军阀赶跑了皖系的段祺瑞，占领了河北省，并进驻北京。当时张作霖手下的政

客刘哲充当了军阀政府的教育总长，对教育事业横加摧残——先是将北大、师大、工大、医大、农大、女师大、艺专等9所不同类型的大专院校强行合并，拼凑成一个不伦不类的大杂烩——国立京师大学堂，以利其专制统治；后又借口“音乐有伤风化，无关社会民心”，勒令北大音乐传习所、艺专和女大音乐系停办。致使萧友梅先生具体主持多年的全国仅有的高等音乐教育就此毁于一旦，先生目睹伤心，亦被迫南下上海另谋出路。北京音乐界人士见此情况无不痛心疾首，大家眼看无法全部保住三校音乐专业，只好以女大音乐系已届四年级、且全体均系女生为由，经以天华为首的音乐界与社会各方进步人士奔走呼号，女大音乐系始得幸存，这大约是1927年暑期的事了。

自刘哲独揽文教大权后，北京音乐界一片萧条景象：学音乐的失学，教音乐的失业，群众的音乐生活则更谈不上。天华眼见自己在北大“音乐传习所”和艺专音乐系惨淡经营起来的事业被破坏。而环顾国内，蒋介石悍然发动“四一二”政变，公开背叛革命，致使国共合作破裂和北伐战争失败，天华所热切盼望的祖国的光明与统一又成泡影，使他更加认识到社会的黑暗和处世的艰难。在这困境中，他瞻前顾后，料想到他所开创的“改进国乐”的大业实难望他人，不禁忆起了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这首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天华的苦闷与惆怅难以排遣，这种心情逐渐升华为一股绵绵的乐思，遂于同年冬创作了他的二胡独奏曲《悲歌》（又名《处世难》）。这首作品与《病中吟》、《苦闷之讴》和《独弦操》可谓同一类型，都是感怀国难与事业的挫折，抒发内心的抑郁与激愤的。但它们又各有特色，《悲歌》更加突出了“悲”的情绪，这“悲”绝非悲哀、悲凉、悲愁、悲痛，总之不是那种消极的悲观情绪，而是一种悲愤、激越的心声。乐曲借鉴了戏曲音乐中的散板，节奏自由，不分段，在表情的处理上亦是天华全部作品中最难的一首。

由于《悲歌》的节奏自由而不松散，内涵凝练而深邃，演奏时又须一气呵成，因此要恰如其分地表达出乐曲的思想感情也并非容易。故作品产生后至天华去世前的5年间，作者无时不在试奏中琢磨，采用各种不同的板眼与弓法，以求从中选出一个最佳奏法。每当天华拉起此曲，不禁令人感怀社会黑暗的现实与作者坎坷的生涯。一天夜晚，天华又拉起

了《悲歌》，正当此时突然停电，万家灯火顿成一片漆黑，二嫂尚真忙找出一小段蜡烛点上，天华仍继续在昏暗的烛光中拉奏，外面正黑夜沉沉，北风呼啸；院中的树梢和瓦楞上几棵枯草亦被刮得发出一阵阵凄厉的声响，仿佛朔风和草木都在动情地为琴声伴奏，风声、草木的摇曳声和琴声融为一体，当拉到乐曲尾声处： $\dot{2} - \mid \underline{\underline{23212}} \dot{2} \mid$ 由高音 $\dot{2}$ 滑到低八度的2，仿佛是一声撕心裂肺的哭腔，悲愤欲绝的艺术效果表现得淋漓尽致。

经过不断的修改与推敲，《悲歌》产生了两种较为定型的板眼与弓法，作者生前曾分别将这两种曲谱授予弟子沈仲章与陈振铎^[19]。

在创作《悲歌》前不久，天华还为“国乐改进社”的成立写了一首纪念性的琵琶独奏曲《改进操》，表达了他对革新民族音乐的远大抱负，这首乐曲气势恢弘，音调激越，和《悲歌》的风格恰成鲜明对比。像这种情况在天华其他的作品中亦能找到类似的例子，比如，1931年发表的《光明行》和翌年问世的《独弦操》（又名《忧国曲》）就是一例：前者向往光明，乐曲雄壮激昂；后者感怀国难，情调忧愤悲怆。《改进操》既充分发挥了琵琶的演奏技巧，又创造性地借鉴了古琴的表现手法，比如绰音和注音的运用。绰音即在左手指按弦由较低之音位绰至本音，注音则与此相反。作者曾说：“绰、注两种指法，向来只有古琴上用它，现加入琵琶中，其结果并不亚于古琴。”^[20]同时该曲还大胆地运用了一些新颖的和弦，在这首乐曲的说明中曾有这样一段话：“琵琶上用复音，前已有之，并非胡乱杜撰，以比附西乐。至于所用的音，有许多地方照Classict^[21]派的西乐说起来是讲不通的，不过人家已在那里讲浪漫派、新派、未来派等等，我们犯不着再钻进老洞里去了。”^[22]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天华在音乐创作上的革新精神。

3. 发行《音乐杂志》

“国乐改进社”成立初期，天华和社员们首先想到的是要出版自己的刊物，因为他们感到“目下音乐界缺乏一种发表言论的机关，缺少一种交换思想的地方。要想社会对于音乐有正当的鉴赏能力；要想我国沉沦着的音乐有进步、有起色；要想一般爱音乐的人们鼓起勇气来完成他们的使命；要想使我们大家都明了现在的国乐是什么状态，它的前途如何，无论要想什么，第一步，一种公开态度的、不是专为了读读玩玩的音乐杂

志是少不了的”。^[23]于是他们就动手筹办《音乐杂志》，并于1928年初出版了创刊号。

他们组成了音乐杂志编委会，天华负责主持社务和总编工作，在编委会的其他专职人员中，大部分均系天华的学生和业余向他学习音乐的青年。以刘天华为首的这些人对当时音乐的现状极为不满，一致认为当时的音乐“不论中外，大部分都仅仅弄得为少数闲人的取乐娱耳用的，至于说到那真正的音乐，那唤醒一民族的灵魂的音乐……好像已经被逐出音乐的范围了”^[24]。为了扭转这种局面，振兴中国的音乐，天华在《音乐杂志》上做了许多艰苦细致的工作，他不仅要审阅来稿，组织编排，处理有关事务，而且还要自己动手写稿、改稿、译稿，在大家的努力下，这个杂志办得生动活泼、丰富多彩。从版面上看，刊登的内容有关于改进国乐方面的文章、中国古典与民间乐曲、外国音乐家传记与作品介绍、有关中外音乐的论文、乐律与音乐理论、反帝爱国歌曲与器乐曲创作、音乐史资料、音乐故事、乐器研究、乐坛新闻、音乐书刊介绍等等。天华自己的作品与文章也有不少在音乐杂志上发表。

对于天华和他们的同志们来说，办这个音乐杂志最伤脑筋的就是经费问题，因为靠私人力量出版是得不到任何经济上的保障的。他们出一期虽然只印几百本，但在那“民穷财尽”的年代，又会有多少人来买呢？推销不出去，只好大批免费赠送，因此赔本的事是经常发生的。这个杂志就只能靠着经济上并不宽裕的同仁和一些热心音乐事业的人士捐款来维持，所以一直不能定期出版。在第四期音乐杂志的《编后语》中有这么一段话：“本杂志自第三期出版后，至今已有四个多月才出这第四期，同仁对于读者真是抱歉万分！但其中有不得已的苦衷，并非不肯努力。最大的原因，便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当初举办这杂志的时候，同仁以为每月筹措一二百元的印刷费，未必是一件很难的事，不料事与愿违，竟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一切计划全成泡影，遂致中途停顿。好！现在幸承本社名誉社员蔡子民、刘半农两先生特别帮助，在这印刷费上已有了相当的解决，我们才有可能出这第四期。”二兄天华在北大音乐传习所、艺专音乐系停办后，仅在女大音乐系一处任教了，个人收入已大大减少，但他还是经常慷慨解囊为音乐杂志捐款，在同一期音乐杂志上曾刊登了这样一个启事：“本社近承刘天华先生捐助大洋三十二元，又承杨仲子先生捐赠前北大出版音乐杂志全份，特此致谢！”在如此困难的情

况下办杂志，在我们今天看来是难以想象的。而天华在这项工作中更是苦心孤诣，他从繁忙的教学和自学中挤出时间来为音乐杂志写文章，并将其从英文翻译的和声学著作在音乐杂志上连载发表，每期从编辑到出版他都要事必躬亲，甚至连有些要刊登的乐谱也是经他亲手一笔一画抄写的。在他看来，这刊物是“改进国乐，介绍西乐”所必不可少的工具。《音乐杂志》虽然并不拥有广大的读者——这在当时是不可能的，但它已具有进步的观点和丰富的内容，因而对当时的音乐生活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4. 首次社办音乐会

除了积极主编音乐杂志外，天华为了使群众对于他们“改进之国乐有正确认识”，还以“国乐改进社”的名义组织了一些音乐会演出。值得一提的是1928年1月12日在北京协和学校大礼堂举行的首次音乐会。在这次音乐会上演出的内容很丰富，曾轰动了当时的北京。天华的作品亦受到听众的热烈欢迎，他亲自演奏了处女作《病中吟》和新曲子《悲歌》与《改进操》，这两首风格迥然的作品，使听众耳目一新，人们从中又听到了他悲愤和激越的心声；而他演奏的琵琶古曲《汉宫秋月》却又是一番古雅、哀怨的情趣，更加衬托出他的两首新作感人的时代气息。他的二胡曲《月夜》和琵琶曲《歌舞引》则分别由其弟子独奏，亦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他的弟子们还演出了琵琶齐奏《快板》和二胡琵琶合奏《虞舜熏风曲》。另外“国乐改进社”的张友鹤先生的古琴独奏亦别具一格；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一位外国友人的女高音独唱；最后压台的是女大音乐系同学集体演出的西洋歌剧《五月花》。这出歌剧是用英语演唱的，内容是描写一群天真烂漫的女学生在灿烂的五月天去郊游时的欢乐情景，剧中以对比的手法刻画了其中一名富家女的骄倔，赞美了与她萍水相逢的一位农家姑娘的淳朴，表演异常生动优美。

听众们对这次音乐会的反映是异乎寻常的热烈。在音乐会以后，曾有许多人络绎不绝地找到亮果厂“国乐改进社”天华的住处，一致要求将这次音乐会的节目再演一两次，他们提出了种种的理由：有的说1月12日正是北京各校年终大考的紧急关头，抽不出时间来欣赏这次音乐会；有的说本想去听音乐会的，但可惜没买到票，失去了一次机会；有的说音乐会的节目太精彩了，虽然听过了，但还想再听一次，等等。一连两三天，天华先生的住处人们熙来攘往，门庭若市。这空前的盛况已在《音乐杂志》创刊号上记下了光辉的一页。

5. 筹划“夏令音乐学校”

在革新民族音乐上，天华不仅热衷于憧憬“国乐”能有朝一日“与世界音乐并驾齐驱”，同时对普及工作也十分重视，他认为在艺术上“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往往是相辅相成的，而且这两者也绝非一成不变，可见艺术是不断发展的，但离开了起码的基础教育，一切都成了空话。因此，他跟《音乐杂志》的同仁们说过：“现在中小学音乐教材缺乏极了，我也得想个法子补救补救。”自北大音乐传习所和艺专音乐系被迫停办以后，使北京闹起了“音乐学校的饥荒”，不仅学音乐的专业学生大大地减少，社会上的音乐生活也变得格外冷落；另外还有许多爱好音乐的青年，由于家庭或境遇的种种客观原因，既不能上专业的音乐学校，又很少有欣赏音乐的机会。天华非常关心这些青年的音乐学习，对他们的困难处境寄予了深切的同情，因此社会上许多爱好音乐的青年曾和他有过个人或书信上的来往。从来信中，使天华了解到，除了家庭困难的原因以外，还有某些做父兄的往往以出路问题为借口，教育自己的子弟不得学音乐，否则将来就没有饭吃。天华深恶痛绝地说：“这说穿了，实际上是指望自己的子弟将来都走升官发财的邪路！”他深信“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因此大声疾呼道：“一国的音乐教育，并非造就几个专门音乐人才去当教员，去做高等吹鼓手，乃是人人必备的一种养生之具。”^[25]从这点出发，他竭力提倡群众的音乐教育运动。在初春的北京还带着几分袭人的寒意时，天华就考虑到要利用暑期举办一个面向中小学音乐教员和广大业余爱好音乐的青年的“夏令音乐学校”了，为此他在1928年2月出版的第二期音乐杂志上发表了《向国乐改进社执行委员会提议举办夏令音乐学校的意见》一文。当时虽然社内人力物力都很薄弱，但天华认为“做一点，总比一点也不做好些”，因此积极做好一切准备工作。他还考虑到当时广大中小学音乐教员和青年学生的贫困状态，主张所收学费应“越少越好”。为了促成这个计划的实现，刘天华在这篇文章中还详尽地拟定了一个从办学宗旨、学习年限、科目直到招生名额、经费来源等问题的十二条具体办法，在文章的末尾他这样写道：“匆促中拟了这几条办法，当然很不妥善，是否可行，即祈讨论公决，赶速公布，俾道远就学者，得早日预备。”他的心情是何等的迫切！群众的音乐教育事业，在他看来是燃眉之急的大事。虽然由于经费、人力和物力等客观原因，“夏令音乐学校”的计划未能实现，但天华的主张与作为和当时企

图把音乐垄断为少数人私有的那些音乐家真是具有天渊之别啊！

6. 为“五三”惨案义演

“国乐改进社”成立的第二年，日本帝国主义就在5月3日制造了血染泉城的“济南惨案”。消息传来，天华和社内同仁无不对日本帝国主义惨绝人寰的暴行和反动当局的不抵抗政策表示了极大的愤慨，同时对伤亡在日本帝国主义屠刀下的广大同胞感到了无比的悲痛。为此，天华带领“国乐改进社”的演奏人员，同时还发动了他的许多学生，在清华大学小礼堂举行了一场义演音乐会，为“五三”死难烈士募捐。天华在音乐会上演奏了《十面埋伏》等曲，他的弹奏气势磅礴，仿佛是表现了中国人民不畏帝国主义强暴的英雄气概！他的一位弟子徐炳麟的二胡独奏拉得异常出色；在合奏方面有《虞舜熏风曲》，这首曾由天华加工整理的古典乐曲，在“国乐改进社”的首次音乐会上演出过，这次大部分还是由原来的人员演出，但该乐曲又经天华加工改编，合奏起来也就更加丰富多彩了，可惜其曲稿没有保存下来，这是十分遗憾的事！另外，女师音乐系的《瀛洲古调》新谱琵琶齐奏亦十分受欢迎，她们演奏的是文曲中的《昭君怨》、《傍妆台》等4首曲子，参加演出的有曹安和、韩权华、张粹如和潘君方等人。除大部分节目是国乐外，还有用钢琴伴奏演唱的中外歌曲。由于当时处于反动统治的高压下，因此音乐会演出的节目表面上都是表现音乐艺术的，而不带有影射时事的政治色彩。但这些节目仍然使在座的五六百听众产生了很大的共鸣，仿佛他们从我国这些民间与古典音乐的遗产中听到了我们民族的心声，从而更激发起他们的爱国热情！

当时的音乐演出是很少的，组织一场音乐会，从人力物力等方面都是很不容易达到的。从“五三”惨案发生不久就组织成这场音乐会，可见天华在短短的时间内就做好了许多的准备工作。当时赵元任先生听了这场音乐会后十分称赞，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的爱国心情溢于言表。次日，赵在清华园东院的寓所中备了茶点招待刘天华和参加演出的全体人员，以表示对大家的支持和慰问，赵先生宽大的书桌上还垫了一条鲜艳的红丝绒，上面顺序排好了十二个大小木鱼，他兴致勃勃地和大家一起吃着茶点，谈论着前一天晚上的音乐会，不时还随意地在木鱼上敲出一些曲调，他很得意地说这是他新搞的一点小玩艺儿，叫大家也敲着玩玩。从这些回忆中，我们可以看出天华虽专心致志于他的事业，但他并不是游离于如火如荼的现实斗争之外来搞他的音乐的，他为“五三”死

难烈士举行义演就是他的爱国精神的具体体现。

7. 幻想的破灭

“五三”惨案后，国民党新军阀代替了北洋军阀的统治，奉军被逐出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为了粉饰太平，麻痹人民，同时也迫于群众斗争的压力，便于1928年恢复了北京停办的学校。北大音乐传习所和艺专音乐系的师生们又开始重操旧业。二兄天华也和过去一样夹着琴盒书夹出入于两校之间，他体会到学生们失学的痛苦，就更加认真地来搞好他的教学。他觉得这次各校复课是一个机会，于是就以“国乐改进社”的名义发起并联合了北大音乐传习所、女大音乐系和艺专音乐系，向当时的大学院请愿，要求在北京成立一所音乐学院。天华的倡议很快获得三校同仁和北京音乐界的一致拥护，于当年“6月12日，‘国乐改进社’及北大、女大、艺专三校音乐系全体在北大第三院开联席会议，共同决定上书大学院，请归并北平音乐教育，改设国立音乐院”^[26]。在会上他慷慨陈词，大家的心情非常激动，一致公推刘天华等人代表，出面向当局交涉，同日还致电当时的教育部部长兼上海国立音乐学院院长蔡元培先生“陈述理由”，并致电在上海国立音乐院任教务主任的萧友梅先生“请予援助”。四团体联名起草了一份内容详尽的“请归并北大音乐传习所、艺专音乐系、女大音乐专科改设国立北平音乐院计划书”^[27]；同时联席会议还通过了多达二十余条款的《国立北平音乐院组织大纲草案》^[28]。在《计划书》中，他们义正词严地抗议奉军入燕，刘哲任北京教育部长后，以“音乐有伤风化，无关社会民心”为由对音乐事业横加摧残的罪恶行径，并申述了“北平已有三校之设备，十余年之历史”，“在北平改设国立音乐院，将三处归并，以资统一，而利进行”的正当理由。

四团体同仁无不盼望“国立北平音乐院”能早日成立，但这个月需经费五千元、仅占北大全月开支六十分之一的“国立音乐院”创办计划，虽经天华先生等人的多方奔走呼号，仍无人问津；内容周详的《计划书》和条分缕析的《组织大纲草案》也像《夏令音乐学校计划》一样，都如同一纸空文，最后化为泡影了！

短短一生的最后几年^[29]

1928年至1932年是二兄天华短短一生中的最后几年，也可说是他在

北京工作的鼎盛时期。

当时“国乐”在社会上仍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还常常遭到反动当局的限制与摧残，但经天华先生数年的辛勤耕耘，精心地培养出了几批学生，为日后国乐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仅以1929年为例，天华的毕业生就已达到十几人之多，这在现在说来是微不足道的，而在当时却算得上是空前的盛况了！从创作上看，这几年他发表的作品有：新写的二胡独奏曲《除夜小唱》、《闲居吟》、《独弦操》、《烛影摇红》与经过长时间琢磨而最后定稿的《空山鸟语》，以及琵琶独奏曲《虚籁》等，这些作品都是彪炳中国现代民族音乐史的传世之作。在其他方面天华均成绩斐然，事迹众多，除了前面的章节已经提到的外，现再择其要点，分述于下，以飨广大读者。

1. 博采众长学贯中西

天华在上海“开明剧社”时，就已接触到西洋作曲理论，当时他还只是一个十七八岁的青年，后来他在母校任教的七年中也曾不断地自学过，但却苦于一直没有名师指点，仿佛一个在黑暗中摸索走路的人，始终找不到一个明确的方向。来北京后，他更加感到在这方面学习的迫切性，因此在给《音乐杂志》翻译和声学著作的同时，他又跟燕京大学音乐系的一位外籍教授史塔尔系统地学习和声、对位和作曲法等西洋音乐理论与技法。天华先生早就有一个理想：因为我们中国还没有自己的民族和声学，当时一般学过西洋传统和声学的人大都是生搬硬套，写出的东西往往洋味十足，令听众难以接受，天华觉得这是音乐创作中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故计划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系统地探索民族和声学，他拜师向史塔尔学习就是为了这个目的。因为他觉得首先要掌握好西洋的传统和声学，以资借鉴，然后再结合自己学习民族民间音乐方面的心得体会，从而才能逐步地摸索、创造出的一套民族的和声学体系来。从他当时所做的大量和声学习题和详尽的学习笔记，以及发表在《音乐杂志》上的和声学译稿^[30]中，我们就可以看出他在这条道路上艰苦跋涉的足迹。由于在上海工作时就已初步学了一点钢琴，来北京后，天华乘他女儿育和学习钢琴的机会，也捎带学两手，有空还不时弹上



摄于1930年前后

一会儿，日积月累，最后也能弹一些小奏鸣曲与较大的练习曲之类，这对他系统学习西洋和声学提供了不少便利条件。

这时，天华还在坚持学习他的小提琴，只是减少了不少练琴的时间，以便腾出手来学习其他更多的东西，比如京剧与昆曲就是这时学习的内容之一。他寻师访友，曾和当时北京赫赫有名的京剧票友红豆馆主溥侗^[31]先生交往，常在一起切磋技艺。记得有一次我去二兄家里玩，见他和天华正在聊京剧界的掌故、趣闻和逸事，溥娓娓而谈，对老一辈的京剧艺术大师谭鑫培^[32]推崇备至，只听他赞不绝口地说：“可惜老谭故去后，再也听不到像他那么好的唱腔了！只有小余唱得还有那么一点老谭的韵味儿。”他说的小余就是当时颇有点名气的京剧老生余叔岩^[33]先生。天华听得津津有味，遂取出一小包我们家乡江苏江阴的名产红豆，从中择出几枚饱满鲜红的赠与溥老先生，并说：“人们都称你为‘红豆馆主’，我看这东西赠送给你是再合适不过了。”于是溥侗高兴地接过红豆，放在掌心中摩挲把玩一番，一边兴致盎然地听天华介绍这红豆的来历与故事。

另一次恰逢中秋之夜，长兄半农和我同往大阮府胡同天华寓所聚餐，二嫂尚真备了丰盛的饭菜，还请了几位客人，有笛师何经海和天华的弟子程朱溪与肖从芳等人。院子里摆着两个大圆桌，大人和孩子们都坐得满满当当的，大家边吃边饮边赏月，有说有笑，热热闹闹，一派欢乐幸福的气氛！酒足饭饱之后，天华红光满面乘着酒兴，由何经海吹笛子，他与程朱溪两人清唱了一段昆曲《长生殿》，天华唱小生，程朱溪唱旦角，两人配合还很默契，只是天华学昆曲仅仅是为了借鉴，所以平时没下功夫去吊嗓子，这次捏着嗓门唱起来，不免听了引人发笑，不过能把这段难度很大的《长生殿》应付下来，也确实不太容易。往事如烟似梦，但现在若从记忆中将它们挖掘出来，又令人回味无穷。

天华学习戏曲，丰富了自己的创作。在这方面最显著的例子莫过于1927年他写的二胡独奏曲《悲歌》与1932年他的绝笔之作《烛影摇红》了。这两首二胡名曲均借鉴了戏曲音乐中的散板表现形式，并加以发挥创造，从而又进一步提高了二胡的演奏技巧。

与此同时，天华还把视角投向古代和民间。我们可以从他留下的许多读书笔记得知，天华阅读了不少中国古代音乐史和乐律方面的著作，还不厌其烦地进行了各种复杂而又细致的乐律计算与研究。从他在《音

乐杂志》上发表了有关乐律等方面的长篇论文^[34]就可看出他在这方面的深厚修养了。在学习民间音乐方面他一如既往，从来没有放松过，在北京天桥热闹喧嚣的卖艺者聚集的地方，经常留下天华的身影和足迹；有时他还不顾邻里的讽刺和嘲笑，把街头行乞的民间艺人请回家来，敬若上宾，虚心地向他们请教。他收集说唱、锣鼓、民歌小调等各种曲谱，无所不听，无所不记。他最后就是为了在天桥听写《安次县吵子会乐谱》，而不幸传染上猩红热症，以身殉乐的！

为了从多方面丰富自己的艺术修养，凡是在北京献艺的中外艺术家的表演，他总不肯放过任何一次机会，虽然在经济上并不宽裕，但却要买很贵的票。无论是刘宝全的大鼓、梅兰芳的京剧，还是海菲兹的小提琴独奏或是外国著名歌唱家的演唱，他都以极大的热情和兴趣去欣赏。

天华学习的内容是如此丰富，头绪又是那么纷繁，在别人看来他可能会忙得不可开交了吧！？其实不然，他平时还能抽空读读古典文学作品，比如在学生时代曾读过的《唐诗三百首》、《水浒传》、《三国演义》、《红楼梦》、《儒林外史》和《聊斋志异》等等，都是他案头必备的书籍。他有时还绘声绘色地给孩子们讲述《水浒》和《三国》的故事，他对《水浒》中人物形象之众多和《红楼梦》人物心理刻画之细腻总是赞不绝口。他还特别喜爱读古典诗词，偶尔也写一两首诗来抒发自己的感情。对于美术和书法他亦有很高的鉴赏力。为了抓紧时间，他只能利用午饭后短暂的间隙来练练书法，把订阅的科学杂志放在厕所里，上厕所时就顺便看看。他的学习面是如此广泛，在短短的一生中几乎接触了各种主要的中西乐器和音乐理论，又具有多方面的修养，他不愧是一个博采众长、学贯中西的“多面手”，因此他在民族音乐上的建树也绝非当时一般音乐家所能相比的。

2. 愉快的除夕之夜

1928年，北京。1月22日晚上正是一年一度的除夕之夜，又恰值大学放寒假期间，北京大学的校园里显得分外冷清、寂静、空荡，宿舍里仍留下一些因路途遥远或经济困难而回不了家的学生，他们只身在外，倍感佳节思亲。正在该校任教的二兄天华体贴他们这种想家的心情，于是就邀请了他的学生们到他自己家里来欢度新年。

入夜，同学们结伴而行，高高兴兴地来到东城亮果厂西口外东河沿天华先生的寓所。跨入庭院，一棵大树的枝杈上仍缀满了积雪，银装素

裹，给人以寒意；而室内却温暖如春，窗明几净，灯光明亮，几盆新买来的挺拔而秀丽的梅花和香橼之类的盆景在那里暗香浮动；天华先生的孩子们见大家来到，一个个都欢呼雀跃，同学们也顿感宾至如归，孤寂的心情不觉一扫而光。庭院外，远远近近不时传来辞旧迎新的鞭炮声。不久就是晚餐，师母尚真摆好丰盛的饭菜，大家谈笑风生，尽情地享用着。天华本不善饮，在同学们热情的怂恿下，破例喝了不少甜酒，主持人与客人的微醺更令人感到节日家庭气氛的乐趣与温馨。

饭后刘师母又给大家沏了热茶，还端出糖果、瓜子和茶食。天华先生仍兴致勃勃地和大家说笑，他嘘寒问暖，爱生如子，同学们也和他无话不说，师生间的感情显得十分融洽，仿佛像一家人一样。布置得舒适、朴素、整洁的书房兼客厅里，充满了人间的温暖和欢乐；一架用了多年的手摇留声机正在放着百听不厌的名曲，如小提琴演奏的舒曼《梦幻曲》和广东音乐《汉宫秋月》等。在那“音乐奇荒”的旧中国，天华先生立志振兴民族音乐，在一年以前创办了“国乐改进社”，出版了《音乐杂志》，举行了国乐演奏会，又有新作问世等等，这些就已经令人感到鼓舞了，再加上节日欢聚气氛的感染，使他更亢奋起来，对未来的一年更充满了信心，于是不由自主地产生了一种创作的冲动。正当大家无拘无束地谈着笑着喝着茶嗑着瓜子欣赏着动人的音乐时，天华先生忽然对大家说：“我好久没有作谱了，我想在今天作一个小小的二胡谱，作为今天快乐的纪念。”说罢便信手拿过一把二胡随意拉奏了起来，拉着拉着，天华神采飞扬，忽然若有所思地站起来，要去找纸笔，孩子们立刻给他拿了来，于是他便坐在沙发前的茶几上飞快地记下刚拉出来的旋律。他边拉边记边改，写了一多半的时候略有点停顿，几个同学就轮流试奏了一下，都觉得蛮不错，便催促着刘先生赶快续完。在短短的时间内，一首美妙的二胡曲就这样产生了。

曲成，天华兴奋不已，就像对新生儿一样首先想到的就是要给心爱的“孩子”取一个确切、醒目而漂亮的名字，他请大家一起商量，夜已深了，同学们兴致仍很高，你一言我一语地议论开来，但一时又得不出结果，刘师母看时间太晚了，便劝大家先回去考虑再说，于是同学们只好带着抄好的乐谱，踏雪归去。

数日后，天华才从同学们所起的许多曲名中选中了《除夜小唱》，但后来觉得这个曲名似乎偏重于叙事，缺乏点儿感情色彩，遂又定名为

《良宵》，而把原名附在其后，大家对此都很满意。

天华先生这首唯一的即兴之作，是他作品中写得最快，篇幅最短，也是最易学的一首。在乐曲结构上，前后两部分相互对称呼应，前半部分的一些乐句在后半部分重现时又有所发展，从而逐渐推向高潮。作者把我国民间音乐中常用的核心音调贯穿的旋法，和西洋音乐中传统的单二部再现曲式的原则创造性地结合起来，但整首乐曲仍洋溢着浓郁的民族风味。通过优美、抒情、轻快、流畅的旋律，不仅将除夕之夜愉悦、幸福、美满、和谐的气氛渲染得淋漓尽致，而且也寄托了作者对祖国、人生与民族音乐事业的美好期望，令人听之不由得精神振奋，回肠荡气。

《良宵》一曲一经问世便不胫而走，广为流传，成为一首家喻户晓的名曲。解放后还有人用西洋管弦乐来加以配器，或用小提琴独奏加上钢琴伴奏，使其音乐形象更加完美、丰满、生动。

3. 改革中国记谱法与听写《梅兰芳歌曲谱》

天华生前十分强调记谱法在音乐实践中的重要性，为此他曾积极倡导科学的记谱法。他不仅有自己的一套理论，而且身体力行，把我国流传了千余年但仍属简陋的工尺谱加以系统的改革，将西洋五线谱的记谱法有机地、创造性地移植到工尺谱上来。比如附点、休止符、连线、节奏线乃至弓法、指法、把位、强弱符号以及各种表情术语等均悉心借鉴采纳，使工尺谱亦日臻完善。后来，天华的作品除用世界通行的五线谱记写外，亦考虑到当时我国乐人的使用习惯，均一律再用这种经他改进的新式工尺谱记载，而刊行于世。

1922年二兄天华来北大音乐传习所任教，他在家乡时曾跟琵琶大师沈肇州学习过《瀛洲古调》全部乐曲，来北京后，他又将这部乐曲重新加工整理，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详细标明了各种指法、把位和表情术语符号等，编成了一部完备的《瀛洲古调新谱》。演奏者一谱在手，能更好地把握乐曲的风格和表情，因而使这部珍贵的琵琶古曲谱越发显示出其迷人的艺术魅力。在《新谱》序言中他曾说：“国乐消衰到今日地步，厥因綦繁，非数言可了。择其尤者，则莫过于记谱法之不完善；而谱之于乐，尤文字之于语言，当以能记载作者之思想，使读者完全了解为目的。”^[35]

1930年，京剧艺术大师梅兰芳先生应邀赴美演出^[36]，为了使外国听众对我国这种陌生的京剧有谱可循，加深理解，以便更好地向世界宣传我国民族文化中的这一瑰宝，行前梅兰芳等人再三思忖，觉得如能把

演出的戏曲唱腔谱成世界通行的五线谱就好了。主意既定，大家一致公认此事非通晓中西音乐、学养深厚的刘天华先生不能胜任；记得当时是梅兰芳的笔杆子、京剧理论家和编剧家齐如山^[37]先生来找天华联系的，天华感到这件事意义重大，又可借此机会推广科学的记谱法，于是就放下了自己课余繁重的学习计划，欣然承担了下来。

听写记谱的过程是异常艰巨繁难的。当时由梅的琴师徐兰沅^[38]和笛师马宝明两位先生先把梅兰芳所演各戏唱腔谱出个工尺谱的初稿，天华据此再译成五线谱的初稿。那时还没有录音机这样先进的科学设备，只好一遍又一遍地听徐拉京胡、马吹笛子，天华按谱反复细心揣摩，发觉工尺谱中有许多差错和遗漏的地方，再一点一点地听写修改补充。改得差不多了，天华再用小提琴按改过的五线谱拉奏几遍，让徐、马二位反复听听，有时齐如山亦来听天华拉奏，如发现不对的地方再改。改完了再请梅兰芳先生把各戏唱腔清唱了几遍，天华再按唱腔逐一推敲修改。当时我曾去天华家里听过几次，印象极深。梅先生的嗓音清亮、优美，给人以回肠荡气、绕梁不绝之感。当唱到激越处，我甚至觉得窗上的玻璃都为之微微颤动（连天华家里的那只顽皮的小花猫这时也乖乖地蹲在一旁，睁大了眼睛，也仿佛在那里聆听）。写到这里，读者诸君以为这算完事了吧？！其实还没完，最后一道工序仍由天华按谱拉小提琴给梅兰芳和徐、马、齐几位先生细听，再征求大家的意见，改了又不知多少遍，最后才算定稿并命名为《梅兰芳歌曲谱》。这种反反复复、琐琐碎碎而又艰苦细致的工作，竟耗去了天华三个多月的宝贵光阴，也累得他憔悴消瘦了不少！后来梅兰芳在《曲谱》序言中曾追忆道：“天华先生为谱歌曲十余出，因得旦夕承教。先生秉德温懿，于音律析究，尤能入微。每自按梵乌林（亦译梵哦铃，即小提琴），以代胡琴。试辨工尺，常至夜分。反复推求，不厌其屑，凡百余日，始得竣事。”

这部大功告成的曲谱用国际通用的五线谱与天华改革的新式工尺谱两种谱式记写。然后再由天华先生在北平大学音乐系的学生汪颐年书写五线谱，另三位学生曹安和、周君宜和杨筱莲帮忙校对。这部凝聚着天华先生的大量心血，又有多人协助而得以产生的曲谱，在当时的客观条件下印数是很有局限的，当然也卖不了多少钱，因此也不会有什么物质报酬，但大家都不以为憾，因为它的意义是很重大的。可以说这是我国近现代民族音乐家与戏曲艺术家首次密切合作的成果，标志着当时记谱法

的最高水平，从而开创了我国用科学记谱法记录和整理戏曲音乐的先河，对我国日后民族民间音乐科学记谱法的运用与推广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梅兰芳歌曲谱》出版时装潢是异常考究的；全书用宣纸印刷，线装，煌煌一巨册；在其墨绿色古朴的封面上，由梅兰芳用娟秀的字体题写书名：“梅兰芳歌曲谱”，谱中收录了梅氏演出的京剧及昆曲18出^[39]94个唱段，内含京剧53段，昆曲41段，包括他当时的代表作《贵妃醉酒》、《天女散花》、《霸王别姬》、《嫦娥奔月》、《木兰从军》和《洛神》等等。各曲均大部分署名“梅兰芳谱”，而唱词虽系出自齐如山手笔，但齐虚怀若谷，以词句中曾有与友人推敲之处，而不愿个人署名。天华遂从齐意，仅称“缀玉轩词”，“缀玉轩”是梅氏的书斋。

为了庆祝《曲谱》的诞生，并为梅兰芳一行远渡重洋赴美演出饯行，天华先生在其北平大阮府胡同16号的寓所中特地设家宴款待大家。当时正值夏日，两桌酒席就摆在庭院的大树下，树上还点缀了几串彩色小电灯泡；天华先生还邀请了他的几位好友与同事，其中就有著名的语言学家兼作曲家赵元任先生以及钢琴家兼书法家杨仲子先生，他的一些弟子也被请来作陪。大家相聚一处，欢声笑语，觥筹交错，其乐融融。生性敦厚朴讷的天华先生这天话却不少，他还是三句话不离本行地谈论着科学的记谱法对发展中国音乐的重要性等问题。由于这次为梅兰芳记谱的成功，使他感到分外高兴。本不善饮的天华又破例喝了不少甜酒，微醺中显得红光满面，精神焕发，一百余日繁重的、又劳心又劳力的记谱工作所带来的疲劳仿佛也一扫而光。而我的长兄半农先生，为人一贯就很热情诙谐，这次更是谈笑风生，他和大家随便谈着心，还提到了“国剧”的现状与前途以及梅兰芳一行赴美演出的期望等等，滔滔不绝的话语不时引起大家会意的笑声。庭院中洋溢着一片欢乐、温馨的气氛。

在那次欢庆的酒宴上，半农与天华两位先兄所谈到的各自感兴趣的问题，充分地反映在《曲谱》的序言中。而这些序言如今大都不见转载，连《曲谱》流传下来的亦很少见，故序言内容早已鲜为人知了，我们不妨将这些珍贵的史料在此多引用几句，以飨广大读者。在半农先生洋洋数千言的序言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位以新文学与语言学家而兼治戏曲者的功力，他称中国的传统戏曲为“旧剧”，热情祝愿它兴旺发达，“希望它能把以往的优点保存着，把以往的缺陷弥补起来，渐渐造成一种完

全的戏剧”。他还希望“梅君及其同行诸君到了国外，能有充分的机会可以增加些见识，以为回国后改良旧剧的参考”，等等。这些主张不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推陈出新”、“洋为中用”的观点吗？而天华先生在序言中则强调：“我国音乐，肇自羲农，盛于有周，滥于唐宋，渊源不可谓不远。然羲农之乐固不可得而闻，即唐宋之乐，亦已渺无稽考。何者，记谱之法不完备也。我国古乐未尝无谱，然如唐之卷子本幽兰谱，朱子仪礼经传之十二诗谱，姜白石之词谱等，或仅备律吕，或只载简字，谱不足以赅乐，徒费考古家之周章，于事实无补。近代所出琴谱昆曲谱等，记载虽已较详，而缺点尚多，欲藉以流传久远，势所不能。盖乐有高低轻重抑扬疾徐之分，必其谱能分析微茫，丝丝入扣，方为完备，而旧谱均不能也。今国乐已将垂绝，国剧亦濒于危境，虽原因不一，而无完备之谱，实为其致命伤。设记谱之法早备于往日，则唐虞之乐，今犹可得而闻，广陵散又何至绝响。”又说，“习乐之法有三：日耳听，日目视，日言传。三者虽相辅而行，不可缺一，然难记易忘为耳听之弊，模棱失真为言传之弊，惟目视最为真切。”故“今日我国剧乐二界，欲进步必自有完备之乐谱始。而养成演员乐师读谱记谱之能力，亦为要图。当知今后学术界，必须事事科学化，事事精密确凿，方能有立足之地”。天华远在半个多世纪前有关“记谱法”的这些真知灼见，不仅可以看出他对我国民族音乐遗产的深厚修养，而且至今仍闪烁着其思想的光辉，不失其现实意义，因此在我们现在看来仍倍感亲切。

4. 《光明行》的产生及意义^[40]

二兄天华在《梅兰芳歌曲谱》出版后，又完成了一项重要的工作，这就是他的辉煌的进行曲——二胡独奏曲《光明行》的问世。由于记谱工作的繁难琐碎，耗去了他一百多天的宝贵光阴，除了日常的教学任务必须完成外，其他一切工作几乎都要为“记谱”让路。他放下了手头的学习与研究，也无暇再考虑什么创作了。完成了记谱工作，仿佛卸下了一个重担，使他长长地嘘了一口气，送走了梅兰芳一行，他很快又投入到往常紧张的学习与工作中去了。梅兰芳在美国演出十分成功，捷报越过大洋频频传国内，这使天华感到无比欣慰。不久他就对琢磨了多年的一个曲子《光明行》做了最后的修改，于1931年春在他主编的《音乐杂志》第十期上正式发表了。

人们往往是根据这个发表的日期，就判定《光明行》是1931年春创

作的，至于对作品的创作意图、背景以及较长的构思过程等情况，却知之甚少。实际上，1926年间天华已开始酝酿这首作品，不久他的幼女育燕夭殇，靠了友人杨仲子先生的接济，才得草草安葬。在悲痛之余，他仍不忘这首作品，于次年即完成了初稿，当时正是天华先生经济上奇窘之时，因交不起孩子们的学费，长女育和及次子育明均失学在家。这个曲子经过两三年的推敲、琢磨与修改才基本定稿。定稿期间适逢天华先生八岁的次子育明不幸病故，因此从1926年到1930年前后，天华先生遭到接二连三的挫折与不幸，《光明行》一曲就是在这样的逆境中产生的。

在这过程中，天华目睹了“吾国音乐之沉沦，与高尚音乐之未能普及于民间”^[41]，因此下定决心要“采取本国固有的精粹，一方面容纳外来的潮流，从东西的调和与合作之中，打出一条新路来”，使得将来的“国乐”好有光明的前途，“以期与世界音乐并驾齐驱”。^[42]为此他创办了“国乐改进社”，并出版了机关刊物《音乐杂志》。“国乐改进社”成立以前正是一段极端艰难困苦时期：北洋军阀当政，北大“教育经费积欠已数年，维持学校之费亦无所出”^[43]；至1927年该社成立，又碰上大革命失败，“光明的白昼正在消失”^[44]，社会上笼罩着一片黑暗；转年情况更糟，北洋军阀为了搜刮军费，竟把北大当时开销最小的音乐传习所和艺专音乐系等仅有的几所音乐院校全部砍掉了，当时天华先生曾气愤地写道：“目睹艺专音乐系及北大音乐专科的停办，凡我同仁无不疾首痛心。”^[45]因此他通过“国乐改进社”团结了一批志同道合的人共同奋斗，以便更好地“改进国乐”。可见天华先生对革新民族音乐是寄予了多么美好与光明的期望。这种筚路蓝缕的奋发精神，充分地体现在他的二胡名曲《光明行》中。

这首作品的出现，在当时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在民族音乐的创作上是独树一帜的，它有多方面的重要意义，我想它们可以大致归纳为以下几点：

(1)刘天华见到当时某些人鄙视民族音乐，他们尤其看不起群众所喜爱的二胡，往往片面地认为二胡只能表现“缠绵悱恻”与“萎靡不振”的感情，以为这与二胡本身的性能有关。而天华先生却认为音乐的表现“全在演奏者的思想与技术，以及乐曲的组织”，故“同一乐器上，七情俱能表现，胡琴又何能例外？”^[46]天华先生曾在北京青英中学礼堂举行二胡、琵琶独奏音乐会，节目单上对《光明行》一曲的说明中有“因

外人多谓我国音乐萎靡不振，故写此曲以证其误”等语。这里的“外人”指的是外国人，其实先生写此曲同时也是针对一些鄙视本民族音乐的中国人的。因此《光明行》一曲的出现给这些人的谬论以有力的驳斥，充分体现了作者高度的民族自尊心。

(2)刘天华先生从事民族音乐的革新正是处在音乐界存在着“重西轻中”倾向的二三十年代，当时他对革新民族音乐的抱负始终如一，他不但在口头上、文字上有所表示，而且他为民族音乐的前途、地位到处奔走呼号，并在自己出色的教学、创作、演奏和整理民间音乐的工作中作了不懈的努力，从而提高了民族音乐尤其是二胡的地位。而《光明行》一曲正集中地反映了天华先生这种锲而不舍、不断求索的精神，以及他对革新民族音乐美好而光明的愿望。

(3)《光明行》的创作是从1927年前后到1931年，当时黄色音乐正在社会上泛滥，在《光明行》发表后，音乐界又掀起了一股逆流，“为艺术而艺术”的口号又逐渐占了上风，而天华先生所一贯坚持的“为人生而艺术”的观点已不大提了。《光明行》一曲的发表和当时黄色音乐的盛行及音乐界这种不正之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从这点看《光明行》的创作是有其积极意义的。

(4)《光明行》一曲吸收了西洋音乐的一些先进的因素，不论在音调、转调、旋律的进行以及音乐的结构上，还是在借鉴小提琴的演奏技术、提高二胡的表现力等方面，都显示了作曲家是多么善于“从东西的调和与合作之中，打出一条新路来”，尽管如此，整个乐曲仍然保持了鲜明的民族风格，它是一首真正具有中国气派的进行曲，因此它为借鉴西洋音乐来提高和丰富民族音乐树立了光辉的典范。

(5)值得注意的是，《光明行》的创作年代正值中国革命走向低潮的时期，国民党新军阀实行了比北洋军阀更凶残的法西斯统治，白色恐怖遍布全国，无数革命者惨遭杀戮，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失学失业，连年内战，内忧外患，民不聊生，当时革命队伍内部亦“深感全国革命潮流的低落”、“深深感觉寂寞”^[47]。但是这种低潮是暂时的，中国革命必将从失败走向胜利，从黑暗走向光明。虽然天华先生当时可能还认识不到这一点，但他所创作出的《光明行》却像在茫茫黑夜中吹起的嘹亮的号角，那振奋人心的旋律激励着人们去追求光明，这一永恒的主题也正反映了当时人民群众的共同心声。因此这首作品具有长远流传的价值。

5. 绝笔之作《烛影摇红》

天华创作最后一首作品——二胡独奏曲《烛影摇红》时，我正在北大与女子文理学院任教，工作相当繁忙，因而忽略了向二兄详细询问有关这首作品创作的情况，这实在是一件遗憾的事！

现在仅就我当时的一些印象和天华生前简短的叙述，以及有关的一点文字资料来谈谈这首作品。

这个曲子是借用宋词同名词牌之名而创作的。“烛影摇红”本是北宋词人王诜《忆故人》^[48]词首句的前四字，当时有另一词人周邦彦用它作为题名，另作新词^[49]，后代的词人亦不断效法，“烛影摇红”逐渐就成了一个词牌。宋朝历代的词人直至后来的杰出爱国词人刘辰翁等都曾用这个词牌写过作品，在篇幅浩繁的《全宋词》所收集的近两万首词中，仅有《烛影摇红》词四十来篇，数量不算多，但不乏脍炙人口的佳作。

这首乐曲是对现实有感而作的，当然它可能受了同名词作的某些影响，但我们绝不可把它与宋词中的一些同名作品相提并论，甚至牵强附会地认为是根据哪一首同名词而创作的。天华先生艺术观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反对复古守旧，提倡反映现实，因此他这首作品绝不是什么“发思古之幽情”，而是反映了他虽然经历了种种困难与挫折，但对社会的前途与人生的未来并没有丧失信心。因此他才能在这首异常深刻、优美、激越而略带惆怅的乐曲中塑造出一种宛如“五云深处，万烛光中，揭天丝管”^[50]的那种火红热烈、色彩鲜明的舞蹈场面。在聆听这首动人心弦的抒情诗一般的舞曲时，我们似乎可以想象出那彩云深处摇曳着的支支烛影，忽隐忽现，在那仙境似的背景中闪动着蹁跹的舞姿，这是何等美妙的境界，天上人间竟连成一片！这正是中国古典诗词中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手法在音乐创作中的体现。这首作品和天华先生早一年发表的《光明行》的创作一样，都是反映了作者处在黑暗的时代中对美好未来与民族音乐事业光明前途的憧憬。

《烛影摇红》是天华先生创作的第二首舞曲性质的作品，这和他五年以前创作的琵琶曲《歌舞引》相比，在思想感情上更加深刻了；在曲体的结构、旋律的进行和演奏的技法上又有了很大的创新；在作曲的手法上也是多样化的，例如创造性地运用了昆曲中的散板和民间音乐中的加花变奏；同时在节奏上也巧妙地采用了三连音和西洋音乐的三拍子等等，

这在民族音乐的创作上是极富有独创性的。人们常说天华的作品几乎可与世界名曲媲美，这不禁使我们联想到钢琴诗人肖邦绚丽多彩的《波兰舞曲》与风趣优美的《诙谐曲》中节奏鲜明的三拍子。而天华巧妙地运用昆曲中的散板表达了诗意盎然的情调，这又和肖邦《夜曲》中令人陶醉的散板弹奏具有异曲同工之妙。但天华这些大胆的尝试不仅没有给作品抹上半点洋味儿，相反却使整个作品更充满了浓郁的民族风格，乐曲异常优美、典雅、庄重，但又不失一种热烈欢快的情趣。

回忆往事，我还清楚地记得，二兄天华在将这首作品定稿前，每逢上完课或外出回家，一走进自家院子，就开始解着长衫上的扣子，跨进房门把长衫往床上一扔，放下手里的琴盒书夹，就坐下来修改这首作品。他反复推敲，打着拍子，边拉边改，以求精益求精！仿佛他的生命即将结束，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在促使他尽快赶完这首作品，这种只争朝夕的拼搏劲儿，就像一个行色匆匆的旅人在急急忙忙赶着他最后的路程！但遗憾的是，天华自己并没有意识到在世的时间不会很久了，他甚至还有许许多多的计划。有一次他曾对我说：“今后我还要写些激昂的曲子”，并谈到了自己一系列的长远的规划，这本是他对日后创作与音乐活动的美好愿望，但没想到因他的英年早逝而永远不能实现了！

天华先生表示“要写些激昂的曲子”，这反映了他世界观中积极、乐观和向上的精神仍然占着主导地位，他一生坚苦卓绝的奋斗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毫无疑问，《烛影摇红》这首作品正是深刻地反映了他这种精神面貌。这还可以从以下事实中得到印证。在这首作品发表前不久，曾有一个美国音乐团体邀请天华先生去演奏，他打算在行前，完成《城市歌声》和《乙字调》等作品，以便计划写满12首二胡独奏曲编印一册出版。那时天华先生的心情是异常愉快、振奋的，他憧憬着民族音乐光明的前景，企盼着她能有朝一日登上国际乐坛，“以期与世界音乐并驾齐驱”，1932年5月11日正是《烛影摇红》定稿发表的日期，那天他在给弟子陈振铎上课时曾说：“预定从美国回来后，在两年中把西乐的修习完全结束，此后专攻作曲，整理国乐。”

6. 《城市歌声》

《城市歌声》一曲，二兄天华在世时曾经酝酿了多年，但始终没有动笔，原因是他对这个曲子有较大的构想，他的创作又是一贯得很慎重，加之他还有很繁重的教学与学习任务，使得他还没有来得及抽出充裕的

时间来着手创作就匆匆地离开了人世。回忆此曲，天华在世时曾早就打算创作一个比他以往任何一个二胡曲技巧都要复杂、乐思更加丰富的大型作品，他把这个愿望寄托在《城市歌声》一曲上。据天华自己说，这个曲子将采用“时拉时弹”的手法，并尽可能融进其他许多新颖的演奏技巧，从而进一步提高二胡的表现力；在旋律和曲式上也打算做一些新的尝试，通过这些手法以描绘出一幅热闹非凡的城市景象，以及那红尘万丈中的一些都市生活画面：沸腾喧嚣的市街，华灯初上的夜景，以及在这些繁华景象掩盖下的穷苦人的劳碌、奔波、挣扎与苦斗。这不是一个自然主义的描绘，天华先生对此一直在苦思冥想，打算通过一系列极富独创性的旋律和热烈的节奏来刻画出这个中国现代都市生活的缩影。天华先生生前曾打算在《城市歌声》一曲之后，再创作一首二胡曲，以写满12曲成一集出版，然后在创作上就暂告一段落，这样就能抽出大部分时间来专攻西洋理论作曲和致力于民族和声学的研究等工作，以给今后的大规模创作做好准备。可惜连这第12曲的曲名都没来得及考虑，天华先生就过早地离开了人世！

注：

[1] 摘自刘北茂述、育辉执笔《刘天华音乐生涯》，人民音乐出版社，2004年11月版。

[2] 本章节原为《刘天华音乐生涯》第15章内容。

[3] 蔡元培(1868—1940)：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家、教育家。字鹤卿，号孺民，浙江绍兴人，生于一个商人世家。辛亥革命前投身于推翻清廷的旧民主革命。1902年参与创立中国教育会，任会长。1905年加入同盟会，任上海分会会长。1912年出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1917年至1923年任北京大学校长，提倡学术研究与学术民主，主张对新旧思想和不同学术流派的兼容并蓄，实行民主管理与教授治校。1928年因不愿与蒋介石集团为伍，辞去所兼各职，专任中央研究院院长。1932年同宋庆龄、鲁迅等发起成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任副主席。抗日战争爆发后移居香港，1940年病逝于香港。

[4] 萧友梅(1884—1940)：音乐教育家、作曲家，字思鹤，又字雪明，广东中山县人，1901年留学日本，学习音乐与教育，1906年加入同盟会，1910年回国。1912年又留学德国，就读于莱比锡大学及莱比锡音乐学院，

1920年回国，在北大音乐传习所和北京艺专音乐系等任教，并担任领导工作。1927年，北大音乐传习所停办，他来到上海，在蔡元培支持下筹建国立音乐院，先后任该院教授兼教务主任、代院长。萧友梅在音乐教育方面成绩显著，也是我国近现代传播西洋音乐的先驱，他还是我国较早学习并采用西洋近代作曲技法进行创作的人。

[5] 北京大学管弦乐队：音乐传习所附属乐队。全体队员名单如下：

钢琴：嘉祉；第一小提琴：赵年魁、那全立*、全书荫*；第二小提琴：甘文康*，孟范泰*；中提琴：乔吉福；第一大提琴：李廷贤*；第二大提琴：傅松林；低音提琴：徐玉秀*；长笛：李廷桢；第一单簧管：穆志清；第二单簧管：王广福*；小号：刘天华；法国号：连润启*；低音细管喇叭：潘振宗*；指挥：萧友梅。（以上名单原载于中国音乐研究所编《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参考资料》第二编第一辑第60页。名单中有*号者为临时加入的演奏员）

[6] 爱罗先珂(1889—1952)：苏俄盲人作家。25岁起在日本、泰国、缅甸、印度等国游学。1922年来北京，在北京大学教授世界语，同鲁迅结下深厚的友谊，回国后致力于编译与盲人教育工作。主要用世界语和日语进行创作。在中国出版的作品有《爱罗先珂童话集》、《桃色的云》、《枯叶杂记》、《幸福的船》等。

[7] 本章节原为《刘天华音乐生涯》第17章内容。

[8] 奥尔(Leopold Auer, 1845—1930)：现代俄罗斯小提琴学派的奠基人，19世纪后半叶以来世界最伟大的小提琴教育家。奥尔原籍匈牙利，8岁学琴，后来有机会进入维也纳音乐学院。跟随对小提琴演奏方法作出突出贡献的雅克布·顿特教授学习。1863年至1864年师从约阿希姆学习，奠定了一生事业的基础。后经安东·鲁宾斯坦的引荐，被聘为圣彼得堡音乐学院小提琴教授和俄罗斯音乐协会独奏家。由于其演奏与教学成绩卓著，聘期一再延长。1883年以后奥尔加入俄国籍，他在俄罗斯工作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由于他善于将俄罗斯民族艺术的优秀传统文化与世界小提琴演奏艺术的先进成果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创立了崭新的俄罗斯小提琴学派，在小提琴艺术发展史上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

[9] 刘半农《书亡弟天华遗影后》一文：“民十四，余东归，见天华，聆听奏乐，知其于琵琶二胡，已卓然成家，小提琴亦登堂入室，即举在法所购一名厂小提琴赠之。七年以来，天华日与此琴俱，出则携以相随，入则操奏不去手。天华艺日益精进。琴声亦日益美好，果天假之年，天华必兼为此道名师，此琴亦必为世间珍品，今天既亡，琴亦绝响矣！”（载自1985年人民音乐出版社《刘天华创作曲集》）

[10] 冼星海(1905.6.13—1945.10.30)：人民音乐家，杰出作曲家，广东番禺县人，出身于一个贫苦的渔民家庭，自幼酷爱音乐。1918年入广州岭南

大学附中(后升入大学文科),课余学习小提琴,并任校乐队指挥。1926年入北大音乐传习所,学习作曲理论,并跟刘天华学小提琴。1927年考入上海国立音乐院。1930年初到法国勤工俭学,曾先后从小提琴家奥别多菲尔、作曲家丹第、杜卡学习。因创作女高音独唱曲《风》,受到巴黎音乐界赞赏,并以此考取巴黎音乐学院、1935年夏回国到上海,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参加上海救亡演剧二队,赴内地宣传抗日。1938年赴革命圣地延安,任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主任。在此期间创作了表现中华民族伟大精神,反映人民抗日斗争,具有民族风格、民族气派的《黄河大合唱》、交响乐《民族解放》、《神圣之战》,革命歌曲二百五十余首,以及许多管弦乐曲、独唱曲、独奏曲等作品。

[11] 见萧友梅撰《闻国乐导师刘天华先生去世有感》一文(原载《刘天华先生纪念册》,1933年)。

[12] 本章节原为《刘天华音乐生涯》第19章内容。

[13] 刘天华起草的《国乐改进社缘起》一文后列出的35名发起人(以繁体字姓氏笔画为序):

王同华 吴伯趋 吴仲瓿 李淑清 李文淑 李光涛 汪颐年 周 宜
金式斌 邵增听 林之棠 柯政和 徐季吾 徐义衡 张友鹤 张凤昌
张粹如 曹安和 程朱溪 郭绍猷 贺青莲 梅茂鼎 杨庆功 杨筱莲
廖书筠 廖赞化 熊 泌 潘君方 郑 志 郑颖荪 刘天华 谢兰郁
韩权华 肖从方 肖淑娴

(以上引自现中国音乐研究所藏本《国乐改进社成立刊》。1927年8月出版。

[14] 1927年5月15日“国乐改进社”成立大会上公推刘天华为主席,并选举产生以下15名本社执行委员:

刘天华 金式斌 吴伯超 徐义衡 徐季吾 廖赞化 肖从方 韩权华
谢兰郁 张粹如 邵增听 潘君方 张友鹤 林之棠 程朱溪

[15] 1927年6月1日“国乐改进社”执委会讨论通过聘请以下15名名誉社员:

蔡子民 杨仲子 林风眠 吴梦飞 刘半农 萧友梅 杨荫溥
赵丽莲 吴稚晖 谢一尘 田边尚雄 吴 庵 赵元任 溥 侗

[16] 引自刘天华撰《我对本社的计划》,载自《国乐改进社成立刊》。

[17] 引自《国乐改进社缘起》,载自《国乐改进社成立刊》。

[18] 引自《刘天华在钱别钢琴师嘉祉先生的席上的几句话译要》(原载《新乐潮》第一卷第一期,1927年6月,后收入《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参考资料》第二编第二辑,1959年9月)。

[19] 见《刘天华创作曲集》(1985年,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

[20] 见刘天华主编的《音乐杂志》第一卷第一号(1928年1月)。

[21] Classic派,即古典派。

[22] 同 [2]。

[23] 引自《音乐杂志》第一卷第一号的发刊词。

[24] 同上。

[25] 引自《音乐杂志》第一卷第二号刘天华撰《向本社执行委员会提出举办夏令音乐学校的意见》一文。

[26] 引自《音乐杂志》第四期杨仲子撰《北平音乐教育运动》一文。

[27] 引自《音乐杂志》第四期。

[28] 同上。

[29] 本章节原为《刘天华音乐生涯》第21章内容。

[30] 刘天华曾从英语原著翻译了《曲调配和声法初步》(J.E.Vernham著)一书,在《音乐杂志》上连载发表。

[31] 溥侗(1871-1952):清末著名京剧票友,出身于爱新觉罗家庭,字原斋,号西园,别署红豆馆主,是清道光皇帝旻宁之孙载治的第五子,光绪年间曾授封为二等镇国将军,世人称其为溥西园、侗五爷、侗将军。自幼酷爱戏曲,民国后常以票友身份演出,造诣极高,被誉为票界大王。晚年时曾在北京清华大学、女子文理学院等校教习昆曲,与刘天华交往甚密,互相学习,彼此推崇。

[32] 谭鑫培(1847-1917):京剧表演艺术家,为梅兰芳之前辈,湖北武昌人。其父名志道,擅演老旦,有“叫天子”之称,故他的艺名小叫天。先演武生和武丑,中年后专演老生。长期在北京演唱,誉满京城。对京剧老生的表演艺术卓有建树,把唱、做、念、打熔为一炉,并创造出一种悠扬婉转而略带感伤的唱腔,感人至深,世称“谭派”。刘天华先生生前对他推崇备至。代表剧目《空城计》、《定军山》、《卖马》等。

[33] 余叔岩(1890-1943):京剧演员,湖北罗田人,生于北京。擅演老生,为时人所称道,曾拜姚增禄、谭鑫培等名家为师。善用唱腔表达人物的思想感情,继承并发展了谭派艺术的特点,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被誉为“余派”,以擅演《问樵闹府》、《战太平》、《定军山》等剧著名。

[34] 刘天华主编的《音乐杂志》第四期上刊登了广东的一位读者胡颀芦的长信,向天华先生的一位弟子——《音乐杂志》的编辑程朱溪详细询问有关中西乐律等方面的众多问题,内容涉及广东音乐的音阶排列与中西乐律之比较、当时昆曲唱片的种类与古乐书珍本的采购、古乐书的许多名词歧义与箫笛的开孔方法等等;这份内容繁多而艰深的“考卷”似乎把这位年轻人难住了,于是刘天华就主动地承担解答的任务,在百忙中写下了五六千字的

《代程朱溪君答胡瓢芦函》，刊于1929年1月出版的第五期《音乐杂志》上。

[35] 引自刘天华《瀛洲古调新谱·序》手稿。1932年6月8日刘天华不幸病故，其兄刘半农曾主持召集其弟子友人编辑《刘天华先生纪念册》，《新谱》手稿一厚册却不慎遗失。所引《新谱》序，系根据天华先生之女刘育和（原中央音乐学院钢琴系教授）所藏之一页原序言手稿整理而成。

[36] 1930年梅兰芳应邀赴美，在西雅图、旧金山、洛杉矶、芝加哥和纽约等大城市演出。带去的剧目有《贵妃醉酒》、《霸王别姬》、《汾河湾》、《费贞娥刺虎》与《麻姑献寿》等。演出十分成功，尤其是在纽约闻名遐迩的百老汇剧场演出更为轰动，从而大大提高了中国京剧在国外的知名度，梅兰芳也在洛杉矶被授予南加州大学和玻摩那大学文学博士学位，从此梅兰芳有了“梅博士”的美称。

[37] 齐如山(1877-1962)：戏剧理论家、京剧剧作家，河北高阳人。自幼酷爱京剧艺术，曾出国游历，考察欧美各国戏剧。辛亥革命后回国，开始介绍欧美戏剧状况，大力提倡改进中国戏剧。此后，积极投身戏曲工作。1916年后与人合作为梅兰芳编写剧本四十余部，其中有脍炙人口的《天女散花》、《嫦娥奔月》、《霸王别姬》、《洛神》等。出版著作有《齐如山全集》等。

[38] 徐兰沅(1891-1967)：戏剧音乐家、京剧琴师，江苏苏州人。出身于梨园世家，从小酷爱京剧音乐。1914年开始为谭鑫培操琴。1921-1949年为梅兰芳操琴。与梅长期合作期间，在设计唱腔、过门音乐的翻新和青衣唱腔的伴奏等方面，都有所创新。

[39] 18出剧目为：《天女散花》、《霸王别姬》、《千金一笑》、《廉锦枫》、《洛神》、《红线盗盒》、《嫦娥奔月》、《西施》、《御碑亭》、《贵妃醉酒》、《上元夫人》、《木兰从军》、《献寿》、《金山寺》、《思凡》、《佳期》、《游园》、《刺虎》。

[40] 此章节曾在1988年第四期《民族民间音乐》上刊出，标题仍为《“光明行”的产生与意义》，署名刘北茂口述、刘育辉整理，两文有些出入，读者可参照阅读。

[41] 引自《国乐改进社启事》1929年。

[42] 引自《国乐改进社缘起》一文。

[43] 见《北大校史略》第11页。

[44] 引自但丁《神曲·地狱篇》第二章首句。

[45] 见《音乐杂志》第一卷第二号刘天华撰《向本社执行委员会提出举办夏令音乐学校的意见》一文。

[46] 见《音乐杂志》一卷二号刘天华撰《月夜及除夜小唱说明》一文。

[47] 引自《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76—77页。

[48] 《忆故人》词：烛影摇红向夜阑，乍酒醒，心情懒。尊前谁为唱阳

关，离恨天涯远。无奈云沈雨散。凭阑干、东风泪眼。海棠开后，燕子来时，黄昏庭院。（《全宋词·第一册》中华书局版第273页）

[49] 周邦彦作《烛影摇红》词：芳脸匀红，黛眉巧画官妆浅。风流天付与精神，全在娇波眼。早是萦心可惯。向尊前，频频顾盼。几回相见，见了还休，争如不见，烛影摇红，夜阑饮散春宵短。当时谁会唱阳关，离恨天涯远。争奈云收雨散。凭阑干，东风泪满。海棠开后，燕子来时，黄昏深院。（《全宋词·第二册》中华书局版第629页）

[50] 张抡作《烛影摇红》词：双阙中天，风楼十二春寒浅。去年元夜奉宸游，曾侍瑶池宴。玉殿珠帘尽卷，拥群仙、蓬壶阆苑。五云深处，万烛光中，揭天丝管。驰隙流年，恍如一瞬星霜换。今宵谁念泣孤臣，回首长安远。可是尘缘未断，漫惆怅，华胥楚短。满怀幽恨，数点寒灯，几声归雁。（《全宋词·第三册》中华书局版第1410页）

我的父亲刘天华

刘育和

我的父亲刘天华先生是我国“五四”时期涌现出来的卓越音乐家。他的创作乐曲共有十首二胡曲、三首琵琶曲及一首丝竹合奏曲，七八十年来一直盛行，被推崇为中国近代音乐的经典作品。

新中国成立前，在战火弥漫、交通阻隔、条件困难的情况下，无论是在解放区、国统区、沦陷区，还是在海外华侨区，刘天华的作品被人们自发地传递，手抄油印，不胫而走，各处都可以听到他的乐曲。新中国成立后，人民音乐出版社以多种版本出版了他的作品，仅这本简谱版，自1954年第一次印刷后曾27次再版印刷，共销49.55万册。

刘天华先生生于1895年，逝于1932年，他的一生正是我国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灾难深重的时期。当时，具有数千年历史、曾经灿烂辉煌过的中华民族音乐文化处在垂绝之危的境地。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时，刘天华先生16岁，正在常州府中学读初中二年级。学校停课时，他回到家乡，投入革命活动，参加“反满青年团”，并任团中号手。推翻满清政府后，“反满青年团”解散，学校复课。但他因父病多年，家庭经济困难，不能复学，便随哥哥刘半农到上海谋生，以原来在学校课外文艺活动中学习的小号考进“上海开明剧社”乐队。1914年，开明剧社在当局的压力下被迫解散，刘天华失业返回家乡，在华澄小学教音乐半年，后在其母校——常州府中学任音乐教师7年。期间，他在该校建立了民乐丝竹合奏团及军乐队，在当地极负盛名。1922年，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得知刘天华先生在音乐上的努力与成绩后决定聘其为“北大音乐传习所”的琵琶导师。刘天华应聘赴北京任教，几年后升为教授，续被女子文理学院、北平国立艺专兼聘为琵琶、二胡、小提琴教师，成绩出众，在北京工作共10年时间。

刘天华先生最初的音乐基础只有在课外文娱活动中学习吹奏的小号。

当时的中国尚无音乐专业教育，他最初接触到的音乐是江阴县城他家附近的“涌塔庵”中和尚进行的佛事演奏和孔庙举行的春秋丁祭；到后来县里举办的迎神赛会活动、大户人家举办婚丧喜庆的道场奏乐、沿街卖艺乞讨者的弹拉音乐；乡村中遇到的农民的拉唱，以及偶得机会见到的留学生带回来的钢琴或古琴演奏——刘天华听后，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些童年及少年时期的熏陶，对他日后的音乐创作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

刘天华先生自从17岁考进“上海开明剧社乐队”后，就决心将音乐作为自己终生的专业，并立志改进、发展国乐，他曾说：“中国人还是最喜欢自己的音乐，西洋音乐固有它的妙处，却不如中国音乐对我们那样亲切易懂，可惜现在的国乐地位那样低，没有人去重视和提倡，所以我要下番功夫，在国乐上做些工作。”（摘自其北平刘北茂《病中吟》的产生、命名及年代）。1927年，他为创办“国乐改进社”所写的《我对本社的计划》一文中再次写道：“改进国乐这件事在我脑中蕴蓄了恐怕不止十年，我既然是中国人，若然对垂绝的国乐不能有所补救，当然是件很惭愧的事。”他始终锲而不舍，以对祖国对艺术的满腔热情投入改进、发展我国音乐的事业之中。

当时中国没有音乐专业教育（直到1921年北京大学成立音乐传习所，正规的学校音乐教育才开始），在立志改进发展国乐后，他给自己制定了一条自学道路：无论中外古今、传统古典音乐与民间通俗音乐并重，理论知识与演奏实践并重，博学广纳，如饥似渴，而生活上一切精简，努力创造条件，尽其所能学习音乐。坚强恒毅，从未停止。

他走到哪里就学到哪里。在上海“开明剧社”时，他向乐队中的老乐师学习西洋乐器，除深造小号等铜管乐器外，又学习钢琴及小提琴。在江阴，他向各阶层的民间艺人学习民间音乐，向著名民间艺人周少梅学习二胡、向江南著名琵琶大师沈肇州学习琵琶。到北京后立即学习北方民间音乐、戏曲、三弦，收集各地民间音乐，又赴河南学习古琴，直到逝世前，每周还在上昆曲课，并且还在向天桥民众游乐场的民间艺人学习。他参加由民间艺人组成的民乐队的合奏，并听写记录他们的乐谱；他学习昆曲多年，能够和昆曲艺术家张口对唱。在理论方面，他对中国传统的律音学说进行了深入的学习研究，每学习一种音乐，他都精确细致地进行记谱整理。

在对待西洋音乐方面，他也同样的刻苦学习，深入研究：他28岁时跟从俄国名师托诺夫学习小提琴(后师从欧罗伯)，成为托诺夫最好的学生。他还可以演奏铜管乐器、钢琴等西洋乐器；他在逝世前，正计划准备开个人小提琴演奏会，请钢琴家老志诚先生(当时老先生是一位20多岁的青年，现任中国音乐学院钢琴系教授)为他弹伴奏。据老先生回忆：“刘天华小提琴演奏会节目中有门德尔松的《e小调小提琴协奏曲》，贝多芬《浪漫曲》等。”他还曾在“音乐传习所”萧友梅指挥的贝多芬交响乐中吹奏法国号。除演奏外，他还师从燕京大学音乐系主任——美国籍教授范天祥学习西洋理论作曲法。刘天华对西洋乐器的了解与掌握，属同时代人中精深者之一。刘半农先生在《书亡弟天华遗影后》中写道：“……说者谓中西兼擅，理艺并长，而又能会通其间者，当世盖无第二人。”张研田先生(台湾大学农学院院长)在《回忆天华先生》一文中写道：“大家都知道，天华先生是南胡、琵琶圣手，国乐专家，殊不知他对西洋音乐有极深的造诣。他曾师从曾任帝俄时代音乐学院院长、苏联聘请其回国任赤塔音乐学院院长而不就的著名小提琴家托诺夫学习小提琴，得其真传。可惜他的提琴造诣为其琵琶、南胡盛名所掩，世人多不知者。历史上多少人物政绩为文名所掩，或文章为政绩所掩，正与天华先生同一命运，并不足为怪。三个大学授提琴的先生有好几位，但选习天华先生提琴课的学生最多，这就是他在提琴方面成就之大的有力证明。”

当外国人聆听了他的音乐演奏会后，“叹言‘微此君，将不知中国之有乐!’”(摘自刘半农《书亡弟天华遗影后》一文)。外国唱片公司来约他灌制唱片，并邀请他出国演出，可惜他突患急性猩红热去世。他逝世后文学家胡适在挽联中写道：“心虑功苦，此才不易得；人亡琴歇，天道果无知。”

刘天华先生曾说过：“我学习西洋音乐，是为了中国音乐。”去世前，他曾说，“我学习小提琴，如同一个蜗牛在爬一棵大树，开始看不见树有多高多大，现在爬到可以看到树顶的地方了，因此我再学一年，打算停止，以后转向专攻作曲和整理中国音乐。”在国乐的领域中，他对民族乐器尽可能地理解和掌握，上至古琴和琵琶，下至唢呐和二胡，对民族音乐从乐器演奏到理论都进行了全面的钻研和实践。他始终坚持对民间音乐进行科学的记谱。他在《梅兰芳歌曲谱》的序中说道：“是以今日我国剧乐二界，欲进步必自有完备之乐谱始。而养成演员乐师读谱、

记谱之能力，亦为要图。当知今后学术界，必须事事科学化，事事精密确凿，方能有立足地。”他精确记录梅兰芳的歌曲谱，开始了改革中国戏曲记谱先河，使得戏曲乐谱(如《梅兰芳歌曲谱》)和民间音乐乐谱(如《吵子会乐谱》和《佛曲谱》)具有更高的精确性(梅兰芳歌曲谱已出版，《吵子会》、《佛曲谱》和按他的弹奏风格谱的《瀛洲古调》琵琶曲谱由于经济原因均未能出版，后原稿失散)。

刘天华边学习边投入国乐改进，活学活用。他一方面取国有精粹之本，一方面采纳外来音乐理论。

乐器研究方面，他走一条以西乐辅助国乐的道路。改革发展创新民族乐器：将琵琶改为十二平均律品位的乐器，将三个把位二胡在技术上扩大成能拉七个把位的乐器，丰富了二胡的表现力，使二胡从低微的地位一跃成为独奏乐器，成为我国民族乐器代表之一。他在家中与乐器工人一起制作了多种箫、笛，请他哥哥刘半农先生帮助计算音律，并了解西洋乐器的构造，试验改进中国吹奏乐器。他请乐器厂试制古代的箜篌、新疆少数民族冬不拉，设法收集古代埙、铜制号角、人皮鼓等乐器。他工作严谨，亲自参与改革，每一件新制十二平均律琵琶出厂时，都亲自为新乐器定品位。

刘天华组织号召更多的人参与推动改进国乐的社会活动，在《缘起》一文中他说道：“国乐之在今日，有如沙里面藏着金，必须淘洗出来，才能有用……我们认这事为艺术界的大事，非少数人所能举办，必须要联络全国同志，一致进行；我们打消门户之见，大家合力工作，已救此国乐残生。”早在常州教学时，他曾利用暑假在江阴组织过两次暑期国乐研究会研究丝竹合奏，并动员名师们尽量把自己手中的名曲传授给下一代。1927年在北京，他创立了国乐研究组织——国乐改进社。改进社开始时就设立在他的12平方米的书房兼授课室内。后来搬了家，房子较宽敞，在家中有了一间国乐改进社专用的办公室。当时，国乐的社会地位低，国乐改进社成立时，三十多位社员中大多数是刘天华的学生，其中只有两位古琴家和一位音乐教育家。后来又有多位音乐名家成为名誉社员。在改进社成立四年之后，当国乐改进社所创办的《音乐杂志》第十期出版时，刘天华先生却遗憾地离开了我们。自此，国乐改进社解散，未能进行下去。此乃民族音乐发展史上的一大憾事。

刘天华生活在苦难的时代中，他写道：“音乐对于人类有绝大的功

用……我国近年来最没有长进的学问要算音乐了；虽然现在也有人在那里学着西人弹琴唱歌，大都还只是贵族式的，要说把音乐普及到一般民众，这真是一件万分渺远的事。而且一国的文化，也断然不是抄袭些别人的毛皮就可以算数的。”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到，刘天华要让音乐为人民群众服务。在当时国家民穷财尽的时候，他写道：“有人以为胡琴上的音乐，大都粗鄙淫荡，不足登大雅之堂，此诚不明音乐之论。要知音乐的粗鄙文雅，全在演奏者的思想与技术，及乐曲的组织，故同一乐器之上，七情俱能表现，胡琴又如何能例外？”

“胡琴当然不能算作一件最完美的乐器，但也不如一般鄙视它的人想象之甚。我以为在这样音乐奇荒的中国，而在适值民穷财尽的时候，不论哪种乐器，哪种音乐，只要能给人们精神上些许的安慰，能表现人们一些艺术的思想，都是可贵的。比如吃饭，能吃大菜故好，不然，窝窝头也可果腹；比如行路，穿得起皮鞋故好，要没有，草鞋也一样可以走得，并且在今日的中国或者窝窝头与草鞋的用处比大菜、皮鞋还要大些。所以，我希望提倡音乐的先生们，不要尽高调，要顾及一般民众，否则以音乐为贵族们的玩具，岂是艺术家的初愿。”

琵琶、古琴属于我国数千年来高层次的传统乐器，二胡和琵琶的价格相差甚远，是几角和几百元的距离差价。在社会经济十分困难的时候，刘天华选择了二胡——这件在当时中国地位最低下，但最易于普及的乐器来为它创作乐曲。同时他也选择了琵琶进行创作和乐器改进，使这件雅俗共赏的乐器有更大的发展。刘天华的创作道路思想是要使人民大众得到艺术的享受和精神的安慰，同时也是为了挽救振兴国乐，使之立足于世界艺术之林。

刘天华在从事音乐事业的短短二十年里，对中外古今凡与音乐有关的领域，无论是高雅的还是通俗的，传统的还是民间的，理论的还是技法的，从演奏、作曲到乐器都做了深入全面的研究。

他所创作的乐曲都是自身的感受，忠实地表达了他在那个时代的忧国忧民之痛苦，以及奋斗的决心和希望，完全发自内心。他的乐曲中融会了中国民族音乐的精华，借鉴采纳了西乐的艺术手法。

刘天华创作乐曲并不是简单的民乐传统曲调的汇集，不是技巧的炫耀，而是融会并发展了民族音乐的特点与精华，使这些乐曲充满了民族性，它们与人民的心灵相通，表达出劳苦大众在生活中的痛苦、希望和

坚强不屈的斗争精神。这也正是他的乐曲为何深受人民群众喜爱的重要原因。

现在，这本曲集又要再版，若父亲有知，当含笑于九泉！

附录：刘天华先生及对民族音乐的改革家世与生活：我的父亲刘天华先生，生于1895年。1932年，当他37岁，正忙于在北京的大众化天桥杂耍场收集记录民间音乐时，不幸传染上猩红热，患病仅一星期后逝世。

我家籍贯是江苏江阴市。我的曾祖父刘汉是道光年间的“国学生”（清朝的教育管理机构及其最高学府名“国子监”，在那里就读的学生，称为“国学生”）。他在年轻读书时去世，曾祖母夏氏年轻守寡，没有儿女，从江阴三甲里（属今之张家港市）的老家，一个贫苦农民家里过继了我的祖父。祖父名刘宝珊，那时6岁，曾祖母把他带进城，送入私塾读书。由于曾祖父早逝，家道中落。起初曾祖母得到娘家父母的贴补，在她的父母去世后，无人贴补家用，孤儿寡母受到一些有钱有势亲友冷落歧视。曾祖母性格坚强，自力更生靠纺纱织布为生，并供养孩子读书。她对孩子说：“即使我们一旦穷得要饭，也要跳过这些人家的门口。”无论她的生活怎样拮据，也没把家里住的房子卖掉，一心支撑着这个家。房子位于江阴城内西横街49号，也就是后来父辈们出生和成长的地方。房子共有两进及一个约两亩地的后园。园内种有竹林、桑树、枇杷树等，在江阴城内算得上不错的房子。曾祖母夏氏去世后，伯父刘半农先生为了纪念她，曾将这所房子命名为“思夏堂”。1989年，江阴市人民政府将它建为“刘氏兄弟纪念馆”。

曾祖母含辛茹苦，饱受世态炎凉，她的思想及教育对后代影响极大。她教育儿孙要尊重体谅劳苦大众，做人要正直，有志气，刚直不阿，不随波逐流。这些家教培植了儿孙们（我的祖父和父辈）的思想品德，使他们在国家动荡不安之时，奋发努力、力求进步，以求对祖国作出贡献。

祖父刘宝珊先生是前清秀才，原来教私塾，后来主张新学，与江阴杨绳武先生一起创办“江阴翰墨林小学”。他的三个儿子刘半农、刘天华、刘北茂即就读及毕业于该校。

我的祖母是一个被穷苦家庭抛弃在冰冻河上的弃婴，她生下来不久，她的父亲就去世了，家中贫穷无力养活，在一个严冬的早晨，她被丢弃在冰冻的小河上。那天恰巧我曾祖母路过，看见这个孩子，充满怜悯，

抱起带回家中。后来她又设法找到了孩子的母亲，与之保持联系，并将孩子作为童养媳养大。与祖父结婚后，她生了三个儿子，即半农、天华、北茂先生。

祖父对儿子管教严厉。有一次，少年时代的伯父与父亲出去玩耍的时间长了，回来时兴高采烈，带回了在河边摸到的鱼虾。当时祖父已卧病在床，听见他们回来，隔着屋子叫他们说：“你们真能干，拿来给我看看。”孩子们立刻拿了捉到的鱼虾跑到父亲床前，以为会被夸奖一番，谁知祖父却大怒，把鱼竿折断，狠狠地罚了他们一顿。我的父亲幼年时在集市上买到一把纸筒二胡，带回家中，祖父见了大怒，抢过来将它扔在地上踩碎，他认为儿子喜欢这种叫化子拉的胡琴，将来没有出息。

伯父半农先生从小聪明出众，在学校的成绩总名列第一，父亲的学业却平常。祖父患肺结核病，卧床多年，家中经济非常困难，因此只想让伯父升学，不打算让父亲升学。但父亲坚持要升学。小学毕业后自己考入了常州中学，祖父只得同意。

1911年，父亲16岁，正在初中二年级读书。辛亥革命爆发，常州中学停课，他与伯父回到家中后，热情地投入革命。伯父到苏北清江革命军中担任书牋翻译工作，父亲参加江阴反满青年团，在团中任号手。清朝被推翻后，军阀袁世凯篡夺革命果实起来称帝，目睹当时政界的黑暗与混乱，父亲和伯父愤然离去回到家中。后因家贫无法升学，1912年父亲随兄到上海谋生，考入开明剧社。1914年开明剧社解散，回到江阴谋得华墅的华澄小学担任音乐教师工作。但仅半年，便因校长有个亲戚谋求该职而被辞退。

1915年祖父病危(当年父亲20岁)，按迷信旧风俗，谓家中办喜事可以驱赶邪气，使病人康复，遂将我的母亲接到家中。

我的祖父与外祖父是同窗好友，曾互为子女订下婚约。我的母亲生长在乡间，自幼丧母，10岁便担负看护弟弟、妹妹的责任。当时母亲21岁，夫家忽然提出要立即接去冲喜，对她来说很感突然，未来的丈夫是什么样子，一概不知，又没有亲生母亲倾诉衷情，恐惧与担心使她急得吐血，但男家已经安排，只得服从。

父亲方面，当时穷困失业，正处在不得志的时期。这两个互不认识、互不了解的青年被迫开始了他们生命新的一页。父亲初步观察，感到这位新人真正是个淳朴善良的姑娘，不嫌他家穷，不避肺结核的传染，诚

心诚意跟着长嫂(半农夫人)服侍公公，一切接近病人、有被传染可能的护理，妯娌二人都抢着干。

不久，公公逝世了(1915年春)。对这位乡村姑娘来说，紧张忙乱的生活告一段落，她有了时间定下心来观察她从小定下亲的男人。她发现这是一个失业、穷困，又身体虚弱的男人，并且竟然有一天上街花了两角钱买了一把竹筒子二胡回来，终日拉个不停。这件事受到邻里的蔑视及嫌恶，她自己也认为二胡是叫化子乐器，并且拉得叽叽喳喳，真是难听，不由得感到自己命苦，背着人私下流泪。后来，她想出一个办法，等父亲出门时便把二胡藏起来。但无论藏到哪里，砖头堆里、柴堆里、屋角、帐顶等等，父亲回来都能找到，并且也不生气，仍然我行我素，拉个不停。有一天，她实在忍不住了，就问道：“你为什么拉这个？这是叫化子拉的！”父亲郑重地回答道：“你放心，我绝不会成为叫化子！”后来日子长了，母亲观察他为人品德高尚，稳重、勤奋，拉二胡的声音也逐渐地好听起来，她心里得出一个结论：“他是好人，绝不是不三不四的人。”她萌发了爱他的感情。她想到：“他的身体多么虚弱，他需要滋补。”于是就下决心把自己从娘家带过来的私房钱一连买了八只鸡，煨成鸡卤给他吃。缺乏营养、身体虚弱、心境不佳的父亲，经过营养及调养，身体逐渐好起来。他感到有了爱和支持的力量。在母亲细心照料下，父亲身体逐渐好起来，并且后来一直都很好，能够担负起他那令人敬佩的恒毅和超人的工作量。

1915年秋天，父亲被聘为常州中学(他的母校)音乐教师，从此生活开始略为安定。

1915年，母亲作为冲喜接来，由于祖父病危，并未举行婚礼，至1916年母亲与父亲才结婚。1917年，婚后第一个暑假，他从常州回江阴时，请周少梅先生到江阴家中教二胡、琵琶。第二个暑假(1918年)，到南京从沈肇洲先生学习琵琶。第四个暑假(1920年)赴河南学习古琴。第五个暑假(1921年)，在江阴组织国乐研究会。第六年(1922年春)受聘于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任琵琶导师。自结婚后，他在家的时间很短，每次遇到暑假，他从常州中学归来，进门就把自己在暑假中要去学习的计划预先宣布，以使母亲有思想准备，免得在他临走时心里难过。但是，虽然他的时间那么宝贵，学习计划那么紧密，每次从外地回到家时，带回来的铺盖，都是洗干净了的。在家的时间也常常主动帮助母亲干家务。当时封

建思想仍在中国弥漫，但他丝毫没有大男子主义的习气。父亲待人平易、热情，无论对谁都无等级之分。例如，母亲回乡探娘家时，因路远需坐轿子，他对轿夫热情款待，同桌吃饭，临行送至大门口。尤其对待民间艺人，无论他们贫穷落魄、地位卑微，对他们都尊敬、热情地待如挚友。他与学生之间的感情也亲密无间，从不吝啬时间。父亲一生生活至简，所接触来往的朋友，仅是学生及音乐界同行。我的母亲朴实、豁达，能独立思考、明辨是非，能接受新思想、新事物，不被世俗偏见压服。因此，当她理解父亲之后，就在行动上积极给予支持。暑假中，父亲请周少梅先生来家教授二胡、琵琶，无钱招待，母亲把冬天的衣服送进当铺，以招待老师。曹安和先生回忆我母亲时曾说道：“刘先生和国乐界师友来往，师母总尽力招待，有时甚至借贷，从不吝啬。后来到北京创办国乐改进社时，常有社友、学生在他家吃饭，师母准备饭菜招待，从无怨言。

旧时代的女孩常无名字，母亲在家排行老大，家里人就叫她阿大。结婚后，父亲请伯父半农先生给她起个名字。伯父对这位弟妹在大家庭一起生活一个阶段之后，有所了解，于是提起笔起了个名字尚真，父亲喜形于色，连连说：“起得太高了，起得太高了！”（父辈在江阴时过大家庭生活，在北京后，各自独立成小家庭）

父亲在常州中学教书时，组织起了学生课余军乐队及丝竹合奏队，因为演得好，受到称赞。每当常州有公共活动场合时，乐队常被外界请去参加演出。他的名声渐渐传开，因此有外校请他兼课，月薪增至80元。这时他的一个学生吴干斌考取北京大学，将父亲推荐给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决定聘他担任北大音乐传习所琵琶导师。工资每月40元。1922年春，伯父半农先生在国外留学，父亲写信告诉他这个消息后，伯父写道：“余得书狂喜，知其艺必将大进也”（见《书亡弟天华遗影后》）。这时父亲已有我们三个孩子（育毅5岁，育和3岁，育明1岁），北京工资只有40元，较常州的收入少一倍，家里生活肯定要困难。母亲理解父亲的远大志向，于是便更加勤劳俭朴地治理家务，千方百计节省开支。我记得母亲在煤油灯下为我们兄妹三人做鞋至深夜；我们的衣服都是穿好多年，开始做得又长又大，先缝短，然后逐渐放大放长；我们的饭菜常常是蒸干茄皮或咸黄鱼头，如果遇到了一条鲜鱼上桌，吃了一面，弟弟想翻过来再吃另一面，哥哥就要哭了，因为他懂事了，舍不得吃。

父亲对母亲的爱在心中升华，有时更具有浪漫的色彩。他到北京的最初三年(1922—1925)，母亲还留在江阴。在母亲生日那一天，他约了几个学生一起到住所吃饭，大家就座以后，他在自己座位旁边放上一份碗筷，说：“今天是你师母生日，我表示向她祝贺。”

母亲本不识字，结婚后拜一位亲戚为师。在老师的指导下，学会了看书、读报、算账、练字。到北京后，父亲一度曾教她扬琴，但因家务繁重未学成。父亲在创作乐曲时，有时演奏给她听，遇到犹疑不决的地方，还征求她的意见。父亲希望通过母亲来检验乐曲是否深切达意、雅俗共赏。母亲也经常认真谈出自己的体会，希望能助他一臂之力。两人有时切磋琢磨到深夜。母亲长寿，94岁仙逝，生前曾对我们说：“我死时，你们不要哭，你们只要放你们父亲常拉的二胡曲及小提琴曲Souveris(纪念曲)给我听。”

父亲到北京半年后(1922年秋)，萧友梅先生介绍他到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担任国乐课(北平女子文理学院音乐系的前身)，1926年萧先生又介绍他任教于北平艺术专科学校。这时，他除琵琶、二胡外，还担任小提琴课。由于教学成绩及能力的增长，几年后即被提升为教授。他同时在北大音乐传习所、北平女子文理学院及北平艺专三所高校教课直至逝世。

父亲所教女学生很多，帮忙家务的大娘对母亲说：“先生与女学生在书房里，坐在一张桌前，膝盖对膝盖，一弹就是一两个钟头，你怎么肯的？”母亲把这话告诉父亲后，父亲坦然回答道：“我除了教琴外，别无他意。”过了一分钟他又笑道，“我若是像她所想那样，我就不是刘天华了，也没有今天了。”父亲有一天同母亲到北京中山公园去看一位留日女画家的画展。在回家的路上，母亲谦虚感慨地说：“像这样的女子才配做你的妻子。”当时父亲真诚地回答道：“这些，只要有条件学，就能达到，而你的心地善良是很难得到的。”父亲不是不重视美貌，他也帮母亲打扮得整齐好看。母亲是一个中等姿色的旧式妇女，与那些美貌而又知识高的女大学生差距很大，但她内心聪慧、善良，心地豁达，不虚荣，不主观，父亲真诚地爱她这些难能可贵的美。

有一次他们两人同去观赏意大利歌舞团在协和礼堂的表演，极为赞赏，回家时一路议论。过了几天，父亲忽然若有所思，过了一会，取下琵琶，一面弹，一面写，写成之后，第一个弹给母亲听，问母亲所得的印象是什么。母亲回答说：“这使我听了想起意大利歌剧中有跳舞的那

幕情景来。”父亲于是把它定名《歌舞引》。

父亲一生以超人的恒毅在改进国乐的艰途上奋斗，那时候，中国战火弥漫、政府腐败，音乐没有地位，尤其国乐更受人轻视。但命运给了他一个智慧知心的伴侣，他得到了许多艺术家未得到的家庭幸福。可以说，如果没有母亲对父亲的支持，就没有父亲在后来事业上的成功。此外，他如果没有一个在“五四”时期，为新文化运动战斗的勇士哥哥，他的艺术道路也不会这么宽广深刻。当父亲逝世后，叔父北茂先生在29岁的年龄，毅然决定放弃自己的英语专业，继承兄志，改攻二胡。自此坚毅用功，成为二胡演奏家、教育家，创作了百余首二胡曲，其中如：《汉江潮》、《漂泊者之歌》等曲在音乐演奏会上受到听众欢迎，被收入二胡专业教材。

百年来，动荡的中国有多少家庭与兄弟，有着截然不同的世界观，甚至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但是他们兄弟三人，在振兴中华文化艺术的奋斗中，不但加深了手足之情，并且在爱国主义道路上，志同道合，互相鼓励、互相扶持，建立起相隔无间的感情。

艺术道路

父亲幼年及少年时期，在江阴即已接触了民间音乐，我们的家离江阴城内的涌塔庵及孔庙很近，每逢庙里僧家举行佛事，孔庙的春秋丁祭，县里举办迎神赛会或大户人家办喜庆、做道场，遇有奏乐时，他总挤在人群里去看热闹。涌塔庵有一个小和尚，名叫澈尘，是父亲儿时的朋友。澈尘很聪明，会多种乐器，他和澈尘常在一起玩。父亲长大后，还结交了涌塔庵其他会吹奏的和尚，向他们学习民间音乐，并一起演奏佛曲。那时的佛曲有许多是由民间音乐串联改编而成。除此以外，当他到江阴西郊五里亭看望外婆时，也得到接触民间音乐及民谣的机会。他与哥哥半农先生对这些民间文艺及音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们访问乡村的民间艺人，聆听、记录他们的演奏。同时，江阴城内有位日本留学生郁咏春先生(北茂先生的岳父)能弹奏钢琴及古琴，他从郁先生处聆听接触到了钢琴与古琴。

1912年，父亲17岁，家境贫困，随兄半农先生到上海谋生，考进了上海开明剧社的乐队。开明剧社是一个话剧团，那时话剧被人称作文明戏，属于新文化运动范畴。当年剧场没有音响设备，开场、换幕、休息时采用乐队奏乐助兴，因而剧社附设了一支乐队。开明剧社的乐队以演

奏西洋乐器为主，在那里父亲得以广泛接触西洋乐器。他如饥似渴地向乐队的乐师们学习，除提高他在中学时学到的铜管乐演奏水平外，还学习了钢琴和小提琴。在开明剧社共两年(1912—1914)，这段时间内他决定了选择音乐为自己的终身职业，同时萌发了致力于改进国乐的想法。他从上海回江阴家中过年时，在家中感慨地说：“中国人还是最喜欢自己的音乐。西洋音乐固有它的妙处，却不如中国音乐对我们那样亲切而易懂。但可惜现在国乐地位那样低，更没有人去重视和提倡，所以我要下番功夫在改进国乐上做些工作。”(见叔父北茂先生写《〈病中吟〉的产生、命名与创作年份》一文)

1927年，国乐改进社成立时，他为国乐改进社撰写的《我对于本社的计划》一文中重申：“改进国乐这件事，在我脑中蕴藏恐怕不止十年了。我既然是中国人，又是以研究音乐为职志的人，若对于垂绝的国乐不能有所补救，当然是很惭愧的事。”

上世纪20年代的中国，音乐界的思潮主要形成两大派，一派是“崇洋派”，一派是“国粹派”。“崇洋派”拜倒在西方音乐文化之下，推崇西洋音乐的高尚、深刻及艺术性强；轻视国乐，认为太简单、低微，甚至提不上艺术性，与西洋音乐相差太远。他们认为音乐可以不分国界，主张中国可以全盘汲取西洋音乐。另一派“国粹派”则主张复兴“雅乐”，他们认为只有“雅乐”是中国音乐的灵魂与精华，发展中国音乐要复兴“雅乐”才有希望。

父亲不赞成我国音乐全盘西化，也不赞成复古。他说：“一国文化断然不是抄袭别人的皮毛就可以算数的，反过来说，也不是死守老法，固执己见就可以算数的。必须一方面采取本国故有精粹，一方面容纳外来潮流，从中西的调与合作中打出一条新路来，然后才能说得到‘进步’两个字。”(见《国乐改进社缘起》)

他到北京后第二年(1923年)，师从俄籍教授托诺夫学小提琴(除因托诺夫离京，改从俄籍欧罗伯先生学习一年多以外)，直到罹病逝世从未中断跟托诺夫上课。1923年他已经28岁，虽然在17岁时曾向开明剧社乐师学过些小提琴，但那仅是初步入门，甚至那一点入门到了托诺夫面前，反而成为基础方法不好的包袱。开始，托诺夫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曾对他摔过乐谱，但随后逐渐认识到这位中国音乐家并不简单，从而另眼看待。后来父亲成为托诺夫最好的学生。

张研田先生(台湾大学农学院院长)在《回忆天华先生》一文中写道：“大家都知道，天华先生是南胡、琵琶圣手，国乐专家，殊不知他对西洋音乐有极深的造诣。他曾师从曾任帝俄时代音乐学院院长，苏联聘请其回国任赤塔音乐院院长而不就的名小提琴家托诺夫(Tonoff)学习小提琴，得其真传。可惜他的提琴造诣为其琵琶、南胡盛名所掩，世人多不知者，历史上多少人物政绩为文名所掩，或文章为政绩所掩，正与天华先生同一命运，并不足怪。三个大学授提琴的先生有好几位，但选习天华先生提琴课的学生最多，这就是他在提琴方面成就之大的有力证明。”

父亲在逝世前计划开个人小提琴演奏会，曾约老志诚先生为其弹钢琴伴奏(当时老先生是位二十多岁的青年，后曾任北京师大音乐系主任，北京中国音乐学院教授)。事离现在已60年，据老先生回忆：“天华先生准备的节目有门德尔松的《e小调小提琴协奏曲》，贝多芬的《浪漫曲》等。”父亲28岁开始攻学被认为乐器中最难之一的小提琴，而且几年间赶上或超过了当时在北京被人推崇的小提琴家，这在小提琴的学习史上也是很少有的。正如他一生正规学习二胡、琵琶、古琴等乐器，只备有一个暑假，而所达到的成绩是少见的。

伯父半农先生在《书亡弟天华遗影后》中写道：“民十四，余东归，见天华小提琴亦登堂入室，即举在法所购一名厂小提琴赠之。七年以来，天华日与此琴俱，出则携此相随，入则操琴不去手，天华艺日益进，琴声亦日益美好，果天假之年，天华必兼此道名师，此琴亦必为世界珍品。”为了学好西洋音乐，父亲每日练习小提琴六七小时。同时在1927年开始与北京燕京大学音乐系主任范天祥教授(Prof. Wine)交换学习，范教他和声学及西洋音乐理论，他教范琵琶。

父亲一生对中西音乐都非常用功，勤学苦练、力求深广，反对只抓皮毛，并且说：“我学西洋音乐，是为了将来更好地整理中国音乐。”在他创作旺盛的时候，不仅是对西洋音乐最下工夫，也正是对中国音乐更加紧钻研的时候。

他逝世前不久，曾对我们说过：“我学小提琴，如同一个蜗牛在爬一棵大树，开始看不见树有多高多大，现在爬到可以看见树顶的地方了，因此我再学一年，打算停止，以后转入专攻作曲和整理中国音乐。”

父亲曾说：“声音纯真与精微，举世当推吾国第一，他日西方乐师必来吾国研究。吾人从事国乐者，勿自馁也！”对于这句鼓励学国乐者的

话，在他逝世后，送他的挽联中还有权威人士讥讽他“因有旧乐师之通习，是尚未深知西乐之发达，故有此言”。

父亲对国乐的热爱与信心从未动摇，无论是他在学习西洋音乐不多，或后来学得较多、成为北京三所高校的小提琴教授时，他始终以改进国乐，发扬国乐为目标，使“国乐能与世界音乐并驾齐驱”始终是父亲的目标及理想。

他曾发起、组织过三次国乐研究。第一次是1921年到北京以前，在江阴组织“暑假国乐研究会”，参加者大多数是当时他在常州中学所教爱好音乐的学生，如吴伯超先生(后曾任南京音乐学院院长)、储师竹先生(后曾是北京中央音乐学院教授)等，另外还请了当地民乐名家周少梅先生、澈尘和尚、黄致君先生等，研究的内容是二胡、琵琶、丝竹合奏、十番锣鼓等。他本人并在会上介绍了自己所创作的《病中吟》及《月夜》初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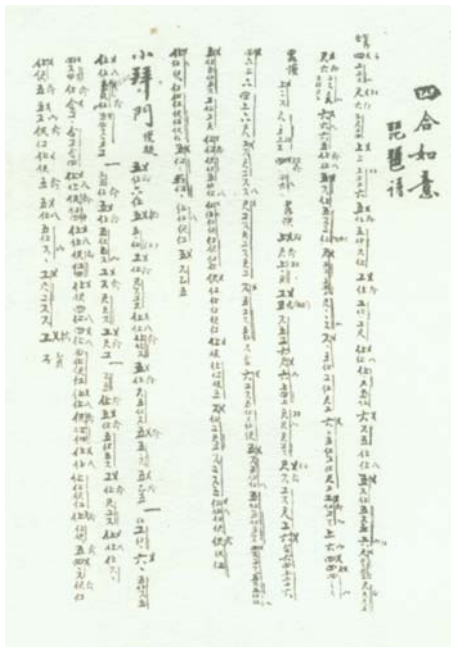
第二次是1925年暑假。那时他已经到北京工作三年，趁暑假回家探亲时又在江阴组织了一次国乐研究会，邀请了澈尘和尚、赵剑候、凌纯声等国乐界教师们参加。在会上他提出：“我们搞国乐的人态度应该很忠实地教学生，把曲调推广出去，使很多人能学好，这样做才能把国乐流传下去。”他组织这次国乐研究会，提醒名家们要高瞻远瞩，把国乐的精粹，自己手上的名曲推广流传。正如他后来在1927年为国乐改进社撰写的《缘起》中所言：“现在可做模范的前辈大师一天少似一天……我们看了这种状况，心上不禁栗栗危惧……”的心情。第三次组织国乐研究，是1927年在北京组织创办“国乐改进社”。“国乐改进社”较之前两次在江阴组织的“暑期国乐研究会”规模大、计划长久。他在国乐改进社《缘起》一文中呼吁：“国乐之在今日，有如沙里面藏着金，必须淘洗出来，才能有用。”“我们认为这是艺术界的大事，非少数人能举办，必须要联络全国同志一致进行。我们应该打消门户之见，大家合力工作，以救此国乐残生。”

“国乐改进社”正式成立了，他在《我对于本社的计划》一文中表示自己的心境写道：“现在有许多同志来组织这个‘国乐改进社’，虽然还是呱呱坠地，算不定他的终身，可是有了芽，总有开花结果的希望，所以我虽然在四海穷困的当儿，也不免破涕为笑。”

“国乐改进社”的条件非常困难，如他在《我对于本社计划》中写：

“万事非钱不行；我们社里既没有基金，又没有收入，只靠我们几个穷书生掏腰包，又加以这个年头儿，能掏得出多少！那么在这人才、经济两缺的情况下，有什么预算、什么计划可拿出来发表呢？还是干脆不说吧！而我们的诚恳与精神，也就跟着这物质上的缺乏同归乌有么？这当然是不能的。既然不能，就得从无可计划中打出一条有计划的路来。”

现把当年刘天华先生在《我对于本社的计划》一文中，计划急办的几桩事在经济方面解决的办法摘出来看一下：



刘天华手稿

1. 刊印《音乐杂志》：经费未必有富翁们肯捐助，即由社员们自行想法。
2. 设立研究部：分别设立研究部。至于经费一层想由研究的人分担。
3. 保存古乐会：经费问题，就是请乐工来的指导费。此项我拟请喜欢加入研究的人分担一部分，其余由募捐方面着想，但不知能不能不碰钉子。
4. 音乐演奏会。
5. 国乐义务教育：每逢暑假进行，由社员担任，不收学费，不给薪水，办公费则由日常经费内支出。
6. 乐器制造厂：由社员中集股先设一小规模的厂，从事制造与改良。
7. 名奏蓄音：此为保存现有国乐的最重要问题，但所需经费亦属最

大，而工作与手续也最困难，现在虽有此想，尚无妥善办法。最后他不得不说：“我这笔柴米油盐账，到此暂行打断”。接着又说道，“论理，这种整理国乐的工作，哪里该人民组织团体去做，该是政府的责任。它早应立出正式机关去办理——如日本的邦乐调查所、土耳其的国乐调查所等。我本想写一篇意见书来讨论这件事，后来一想，现在国内政府如此之多，可是哪一个能注意到这件事的，还是省说废话吧！”（现把国乐改进社当时订的规章制度，计划的全文附于本书内，供参考）

1927年“国乐改进社”成立后的社址设在父亲的书房里，小小的一间屋子是他的练琴室、课室及会客室。“国乐改进社”成立后，又兼起国乐改进社办公室。1928年我们搬家到一所大一点的房子，大阮府胡同27号，这是一个三合院（北屋、西屋、南屋，没有东屋），“国乐改进社”办公室设在南屋的一大间里（按北京房子规格，三间打通的一个大间），聘请了一位文书，抄写国乐改进社《音乐杂志》的稿件、曲谱等，后来这间屋子同时又利用为“乐友社”售货点。“乐友社”是父亲赞同、师生大家筹资入股的内部售货点，由刚从法国留学归来的提琴家罗炯之先生直接与法国琴行购订书谱与乐器，解决学生们当时既缺乐谱又缺乐器、价格昂贵的问题，因为当时北京只有“中华乐社”一家出售乐器的商店，价格较贵、货色不全。

维持“国乐改进社”的生存和进行工作万分困难，例如父亲向国乐改进社执行委员会提议举办夏令音乐学校的意见，就未能实现。其他一些拟办的计划都成泡影，成功的只是出版了《音乐杂志》。《音乐杂志》原计划每月出一期，但只做到前三期按期出版，以后不得不拖到几个月出一期，以致到第九期出版后至第十期时，中间相隔一年。困难的难产儿——第十期印刷竣竣之后送到“国乐改进社”办公室时，父亲刚刚去世，令人感到分外的悲哀与寂静，如果父亲活着，无论如何也会快慰，同时又要思考如何为下一期而奋斗了。

印刷出版杂志，筹集资金越来越困难，应承印刷杂志的是“大北印刷局”，老板是江苏人，与我们同乡。记得父亲曾请他们全家（夫人及孩子）来我家做客，为了使老板讲点交情，答应当印刷杂志的资金没有筹足时，允许先开印，俟后再陆续将款还清。

由于发起者、组织者，惟一的中心推动力量天华先生的突然逝世，“国乐改进社”随之夭折。

自“国乐改进社”成立的三五年间，父亲在创作、教学、练琴、开演奏会、灌唱片、收集记录民间曲谱、翻译《和声学其理论与实际》(E. Pout著)、《曲调配和声法初步》(J. E. Vernham著)，以及主持“国乐改进社”事务等等之余还写了《国乐改进社缘起》、《我对本社的计划》、《〈改进操〉说明》、《向本社执行委员会提出举办“夏令音乐学校”的意见》、《〈除夜小唱〉、〈月夜〉的说明》、《代程君朱溪答胡君瓠芦函》、《梅兰芳歌曲谱序》等，简练明确地叙述了他的艺术思想、观点及道路，并且令人感到最可贵的是他的文字与实践的一致。虽他所拟的国乐改进社的计划推动困难，但他自己仍一如既往，一点一滴地、单枪匹马地坚持、奋斗、实干。那个时代音乐艺术不被政府及社会重视，且使音乐界内部，也是国乐界的地位卑微，趾高气扬的是西乐。《刘天华先生纪念册》一书中，登载父亲书写的八个字：“抱朴含真，陶然自乐”。并附有编者刘半农先生的旁注：“先生不事笔墨，偶作此书，亦颇有意致”。我追随伯父的编者注，忆起母亲曾对我说过：“后期学生十分拥护爱戴你的父亲，引起系主任的猜疑，以为学生或许会推举你的父亲为主任。”父亲觉察后，真诚地对主任说：“我绝不做主任！”他指着书桌上的一堆书及琴说，“我的心及志全在这儿。”我思考父亲书写陶渊明的诗句，是借以倾诉自己的心志，表达对改进国乐的真诚坚定，不怕现实的困难与压力的精神。因此父亲是胸无私意、陶然自乐的。

关于改革记谱法

刘天华先生在《梅兰芳歌曲谱》一书的“序”中指出，过去由于记谱法不完备，使古乐失传。当年我国民间一般采用耳听口授教学法，即使名派大师也只有简陋的管色字谱(即“工尺谱”)。父亲主张使用五线谱，逐渐淘汰管色字谱。他在琵琶曲《改进操》的说明(国乐改进社《音乐杂志》第一期)中写道：“只因管色字谱的简陋，不能充分表达作者的意思，而五线谱又非今日弹琵琶者所习用，不得已就两种并用。至于管色字谱的不堪十分改良，在此过渡时期又不能遽废的理由，谅稍明中西音乐者类能知之，毋庸多说。”

当时国乐界没有人用五线谱，如果不顾及过渡，突然用五线谱记谱，恐会造成拔苗助长，不但不会助长国乐的改革与发展，反会造成使习惯用管色字谱的人难以理解、畏葸不前。在他用五线谱发表的创作曲中，我们可以阅读到较详尽的乐曲全貌；同时使国乐与世界音乐记谱法

沟通。但为了过渡，他也把管色字谱略加改进，写道：“管色字谱的左方，加上的许多直线，是用以表示时间的长短的。因为要它易于了解而省些麻烦，所以完全仿照简谱的方法写的，不过把它改横为直罢了。”

父亲在他编的《梅兰芳歌曲谱》的“序”中写道：“乐之有谱，犹如语言之有文字。道义学术之得以流传久远者，文字之功也。我国音乐，肇自羲农，盛于有周，滥于唐宋，渊源不可谓不远。然羲农之乐固不得而闻，即唐宋之乐，亦为渺无稽考。何者，记谱法之不完备也。我国古乐未尝无谱，然如唐之卷子本幽兰谱，朱子仪礼经传之十二诗谱，姜白石之词谱等，或仅备律目，或只载简字，谱不足以赅乐，徒费考古家之周章，于事实无补。近代所出琴谱昆曲谱等，记谱已较详，而缺点尚多，欲藉以流传久远，势所不能。盖乐有高低轻重抑扬疾徐之分，必其谱分析微茫，丝丝入扣，方为完备，而旧谱均不能也。今国乐已将垂绝，国剧亦濒于危境，虽原因不一，而无完备之谱，实其致命伤。设记谱之法早备于往日，则唐虞之乐，今犹可得而闻，广陵散又何至绝响。以皮黄言，今日习须生者，不曰宗谭，便曰宗汪。然而绝似谭汪者，百不获一。即偶有之，同道中亦不以谭汪相许。何哉，无谱以为佐证也。”“且人尽一生之力研究一种艺术，能有创造与否，实未可必。设其有之，而令创造者及身而绝，宁不可悲。昔米喜子、张二奎、程长庚、余三胜等，一生创作甚多，年月悠久，遂至悉与其人之白骨同朽，此艺术界莫大之损失也。”他又写道，“故欧西作曲家，咿唔斗室，一纸谱成，各国乐坛便可发其妙响。我国乐剧二界，尚有行其耳听口授之盲教育者。欲谈进步，不亦难哉。”“当知今后学术界，必须事事科学化，事事精密确凿，方能有立足之地。若云戏是乱弹，乱弹便了，则剧乐二界之前途必暗淡到底也。”

父亲一直用详细记谱抢救民间音乐，当1917年他拜著名民间艺人周少梅先生学习二胡、琵琶时，周先生采用耳听口授教学法，演奏时凭记忆与即兴演奏，每遍都不一样，当精神好的时候，才有精彩的花腔拉出来。父亲请他住到自己家里，一边跟他学，一边想方设法等待他拉得好的时机，当场记录下来，此后周少梅在无锡、苏州一带教学生时，就有了乐谱。并每对人说：“这是刘天华给我记录的。”

1918年暑假，父亲到南京从沈肇州先生学习琵琶。沈先生是崇明派琵琶大师，江苏教育厅曾出版他编的《瀛洲古调》管色字琵琶谱。父亲

到南京后，用一个暑假跟沈先生把一本《瀛洲古调》学完，后来又多年在自己持续地练习及教学中形成了自己的演奏并详细的记谱，可惜这本他费了多年心血的手稿，生前未付印，逝世后遗失。

父亲不仅对前辈大师、高手演奏的曲调尽量收集、记录，同时对一般民间音乐也尽量收集记录。他在江阴时经常到涌塔庵与和尚们一起演奏佛曲，收集记录佛曲，到北京工作后，回江阴探亲时仍如前。逝世前，他曾想出版一本多年来收集的佛曲，但未得付印，逝世后，稿件失散。在北京时，他曾把走街串巷，带着猴子、小狗、小白耗子的杂耍艺人请到家中与他们一起演奏，并记录他们的曲调。又到北京最大众化的天桥杂耍场收集记录民间音乐及民间锣鼓点，本准备出版一本“安次县吵子会乐谱”，也未及出版，逝世后，同样失散。萧伯青先生在回忆父亲的文章中曾写道：“刘先生收集民间小曲调，曾邀请书场中弹三弦的老师傅每周来家里一两个晚上，每次记一两首小调曲谱。每记一曲，他对曲中的小曲折、小加花，或小停顿处都特加注意。高下轻重、抑扬顿挫，都毫不含糊地记在谱上。为了准备资料，他巨细不遗，记下再说，即使小曲小调也照录不误。有一天晚上到他家去，正赶上那天记录‘月影儿出来照树梢’一段，他反复听记其中的衬字花腔。”

父亲有时在家里记录名家的器乐演奏，戏曲或说唱音乐的唱片，因为当时一些名师虽出了唱片，却无精确的记谱，所可惜的，他收集记录的曲谱，得到正式出版的只有《梅兰芳歌曲谱》一书，梅先生在该书“序”中写道：“……先生……于音律析究，尤能入微。每自按梵乌林（即：小提琴），以代胡琴。试辨工尺，常至夜分，反复推求，不厌烦屑。凡百余日，始得竣事。信为贯通中西之新制也……然深知先生所以肯致力于此者，将以此验国剧西乐沟通之难易，为我国歌词辟一坦途，而非徒所以荣宠兰芳个人之游美也。”

天华先生自己的创作曲，在国乐改进社《音乐杂志》上发表时，由于经费困难，篇幅有限，用两种乐谱发表的仅有二胡曲：《除夜小唱》、《月夜》（《音乐杂志》第二期）、《闲居吟》（《音乐杂志》第四期）及琵琶曲《改进操》（《音乐杂志》第一期）。其他二胡曲《病中吟》（《音乐杂志》第八期）、《光明行》（《音乐杂志》第十期），琵琶曲《歌舞引》（《音乐杂志》第九期）、《虚籁》（《音乐杂志》第七期）均以工尺谱发表。

他的全部创作曲为10首二胡独奏曲，3首琵琶独奏曲，1首丝竹合奏

曲及47首二胡练习曲，15首琵琶练习曲。在他逝世后由他的学生们整理，译成五线谱与工尺谱一并全部刊登在《刘天华纪念册》上。

记谱法在西方也是由简陋逐渐向详尽发展。例如巴赫(J. S. Bach)的记谱比他们前时代的作曲家详细，而以后作曲家记谱又比巴赫详细。巴赫以前时期，和弦只用标记，没有写下具体的音。巴赫时期，对和弦具体写下每一个音，但在装饰音、加花音上常仍用符号标记。同时对乐曲的速度、表情、奏法等记写也常较疏简。因此，后来的演奏者一面对于作者本人明确写下的非常尊重，不妄加改动，一面对那些只写下标记或符号，没有具体写下音符的装饰音、加花音，以及奏法、表情等记写较疏简处，则加以详细注释，从而形成不同的注释版本。但如果将作者写下的加以变动，即被认为是一件非常严肃的问题，哪怕仅改动了一个音或一处节奏也要注明原谱如何，改动如何，持这种态度，才被认为对作者、对读者严肃负责，才被认为是有价值的版本。随着记谱法越来越进步及详尽，演奏者对待近现代作品，皆抱着尊重作者，根据原谱不加改动，力求从乐谱深入理解乐曲的内容及风格，进行再创造，已成为现代演奏风尚及评论的标准，不同于记谱简陋时代，评论一个大师，一个演奏流派的艺术水平是根据他在简陋的乐谱上进行的添加发挥的艺术水平。有一点要说明，如果是改编，情况不同，改动的范围就宽阔多了，如在乐曲组织、乐器的更换、乐器的组织规模及将单音配复音等。但变动虽然可以很大，仍然有原则，即要尊重原作的音乐素材、内容、精神面貌与风格，才被认为是好的改编作品，并且也用科学记谱。

刘天华先生努力实践科学精确地记谱。他的创作曲记谱详细，经过他本人定谱。因此演奏他的乐曲，宜按照对待近现代乐谱的态度来进行再创造。

以上所写是指严肃的再创造，至于其他流派就不在此讨论了。例如，有将贝多芬的乐曲片断改为轻音乐，有将世界名曲片段采用即兴手法演奏等等。

改革二胡与琵琶

1922年父亲受聘为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琵琶导师。他抱着一团希望到达北京，但到京后被通知任琵琶导师的同时要兼任庶务工作。他自己形容当时得到这个安排后如一盆冷水泼在头上。但他意志坚强，无论庶务工作怎样忙，下班以后到夜晚更加发奋用功。没有多久，他的琵琶课

受到学生的欢迎。后来萧友梅先生介绍他到北平高等女子师范学校音乐系、北平艺术专科学校音乐系担任国乐课。在教授琵琶的同时，他将二胡创始为音乐系的一门专业课，奠定了现代二胡学派。

关于二胡，父亲在《〈除夜小唱〉及〈月夜〉的说明》中写道：“有人以为胡琴上的音乐，大都粗鄙淫荡，不足登大雅之堂。此诚不明音乐之论。要知音乐之粗鄙与文雅，全在演奏者的思想与技术及乐曲的组织，故同一乐器之上，七情俱能表现，胡琴又何能例外？”他又说道，“胡琴当然不能算做一件最完美的乐器，但也不如一般鄙视它的人想象之甚。我认为在这样音乐奇荒的中国，而又适民穷财尽的时候，不论哪种乐器，哪种音乐，只要能给人精神上些许安慰，能表现人们一些艺术的思想，都是可贵的。譬如吃饭，能吃大菜固好，不然窝窝头也可以果腹；比如行路，穿得起皮鞋固好，要没有，草鞋也一样可以走得，并且在今日的中国或者窝窝头与草鞋的用处比大菜、皮鞋还要大些。所以我希望提倡音乐的先生们，不要尽唱高调，要顾及一般的民众，否则以音乐为贵族们的玩具，岂是艺术家的初愿。”

二胡经他改革后，把仅限于使音区翻高一均或两均的简单三把演奏法，发展到七把，与小提琴相比，达到了小提琴把位的极限。同时因他结合各把音色特点进行创作，丰富了二胡的表现力，使二胡从低微的地位一跃为独奏乐器，成为我国民族乐器代表之一，在国际上也产生了影响。再者，由于二胡价格便宜，在老百姓中有广泛的基础，经过这种改革与发展后，二胡音乐艺术在老百姓中更为普及。

1926年他着手改革琵琶成为十二平均律乐器。他设计了把传统琵琶插上灵活装卸的半音品位。弹十二平均律乐曲时可以把半音品位安上，如不用时可以卸下。这样设计是为了使弹奏传统琵琶者易于过渡，逐渐接受十二平均律。他请求半农先生帮他搞音律计算，半农先生成功地完成了琵琶定位等乐律计算法，帮助他设计创制了作为十二平均律乐器的琵琶。

父亲逝世时，家中还存放着一捆长短不齐的管子，这是他遗留下来想改革中国吹管乐器的管子。1922年他写信给在巴黎留学的哥哥半农先生，询问西洋管乐器乐律计算法。半农先生经过大量研究，一年多以后，给他写了复信，回答了他的问题。他在乐器改革上的努力，一直得到半农先生的支持。“他们都具有改革创新的思想。刘半农一生首倡收集民

谣、民歌、俗曲，并主张建立‘蓄音库’，收蓄流行的俗曲、旧乐，这和刘天华保存古今音乐，名作蓄音，收集各类曲谱、民歌的主张是一致的。从刘半农旁及音乐的过程和刘天华音乐改革思想的形成，可以说，刘半农的音乐活动和刘天华的事业紧相连，刘天华的音乐思想和刘半农的文学、美学思想密切相关”（刘立新《刘半农的音乐建树》）。

有一件有趣而令我难忘的事。有一段时期，每至星期日上午，我们家常来一位客人。当他来时，我感觉父亲总是起得比平时早，并看出是在等他。这位客人喜欢吃大蒜，而我们家是南方人，不吃大蒜，嫌有气味。幼年不懂事的我，以为这么难闻的蒜味，父亲不会留他久坐。谁知这位客人来了以后，他们两人关在屋里，一个钟头、两个钟头过去了，常常到四个钟头才送走客人。原来那人是北京琉璃厂文兴斋乐器店的老板兼老乐工。父亲与他一起探讨有关琵琶、二胡的结构音响等问题，并共同研究制作了古代的箜篌和一部分少数民族乐器。父亲曾说，想将二胡改为四根弦，惜未完成而逝世。

父亲除具体实践改革，还关心乐器工人产品的提高。萧伯青先生回忆写道：“琉璃厂有一家文兴斋乐器店与刘先生很熟识。北大、艺专、女大三校学中国音乐的学生买二胡、琵琶，都找这家乐器店。店中做成一个新琵琶之后，都由一位学徒工人抱着琵琶到刘先生家里来，请刘先生定音。刘先生聚精会神对每一个品位都十分认真，要求音准，一点不含糊。哪一个品位粘得不准，就要扳下重粘改正。一个琵琶要费两个多小时才能粘完……1950年，我偶过琉璃厂见道北挂着文兴斋的招牌，便走进去看看。那年轻的徒工早已是中年人，还仿佛认得我。一谈起刘先生，不胜唏嘘，称道刘先生生前是如何热心帮助他们。

父亲一直探讨琵琶的音响问题及二胡的弓、马及蛇皮如何能在天气变化下不受影响。最近听到一些二胡演奏家说：“几乎有1/4拉二胡的时间，用在收拾整顿自己拉的那把二胡上。”近年用钢丝弦后，虽在音响上进行了推动，但仍存在很多其他实际问题。保留优点、改革缺点，使乐器构造更科学化、现代化，这是一个非常艰难而需要集中力量研究解决的问题。

乐曲创作

文学家巴金说：“伟大的作品，实质上都是自传性的。”这句话用在父亲的作品上，我感到是合适的。他的作品之所以感人至深，是因为乐

曲非常真挚、深刻地反映了他的内心世界。他的作品出自肺腑，不是以第三人地位客观抒情的描写，因此有很大的感染力。

他生活在20世纪初至30年代初，正是我国辛亥革命时期，军阀混战、北伐、内战，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的时期。中国人民在水深火热中挣扎，国家沦亡迫在眉睫。那时，许多知识青年，包括父亲在内，在五四运动先进思想的影响下，都抱有爱国、反封建、反帝国主义、要求民主、主张科学和追求进步的思想。当时他立志以音乐为职业，并怀有挽救改进国乐的抱负。这种抱负遭到崇洋派的蔑视，国粹派的讥讽，并且政府歧视音乐教育，这一切使他极度愤懑与苦闷，但同时又怀着万分坚定的信心，奋斗不懈。这种处境与意志，正与当时中国广大人民群众在国家沦亡危急之时的极度痛苦与努力振奋的思想感情相吻合。因此他写出了自己真挚内心的同时，也写出了他在艺术道路中所追求的，即《国乐改进社缘起》中所说的“创造出表现我们这一代的艺术”。

《病中吟》(1993年获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华人20世纪音乐经典作品奖”)

创作《病中吟》旋律初稿时(1915年)，他正是一个20岁的有志青年，处在贫病失业境地。国难家愁使一个有志者痛心愤慨，产生了人生将往何处去的思索与追寻。曲式吸取了西洋三段体形式，曲意表达了一个有志者在逆境中的内心痛楚及要坚决奋斗的意志。曲尾简短而有力地把两个主题概括成一句，用八分音符把B段情绪加紧达到顶点，突转入A段素材，简括结束在宫音，表达出虽然苦难，仍决心奋斗的意志。

在文化大革命中，《病中吟》受到一些人的批判。他们从标题臆断内容是消极的、悲观的，或甚至误解成是病痛的呻吟。把“吟”作为“呻吟”解释。这首二胡曲最初起名《胡适》，意思是人生去往何处?!但因《胡适》与文学家胡适的名同，后改为《安适》，但又怕被误解为“安逸”，最后，定名为《病中吟》。

1982年，在刘天华先生逝世50周年纪念会上，方堃同志(中央音乐学院前附中校长，北京音协副主席)发言说：“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大后方，刘天华创作的乐曲受到群众欢迎，大家手抄油印。我本人一面宣传抗战，唱抗战歌曲，一面拉奏刘天华二胡曲，两者使我得到精神上的鼓舞与安慰。自己曾举行了刘天华二胡曲独奏会，很受欢迎。”他又说，“为什么刘天华的作品那么受欢迎呢，因为当时抗战情况确实非常艰苦，战争不

知何年何月才能胜利。《病中吟》曲表现的痛苦是事实，但同时含有坚强奋斗的意志激励着人们，它给人们艺术的享受、精神的安慰、奋斗的力量，说出了人们的心里话。”

萧伯青先生曾回忆道：“刘先生在我抄录的、他的二胡独奏谱集的扉页上为我题了书名。书名只四个大字《病中吟集》，又提了三个大字‘天华署’，下面还盖了章。”萧先生又说，“从这可知，他自己为他创作的二胡独奏曲集取了名字，为《病中吟集》”（见1982年《人民音乐》第8期《忆刘天华先生》）

我体会，父亲不题名为《二胡创作曲集》，而以《病中吟集》概括，可能有两个原因，一、《病中吟》是他第一首曲子。二、《病中吟》可作为他二胡曲的代表。

《月夜》

1918年初稿，1924年完成。1918年他在常州中学任课，受到学生们的爱戴。他组织及指挥的学生丝竹合奏、军乐队在常州有一定名望。另外我的母亲衷心支持他改进国乐的抱负，夫妻感情深厚。但每到暑假，他利用假期出去拜师学习，在家中的时候没有几天。即使这几天，他也日夜地用功练琴。江阴的夏天异常炎热。当晚上家人拿了蒲扇在院中纳凉的时候，他却不顾一天的疲劳，不顾周围蚊虫的侵袭与汗流浹背，仍手持乐器，坐在庭院内弹奏不歇，当大家去睡觉了，他仍坚持到深夜。在深夜的星空与明月下，他和景色融合在一起了，这时他创作了《月夜》的初稿，细腻地表达了他对自然界的感受，以及内心深处的感情和思想。

《空山鸟语》（1993年获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华人20世纪音乐经典作品奖”）

作于江阴，1918年前后初稿，1928年完成。据父亲说此曲是根据“空山不见人，但闻鸟语声”诗句而作。这里创造性地加进了许多特别弓法、巧妙的指法，使简陋的二胡乐器一跃成为技术艰难、表情丰富的神品。乐曲简短的引子把人带进了空山的意境，乐曲描绘了山谷中群鸟欢唱的景象及人在其中感受的诗意与喜悦。

《苦闷之讴》（又名《苦中乐》）

1926年作。借鉴了西洋古典音乐的严格变奏手法。曲中他用了引子、主题、三个变奏及尾声。在带有性格变化的变奏中，表现了内心的苦闷及要消除苦闷的乐观精神和决心奋斗的意志，尾声在痛苦的情绪中结束。

《悲歌》(又名《处世难》)

作于1927年。曲式像西洋音乐的前奏曲,又似广东音乐一气呵成的大乐段手法。感情似一个大志受迫未成的心灵。悲痛、孤独、焦虑的主题逐步上升发展到高潮后,突以连续短促的音型,逐渐加快地向下倾泻。这种层层上升及突往下倾泻的旋律发展造成似悲不可抑的呼号,之后转入深刻悲剧性的尾声。此曲手法创新立异,在民族音乐中使用了半音及旋律带有调性不稳定。

《良宵》(又名《除夜小唱》),1993年获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华人20世纪音乐经典作品奖”)

1927年与学生们欢度除夕的即兴作。经过努力与奋斗,“国乐改进社”成立,使大家怀着一片希望与喜悦。父亲约几个共同忙碌战斗的学生到家中来一块过除夕。现附上金式斌先生文章《一个愉快的晚上》(载国乐改进社《音乐杂志》第二期),以与读者共同回味当时产生《除夜小唱》的欢乐气氛。

《闲居吟》

作于1928年暑假,乐曲带有假日闲居家中的生活意趣。旋律清妙动听,并用进了从未在二胡上用过的泛音。这一年“国乐改进社”成立了,他的心境比较愉快,但现实困难还很多。在Adagio段(第Ⅲ段与第Ⅴ段)可以感到他内心蕴藏着的期望与牵挂。此曲速度变化每段不一样,应以他生前出版的国乐改进社《音乐杂志》第四期及《刘天华先生纪念册》中的五线谱版本为准(因为工尺谱记谱法简陋不能细致表达,而此首五线谱为刘先生生前所订)。

《光明行》

作于1931年春,父亲说:“因外国人都谓我国音乐萎靡不振,故作此曲以证其误。”在这首曲中,他借鉴了西洋音乐的进行曲曲式和转调手法,但音调风格仍然完全保持了民族音乐的语言特色。乐曲敏捷欢快,表达了朝气蓬勃、向往光明、信心百倍的前进精神,并在技法上创新立异地把小提琴跳弓、颤弓用到二胡上。

《独弦操》(又名《忧心曲》)

作于1932年1月。自1927年“国乐改进社”成立到他逝世,共四年余。这段时间是他创作最丰富的时期,他的大部分作品都在此时期创作或完成。三首琵琶曲完全是这时期内作成,二胡曲大部分也是在这时期

内定稿和创作的。因为那个时代，能够成立“国乐改进社”是很不容易的事，所以他非常努力，希望通过这小小的机构能够推动国乐的发展；但是，就是这一点希望，这一点努力也很难维持下来。由于经费困难，稿件缺乏来源，“国乐改进社”出版的《音乐杂志》除开始三期按期出版外，以后慢慢地就不能按期，以致在四年中只出了十期。同时又发生了“九一八”事变，国土被侵占，他感到深刻的忧虑和痛心，但仍抱着坚持奋起的意志。此曲创造性的借鉴了巴赫提琴曲(“AirforTheCstving”), 仅用二胡内弦演奏，表现了二胡内弦在音区、音色上的独到之处。

《烛影摇红》

作于1932年，是他的最后一首乐曲。《烛影摇红》这个古典词汇，正恰当地表达了这首舞曲的舞姿和情调，旋律富有中国古典色彩，但节奏上借鉴了西方音乐的三拍子及复拍子，新颖美妙地用了复拍散板及复拍子。此曲不是尽情欢乐的，情绪似一个受压迫的歌女，强颜欢笑、婆娑而舞的情况，在华丽的、激情的曲调中蕴含着悲愤，结束在小调上。

琵琶曲《歌舞引》1927年春作。

他在多年弹练琵琶的功力下推陈出新，创作出的第一首琵琶曲。这首曲子是有一天父亲与母亲一同去看意大利歌剧表演，回来后引起的灵感而创作。乐曲充满了歌舞情调，在曲式、节奏、气氛、弹奏技巧方面比起老曲子有不少新颖之处，用以证明发展这乐器前途无量。

《改进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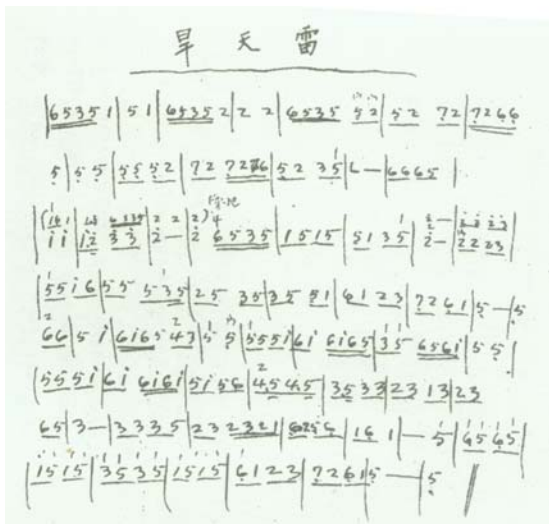
1927年12月为“国乐改进社”成立而作。宽坦激动的情绪表达了他对改进、振兴国乐前途的信心与期望。曲中前一部分模拟古琴技法，并在第二段采用了复音试验。

《虚籁》(又名《今夕》或《长夜吟》)

作于1929年，正值上海国立音专成立，中国音乐教育有起色之际。是父亲在一个万籁俱寂的夜晚，思潮涌动于心中时的收获。当时北京音乐界发起申请教育部在北京也成立音乐学院，他怀着对发展中国音乐教育矢志不渝的期望，同时又表露了对这次申请能否成功的疑问。曲调静中带动(注：后来，这件事果然终成泡影)。

父亲短短的一生，共创作了10首二胡曲，3首琵琶曲，1首丝竹合奏曲，共14首。很难说哪一首是他的代表作，因每首都很感人，都新颖独创，几十年来流行全国。

在他生前的音乐会上，有外国人听了他的演奏后，叹道：“微此君，将不知中国之有乐！”（见刘半农《书亡弟天华遗影后》）。德国人雷兴（Ferdinand Lessine）写道：“刘君的贡献是中国音乐复兴上的最优美的希望，或者我不知道，我是否可以说不，是中国新乐的产生。”



刘天华手稿

多年来，我经常收到各地来信索要父亲的曲谱，希望能买到。

有的信上写道：“音乐家们，你们好，我的来信是联系你们音乐学院大量出版刘天华先生二胡十大名曲和琵琶曲三首，应该出版、大量出版，我们这里的音乐爱好者才能练习这种美好的二胡曲。”

曾有一位二胡爱好者对我说：“刘天华先生的乐曲，美而深刻，可以与日月长存。”

在此，对上面各方反映，我想用半农先生回答外国人赞美的话：“此过誉乎，亦十得八九矣。”

留下的怀念

1932年5月31日傍晚，七点多钟的时候，我们正在等待到天桥杂耍场收集民间音乐的父亲回来吃晚饭。天都黑了；父亲还没有回来。终于他手提琴匣与书包回来了。我们高兴地去拿碗筷，并且知道他要直接去书房，趁着拿碗筷、热菜的空隙要再争分夺秒地去练琴。可是，那天他却没有直接去书房，而是走进吃饭的屋子，告诉我们他全身发冷，感到不舒服，要去睡一下，不想吃晚饭了。我们都以为父亲感冒了，但是谁也没有想到他染上了猩红热。一个星期之后，父亲便永远地离开我们了。

这突如其来的变化给我们留下了永远的悲痛。

父亲是一个人品高尚，言与行、理论与实践高度统一的人。他短短的一生，从17岁开始选择了从事音乐工作，认识到：“中国人还是最喜欢自己的音乐。西洋音乐固有它的妙处，却不如中国音乐对我们那样亲切而易懂。但可惜现在国乐地位那样低，更没有人去重视和提倡。所以我要下番功夫在改进国乐上做些工作。”（见北茂先生写《〈病中吟〉的产生、命名与创作年份》，及刘天华先生《我对于本社的计划》一文）他一直以超人的恒毅努力改进国乐，从17岁至37岁逝世，20年内做了比两三个音乐家更多的工作。从演奏而言，可以演奏三种乐器（二胡、琵琶、小提琴）达到开个人独奏会的水平；他的音乐观点面向群众，他说过：“我以为在这样音乐奇荒的中国，又正值民穷财尽的时候，不论哪种乐器，哪种音乐，只要能给人们精神上些许安慰，能表现人们一些艺术的思想都是可贵的。”又说，“我希望提倡音乐的先生们不要尽唱高调，要顾及一般民众，否则以音乐为贵族们的玩具，岂是艺术家的初愿。”（《〈月夜〉及〈除夜小唱〉说明》一文）他做到普及与提高的统一，发展了民间低层广为流行、价格便宜的二胡，改进了它的制作规格，发展丰富了它的表现力及技艺，使之一跃成为我国独奏器乐代表之一，使二胡进入了专业学院的课堂，奠定了现代二胡学派；他把传统悠久、流行民间的琵琶，改革成为十二平均律，并且在传统基础上推陈出新丰富其手法，创作出新精神面貌的琵琶曲；他主张效法西洋复音手法，但不完全按照其和声规范而以洋为我用；他积极改革发展民族乐器，同时并主张吸收参用西洋乐器（见国乐改进社《音乐杂志》第一期《〈改进操〉说明》及《国乐改进社缘起》）；他努力吃透西洋，借鉴西洋，而又不脱离本民族固有精华；他开创了民族音乐循序渐进的科学教学体系，创作了二胡、琵琶练习曲；他改革记谱法，借鉴西洋提高了中国音乐记谱的科学性，并把中国音乐介绍到世界；他的乐曲深刻感人，艺术性很强，雅俗共赏，表现了中国民众自强不息的艰苦与向往光明的意志与信心。

他治学的勇敢与坚毅尤使人感动，自定的治学路线是理艺并长的路线，古往今来、中西贯通。“余唯刘君为吾国近代音乐专家之巨擘，其于中西乐谱乐器，一切源流，洞如指掌。又深通乐律，躬研实习，在北平诸大学音乐教席中，莫不膺佩其精力识见超绝侪辈”（《梅兰芳歌曲谱》之“齐如山序”）。

在教育方面，他认为“一国的音乐教育，并非造就几个专门音乐人才去当教员，去做高等吹鼓手的，乃是人人必备的一种养生之具”。他建议在暑假中办夏令音乐学校，为了社会上爱好音乐的青年及一般中小学音乐教师有学习提高的机会。主张学费收得越少越好。他在百忙中，多年来坚持每星期给一位电话局工人郭宝善师傅上二胡课，直至自己患病逝世。同时他希望中国的专业音乐教育蓬勃发展，当他与学校同仁一起向教育部申请在北京成立一所像上海一样的“国立音专”时，他第一个签了名。

他教学生时，对布置给学生的功课非常认真地练习，母亲不免对他说：“你还用得着这样练吗？”父亲回答说：“我不练习，学生就拉得比我好了。”父亲是个争分夺秒的人，但他对学生从不吝啬时间。曹安和先生年轻初教学生时，遇到才气平常的学生，有不耐烦情绪，不免向老师诉苦。父亲答道：“我们做教师的责任，就是要把水平以下的学生提高到水平以上，如果有才能的学生，往往无师也能自通。”

他始终虚怀若谷，现录当年两副挽联以致怀念：

“心虚功苦，此才不易得；人亡琴歇，天道果无知。”

(录自文学家胡适挽联)

“方欣师法常昭，敬仰先生犹泰斗。”

(录自储师竹先生所赠挽联)

父亲很重视乐曲的内容及演奏的感化力量。在《〈月夜〉及〈除夜小唱〉的说明》一文中，他写道：“要知音乐的粗鄙与文雅，全在演奏者的思想与技术及乐曲的组织。故同一乐器之上，七情俱能表现，胡琴又何能例外？”在这里，他一方面为胡琴说话，另一方面也强调乐曲创作与演奏者的思想与技术的重要。记得他把不重视表现内容及艺术的乐曲与演奏称之为吹鼓手的音乐。半农先生《书亡弟天华遗影后》一文中提到父亲的演奏时说：“天华于琵琶、二胡造诣最深，琵琶之《十面埋伏》沉雄奇伟，变化万千，非天华之大魄力不能举。其于二胡尤能自抒妙意，创为新声，每引弓一弄，令听众低徊玩味，歌哭无端，感人至深，世罕伦比。”

父亲把音乐看得非常高尚，把音乐与思想、人品联为一致，而这种观点与当时政府以及某些文人看不起音乐是背道而驰的。

父亲刚病倒时尚能接见学生，后来逐渐病重，至第五日下午，忽然

用不可按捺的大力在床上欲向上蹿起，并大声狂吼，四个青年人才能把他按住。随即请来五位医生会诊后，决定注射吗啡使其平复。凡知之者不约而同地说道：“他一向身体很好，日以继夜，分秒必争地工作和用功，怎能忍受重病缠身，卧在床上？！光阴如穿梭，他想到自己志不能尽，这是他狂吼的原因。”打了吗啡针以后，他平静下来并且入睡，情况转好，但两天以后突然急转而下，情况恶化而逝世。临终前，他一度清醒，握住母亲的手说道：“我只好拆个烂污走了。”（注：江南方言，意即“不负责任，不顾一切地走了”）6月8日黎明晨曦之时，父亲永远离开了。太阳照常升起，一切生命之力仍在转动，但是他的琴声再也不会响了。装着琴的琴匣孤寂地躺在他的书桌上。记得凭吊的那一天，学生们及来宾的队伍从家中院子一直逶迤到胡同口外，学生们掩面而泣，我与哥哥跪匍在灵前，泪如雨滴。母亲时年38岁，小弟弟4岁。伯父半农先生的挽联挂在堂前：

体格过人，毅力过人，乃缺年寿，
为家门哭，为艺术哭，摧我肝肠！

黄昏时候出殡，我跟着捧灵位的哥哥走着，客人们缓缓沉重而随。路人看见这么长的队伍，这么年幼的孤儿，涌起无限悲凄与同情，不自觉地跟在后跟随。

音乐界对他骤然离世无限惋惜，很多人说：“刘先生要多活十年就好了！哪怕五年……唉！即使两年……”至今六十多年过去了，人民没有忘记他。自他逝世后，1933年出版了《刘天华先生纪念册》，发表了他的14首作曲及练习曲，哀悼纪念文，挽联等。1935年举行了他的遗作纪念音乐会。1950年出版了《刘天华创作曲集》。1957年举行纪念音乐会及学术讨论会。1982年举行了逝世50周年纪念会及学术讨论会。1989年7月举行重修墓地揭幕式。1990年5月在他家乡江阴市建成“刘氏兄弟纪念馆”，并举行音乐会、学术研究会。1992年举行逝世60周年纪念音乐会、学术研讨会。1993年二胡曲《病中吟》、《良宵》、《空山鸟语》获得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授予“20世纪华人音乐经典著作”奖。以上仅为在北京与江阴市举行的部分活动，其他部分省市以及台湾也曾有纪念活动。

由于篇幅问题，在此暂摘抄少量近年纪念他的挽联于后：

一、一代宗师，众人敬仰。

发展民乐，后继有人。

——文化部艺术局

二、振华夏乐魂，承传古韵，千秋在。

扬民族情操，并创新声，万古存。

——中国音乐学院恭奉

三、天乐与天地同在；

华彩和华夏同存。

——中央音乐学院民乐系全体师生敬献

四、韵就大雅曲十支，感人摄魂万人知。

福地刘公今当慰，笑聆天下颂宗师。

——上海音乐学院民族器乐系献词

五、陶然自乐，实是含辛为乐，后天下之乐而乐。

抱朴含真，确乃茹苦求真，出民族之真为真。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

六、悼念一代宗师；

弘扬民族音乐。

——北京二胡研究会敬挽

七、悼天华师：

国魂

——中央民族乐团敬挽

八、开辟民族音乐新天地

纪念刘天华先生逝世60周年

——朱穆之

九、华夏乐苑、一代宗师

纪念民族音乐开拓者刘天华先生60周年忌辰

——李焕之

十、刘天华先生的创作道路，是继承和发展民族音乐文化的成功的探索之路，当此刘天华先生逝世60周年祭之时，重温刘天华先生的创作业绩，对我们仍然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祝贺刘天华先生逝世60周年纪念音乐会成功

赵讽壬申年暮春

民族艺术的发展——荣辱生存，与一个国家的兴亡是一致的。父亲短短的一生，在音乐艺术的长河中，积极向上、迅猛前进，尽了在苦难历史时期的滴水作用。现在我国正在开放时期、上升时期，随着经济的发展，国际声望的提高，人民生活日渐富裕，一个新的文化高潮必将到来。中国的文化艺术必将百花齐放、欣欣向荣、后继有人。父亲若有知当含笑于九泉。

刘天华先生遗珍考

唐汉章

中国杰出的民族音乐家、一代宗师刘天华去世至今已有76年了。他所开创的事业后继有人，人才辈出；他花费心血着意改革的二胡、琵琶已成为中国最具代表性的民族器乐；他创作的10首二胡曲、3首琵琶曲和1首民乐合奏曲流传至今，成为不朽的经典之曲。而他留下的创作手稿、使用过的实物乃至乐器、名人题赠等等遗珍，由他的子女慷慨捐赠给故乡江阴，成为刘氏兄弟纪念馆珍贵的藏品。

1932年6月8日，刘天华先生不幸病故，他的遗物大部分由他的子女珍藏，小部分由亲友收藏，后来陆续捐赠给家乡江阴。其间主要的捐赠活动有两次：第一次是在1989年，是捐得最多也是规模最大的一次；第二次是在2004年至2007年间，不多但很珍贵。

1987年，江阴市人民政府决定修缮刘氏兄弟故居(此前已由江阴县人民政府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称“二刘故居”)，经过与刘氏兄弟(刘半农、刘天华、刘北茂)子女的沟通和商谈，江阴市人民政府按政策退还已收归国有的刘氏兄弟故居，刘氏兄弟子女慷慨地将故居捐献给江阴市人民政府，作为文物保护并辟为“刘氏兄弟纪念馆”。

与此同时三家子女都纷纷捐出父辈的遗物，支持“刘氏兄弟纪念馆”的建设。计有刘半农创制的声调推断尺、日记和《欧游回忆录》手稿、照相机和摄影作品原件、金怀表和钱包以及书籍等等；刘天华创新改革的第一把二胡、使用过的古筝、少数民族乐器，二胡曲《光明行》、《闲居吟》，琵琶曲《十面埋伏》、《改进操》创作手稿，由高亭公司灌制的刘天华二胡、琵琶独奏唱片，《梅兰芳歌曲谱》以及刘天华生前编辑出版的《音乐杂志》和生活用品，徐悲鸿、张大干等名家题赠等等；刘北茂使用过的二胡、琵琶、竹笛、古琴，齐白石画以及生活用品等等。这些遗物以及一些照片资料为建立刘氏兄弟纪念馆奠定了基础。

此后，三家子女也各有一些捐赠，其中最珍贵的是刘育伦、刘育敦兄妹将“文革”中失而复得的蔡元培、胡适、徐悲鸿、周作人、张恨水等著名人士致刘半农先生的一批书信；刘天华次子刘育京、儿媳程违夫妇捐赠的刘天华生前使用的书柜、大衣橱；刘家的亲戚、寓居南京的郁增兰捐赠的刘半农使用过的唱片柜；刘北茂次子刘育熙捐赠的刘北茂用了几十年的二胡等等。

2004年至2007年间的第二次较大规模的捐赠，主要是刘天华先生子女的捐赠。其间正值新建包括博物馆在内的天华文化中心，新博物馆专门辟出一个400多平方米的展室设立“刘氏兄弟业绩馆”。刘天华先生的长子刘育毅、儿媳经丽英夫妇及二儿子刘育京遗孀程违女士得到消息非常感动，毅然将先父刘天华先生最后改革使用过的一把二胡，改革使用镌刻有刘天华铭文的琵琶，刘半农留法归来送给刘天华的法国产小提琴，刘天华经常使用的日产小提琴，琴腹内镌有铭文的古琴、15弦古筝、少数民族弹拨乐器忽雷等捐出。2004年上半年由笔者赴北京接收，因古琴、古筝、忽雷等乐器较长，飞机上不好带，也出于安全考虑，临时改乘火车，顺利带回江阴。此前这几件乐器一直由刘天华的女儿、中央音乐学院钢琴教授刘育和珍藏，她去世后由她的两个女儿保管。对这些乐器我心仪已久，尤其是二胡和琵琶，以前只见过照片，我反复轻轻抚摸着，心情难以平静，这些都凝结着刘天华先生改革创新的心血，见证着他不朽的精神。

2007年年初，我趁赴京开会的机会去拜访刘育毅、经丽英老人。待我到时，刘半农之子刘育伦、刘天华二儿媳程违都已在等候了，意想不到的是，他们拿出一张徐悲鸿绘刘天华的素描画像和一张1932年出版的刊有纪念刘天华逝世专版的《摄影世界》小报交给我，说是捐献给家乡。我抑制住激动的心情接过来徐徐展开，端坐圈椅的刘天华先生跃然纸上。徐悲鸿大师以简洁流畅的笔意，展现了风华正茂、才气横溢的民族音乐大师的风采。这幅徐悲鸿先生未曾发表过已封存了70多年的珍品，今日重新现世，怎不令人感慨万千。

同年4月，已90高龄的刘育毅和近80岁的程违女士应邀回江阴出席首届“刘天华民族音乐节”和“江阴撤县建市20周年庆典”，他们又带来了友人送给刘天华先生的一对景泰蓝花瓶和一把有多位画家合作的折扇。市委、市政府在博物馆贵宾厅举行简朴而隆重的捐赠仪式，中共无锡市

委常委、江阴市委书记朱民阳亲自出席并亲切地会见了他们，对他们热爱家乡的义举表示由衷的钦佩和衷心的感谢。而二老心情很坦然，他们说这些东西放在家里没有用，交给家乡也许还能起点社会作用，二老朴实的语言令在场的人感动不已。

刘天华遗珍主要有创作手稿、乐器、出版物、生活用品、友人馈赠、礼品等等。现逐一介绍如下：

一、手稿原件：5件，分二式

1 式：曲谱

(1) 《光明行》

二胡独奏曲，工尺谱，用毛笔写在毛边纸上，计4页，单面写，由右向左竖写，首页28.2厘米×27.8厘米，曲名《光明行》，下署“刘天华一九三一春北平”。计有引子、第一段、第二段乐曲11行。左侧加有纸条，最后3行曲谱写其上，当为创作修改时所为；第2页27.8厘米×21.1厘米，为第三段乐曲，计10行；第3页27.8厘米×21.1厘米，计8行，一、二行为第2页转来的第三段乐曲，余5行为第四段乐曲，最后一行为“复奏引子及第一段、第二段后按尾声”的文字说明；末页27.4厘米×20.8厘米，计7行，第一行为“用颤弓(颤弓法详见符号说略)”的文字说明，余6段为乐曲，仅占半纸。

《光明行》二胡独奏曲创作于1931年春天。当时一些外国人对中国音乐不甚了解，认为中国只有唐诗宋词，没有音乐，即使有也是萎靡不振。刘天华在实践的基础上创作了此曲，以纠正外国人的偏见。在这首曲子中，刘天华借用西洋音乐的进行曲曲式和转调手法，并将小提琴的跳弓、颤弓等演奏技法应用到这首乐曲，但整个曲调风格仍完整保持了中华民族音乐的特色。曲调敏捷欢快激越，听了使人精神振奋，信心百倍，体现了一往无前的民族精神。

(2) 《闲居吟》

二胡独奏曲，五线谱，以黑钢笔书写在五线谱专用纸上，27.1厘米×18.9厘米，折页装，分四面写，横式。末页仅有曲谱一行，余下空白处有刘天华用铅笔写的一段文字，竖式共6行，自右至左：

“请分均写成四面，能于星期五上午送交密司张，或密司韩，带下最

好，需用的画纸，因邮寄不便，请代买应用，日后奉还！颐年同学天华拜恕”。

查密斯张即张粹如、密斯韩为韩权华、颐年即汪颐年，都为刘天华弟子。该手稿上仅署“刘天华”，未署日期。查《刘天华创作曲集》，该曲作于1928年暑假。这一年经过多年呼吁和四处奔波筹备，“国乐改进社”在期盼和充满希望中得以成立，事业上也蒸蒸日上，刘天华的心境比较愉快。这首二胡独奏曲首次使用泛音，速度变化多端，旋律清妙动听，反映了刘天华假日闲居家中的生活意趣，同时也体现了他对民族音乐发展所蕴藏的期望与牵挂。

(3) 《改进操》

琵琶独奏曲，工尺谱，以毛笔书写，竖式，计7页，31厘米×21厘米。首页，《改进操》曲名下写有：“纪念曲，为国乐改进社成立而作，琵琶独奏谱，正宫调。刘天华一九二七年，一二一八·北京”。

这首琵琶独奏曲刘天华作于1927年末。这一年5月15日，中国第一个以改进国乐为宗旨的学术团体——“国乐改进社”成立了。社址就设在刘天华家中。成立大会在北京艺术专科学校召开，会上公推刘天华先生为主席；选举刘天华、金式斌、吴伯超、徐义衡等15人为执行委员；通过社章。5月20日在女子大学召开第一次执行委员会会议，成立各业务部和选举负责人：

总务部：刘天华(主任) 韩权华 徐季吾

文书部：程朱溪(正) 林之棠

会计部：谢兰郁(正) 徐义衡

庶务部：廖赞化(正) 邵增昕

交际部：潘君方(正) 张粹如

调查部：金式斌(正) 萧从方

编辑部：吴伯超(正) 张友鹤

6月1日在艺专召开的执委会上，通过聘请蔡子民(笔者：即北大校长蔡元培)、杨仲子、林风眠、吴梦飞、刘半农、萧友梅、杨荫溥、赵丽莲、吴稚辉、谢一尘、田边尚雄、吴瞿菴、赵元任等社会著名人士和学者为名誉社员。

从这一年的4月15日召开筹备会开始到7月3日，刘天华连续召开一系列会议，制订社章和各种制度，筹集资金，编辑出版会刊《音乐杂志》等等，理顺了各种关系，使新成立的“国乐改进社”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虽然辛苦，然而刘天华对它充满了信心和希望，正如他在《我对于本社的计划》一文所说：“这个国乐改进社，虽然还只呱呱坠地，算不定他的终身，可是有了芽，总会有开花结果的希望。所以我虽然在这‘四海困穷’的当儿，也不免破涕为笑。”可见他当时的心情。为了这一来之不易的成果，刘天华作《改进操》琵琶独奏曲以示庆贺，表达自己的心声。

(4)《十面埋伏》

琵琶独奏曲，工尺谱，以毛笔书写在毛边纸上，竖式，27.3厘米×19厘米。每页行数不一，最多13行，最少10行。

刘天华先生除创作新曲外还采集民间乐曲和古曲，《飞花点翠》和《十面埋伏》是他整理的诸多琵琶古曲中的两首，1931年由法国高亭公司灌制成唱片，流传甚广，《飞花点翠》手稿已不存，而《十面埋伏》手稿幸存至今。

刘半农先生在《书亡弟天华遗影后》说：“天华于琵琶二胡，造诣最深。琵琶之《十面埋伏》一曲，沉雄奇伟，变化万千，非天华之大魄力不能举。”

改革记谱方法是刘天华先生“国乐改进”的内容之一。他在《梅兰芳歌曲谱》一书的《编者序》中指出：“乐之有谱，犹如言之有文字。道义学术之得以流传久远者，文字之功也。我国音乐，肇自羲农，盛于有周，滥于唐宋，渊源不可谓不远。然羲农之乐固不可得而闻，即唐宋之乐，亦已渺无稽考。何者，记谱之法不完备也。”刘天华认为由于我国记谱法不完备，使很多优秀的古乐失传。以前民间一般采用耳听口授的教育方法，即使名派大师也只有管色字谱(即工尺谱)。而管色字谱过于简陋，不能充分表达作者的思想。因此他积极主张和提倡使用比较科学的五线谱。但是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五线谱尚未普及，又非弹琵琶的人所习用，不得已他只能五线谱和管色字谱两种并用，作为改革过渡时期之办法。

《十面埋伏》这首琵琶独奏曲，工尺曲谱，正是这时期的产物，也是刘天华重视整理古曲的实物见证。

刘天华先生为我们留下了10首二胡独奏曲、3首琵琶独奏曲、1首丝竹合奏曲和2首琵琶古曲，还有二胡练习曲47首、琵琶练习曲15首。这些感人至深、极具个性和感染力的乐曲真挚、深刻地反映了他的内心世界，反映了国家沦亡危急之时他极度痛苦与努力振奋的思想情感。刘天华的作品近百年来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也得到新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评价和赞誉。1995年4月3日，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刘天华百年诞辰纪念音乐会上说：“刘天华是我国杰出的民族音乐家，中华民族的骄傲，他的作品很有艺术感染力，把民族风格和民族精神表现得充分。中国人无论走到哪里，听到刘天华的曲子都会顿生思念家乡之情。”2005年10月2日，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在参观江阴博物馆内的“刘氏兄弟业绩馆”后说：“刘氏三杰了不起。刘天华是中国的莫扎特，他所创造的业绩，至今无人能及。”当场挥毫题写了“国乐之魂”四个大字，并又写上了“向刘氏三杰致敬”的边款。2007年11月18日，时任国家副主席的曾庆红专程由苏州到江阴参观了刘氏兄弟故居，对刘氏兄弟充满敬仰之情，他饶有兴趣地欣赏了天华艺校学生演奏的刘天华的乐曲。

刘天华创作的《病中吟》、《空山鸟语》、《良宵》3首二胡独奏曲，于1993年荣获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华人20世纪音乐经典作品奖”。其实何止这3首，可以说刘天华的所有曲子都是经典作品，都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

Ⅱ式《瀛洲古调新谱·序》

这是刘天华为《瀛洲古调新谱》作《序》的草稿，写在“国乐改进社”专用稿纸上，稿纸27.4厘米×39.8厘米。横向和右侧印有“国乐改进社稿纸”字样，横式和竖式两用，横式和竖式方格上方都标有1-24、1-25的阿拉伯数字，可知是可写600字的大稿纸。《序》用黑色钢笔书写，连删掉的在内仅有270字左右，当是未完成的草稿。顶格竖书：第一行写《瀛洲古调新谱》及“刘天华”，第二行落下二格写《序》，第三行顶格写正文，试译如下(作者已删去的文字不译)：

“国乐消衰到今日的地位，厥因甚繁，择其尤要者，则莫过于记谱之不完善。谱之于乐，尤文字之语言，当以能记载作者之思想。使读者完全了解为目的，今人得知三代以来之历史文化者以其有语言在也，国乐

之起源不后于文字，而今日不独不得明瞭三代之乐，即唐宋之乐亦不可知，记谱法不完善，盖亦可以明矣。

乐以高低疾徐而成□(笔者注：纸破该字不可知)抑扬顿挫而出势，加以八音之互异，手术之变化，于是七情得以表现，功用始同于语言。”

该《序》虽是仅200字左右的草稿，然已可以看出刘天华对于记谱的重视性，他将音乐与文字之语言作比较，为什么中国古代的许多人和事得以流传至今，因为有文字，为什么中国古代唐宋时期的许多音乐失传，皆因为记谱方法不完备，所以刘天华竭力提倡学习西方先进的五线谱记谱方法，并用于抢救古乐和流传民间的音乐，《瀛洲古调新谱》仅是他收集整理古乐之一。刘天华以上观点在其为《梅兰芳歌曲谱》所作的《编者序》中亦有所论述。

刘天华先生留下的手迹除了创作手稿外，目前为止发现的文字手稿仅此一件，故虽然是未完成的草稿，但也显其珍贵了（以上5件手稿为刘天华子女首批捐赠）。

二、乐器16件

1. 二胡2件，分二式

I式 琴杆红木质，通长75厘米、圆径1.7厘米，杆头微后仰，骨质方头；二弦轴硬木质，色微黄，长14.4—14.6厘米，设直槽纹；琴筒六角束腰，红木质，筒前射径9.3厘米、长11.5厘米，蒙蟒皮，筒后射径7.8厘米，木质六棱镂空花窗，色微黄；拉弓杆通长72.3厘米，为细竹竿做成，无节，竿径0.6厘米。该弓细而长，富有弹性，十分精致，手握处有一三角形角质物，正面嵌一直径0.5厘米螺钿作装饰，弓杆头部用黑白两色角质物作装饰，弓尖处以一小三角形白色骨作装饰，弓毛为白色马鬃，一反传统，以隐蔽手段固定在琴弓两端。整个拉弓豪华美观、轻盈，外形酷如小提琴弓，然仅是形似，尚无调节功能。是刘天华早期改革和使用的一把二胡。另配有牛皮质琴盒（刘天华子女首批捐赠）。

II式 琴杆红木质，通长78厘米、杆径2厘米，杆头后仰，骨质方头，分5层；二弦轴硬木质，色黄，绞纹饰，长14厘米，琴筒六角束腰，红木质，长11.5厘米，蒙蟒皮，筒前射径9厘米，筒后射径7.5厘米，方孔骨质圆形镂空花窗，色微黄；拉弓木质，通长73厘米，仿小提琴拉弓式样制

作，弓杆直径0.7厘米，故用材、外形及马鬃排列亦效小提琴弓之法，功能更似小提琴弓可以任意调节松紧，这是刘天华后期改革使用的一把二胡。配有牛皮琴盒，内衬绿绒。

这两把二胡是刘天华改革的成果，尤其是二胡拉弓其式样举世无双，世上找不出第三件。也许是刘天华的英年早逝，这样的拉弓未能推广应用，直到刘天华逝世若干年后高级二胡才有了现在式样的拉弓，普及使用那也是最近三十多年的事情。

刘天华改进国乐从二胡、琵琶的改革着手。他将二胡创始为北京大学音乐系的一门专业课，从而奠定了现代二胡学派。他在《除夜小唱》及《月夜》的说明一文论及二胡：“有人以为胡琴上的音乐，大都粗鄙淫荡，不足登大雅之堂。此诚不明音乐之论。要知道音乐之粗鄙与文雅，全在演奏者的思想与技术及乐曲的组织，故同一乐器之上，七情俱能表现，胡琴又何能例外？”他又说道，“胡琴当然不能算做一件最完美的乐器，但也不如一般鄙视它的人想象之甚。”

二胡经过刘天华的不断改革后，把仅限于使音区翻高一均或二均的简单三把演奏法，发展到七把，同时结合各把音色特点进行曲目创作，极大地丰富了二胡的表现力度，使二胡从低微而不登大雅之堂的地位一跃成为独奏乐器，成为中国最具有代表性的民族乐器。

2. 琵琶1件(含银质指甲)

红木身，桐木面，通长88厘米、最宽处31.3厘米，曲颈向后仰近40度，如意云纹头外形似提琴，与四弦轴均为红木质，轴身刻绞丝纹，端部镶骨质，弦轴长14.2厘米。该琵琶设4相25品，相、山口及系弦板为骨质，品为竹质。在山口与第一相之间的骨板上镌有“岁在戊午澄江刘天华氏置”11个铭文。“戊午”为民国十五年亦即1926年。在第4相与第1品之间的骨板上亦镌有“于此证四宫二十八调以存古乐”13个铭文，皆为阴刻。字体里残存有红色，可见当年描有朱砂。

在二胡改革成功的基础上，刘天华于1926年着手改革琵琶，使之成为世界通用的十二平均律乐器。他曾经设计了一把在传统琵琶上插上灵活装卸的半音品位。在弹奏十二平均律乐曲时可以把半音品位安上，不用时可以卸下。这样使弹奏传统琵琶者易于过渡，逐渐接受十二平均律。为了力求精确，他请精于语音乐律研究见长的刘半农先生按音律计算，刘半农经过大量精密实验，成功地完成了琵琶定位等律算法，帮助刘

天华设计创作出了作为十二平均律乐器的新式琵琶。还写出了专著。因此这把琵琶还是兄弟俩合作革新的见证。

银指甲，5枚。拇指指甲长3厘米、宽1.5厘米；食指甲长2.8厘米、宽1.3厘米；中指指甲长2.8厘米、宽1.2厘米；无名指甲长2.8厘米、宽1.1厘米；小指甲长2.4厘米、宽1厘米。银指甲背后二侧卷有槽，使用时相应装在修剪过的右手指甲上。这5枚银指甲当是按刘天华指甲定做的，能以银质指甲弹奏琵琶者当时能者甚少，如今恐已绝迹了。

3. 古琴2件，分二式

I式，通长120厘米、琴最宽19厘米；通身髹深棕色漆，故木质难以辨别，估计面板用桐木或松木制作，底板用梓木制作；面板上张丝弦7根，但已全部风化，一触即断，外侧嵌有螺钿质徽13个；底板龈托16厘米处开凤沼，长12.6厘米、宽2.2厘米，凤沼后左右两侧各设一个青玉质圆弦柱，高2厘米，面圆直径3厘米；底板中偏下部位开龙池，长23.7厘米、宽2厘米，龙池与轸池之间的底板上镌有“空谷泉”隶书三个，当为琴名；从龙池缝隙隐约可见琴腹内有以朱砂书写的文字，因偏于一侧，难窥文字全貌，故内容不可解（待事后以专用工具识之）；轸池内嗦为棉纱质，7枚嗦管为青玉质，除中间一枚断裂丢失三分之一外，余皆完整。

该琴造型飘逸，保存完整，品相上乘，且有“空谷泉”铭文及腹内文字，当为一代名琴，且又为刘天华生前常用之物，更平添几分珍贵（刘天华子女首批捐赠）。

II式，通长128厘米、琴宽21厘米，通身髹浅棕色漆，腹部颜色微红，木质不可辨，压板外侧嵌有螺钿质徽13个，原有琴弦因年代久远已毁，仅剩二根亦已不坚，底板前端龈托后18厘米处开凤沼，长14.2厘米、宽3厘米，凤沼后两侧各设一个木质弦柱，高2厘米、直径0.6厘米，底板中偏下部位开龙池，长22.5厘米、宽3.2厘米。琴嗦为棉纱质，搓成双股绳，乃穿于弦眼，嗦管7根，为红木质，饰绞丝纹，保存完整。该琴腹腔面板背后刻有文字，因偏于一侧，故从龙池内窥仅见文字之半边，能猜出者则以为：“诸城……”数字，全文不能解，猜测当为制琴者题款。

该琴保存完整，品相及造型虽不及I型，然因腹腔镌刻有文，又是刘天华大师生前用之物，亦不失其尊贵。

4. 小提琴3把，分三式

I式，日本产，通长60厘米、最宽处21厘米、厚4.3厘米，拉弓全长

74.4厘米。该琴颜色较浅，缺失弦轴一个，无琴弦，琴马、琴盒较新，似为后配，系弦板挂两个铜质微调器，指板保存基本完好，仅上方黑漆磨损较多，当为长期使用所致，据其子女介绍，该琴是刘天华早年经常拉奏之物。

Ⅱ式，法国产，通长61厘米、最宽处20.5厘米、厚4厘米，拉弓全长74.5厘米、杆径0.8厘米。该琴为深咖啡色，琴上各部件弦轴、系弦板(上挂一铜质微调器)、腮托、拉弓、琴码包括琴盒皆为原件，无有缺损，品相上乘，仅拉弓马鬃因缺损太多，于2005年初请北京专业修琴高手更换质量上乘之新鬃毛。

1925年，刘半农留法归国，特意购买法国一名厂小提琴赠予刘天华。从此他天天手不离琴，出入相随，操奏不止，直至去世。

刘天华中西兼擅，理艺并长，为了借鉴西洋音乐之长处应用于国乐之改进，身为北京大学、女子学院、艺术学院三所高校音乐教授的他放下架子，投师俄国小提琴家托诺夫名下学习，他克服年龄大、基础差的困难，刻苦学习，勤奋操练，技艺日益精进，卓然成家。他自己认为小提琴演奏水平已超过二胡、琵琶，本打算开一场小提琴独奏会，只因突然得病去世，终成憾事。由此，他的小提琴演奏技艺便淹没在他的二胡、琵琶盛名之中，至今无人知晓(刘天华子女首批捐赠)。

Ⅲ式，无声小提琴，生产国不明。通长59.5厘米，无音箱，前后只用两块半圆形板象征琴身，缺拉弓，弦轴亦缺失一个。该无声小提琴主要是供练习者练习指法、弓法之用，不会因声音打扰别人(刘天华子女首批捐赠)。

5. 古筝1件

古筝，15弦，通长125厘米、宽20.5厘米，木质，通身髹黑漆。琴身保存基本完整，弦与音柱已无，位于腹尾部15枚木质弦轴3枚一组纵向排成5列，已缺5枚，腹部前端开有方形和圆形音孔各一个，两孔相距10厘米左右，靠弦轴处亦开有一长方形音孔。

据考，筝在战国时已流行于秦地，故又名“秦筝”。唐宋时教坊用筝均13弦，清用12弦，近代为16弦，经改革增至18弦、21弦、25弦等。然唯此琴独为15弦，既非唐宋，又非清，亦非近代，更非现代，故是传世品还是刘天华改革之品，待考。

织锦古琴罩1件，长126厘米、宽25厘米，四角有穗，黑底提花，中

间白线框内为五组“渔乐图”，中间一组为一老渔翁在称鱼，旁一幼童怀抱一条大鲤鱼。上下各两组图案一样，一为两渔夫用罩笼捕鱼，另一组为两渔夫在船上炊饮；边框外四周设水草纹，间有红色金鱼、蟹、虾图案。此件具有浓郁的江南水乡特色，构思巧妙，制作精美（织锦琴罩为刘天华子女首批捐赠）。

6. 忽雷1件

通长103厘米，木质，犁形音箱，长36厘米、宽22厘米，上蒙羊皮，长颈龙首，无品，设轴、二弦、马子，弦和马子缺失。据资料，忽雷为中国古拨弦乐器，多用于新疆、内蒙古等少数民族地区，分有大忽雷、小忽雷两种，据其长度推测，该件当属大忽雷。

7. 笙1件

通高39厘米，由簧片、笙管、斗子三部分组成。笙管共17根，竹质，斗子为木质，高5.2厘米、直径6厘米、底径3.5厘米，底部正中有1.5厘米圆形骨片，上有7个小圆孔，起散音作用。吹口正面以骨片装饰，上开方形吹口。簧片锈蚀已不能发声（刘天华子女首批捐赠）。

8. 铜角1件

通长40厘米、底径8.3厘米、口径2.6厘米，身为紫铜质，底部为马蹄形，龙头辅首等装饰为黄铜质。整体微弯，吹奏出音口略朝上，以便声音传播远方。此器流传于新疆、内蒙古等少数民族地区（刘天华子女首批捐赠）。

9. 尺八1件

通长54.7厘米、最粗5厘米，竹质，分上下两节，正面开4孔，后背开1孔，吹口在前端。可伸缩用于调整音调，用铜丝绕头部以加固竹管。据资料，尺八亦称“箫管”、“竖箏”。中国古管乐器，因长一尺八寸而得名。有六孔，另一孔蒙竹膜，竖吹。中国自宋以后即不使用。公元7—8世纪流传日本，现流行于日本之尺八，称为“普化尺八”，形制长短不一，仅有五孔，前四后一，无膜孔。据此，该件尺八当为一件日本“普化尺八”，为当年刘天华研究之用（刘天华子女首批捐赠）。

10. 簫1件

通长48.3厘米、粗3.5厘米，竹质，通身紫红色，绘金色双龙纹作装饰，笛身正面有5个圆孔，侧后一大孔，背后一孔，无膜孔。簫为中国古管乐器，单管横吹。《诗经》、《礼记》等都有提及，专用于雅乐。为刘

天华当年研究乐器之一（刘天华子女首批捐赠）。

11. 笙簫2件，分2式

I式，通长35厘米、直径2.8厘米，竹质，白色角质吹口，尾端以白色角质材料装饰，笛身正面开有7孔，背后开1孔。缺簧片。

II式，通长35厘米、直径3厘米，竹质，黑色角质吹口，尾端以黑色角质材料装饰，笛身开有7孔，背后开1孔。据考，笙簫也叫簫簫。中国古簧管乐器，用竹做管，以芦苇做哨。汉代起源于西域龟兹（今新疆库车一带），后传入中原，成为隋唐燕乐及唐宋教坊音乐的重要乐器。为刘天华当年研究古乐器之一。（刘天华子女首批捐赠）。

三、出版物3种15件

1. 《梅兰芳歌曲谱》2册

书长29厘米、宽21厘米，宣纸印刷，线装，红丝绸封面，金纸题签。1930年出版印刷。分二式（刘天华子女首批捐赠）。

I式，工尺谱，唱词配汉字，线装右翻，封面采用竖式题签，《梅兰芳歌曲谱》书名由梅畹华题写，畹华即梅兰芳。

II式，五线谱，唱词配汉字，线装左翻，封面以英文题签，横式。

刘天华生前记录了很多曲谱，均未及出版，他去世后大部分散失，只有《梅兰芳歌曲谱》得以出版。1929年冬天，京剧大师梅兰芳为赴欧洲演出作准备。他觉得“国剧有歌词音吐，非西人所能聆悉”。因此他想将京剧唱段制为五线谱，以便让外国人“按谱寻声，以得悦耳之乐”。便请刘天华为其记谱。那段时间，梅兰芳几乎天天去北京大阮府胡同30号刘天华家清唱，由刘天华和他的学生一一记录，“反复推求，不厌烦屑”，历经三个多月，共记录了《天女散花》、《霸王别姬》、《洛神》、《贵妃醉酒》、《思凡》、《千金一笑》、《廉锦枫》、《红线盗盒》、《嫦娥奔月》、《西施》、《御碑亭》、《上元夫人》、《木兰从军》、《献寿》、《金山寺》、《佳期》、《游园》以及《刺虎》等18曲梅氏代表作，1930年初出版，从而结束了中国京剧无精确曲谱的历史。被人们认为是开创了“戏曲音乐上沟通古今中外学术之新纪元”，梅兰芳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说：“将此以验国剧西乐沟通之难易，为我国歌词辟一坦途。”刘半农则充满期望地说：“中国的歌剧或者从此有了些希望了。”随后梅兰芳带着新出版的歌曲谱出访欧洲，获得巨大成功，刘

天华当功不可没。《梅兰芳歌曲谱》的出版，国乐大师与国剧大师的历史性合作，成为中国近现代文化史上的一段佳话。

2. 唱片3件，由高亭唱片公司出品，分二式

I 式，2张，二胡独奏，78转胶木质，直径25厘米，总编号233423，分A、B两面。A面编号615，有文字：“南胡独奏，北平刘天华教授《病中吟》”；B面编号616，有文字：“南胡独奏，北平刘天华教授《空山鸟语》”。南胡即二胡，2张唱片一张由刘天华子女首批捐赠，另一张为刘北茂先生收藏，后由他儿子捐赠。

II 式，1张，琵琶独奏，78转胶木质，直径25厘米，总编号233453，分A、B两面。A面编号617，有文字：“琵琶，北平刘天华教授《飞花点翠》”，B面编号618，有文字：“琵琶，北平刘天华教授《歌舞引》”。片身有两处裂纹（刘天华子女首批捐赠）。

刘天华一生以改进国乐，发扬国乐为目标，使“国乐能与世界音乐并驾齐驱”始终是刘天华的理想。他曾对他的学生说：“声音纯真与精微，举世当推吾国第一，他日西方乐师必来吾国研究。吾人从事国乐者，勿自馁也！”他这样教育学生，而自己也身体力行，刻苦钻研，勤学苦练，终成一代宗师。

1930年冬天，刘天华在北京饭店举行独奏音乐会。音乐会分上半场和下半场。上半场为某国的小提琴家演奏，博得阵阵掌声。下半场开场见一中国人手提一件叫不上名的乐器上台，一些贵族和外国人不以为然，然而刘天华精湛的演奏技艺和二胡、琵琶悦耳动听的美妙声音立即征服了他们，演奏结束报以雷鸣般的掌声，一些西方人士感叹地说：“微此君，将不知中国之有乐。”一个中国名字叫雷兴的德国音乐家更是兴奋不已，对刘天华佩服得五体投地，认为这样美妙的音乐应该让更多的人分享。于是他积极为刘天华联系，于1931年由高亭唱片公司为刘天华录制二胡独奏曲《病中吟》及《空山鸟语》、琵琶曲《歌舞引》及《飞花点翠》两张唱片。这恐怕是中国首位录制唱片的民族音乐家。

3. 《音乐杂志》10册

1927年刘天华创办“国乐改进社”，同时按照社章和计划开始筹备《音乐杂志》的创刊，第一卷第一期于1928年1月10日出版。每期封面都有创新，图案、编排到刊名各不相同，而内容都围绕“国乐改进”为主题进行学术探讨。到1932年6月刘天华突然逝世，不仅国乐改进社由

此停办，社刊《音乐杂志》出到第一卷第十期后也随即停刊，然而《音乐杂志》对于促进民族音乐的改革和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刘天华子女首批捐赠）。

四、生活用品 计13种15件

1. 单镜相机1件

带牛皮套，高8.3厘米、宽6.4厘米、厚6.9厘米，机身正面有英文字母：ZEISSIKON，用120胶卷，整机体形小且结构简单，因年久已不能使用（刘天华子女捐赠）。

2. 柳叶形裁纸刀1件

通长18厘米、最宽处2.9厘米，白铜片制成，中间部位用手工敲出树叶的茎，右端有圆形把手，中有一方凹，该器造型别致，装饰简朴，注重实用（刘天华子女首批捐赠）。

3. 多用镇尺1件

白铜制成，可开可合，合起时通长25.7厘米、宽2.0厘米，打开时成一长方框，长20.3厘米、宽7.5厘米。器身镌刻有花卉图案，制作精致，设计巧妙（刘天华子女首批捐赠）。

4. 剪刀1件

金属质，器身电镀处理，通长21厘米，剪身修长，上隐约可见有一组英文字母，观其造型有别中国传统剪刀式样，当为外国产品，是天华先生更换琴弦修剪之用（当时金属弦尚未出现，二胡、琵琶、古琴等弦乐器几乎都用丝弦）（刘天华子女首批捐赠）。

5. 晋砖砚台1件

长16.5厘米、宽13厘米、厚6.7厘米，带木质底和盖。砚台三面有文字，一端阴刻“永寿用之”，另一端有一阳文古篆，当为制砖时模压，该念何字一时难辨，砚台一侧阴刻“晋砖遗迹子孙宝之”八个篆字（首字凝为“秦”字，有待进一步考证）。落款阴刻“己卯清和月阮元审定”九个隶书。据此可知该砚是用半块古砖制成，故砚池跟砚身较为粗糙，观砚池干净，无墨迹，分析仅是件收藏品（刘天华子女首批捐赠）。

6. 琵琶形青瓷香插 1件

长9厘米、最宽3.5厘米、厚2厘米。该器形似琵琶但无弦轴，器型很小，在头部和腹部各有一小孔，故推测该器既是件摆设，又可作香插之

用（刘天华子女首批捐赠）。

7. 剔漆盒一对2件

似为竹胎，两器大小相仿，长14.3厘米、宽9.5厘米、厚4.6厘米。分盖和器身，有子母扣，内髹黑漆，外面除盒底外通身施以剔漆工艺，盖正面以回纹组成框，内刻古代人物故事及花卉树木，两盒人物故事有别，四周刻席纹。该剔漆工艺上乘，雕刻精巧，且保存完整，品相较好（刘天华子女首批捐赠）。

8. 景泰蓝四足盒1件

长12厘米、宽8.4厘米、高6.9厘米。器盖和器身以活页形式连接，开关自如，器盖正面为蓝底，绘彩色五爪双龙戏火球，尾巴上扬，动感十足。下面绘淡蓝色海浪；盒身正面画一彩色单龙，龙下亦画出海浪，器身两头各绘一火焰球，盒底四角有四个圆形足，盒身里面为天蓝色，该器制作精良，色彩富丽，保存完好（刘天华子女首批捐赠）。

9. 陶灯盏1件

高7.5厘米、口径6.5厘米、底径5.2厘米。器分上下两部分，上为承盘，亦为油池，中间部位有一根空心管，当为插灯芯用，下部为覆盆形足，承盘与足之间以一圆柱连接，器通身上褐釉。该灯盏由刘半农的妻妹朱惠芳捐赠，据其介绍刘氏兄弟小时候都用过。

10. 紫砂茶壶1件

圆球形，云纹元宝形盖纽，盖饰一活动龙头，壶身一面刻龙，仅上半段，下半截藏于云层里，尾巴成为壶把；另一面刻一鲤鱼，寓意鲤鱼跳龙门，望子成龙。壶盖气孔上方钤有一章，篆体不可辨。该壶制作精细，造型优美，线条流畅，堪称紫砂壶精品，有可能为名家作品（刘天华子女首批捐赠）。

11. 陶瓷花瓶1件

橄榄形，两头收，中间鼓，方口，通高18.5厘米、最宽8.5厘米、口径3.5厘米，上白釉，两侧饰衔环辅首；另两面一面刻雀梅图，器身刻好图案后另填以彩色，雀及上面之梅花着紫色，下面梅花着蓝色；另一面刻“春风苑□，秋月□□”诗句，落款为“荆南山人”，当为作者别名（刘天华子女首批捐赠）。

12. 玉石印章2枚，分二式

I 式，扁方形，兽纽，通高7.3厘米、长3.8厘米、宽1.9厘米。玉色微

黄，光洁，兽纽，雕刻刀法简练，形象古朴生动，印章阳刻朱文“刘天华口读书”（方框内一字不好辨），另有边款六字亦不好辨，这是刘天华的藏书章。

Ⅱ 式，扁方形，无纽，通高3.6厘米、长2.2厘米、宽1.3厘米。玉色微黄，印章阴刻白文“刘二”二字，刘天华三兄弟中排行第二，故嬉称“刘二”，当是刘天华的一枚闲章，此枚印章发现之前几乎没有人知道刘天华还有这称谓（刘天华子女首批捐赠）。

13. 儿童提琴盒1件

木质，通长72.5厘米。据天华先生女儿刘育和生前介绍，这是一件商品。当年“国乐改进社”成立以后，为了解决经费来源，就在刘天华家开办了一个专门卖乐器、谱纸及音乐用品的小商店，名叫“乐友社”。开办经费以入股形式解决，刘天华入两股，这在他去世后所记分金单上可以得到证实，上记乐友社退还刘天华两份股金各50元。刘天华先生不仅为一代国乐宗师，还是一位善有经济头脑的学者，这种以商补文的办法还是改革开放以后近30年的事，未曾想到天华先生在80多年前就已经实践过了，令人感慨（刘天华子女首批捐赠）。

五、友人馈赠 计7种12件

1. 高足银杯4件，分三式

I 式1件，通高9.0厘米、口径4.6厘米、底径4.9厘米。钵形底座，杯身和底座以杆连接，可能受外力影响已向一侧倾斜。杯身上刻有铭文，上首竖刻“天华先生北上纪念”；下首竖刻“江苏五中音乐部敬赠，壬戌季春”，上下款之间由右至左以双勾法横刻“德音不瑕”4个隶书字（刘天华子女首批捐赠）。

刘天华立志国乐改进，致力于音乐工作，20岁到常州母校任音乐老师，27岁时因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之邀任音乐传习所琵琶导师，这银杯是1922年刘天华北上任教时由常州中学（时称江苏省第五中学）音乐部师生赠送的纪念品（刘天华子女首批捐赠）。

Ⅱ 式一对2只，通高9.0厘米、口径4.3厘米、底径3.8厘米，器身刻鳄鱼皮纹，无铭文，何人馈赠已不可知，制作精美，保存完好（刘天华子女首批捐赠）。

Ⅲ 式一高足大银杯，通高22厘米、口径8厘米、底径7.5厘米，有树枝形双耳，带节把，异常精美，杯身正面以双勾法竖刻“纪念”两字，上首刻“天华师惠存”，下首刻“一九二九·七·三”；背面刻“受业汪颐年、周宜、王同华、上管绍瑾、潘君璧、贾观蓉、杨晓莲、张粹如、郑昭岱、李淑清、李鸿宜、潘君方、曹安和敬赠”。这是刘天华的学生在毕业时赠送他的纪念品（刘天华子女首批捐赠）。

2. 彩色黛玉葬花塑像1件

金属质，带底座，像高18.5厘米，花篮和锄头都可卸下，以便包装携带，制作精美，色彩艳丽，惜右手已失，何人所赠已不可知（刘天华子女首批捐赠）。

3. 景泰蓝花瓶一对2件

一对，通高22.7厘米、口径7.5厘米、底径7.8厘米，最大腹径11.5厘米。铜胎，长颈，溜肩，器身以蓝、绿、粉三色花卉图案为主调，腹部正中以天蓝为底色，周围嵌铜色成一盾形图案，内有竖式铭文，上首“天华先生三十晋八荣庆”，中间较大红字“福寿并臻”，落款“陈文声拜祝”。一对花瓶质地、尺寸大小、制作工艺及铭文一模一样。据铭文可知这是1932年春节时朋友陈文声送的贺礼，这一年刘天华先生正好38虚岁，春节后不久便不幸得病去世，一代宗师英年早逝，举世同哀。

4. 折扇2件，分二式

I 式8骨折扇，竹骨，纸质，通长30厘米、最大展幅48厘米、扇面高18厘米，双面画，6根子骨上有镂雕花纹，分两组每面4根露骨装裱。扇面上国画由6位作者：A面从右向左为枇杷图，设色，上题款“天华先生雅展周环西”，姓名下钤一朱文印；第二幅为松石图，上题款“天华先生正凌之洲”（最后一字因有白文图章印泥所干扰可能误读）；第三幅为兰花图，设色，题款“天华先生正之己巳宣颖”后钤白文印。此图左折扇尽头处有半幅石竹图，无题款。

折扇另一面右侧第一幅为老者郊游图，题款“天华先生定之”，下钤定之朱印；第二幅为山水图，题款“天华先生正何□”，下钤一白文印（何字下一字不能辨）；第三幅为山居图，近树远山、茅屋，设色，题款“天华先生□简（简字上一字不可辨），下钤白文印。末尾书“人家久住燕双飞”，落款“天华仁兄嘱 定之”，下钤定之朱文印。

6位画家合作之小品颇具各自功力，据宣颖题款“己巳”推算，该画

当作于公元1929年。

Ⅱ 式11骨折扇，竹骨，纸面，通长33厘米、扇面高19.5厘米、最大展幅52.5厘米。扇面一面为杨仲子篆刻作品印谱，计9方，主扇骨面刻杨仲子钟鼎文题记；另一面扇面为杨仲子钟鼎文诗书法，主扇骨面由迪生刊白石老人雄鸡图（刘天华子女首批捐赠）。

5. 徐悲鸿墨马图1件

纸本，通高168.2厘米、通宽51.5厘米、画芯高68.7厘米、宽38.1厘米，右上角题款“天华先生惠存悲鸿侨燕之际”，钐“悲鸿”朱文印。图上之马，形体瘦高健壮，三蹄立地，前右蹄提起作刨地状，马头高高昂起，猛回首，两耳竖立，一缕鬃毛扬起，马尾扫动，一匹随时待命出征的战马跃然纸上。据题款“侨燕之际”提示，徐悲鸿1919年留学法国，1927年回国后侨居北京，上世纪30年代初南下离京，故推测该画作于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刘天华子女首批捐赠）。

6. 名人合作书画长卷1件

纸本设色，通长336.1厘米、通宽36.1厘米、画芯长305.3厘米、宽32.8厘米。作者有徐悲鸿（画松）、张大千（画梅）、徐燕孙（画竹）、汪蔼士（画竹）、汪慎生（即汪溶，画花鸟）、令嘉（画红天竺）、君方（画海棠）、于非闇（即非厂，画花）、王羽仪（画水仙）、诵昭（画兰花）、寿铄（题跋）等11位著名书画家。其中除徐悲鸿、张大千以外，其余9位一般人了解不多，知之者甚少，今查实的画家有：

燕孙：即徐燕孙，艺术家，曾任中国美术协会中国画创作组长，北京中国画研究会副会长。

寿铄（音聂）（1885-1949）：现代篆刻家，能词，著有《环庵词》，君方即其妻。

蔼士：即汪蔼士（1869-1960）：江苏丹阳人，新国画会会员，1952年聘为北京市文史研究院馆员。一生以鬻画为生，尤工梅花。时年63岁。

汪慎生：即汪溶，花鸟画家，中央美院副研究员，有“老好事”画家之称。

非厂：名于非闇，1889年生，1954年任中央美术学院民族美术研究所研究员，是当代工笔画花鸟的重要代表性画家，时年43岁。

王羽仪：浙江人，留美工程师，业余爱好画画，与汪慎生等过从甚密，其画风近汪。

君方：姓宋，寿石工（寿镛）之妻。

诵昭（1878-1968）：姓孙，女，江苏无锡人，曾任中央文史馆馆员。

令嘉：待查。

这11名著名画家大部分为当时北京“湖社画会”成员，这是北京城最早的美术学术组织。

这幅长卷虽为画家即席之作，却代表了各自的画风和反映了那个时代中国画的水平。11名著名人物同作一幅画，且赠予一代民乐宗师，实乃世间仅有，其价值不言而喻，同时对研究当时的社会背景、形势、人文、社情及名人之间的交往，天华先生生平社会活动等提供了信息和实物依据。

这幅长卷据寿铎新作跋，落款为壬申孟陬（正月之意），故推断作画时间为1932年春节期间，这一年正是猴年，是以刘天华为主的一次聚会，最有可能是这年2月4日天华生日这一天（刘天华子女首批捐赠）。

7. 刘天华素描像1件

纸本，通长48.6厘米、通宽39厘米、画芯高39.7厘米、宽29.3厘米，徐悲鸿先生创作，以炭画笔画于铅画纸上。画中刘天华身着西装系领带，端坐木圈椅上，左腿架于右腿上，双眼透过眼镜目视前方，天华先生神韵俱佳。右边有题款“天华先生存念悲鸿戊辰冬季”，据此推断该画作于1928年，即徐悲鸿留法归国的第二年冬天。

六、纪念实物6种10件

1. 《刘天华先生纪念册》1件

长30.6厘米、宽23厘米、厚2.7厘米，封面由蔡元培先生题签，内容有天华先生照片、遗作、友人纪念文章、挽联等等。在其逝世一周年时出版，其中刘半农作《序》，以唐人写经体书写，叙述纪念册编辑经过（刘天华子女首批捐赠）。

2. 刘思夏堂分金簿1件

长28厘米、宽22.8厘米、厚0.7厘米，纸质，以毛边纸印成，线装，是当年刘天华先生逝世后，亲友凭吊奉仪的记录册。题签用唐人写经体书写，当为刘半农亲笔，“思夏堂”是刘氏兄弟江阴故居堂名，亦由刘半农命名，意不忘重振刘家兴旺的夏氏祖母。该簿详细登记了当时前往

凭吊的蔡元培、齐白石、沈兼士、沈尹默等等一大批社会名流和知名人士，可见刘天华当时的社会影响（刘天华子女首批捐赠）。

3. 刘天华遗照1件

带原始镜框。长44.8厘米、宽34.2厘米，为刘天华半身照，为其兄刘半农摄。刘天华去世后，曾作为遗像悬挂在灵堂柱之上（刘天华子女首批捐赠）。

4. 刘天华拉琴画像1件

以炭笔画于画纸上，长65.8厘米、宽53.1厘米，由画家王悦之按刘半农照片临摹而成，上有刘半农题跋：

“始吾以为生平为天华摄影仅有一帧，即今悬挂其木主之上者，后儿辈复检出一弄琴背影，细审之，乃民国十四五年间创作，时天华居沙滩27号，其窗棂于影中，犹隐约可辨也，影摄于冬季下午五时后，又在室中，故光彩不扬，不能成幅，乃乞画家王悦之先生以素描法取其大凡，着墨不多，居然得传神写照之妙，悦之先生诚今之圣手也，天华以音乐名家独无奏乐影像传于世，今有此帧可以无憾矣！民国廿一年八月八日兄复谨识。”（刘天华子女首批捐赠）

5. 世界画报1件

纸质，长40厘米、宽53厘米，中华民国二十一年（1932）七月二十四日出版。该报三、四版通栏刊登纪念刘天华文章、遗照、手迹及使用过的小提琴、二胡、琵琶等乐器。

6. 音乐经典荣誉证书1件

纸质，带木镜框，长23.9厘米、宽19.8厘米。“荣誉证书”为金字，下一鸟形图案，圆圈四周上为中文“20世纪华人音乐经典”，下为同内容英文字母，图案下为“杰作”的英文美术体，再下印有“独奏、二胡曲、《病中吟》、《空山鸟语》、《良宵》、刘天华作曲”文字。署“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一九九三年六月五日”，中间钤“音乐经典”篆刻章，右下角钤“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硬印。

7. 王光英题词1件

纸本，通长209厘米、通宽63厘米，画芯高134厘米、宽50.8厘米，由王光英题写。1992年5月12日，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王光英、程思远应邀出席由文化部、广电部、中国文联、中国音协和江阴市人民政府在中国革命博物馆联合举办的“江阴刘氏三杰纪念展”开幕式并剪彩，参

观结束后王老欣然挥笔题词“一代英华”。

8. 程思远题词1件

纸本，通长185.5厘米、通宽79.2厘米，画芯高103厘米、宽66.7厘米。当时由于时间关系，当场程老没有写，说是回去写好后寄给你们。二十多天后，他让秘书寄来了“刘氏兄弟，人文楷模”的题词，上首部位还专门写了“江阴三杰刘半农、刘天华、刘北茂纪念展”，落款“一九九二年五月 程思远”并加盖了白文印章。

9. 冰心题词1件

纸本，通长47厘米、通宽35厘米，画芯长27厘米、宽19厘米。内容为“刘氏三杰，江阴之光”。1992年5月，江阴市人民政府与文化部、广电部、中国文联、中国音协等单位在北京举办“江阴刘氏三杰系列纪念活动”。5月12日“纪念展”开展后，等待15日在北京音乐厅举办音乐会之际，江阴赴京人员在副市长徐海锋带领下去拜访冰心先生，笔者请冰心先生为刘氏兄弟纪念馆题词，先生欣然同意。一个星期后我再次去她家，从她女婿陈恕教授处拿到了题词。

10. 李岚清题词1件

写在洒金宣纸上，通长180厘米、通宽72.5厘米，画芯高133.2厘米、宽62.5厘米。2005年10月2日，正是位于天华文化中心的新博物馆建成开放的第二天，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在江苏省委、省政府书记李源潮、无锡市委书记杨卫泽、江阴市委书记朱民阳等陪同下，专程到江阴参观刘氏兄弟业绩馆。参观结束，笔者请他留墨宝，李岚清同志当场书写了“国乐之魂”，并写上“向刘氏三杰致敬”的边款。在贵宾休息室他又说：“刘氏三杰了不起，刘天华是中国的莫扎特，他所创造的业绩至今无人能及。”

刘天华先生留下的遗珍是如此的丰厚，假如说这些遗物还能有价，那么他的精神，他所创造的业绩则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当今，党和国家越来越重视文化遗产的保护、继承和弘扬。可以相信，刘天华先生的遗珍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会发出熠熠光辉，起到不可磨灭的作用。

有关研究刘天华的论文资料索引

秦启明

- 一个愉快的晚上——记刘天华二胡独奏谱《除夜小唱》的产生
金式斌 1928年国乐改进社《音乐杂志》1卷2期
- 向国乐改进社执行委员会提议举办夏令音乐学校意见·编者按语
朱溪 1928年国乐改进社《音乐杂志》1卷2期
- 梅兰芳歌曲谱·序（刘天华编）齐如山 1930年出版《梅兰芳歌曲谱》
梅兰芳歌曲谱·序（刘天华编）梅兰芳 1930年出版《梅兰芳歌曲谱》
书亡弟天华遗影后 刘复 1933年刘复编《刘天华先生纪念册》
纪念刘天华先生 [德]雷兴 1933年刘复编《刘天华先生纪念册》
南胡说略 陈振铎 1933年刘复编《刘天华先生纪念册》
祭刘天华先生文 北京音乐界 1933年刘复编《刘天华先生纪念册》
祭刘天华先生文 杨仲子 1933年刘复编《刘天华先生纪念册》
遥祭刘君天华文 杨竹子 1933年刘复编《刘天华先生纪念册》
闻国乐导师刘天华先生去世有感 萧友梅 1933年刘复编《刘天华先生纪念册》
吊刘天华先生词 施畸 1933年刘复编《刘天华先生纪念册》
挽天华先生 林子棠 1933年刘复编《刘天华先生纪念册》
刘天华先生哀词 储师竹 1933年刘复编《刘天华先生纪念册》
父亲的琴音 刘育和 1933年刘复编《刘天华先生纪念册》
追忆穷教苦学的刘师 曹安和 1942年7月《乐风》
刘天华创作曲集·序 李元庆 1951年《刘天华创作曲集》
纪念民族音乐家刘天华先生逝世二十五周年 刘北茂 1957年6期
《人民音乐》
回忆父亲二胡曲的创作情况刘育和1957年6月《刘天华创作曲集》
和声札记 陆华柏 1957年6月《刘天华二胡曲集》

- 民族音乐家刘天华 曹安和 1957年11月27日《北京日报》
- 刘天华——五四时代杰出的音乐家 李元庆 1957年12期《人民音乐》
- 关于评价刘天华的两个问题 原 矢 1960年3期《音乐研究》
- 刘天华先生年表 刘育和 1979年《刘天华创作曲集》
- 刘天华和民族器乐的发展 蓝玉崧 1979年11期《群众音乐》
- 五四时代优秀的民族器乐作曲家革新家刘天华先生 袁静芳 1980年6期《人民音乐》
- 在困难中奋斗的刘天华先生 杨荫浏 1980年2期《音乐研究》
- 试论刘天华二胡曲的旋律特征 姜元禄 1980年2期《南艺学报》
- 刘天华的生平和作品 周宗汉 1981年1期《中国音乐》
- 从瞻祭刘天华先生墓谈起 陈振铎 1981年2期《乐器》
- 刘天华的道路是一条改良的道路吗? 黄国俊 1981年2期《音乐研究》
- 刘天华——杰出的民族音乐家 黎松寿 1981年3期《南艺学报》
- 回忆刘天华先生 曹安和 1981年第1辑《音乐学丛刊》
- 让国乐与世界音乐并驾齐驱——刘天华对民族音乐的贡献 李民雄 1982年2期《音乐研究》
- 纪念民族音乐家刘天华逝世五十周年 肖兴华 1982年3期《中国音乐》
- 几点回忆——在纪念刘天华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 刘育和 1982年4期《中国音乐》
- 刘天华的音乐思想 梁茂春 1982年4期《中国音乐》
- 忆刘天华先生 肖伯晴 1982年8期《人民音乐》
- 刘天华与国乐改进社 周宗汉 1982年总73期《北京音乐报》
- 在苦闷中讴歌光明 南师音乐系 1982年6期《江苏音乐》
- 在刘天华故乡 陈复观 1982年6期《江苏音乐》
- 刘天华及其作品 张 锐 1982年8期《江苏音乐》
- 刘天华故乡纪行 东 耳 1982年8期《音乐生活》
- 刘天华的《光明行》 传 文 1982年12期《江苏音乐》
- 《独弦操》艺术特色浅析 余志刚 1982年2期《中央音乐学院学报》
- 刘天华在曲式上的继承与创新——刘天华十四首器乐作品曲式分析 尚德义 1982年1期《吉林艺院学报》
- 大胆继承 勇于创新 贺 韵 1982年3期《中国音乐》
- 阿炳、刘天华、孙文明及其二胡曲 [日本] 增山贤活 1983年1期

《中国音乐》

阿炳与刘天华之比较研究 李西安 1983年4期《中国音乐》

《病中吟》的产生、命名与创作年份 刘北茂口述 刘育辉整理
1984年3期《中国音乐》

从十首二胡曲看刘天华的美学思想 茅 原 1984年第3辑《音乐学丛刊》

忆刘天华先生补 肖伯晴1984年4期《音乐研究》

打出一条新路来——民族器乐家刘天华 获 飞 1984年4期《艺苑》

关于名曲《空山鸟语》 肖伯晴 1985年9期《人民音乐》

怎样演奏《病中吟》和《空山鸟语》 吉桂珍 1985年3期《天津音乐学院学报》

刘天华 高天康 《中国音乐家小传》

从《闲居吟》看刘天华的旋法技巧 成公亮 1986年1期《艺苑》

名副其实的《改进操》 金建民 1986年2期《乐府新声》

刘天华与《光明行》 王 捷 1986年9月30日《扬子晚报》

刘天华学艺 陈复观 1986年3期《音乐小世界》

向往光明的《光明行》 郁文武 1986年3期《音乐小世界》

《良宵》的音乐形象 陈振铎 1986年4期《天津音乐学院学报》

浅析《闲居吟》 王克达 1986年4期《音乐探索》

试析刘天华的二胡曲《光明行》 陈鲜义 1987年2期《音乐探索》

刘天华年谱 秦启明 1987年3期《艺苑》

刘天华年谱

秦启明

1895年 1岁

2月4日 出生于江苏省江阴县澄江镇西横街49号。取名天华，排行第二；兄半农是中国新文学运动中涌现的语言学者；弟北茂是英语学者和民族音乐教育家，后与国学大师刘天华并称“刘氏三杰”。父亲刘宝珊是一位主张革新的读书人，原是清末秀才，曾在县城澄江镇先后创办私塾、小学，毕生致力于本县教育事业，平素以“为人师表”自重，严格要求孩子，刘天华自幼就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

1901年 7岁

入刘宝珊在澄江镇创办之私塾开蒙，受到中国古文化熏陶。渐而又爱好唐诗，尤爱吟诗咏怀，一抒胸臆。

入澄江镇仓湾里江阴翰墨林小学（是刘宝珊与人创办之新学，今江阴县五一小学）就读。刘天华在“清国留学生”郁咏春老师班。郁专文



刘氏故居

学、好书法、擅古琴、精西画，学贯中西，多才多艺，发现刘天华“朴讷寡言”，“纯乎得学子之正”，乃至课余，常约刘天华去观摩其抚琴。作画、书写《张猛龙碑》。刘天华每次都看得津津有味，并受到艺术熏陶。稍长，又得郁指点学拉二胡。

1909年 15岁

高小毕业。离澄赴常州攻常州府中学，校长屠元博是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教育家，为改革旧学，延聘中外教席协力治校，因而学校面貌焕然一新。音乐理论家童斐（《中乐寻源》一书作者）也是其中之一。时童正致力研究昆曲音律，每到周末假日，便邀约沪苏一带之昆曲家来校同台献艺交流，刘天华每次都躬逢其盛，由此接触了传统戏曲音乐，加上在唱歌课又受到西洋音乐的熏陶，当校方组建军乐队时，刘天华便以过人的秉赋和乐感获准入选。经多年勤奋练习，几乎“学会了队里的所有乐器”，尤擅小铜角。

1911年 17岁

屠元博是参加同盟会的革命志士，主持常州府中学校政后，特聘同盟会员来校利用讲课公开宣传同盟会革命纲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建立地权。”学生思想因此锐变，每每以头上之辫子作为满清之象征。云：“这尾巴似的东西，我们非得把它剪掉。”刘天华也从中受到了反清革命思想教育。故至辛亥革命爆发学校停办返回故里时，刘天华便以“军乐队员身份”参加了江阴反满青年团。

1913年 18岁

春季随兄半农赴沪，入沪西开明剧社参加乐队工作，在剧社公演文明戏时担任配乐。文明戏是辛亥革命前盛行的早期话剧，内容多为鼓吹反清革命，剧社置备的钢琴、提琴、钢管等西洋乐器，又使刘天华耳目一新。刘天华在伴乐演出中发现：国人之所以爱好国乐，原因是中国音乐比西洋音乐亲切易懂，无奈，由于当局不重视不提倡，国乐已是奄奄一息，若不振兴改良，行将自生自灭。刘天华就立志：日后要在“改进国乐”上“下一番功夫”，以求挽救垂危的国乐。从此，刘天华全力以赴，凭着自己的“恒”“毅”精神，努力钻研剧社所有乐器。

1914年 19岁

文明戏因不事改革，艺术低落，失去观众，开明剧社也宣告解散。刘天华自沪返回江阴，经多方奔走，谋得华澄小学教职。任教之余，又

多方接触民间艺人。耳闻目睹艺人凭简陋的乐器奏出如此“健康朴素而富有生命力的曲调”，表现出如此“深刻动人的感情”，刘天华从中认识到：中国民族音乐自有“学习的价值”和“发扬的必要”，无需妄自菲薄。

1915年 21岁

春季 春节将至，债主频频登门索债，因分文无偿，债主就在刘家门口高悬红灯笼相辱。素以“读书人”自尊的刘宝珊被折腾得无颜见人，难以忍受，就此一病不起，溘然长逝。料理丧事时，三兄弟翻遍箱柜不见分文，唯有先父签名的借据一张，于是相互抱头大哭。自此，偿还家中积欠和抚养胞弟北茂成人的重责落到了半农、天华之肩。对此北茂感念至极，曾云：“大哥像慈父，二哥像慈母。”

同季 因不善逢迎，又在音乐课上显露锋芒，遭到妒才同事反击排挤，被校长宣布解聘华澄小学教职。

同季 父丧接连失业，郁郁成疾，突然病倒。于是随手操起在城郊某坊庵集市两角钱购得的竹筒二胡，借琴抒怀，吐露心声，就此构思酝酿起二胡处女作《病中吟》。曲名受唐代诗人孟郊古体诗《游子吟》之启发，意指“病中吟成”，又名《安适》，表示：“余将何往？”至1923年8月定稿。1930年1月刊北京国乐改进社所编《音乐杂志》。1979年由人民音乐出版社辑《刘天华创作曲集》。

1916年 22岁

春季 在常州江苏省立第五中学继任军乐队指导与唱歌教员。

夏季 暑假返回江阴，与先父生前至友殷可久之女完婚。殷氏比刘大一岁，文盲，天华对她相敬如宾，特为其取名“尚真”。意指秉性“高尚纯真”。婚后共生三子两女，长子育毅，次子育京，女育和。另有一子一女早夭。

1917年 23岁

春季 在常州江苏省立第五中学继任军乐队指导与唱歌教员。待遇菲薄，但刘天华安之若素。任教之余，总是“日以继夜，手不停挥”地练习中西乐器。

春夏间 率领常州市五中军乐队一行赴无锡参加江苏省教育厅举办的省立中学师范校际音乐演奏会。经大会评比，荣获各校之冠，音乐会上，时任无锡江苏省立第三师范国乐指导的江南国乐名家周少梅登台表演了

二胡独奏《虞舜薰风曲》和琵琶独奏《十面埋伏》，尤其是“三把头胡琴”大大扩展了二胡的音域，使刘天华大开眼界。会后，投拜周少梅为师。

夏季 返回江阴度暑假，约请周少梅来家中传授二胡、琵琶的传统演奏技术。刘天华初步掌握了江南丝竹中《花六板》、《四合如意》等传统民间乐曲。

秋季 刘半农留法回国，出任北京大学教授，刘天华投书乃兄，谓：“都中专家荟萃”因而彼“思欲”北上，争取“周旋揖让”于音乐名家之间，早日实现理想。

1918年 24岁

春季 在常州市立第五中学继任军乐队指导与唱歌教员。

夏季 返回江阴度暑假。不几天，即赴南京东南大学上门向该校国乐老师、崇明派琵琶名家沈肇洲先生学习崇明派琵琶演奏技法，沈重点教授了他本人整理的传统琵琶名曲集《瀛洲古调》，为刘天华的琵琶演奏打下了基础，并为日后的教学提供了曲目。

8月 返回江阴创作二胡独奏曲《月夜》。六年后自北平返回江阴度暑假时定稿。1928年2月刊北京国乐改进社所编《音乐杂志》一卷二期。1979年由人民音乐出版社辑《刘天华创作曲集》。



摄于1920年与江苏省立第五中学军乐团合影（左起第十人为刘天华，右起第八人为刘北茂）

1919年 25岁

春季 在常州江苏省立第五中学继任军乐队指导与唱歌教员。

夏季 返回江阴度暑假。白天从郁咏春先生学古琴。晚上，不顾酷暑与蚊虫叮咬，坚持练习二胡、琵琶直至深夜方止。

1920年 26岁

春季 在常州江苏省立第五中学继任军乐队指导与唱歌教员。

同季 应无锡私立中学国乐指导周少梅推荐，每周定期去无锡中学兼教唱歌课。继续向周少梅学习二胡、琵琶和“三把头胡琴”演奏技法。

夏季 利用暑假，去古琴家荟萃地河南实地寻师求教，染疥癣病归，返回江阴，仍每天背靠灶门就着余火汗水淋漓，操弹不止。一天有人找来，见状惊问何故？答：“唯如此双手方可不用搔痒，照弹琵琶。”

1921年 27岁

春季 在江苏省第五中学继任教职，发现学生储师竹（振华）爱好国乐，课余又悉力引导，授以二胡。

夏季 返回江阴度暑假，领导当地国乐爱好者组织江阴国乐研究会，传授所作二胡曲《病中吟》、《月夜》；特聘周少梅赴会担任国乐指导，传授二胡、琵琶演奏技术。

同季 储师竹高中毕业。为扬其所长，刘天华委托周少梅代为推荐储去其任教过的无锡荡口、鸿模两所学校担任国乐指导。

1922年 28岁

春季 因北京大学音乐研究会导师王露（心葵）病逝，经乃兄半农推荐，刘天华携家属殷尚真一行北上，应聘担任研究会琵琶导师，寓居北平亮果厂西门外东河沿。启程前，推荐周少梅担任常州市五中国乐指导。

同季 假北平中山公园表演三弦拉戏，以此接触当地民间艺人。

同季 力劝北大音乐研究会会员林之裳放弃古琴，专修琵琶，并当面表演名曲《十面埋伏》。一曲刚终，林被刘天华的琵琶造诣倾倒，当即投拜刘天华为师，成为刘天华在北京的第一个琵琶传人。

10月 北京大学音乐研究会改建北京大学附设音乐传习所。由蔡元培校长兼任所长，萧友梅任教务主任，刘天华应聘任教琵琶、二胡，与杨仲子、赵丽莲、郑颖孙、嘉祉等中外导师同事。

同月 致储师竹信，嘱其中止教职，即行赴平报考北大附设音乐传习所。入学后，储从刘天华专修琵琶、二胡。

12月 所配《卿云歌·古琴谱》（萧友梅原曲）发表。刊北京大学，《音乐杂志》。

1923年 29岁

1月26日-2月18日 应中华职业教育社之邀，会同北大附设音乐传习所乐友社一行，在萧友梅的主持下，假北平中国公学三次举行国民音乐会，目的是普及音乐。

春季 编写二胡练习曲与琵琶练习曲，又择江南丝竹、广东音乐、本人作品为授课教材，始为传习所学生徐炳麟、吴伯超、储师竹授教二胡与琵琶。

同季 利用任教之余，每周定期从俄籍小提琴教授托诺夫学习小提琴。

5月5日晚，北大附设音乐传习所假景山东街北大三院大礼堂举行第八次音乐会。刘天华登台表演琵琶独奏《汉宫秋月》（选自《瀛洲古调》），并以小铜角演奏员身份参与乐友社17人小型管弦乐队，在萧友梅的指挥下演奏贝多芬的《第六交响乐》部分乐章。

6月2日晚，北大附设音乐传习所假景山东街北大三院大礼堂举行第十次音乐会。刘天华独奏琵琶曲《思春》、《昭君怨》、《泣颜回》、《傍妆台》（均选自《瀛洲古调》），并以小铜角演奏员身份参与乐友社17人小型管弦乐队，在萧友梅的指挥下演奏门德尔松的管弦乐《仲夏夜之梦·序曲》、韦伯的管弦乐《自由射手》。

夏季 常去天桥观摩民间艺人表演，用心发掘民间音乐。发现可取之处，即将艺人奉为上宾，邀其来家演奏，随手记录整理乐谱鼓谱，作为研究资料。

秋季 委托工友在北大一院传达室张贴广告，代售沈肇洲所编之《瀛洲古调》琵琶曲集。目的是推广传统琵琶曲谱，争取更多的学生学习琵琶，让琵琶在中国最高乐府站稳脚跟。

冬季 北大附设音乐传习所假北大三院礼堂举行音乐会，二胡高足徐炳麟表演刘天华所作二胡曲《病中吟》。这是中国最高学府首次表演二胡，演奏获得圆满成功。音乐会后，北大校园争相传唱起《病中吟》的主题音调，二胡也由此一举登上“大雅之堂”，二胡独奏也从此成了北大音乐会最受欢迎的节目之一。

1924年 30岁

春季 在北京大学附设音乐传习所与北京女子大学音乐科继续教授二胡、琵琶。

同季 为北平文兴斋乐器店新制琵琶义务鉴定音准、确定品位，并告知学生前往选购。

6月5日 北大附设音乐传习所假北河沿北大三院礼堂举行第二次学生演奏会。刘天华与学生分别登台表演节目，这是刘天华在北大两年来的教学成果。

(一) 王聘表演琵琶独奏《美人思月》、《月儿高》。

(二) 吴伯超、储师竹、张增、王聘表演琵琶、二胡合奏《梅花三弄》。

(三) 储师竹表演琵琶独奏《快板九曲》。

(四) 吴伯超、储师竹表演二胡合奏《病中吟》（刘天华曲）。

(五) 吴伯超表演琵琶独奏《霸王卸甲》。

秋季 向燕京大学斯他勒儿小姐学习和声学。

1925年 31岁

春季 北京美术学校增设音乐系、戏剧系（科），改名国立北京艺术专门学校。萧友梅兼任音乐系主任。刘天华应聘兼任二胡、琵琶教授。

同季 经从托诺夫等外籍教授坚持苦学小提琴，不几年，成绩斐然，刘天华之小提琴同样“登堂入室”，传习所之西乐师惊云：“不图中国乐师竟肯俯首学西乐，且有如是成绩也！”是年，欧游返国之乃兄半农特赠法国所购之名提琴。自此，刘天华对小提琴越发锲而不舍，苦练不止，每天“出则携以相随，入则操奏不离手”。

冬季 作琵琶独奏曲《歌舞引》，刊1931年1月北平国乐改进社所编《音乐杂志》。1979年由人民音乐出版社辑《刘天华创作曲集》。

1926年 32岁

春季 在北大附设音乐传习所、北京艺专音乐系、北京女子大学音乐科教授教二胡、琵琶。

夏季 与萧友梅、托诺夫、冼星海等北京艺专音乐系师生合影。

6月12日 学生邵增昕，廖赞化在北京艺专音乐系第一次学生音乐会表演琵琶合奏《满江红》。

8月 作二胡独奏曲《苦闷之讴》（又名《苦中乐》），刊1933年刘复编《刘天华先生纪念册》。1979年由人民音乐出版社辑《刘天华创作曲

集》。

秋季 北洋政府各派军阀忙于混战，教育经费改作军费，致使北平各校教师停薪数月。刘天华幼女夭亡无力安葬，杨仲子闻讯取出金钏赶到刘天华家，嘱刘快拿去兑换料理丧事，刘天华僵持不从，云：“嫂夫人金钏何以因我而失？”杨当场将金钏一折为二。云：“内人有它，还有何用？”刘天华这才领情收下。

1927年 33岁

春季 在北大附设音乐传习所、北京艺专音乐系、北京女大音乐科教授教二胡、琵琶。

同季 以授教琵琶为交换，向燕京大学美籍教授范天祥学习理论作曲。

5月 在北平出席俄籍钢琴教授嘉祉的留别音乐会。

6月6日 作《在钱别钢琴师嘉祉先生席上的几句话》，感叹“国家太不争气，弄得客人（嘉祉）要绝食而走”。抱憾本人“力量单薄，不能帮助朋友”。刊本月15日北平爱美乐社所编《新乐潮》。

6月15日 与吴卓生、柯政和、魏守君等18人联名发起成立北平爱美乐社，并创办社刊《新乐潮》。目的是推动社会“音乐化”，使北平早日“美化”。

同日 与徐炳麟、吴伯超、柯政和、张友鹤等35人联名发表北京《国乐改进社缘起》。表示“一方面采取本国固有之精粹，一方面容纳外来的潮流，从东西方的调和与合作中打出一条新路来”，合力振兴国乐，“以期与世界音乐并驾齐驱”。刊本日北平爱美乐社所编《新乐潮》。

6月18日 奉系军阀张作霖在北平组织军政府，新任教育总长刘哲斥责“音乐有伤风化，无关社会人心”，下令停办北大附设音乐传习所、北京艺专音乐系。萧友梅致力多年的北平音乐教育就此毁于一旦，被迫南下上海另谋他途。刘天华原任两校教职也因此中止，后就此书题：“抱朴守真，陶然自乐。”

同月 作二胡独奏曲《悲歌》，刊1933年刘复所编《刘天华先生纪念册》，1979年由人民音乐出版社辑《刘天华创作曲集》。

7月15日 发表译作《和声学》（普劳特著）部分。刊北平爱美乐社所编《新乐潮》，共连载4期，未登完。

8月1日 作《我对于本社的计划》，刊1928年2月北平国乐改进社所编

《音乐杂志》。

同日 北平“国乐改进社”成立，刘天华当选总务主任。

同月发表《音乐杂志·发刊辞》，表示将恪守“借助西乐，研究国乐”的原则，去努力改进与发展国乐。刊本月《国乐改进社成立刊》。

秋冬间 会同社员筹设北平爱美乐社附设音乐学校。

12月18日作琵琶独奏曲《改进操》，刊1928年1月国乐改进社所编《音乐杂志》。1979年由人民音乐出版社辑《刘天华创作曲集》。

1928年 34岁

1月10日 发表《〈改进操〉说明》刊当日北平国乐改进社所编《音乐杂志》。

1月12日 领导国乐改进社全体同仁假北平协和学校礼堂举行首次音乐会。刘天华登台表演本人作品：二胡独奏《病中吟》；琵琶独奏《改进操》。



摄于1928年前后

1月22日 作二胡独奏曲《除夜小唱》（又名《良宵》），刊本年2月北平国乐改进社所编《音乐杂志》。1979年由人民音乐出版社辑《刘天华创作曲集》。

2月10日 发表《向本社执行委员会提议举办夏令音乐学校的意见》，刊当日北平国乐改进社所编《音乐杂志》。

同日 发表《〈除夜小唱〉、〈月夜〉说明》，刊本日北平国乐改进社所编《音乐杂志》。

同日 发表专著《曲调配和声法初步》部分，刊本日北平国乐改进社所编《音乐杂志》，共连载三期。

春季 在北京女子大学音乐科任教二胡、琵琶。

6月12日 为恢复被撤销之北平高等音乐教育机构，刘天华代表国乐改进社，会同北大、艺专、女大三校音乐系（所）全体师生，假北大三院礼堂召开联席会议。会议公推刘天华、赵丽莲、杨仲子为代表，向国民政府大学院请愿：要求当局每年增拨经费六万元，再从北平的“官署及逆产”中指定永久院址，将原北平三校音乐系（所）归并一起，改设国立北平音乐学院。

同月 作二胡独奏曲《空山鸟语》，刊1933年刘复所编《刘天华先生纪念册》。1979年由人民音乐出版社辑《刘天华创作曲集》。

同日 作二胡独奏曲《闲居吟》，刊本年10月北平国乐改进社所编《音乐杂志》。1979年由人民音乐出版社辑《刘天华创作曲集》。

7月1日 代表北平国乐改进社，会同北大附设音乐传习所、北京艺专音乐系、北京女大音乐科师生，在北平召开紧急会议。会议决定：（一）电告南京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蔡元培，要求当局速予答复，筹设北平音乐学院事。（二）委托杨仲子拟具《改设国立北平音乐学院计划书》报呈大学院。



摄于1929年前后（刘半农摄）

10月20日 发表《〈闲居吟〉说明》，刊本日北平国乐改进社所编《音乐杂志》。

1929年 35岁

1月 发表《代程君朱溪答胡君瓠芦函》，刊本月北平国乐改进社所编《音乐杂志》。

2月 作琵琶独奏曲《虚籁》，刊本年8月北平国乐改进社所编《音乐杂志》。1979年由人民音乐出版社辑《刘天华创作曲集》。

春季在北平女大音乐科继续任教二胡、琵琶。

同季 北大学生复校运动成功。校方准予学生成立“北京大学音乐学会”，刘天华应聘赴会授教二胡、琵琶。

9月 经北平三校音乐师生请愿，又经北平国乐改进社派代表郑颖孙去南京政府教育部请愿。教育部决定将原北平三校音乐系（所）师生归并成立北平大学艺术学院音乐系。刘天华赴校任教，并为转入该校的学生蒋风之、陈振铎始授二胡。

10月 应约为梅兰芳记录整理《梅兰芳歌曲谱》，历时三月。

1930年 36岁

1月1日 完成《梅兰芳歌曲谱》记谱整理。共录梅氏演唱戏剧18齣94个唱段，内京剧53段，昆曲41段，后出油印（工尺谱）与铅印（工尺、线谱）两种版本。

同日 作《梅兰芳歌曲谱·编者序》，后刊《梅兰芳歌曲谱》。

同日 作《梅兰芳歌曲谱·出版说明》，后刊《梅兰芳歌曲谱》。

夏季 为赴河南任教的北大学生肖伯晴手抄本做刘天华二胡曲集题书：《病中吟集》。

冬季 假北京饭店举行刘天华二胡、琵琶、古琴独奏音乐会，为中外听众表演传统乐曲与本人作品，全场以作品《病中吟》、《空山鸟语》与琵琶曲《十面埋伏》最受欢迎。终场，旅华德籍教授雷兴特意登台祝贺，后并举荐刘天华去德商高亭唱片公司灌制唱片两张：（一）二胡独奏作品《病中吟》、《空山鸟语》（232423号）。（二）琵琶独奏作品《歌舞引》、古曲《飞花点翠》（233453号）。

1931年 37岁

春季 在北京大学艺术学院音乐系继续教授二胡、琵琶。

同季 作二胡独奏曲《光明行》，刊1932年2月北平国乐改进社所编《音乐杂志》。1979年由人民音乐出版社辑《刘天华创作曲集》。

12月 应旅华德籍教授雷兴之约，在北平观摩海斐斯小提琴独奏音乐会。途中，雷氏就海斐斯之声望与小提琴技巧，云：“以君之技巧，当可在他身旁一显身手。”刘天华答：“否！否！我所能的只要坚持勤勉都能做到，可眼前这位音乐家却是天才。”

秋冬间 作丝竹合奏曲《变体新水令》，刊1933年刘复所编《刘天华先生纪念册》。1979年由人民音乐出版社辑《刘天华创作曲集》。

1932年 38岁

1月2日 作二胡独奏曲《独弦操》（又名《忧心曲》），刊1933年刘复所编《刘天华先生纪念册》。1979年由人民音乐出版社辑《刘天华创作曲集》。

春季 在北平大学艺术学院音乐系继续教授二胡、琵琶。

4月 就某外籍女钢琴家邀约同赴美国举办旅行音乐会不从，答曹安和问：第一，本人演奏技术尚未达到顶点，作品内容还不丰富；第二，对方演奏技术并不出人头地，此去恐会带累国乐，故要去须作充分准备，务使国乐要在世界乐坛占有一席。

5月11日 作二胡独奏曲《烛影摇红》，刊1933年刘复所编《刘天华先生纪念册》。1979年由人民音乐出版社辑《刘天华创作曲集》。

同日 应美国某音乐团体之邀，拟赴美国举行旅行音乐会数月。刘天

华为此整理修订作品准备汇印。预定此行归来，停学西乐，改事“专攻作曲，整理国乐”。并自喻探索西洋音乐一如蜗牛爬树，今已“望到树顶”。

5月31日 晚7时，因去北平天桥民间艺人表演处听写“吵子会锣鼓谱”，不幸染病而归，即由家属延请名医多人会诊。见刘天华“体大热，喉咙痛，肤现红斑”，医者“断为猩红热”。遂多次注射血清，殊不料病情反而加剧。

6月8日 晨5时20分，因病情剧变，医者皆莫名因由，无以解危，只嘱预备后事而去。一代国乐大师刘天华就因医者误诊，壮年夭亡。年仅38岁。

逝世以后

1932年6月13日 北平报载刘天华病逝噩耗。北平各高等学校联名发起成立刘天华追悼会筹备会。

1932年6月18日 刘半农作悼文《书亡弟天华遗影后》，总结刘天华一生：使“地本低微”的二胡“乃登上品”。其成功之因，在于“恒”、“毅”两字。

1932年6月 黄自、汪颐年夫妇敬送挽联：“乐府如今推泰斗，师门从此杳人琴。”

1932年6月 萧友梅作悼文《闻国乐导师刘天华先生去世有感》，指出刘天华之功绩论，“已足为吾国国乐师的模范”，呼吁音乐工作者“以天华先生之精神为鹄的，一面研究西乐理，一面改良教授法与记谱法”。

1933年3月 刘复编辑、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资印刷的《刘

天华先生纪念册》（工尺，线）出版。

同月 德籍教授雷兴发表悼文《纪念刘天华先生》（杨震文记），称道刘天华之作品与演奏是当代中国民族音乐的杰出代表，谓：“微此君，将不知中国之有乐。”



刘天华纪念邮票

1954年1月 遗作

《刘天华作曲集》在上海出版。

1957年6月 中国音协与首都音乐界在北京举行刘天华逝世二十五周年纪念大会。李元庆作报告《刘天华——五四时代杰出的音乐家》。

1979年 刘天华列为中国音乐家条目被载入《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1982年6月8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中国音乐家协会、北京市文化局假北京民族文化宫联合举行“纪念民族音乐家刘天华逝世五十周年音乐会”。

1982年6月9日-10日 北京中国音乐学院举行“纪念民族音乐家刘天华逝世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会议由院长李凌主持。

1982年6月上旬北京中国音乐学院假本校礼堂举行“民族音乐家刘天华先生逝世五十周年纪念音乐会”。

1985年刘天华列为中国音乐家条目，被载入《中国音乐家辞典》（人民音乐出版社）。